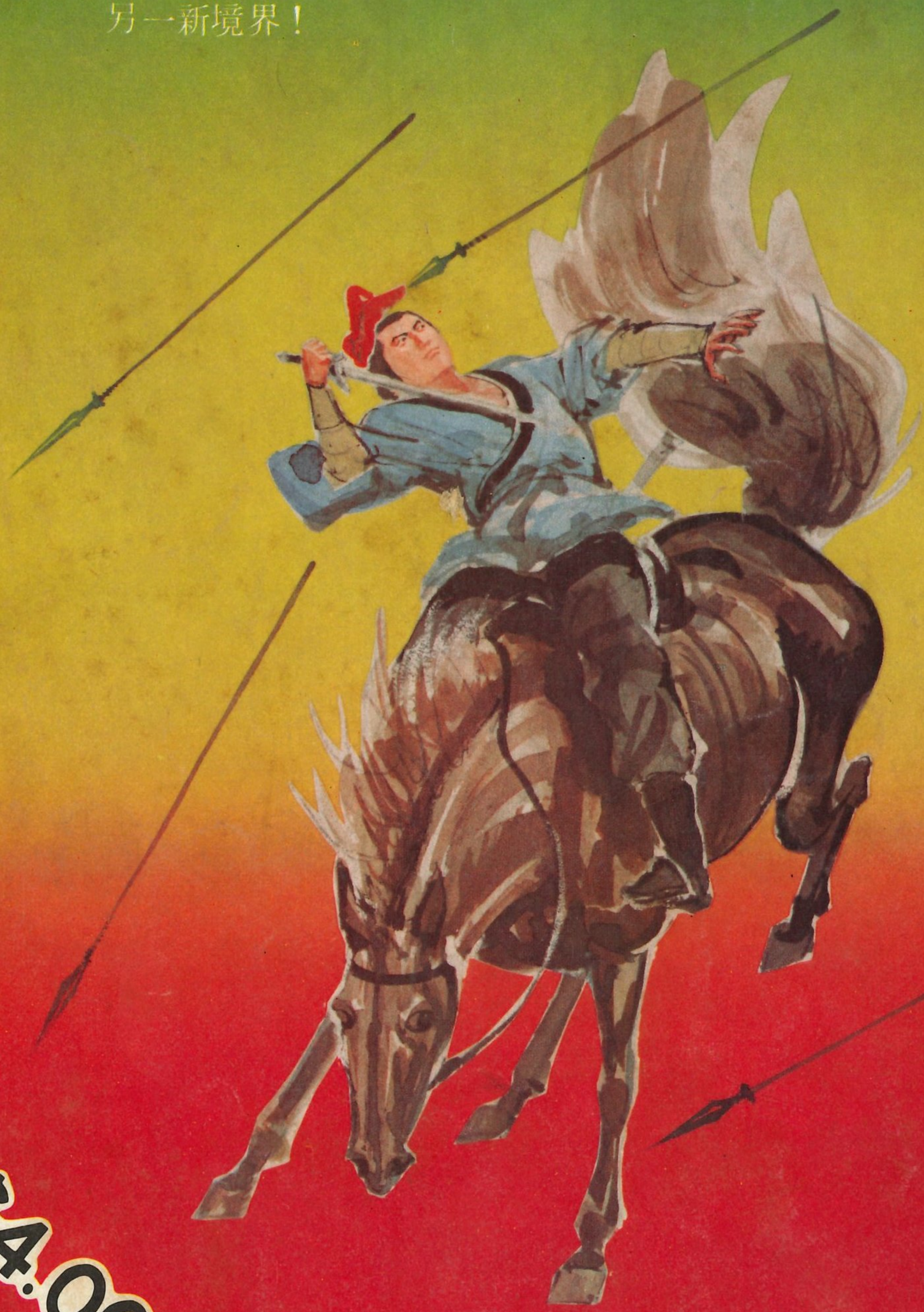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雲疆之旅（翟天星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翟天星文才與武略，博大精深，名重中原武林，這次深入雲疆不毛之地，既要面對崆峒、點蒼、崑崙與兩儀門，又要與外族週旋，更加上沼澤流沙，甚至食人魚與噬人草……故事高潮起伏，引人入勝，作者把武俠小說拓展至另一新境界！



$4.00

第24年
9
革新號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刊出翟天星故事「雲疆之旅」，由南宮宇執筆，作者爲本刊撰寫這個故事已有好幾篇了，深受讀者愛戴。

「雲疆之旅」故事題材很新穎，把武俠小說創新另一境界，內容叙述文才與武略一流的翟天星，深入雲疆不毛之地遭遇到一連串驚險事故，既要應付四大名門要派的糾纏，又要與蠻夷外族週旋……爲了甚麼？要知詳細眞情，請看今期的刊出吧！

＊＊　　＊＊　　＊＊

羅唐納譯述的宇宙搜秘錄今期有很精采的介紹，「慾海屠龍」不但香艷刺激，而且新奇百怪，文中講及一個妖女在印度洋的荒島上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她淫慾無度，一個殺人劫匪逃避官兵追捕，誤闖她的禁海之內，跟妖女展開一頁龍鳳鬥，結果……？過程之驚險緊張，保証令你大歎觀止！

＊＊　　＊＊　　＊＊

暌別一時的名作家溫凉玉下期有新作貢獻，他的四大名捕故事集享譽武壇，過去也曾在本刊刊出。「碎夢刀」是他近年最新之作，爲了滿足讀者閱讀興趣，下期以巨型小說方式一期刊出，敬請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雲疆之旅（翟天星傳奇故事）
翟天星文才武略，名重中原，他這次深入雲疆，遭遇了連串驚險事故，與蠻夷外族週旋，險些陷入沼澤浮沙一命嗚呼……南宮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標　　參（「追捕」故事之五）
辣手匪徒　殺人標參
追捕出馬　悍匪就擒……雲劍飛 40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千劍照紅顏（俠情倫理故事）
險勝棋一局　女尼贈秘譜……秦　紅 51

風雲十七劍（俠義傳奇中篇）
誤中殺人計　三世家遭殃……黃　鷹 57

賣人頭（司馬洛傳奇故事）
不速之客　欲擒先縱……馮　嘉 65

鬼鎮捉妖（驚險恐怖連載小說）◀二▶
殭屍吸血　藝人失踪……王一龍 73

馬國風雲（超人傳奇故事）
消息來源準　外圍大鏃羽……李　璟 8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千乘萬騎一劍香（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含悲揮利劍　快刀鑄大錯……秦　紅 91

宇宙搜秘・兵器沿革

魔鬼噴水壺（兵器的沿革）……雍　容 101
慾海屠龍（宇宙搜秘錄）……羅唐納 103
同族異種（廿世紀壯擧）……刀　戈 113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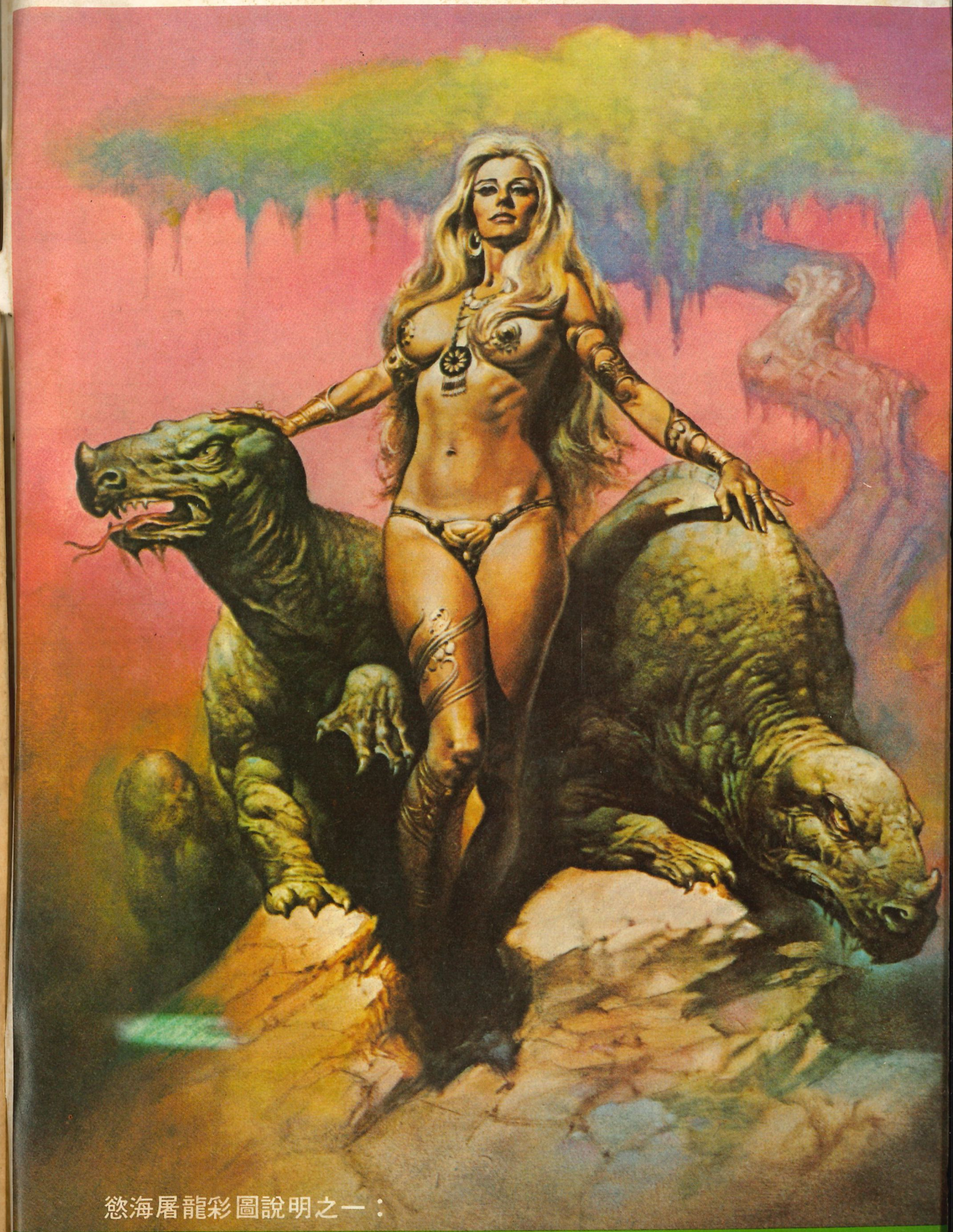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4年 71.7.7
第 9 期
（總號119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慾海屠龍彩圖說明之一：

妖女在印度洋的荒島上面建立一個充滿了淫慾意味的王朝，她沒有武器，唯一的武器就是有毒的牙，兩條「獨角龍」就是她的保鏢，企圖征服她的人必死無疑。

翟天星傳奇故事

南宮宇・著
黃耀基・圖

疆之旅

神石被盜 天葬族長

從四川成都北下，經過極其崎嶇的山道，翟天星終於來到貴州貴陽縣，連日西去，馬不停蹄。

本來，翟天星想在貴陽停留幾天，可是，那裏翳悶的天氣，貧瘠的山區，使他無法躭下去。

西去便進入雲南高原，一個久已响往的地區，尤其是那個有花城之稱的昆明。雲南高原地勢高而得天獨厚，一年四季如春，比起蜀黔之地，眞有天壤之別。

昆明——一個比想像中還要美麗的地方，民風淳樸，滿目嫣紅姹紫，簡直是一個世外桃源。

× × ×

昆明以南，便是著名的滇池，這個高原中的湖泊，有很多美麗的傳說，凡到昆明的人，那會錯過滇池？

翟天星也不例外。

從早出發，一直沿着湖邊瀏覽，跑不盡山光水色直到午時，才來到一間茶寮。

這茶寮十分簡陋，這究竟是南疆之地，並沒有多少人遊覽，翟天星下馬入寮，一位老丈帶着異樣的眼光，看看翟天星。

這老丈雖是中原服飾，但兩眼深陷，鼻樑高挺，看來不像中原人士。

翟天星拱手道：「打擾老丈！」

老丈道：「公子來自中原？」

翟天星微笑，道：「久慕滇池之名，故此不遠千里而來，一飽眼福！」

老丈也笑道：「尋幽探勝，公子雅人雅事！」

翟天星道：「老丈可是本處人士？」

老丈道：「不——也可算是！」

翟天星詫異道：「老丈意思是——」

老丈笑道：「呀，我老糊塗了，說話不明不白，公子，我本是彝族人，但久居昆明，因此，我可算是本處人，也是中原人！」

翟天星笑道：「原來如此！」

老丈道：「公子可曾吃過午飯？」

翟天星道：「在下貪看湖光山色——」

老丈道：「那好極了，中原稀客，何不與老夫共謀一醉，不過，粗酒劣物，不知公子——」

翟天星連忙接口道：「老丈客氣！」

老丈笑道：「請等一下！」

茶寮中只有兩個茶客，看他們打扮，都是附近的山居村民，他們的衣飾十分奇怪，中原服飾，並不相同，臉孔也迥異。

原來這南疆之地，異族極多，每一族有其自己的文化與衣飾，這對翟天星來說，倒增加了不少見聞。

那兩人見日已過午，放下了幾個銅錢，担起柴薪，便往外走。

老丈也捧着一些食物出來。

老丈道：「公子，我在幾十年前，已有赴中原之念，可惜歲月蹉跎，而今已無能爲力，公子既是從中原而來，可否告之中原一切？」

翟天星道：「中原是繁華之地，那裏及得上這處山清水秀，恬靜閒情？」

兩人相對坐下，翟天星也不客氣，飽吃一頓，他們邊吃邊談，翟天星隨意說了一些中原景象，而那老丈也說及雲南一帶的風土人情，兩人倒也十分投緣。

飽餐既畢，老丈奉上香茶。

茶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可是，一嚐到口，甘香凜冽，翟天星那曾嚐過？

翟天星道：「好茶！」

老丈道：「好茶？相信你在中原之時，早已嚐過！」

翟天星再品嚐一下，道：「味道倒有些熟悉！」

老丈道：「這只不過是普洱！」

雲南普洱，天下聞名，怪不得老丈說他早已嚐過！

老丈又說道：「這是地道的普洱茶，不過，用滇池水泡的普洱，公子可未曾嚐過！」

翟天星呷了兩口，不禁再讚道：「好香，好香！」

雲

老丈道：「普洱茶不只甘香，而且有開胃消滯之功，不寒不燥，公子不妨多喝兩杯！」

就在這時，遠山傳來一陣鼓聲。

老丈聽到鼓聲，竟然嘆了一口氣。

翟天星放下茶杯，道：「老丈何來嘆氣？」

老丈昂首望天。

翟天星也不期然的也昂起頭來，只見天上幾隻黑鷹盤旋，並且慢慢的飛向那傳來鼓聲的遠山。

老丈道：「這年來，白族族長已死了多個，想不到今日又多一個！」

翟天星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老丈道：「天葬！」

「天葬？」翟天星脫口而出。

老丈點首道：「是的，那鼓聲便是天葬的儀式！」

翟天星道：「什麼是天葬？」

老丈道：「天葬便是以天地爲墓！」

翟天星一向十分好奇，道：「老丈可否詳細相告？」

老丈道：「天葬是白族的儀式，只有族中族長長老才可以用，白族在今年之內，已死了五個族長！」

翟天星道：「他們得了瘟疫？」

老丈道：「不——公子，你是外來人，你不明白其中，其實這白族族長並未死去！」

這解釋又使翟天星摸不着頭腦，一個人既然未死，何來殯葬儀式？

老丈見翟天星滿臉狐疑，笑道：「白族是本地族人之一，他們有族例，一個未

能盡職的族長，便要被人拉至高山之上，任由蒼鷹啄死，這便是天葬！」

翟天星道：「好殘忍的族例！」

老丈道：「說也奇怪，這年來已有五個族長天葬，而今應是第六個——難道他們族中發生了什麼大事？」

翟天星道：「白族是否屬蠻——」說到此處，他感到有些尷尬，住口不言。

老丈笑道：「我明白公子的意思，公子從中原來，耳濡目染，總以爲南疆之族，都是蠻夷之輩，其實，這只是以訛傳訛，也許，幾百年前，他們都是未開化的蠻人，但而今却不是！」

翟天星慨歎道：「老丈恕在下孤陋寡聞！」

老丈道：「我是彝族人，公子以爲老朽，算是個蠻夷無知之人？」

翟天星道：「不，老丈談吐風雅，比起很多中原人，更爲開明！」

老丈笑道：「公子謬讚！」

翟天星一向十分好奇，又轉回話題，道：「聽你剛才所說，白族族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老丈道：「我也不知道，在這高原之上，差不多有十八九個不同的部族，每一個部族，都有他們的秘密，並不是外人所知！」

那時，鼓聲更密，而天上的黑鷹也越來越多，萬里晴空，半空盤旋的黑鷹，不時發出尖銳的叫聲，使人感到有點不寒而慄。

翟天星道：「這些黑鷹要把那族長活活啄死？」

老丈道：「是的！」

翟天星道：「那族長能否逃去？」

老丈道：「能，但他不會逃去！」

翟天星道：「爲什麼？」

老丈道：「因爲這種儀式是一種光榮，一個未能爲族人盡忠的族長，只有天葬才能贖罪！」

翟天星道：「假若他逃離又如何？」

老丈道：「那麼，他餘下的日子比接受這天葬尤要痛苦得多！」

翟天星站了起來，從懷中掏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

老丈突然臉帶怒容，說道：「公子你，你是——」

翟天星道：「這只是小小意思！」

老丈道：「公子看不起老朽！」

翟天星道：「這些飯菜——」

老丈道：「山野之間，粗飯野菜，難得公子不嫌，不過，我並沒有說過要收你銀兩的！」

翟天星明白，在這民風淳樸的地方，人們都是十分好客，但這樣白白吃了一餐，心中倒有點不自在，可是，這老丈不悅顏色，翟天星也不敢執拗。

翟天星突然輕輕按桌，那錠白銀彷彿被一股極其強力震起，直飛半空。

老丈十分訝異，正想開口，那錠白銀已在半空，直上橫樑，「塔」的一聲，已半嵌在樑內。

翟天星故作驚異道：「這銀錠竟有飛天本領！」

老丈看得目瞪口呆，半晌才道：「公子好身手！」

翟天星沒有答話，轉身出了茶寮。

老丈道：「公子往那裏？」

翟天星已上了馬。

老丈道：「多謝公子厚賜，不過，聽老朽一言，你千萬別往天葬的山崗！」

翟天星轉身笑道：「多謝老丈關懷！」雙腿一挾馬肚，絕塵而去。

轉了兩個山坳，再聽不見鼓聲，但天上的黑鷹却突然多起來，巨翅掩映日頭，使人有點眼花撩亂。

翟天星是個極端好奇的人，但仍按捺着，因爲他明白，這些少數民族，都有很多不足爲外人道的禁忌，這些禁忌一旦受到破壞，便會成爲族人公敵！

假若激怒了他們，整族人都會前仆後繼前來追殺，任你武功卓絕蓋世，日子永遠不會好過。

滇池有那麼多好玩的地方，何必冒這大不諱？

可是，天下之事，往往不盡如人意！

翟天星正想下馬遊湖，忽地兩個白影已向他衝來！

白袍，白馬，在刺目陽光之下，極其怪異！

尤其是馬上兩人，臉色蒼白，看去並無半點血色。

翟天星連忙把馬斜撥，兩匹白馬便如一陣白光，在他身畔飛去。

幸好翟天星騎術高明，否則一定被他們撞下湖裏，翟天星忍不住嘀咕幾句，忽然，他感到有點詫異，在這日光日白之際，這兩個白袍人，爲何要戴上人皮面具？

雖是霎眼一過，翟天星已絕對可以肯定那是人皮面具，因爲任何精緻的易容技巧，也很難逃得過陽光的照射，何況兩人是擦身而過？

在這荒蕪之地，爲何要易容？

兩匹白馬雖已遠去，但憑蹄聲，翟天星仍可辨別他們所去的方向！

正是黑鷹盤旋之下的天葬山崗！

看來這兩個白袍人，並不是山中族人，爲什麼他們竟會奔向這個山崗？

翟天星終於忍不住，撥轉馬頭。

山崗之下，矮樹參差，隱隱可以看見兩匹白馬繫在其中，低首吃草。

翟天星也下了馬。

山南並無通道，只有青綠的草叢，可是，草叢上並無踐踏過的痕跡。

那麼，這兩個白袍人如何上山？

翟天星立即提高了警惕，這兩人既然能登上山崗而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換句話說，這兩人在輕功造詣上，相當不錯。

翟天星本已是好奇，而今更是按捺不住！

踏雪無痕的武功甚難，但踏草無痕也不是易事，翟天星不再考慮，提氣一蹬。

天星步凌虛御空，已上了半山。

一陣微風吹過，蔓草低頭，翻起一片綠泥，翟天星巧施天星步，兩度運勁，已到了崗上。

山崗之上，出乎意料之外，是一片極爲平坦的石地，大約有五丈見方。

兩個白袍人，一前一後的站着。

當中却盤膝坐着一人。

這人看來年紀不大，上半身完全赤露，深銅色的皮膚，似抹上了膏油，在日光

之下，閃閃耀目。

這時正是午末未初，日頭最毒，赤熱的陽光照射在那人身上，冒起少許白烟。

翟天星隱身草叢，靜觀其變。

在前的白袍人，從懷中掏出一個皮囊，放在那盤膝而坐的人跟前，道：「喝一口吧！」

那人閉目不言，似乎全無反應。

白袍人又道：「你何必這樣苦了自己，先喝一口，跟我們回去，我保證你仍可作族長！」

那人仍然不言不動。

雖說昆明四季如春，但在烈日之下，晒了個把時辰，而且那人身上抹有膏油，這情形仿如鐵鑊之上，慢火煎魚，個中滋味，的確是難以忍受。

可是，那人臉露堅毅之色。

另一個白袍人也上前道：「我們保證不會虧待你，至於你的安全，更不用担心了！」

那人仍是閉目頷首。

前面那個白袍人，似乎有點不耐煩，聲音充滿怒意，道：「假若你再如此冥頑不靈……」

另一個白袍人以目示意，柔聲道：「我們甚至可以保證爲你搶回你那位未過門的妻子！」

聽到「妻子」二字，那人似乎幌動了一下，但轉瞬之間，又回復了那剛毅的神色。

白袍人拿起地上的皮囊，向口中一灌，可是，他並沒有吞下，猛然一噴，噴向那人臉上。

一陣酒香，迎風飄來。

另一個白袍人道：「好香，好香！」

翟天星雖不是酒客，但他嗅到那股芬芳撲鼻的酒香，這酒香馥郁却不猛烈，香醇之味，眞有點未飲先醉的感覺，那人把頭幌動一下，把酒滴甩開。

這是滇池著名的「桃漿」，據說當年皇母娘娘親自用仙桃釀製，當然，這是傳說，但無論如何，這是難得一嚐的美酒，對一個乾唇舌焦的人，無疑是一個極大的誘惑！

出乎意料之外，那人仍不爲所動，甚至舌頭也沒有伸出來。

好一個剛毅不屈的人！

白袍人見那人仍不爲所動，索性喝了兩口，才道：「你充什麼好漢？你看，兩個時辰之後，你便變成那堆白骨之中一副新髑骨！而你的肉便成爲這些蒼鷹的美點，這時你，對你的族人，有何好處？」

翟天星沿着那白袍人所指之處一望，果然有一堆白骨，骨骼支離破碎，骨上還有血汚，却無任何腐肉，看來那些肉果已成爲蒼鷹的美點！

這些髑骨，當然是另外五位族長被「天葬」之後所遺留下來的，雖是白日，仍給人一種陰森森的感覺。

利誘，威迫，似乎全無成效。

兩個白袍人互相瞪了一眼，同時在懷中抽出緬刀！

好乾淨俐落的手法！

緬刀薄如蟬翼，赤日之下，使人目爲之眩。兩個白袍人，把緬刀迎風幌動，破空刺耳之聲，嗡嗡不絕！

這雲南高地，距離安緬不遠，盛產一種鐵鏃，這鐵鏃所鑄之刀鋒利異常，不但可以吹毛斷髮，而且迫近人身，亦有裂膚之功！通常在中原所見之緬刀，都含有其他雜質，但這兩人所持之緬刀，精純之處，極是罕見！

其中一個白袍人道：「讓這冥頑不靈之人，作爲我這柄新鑄緬刀的祭品！」

另一白袍人道：「寶刀嗜血，我們何不同時下手，好讓兩柄緬刀齊飲鮮血？」

雖然兩人如此說，但是他們只是向空幌動，並沒有下手，看來他們兩人並不願眞的傷害那族長！

金刃破空之聲，使翟天星的背上也起了疙瘩！

好一個族長，仍是閉目低首，可是這破空之聲，也使他打了一個寒噤，本是閃亮的皮膚，起了一層疙瘩！

兩個白袍人同時大笑道：「我還以爲你眞的不怕死！」

那人稍微張目，口唇顫動，似乎有所辯白，可是他終於忍受下來，再度閉目！

白袍人幌了幾下那耀目的緬刀，滿以爲一定可以嚇怕這人，那知仍是失望！

老羞成怒，其中一白袍人道：「先割下雙耳！」

兩人同時舉刀，直捺而下！

眼看這人雙耳，便要隨刀而下。

翟天星心中一急，左右手同時彈起，兩粒碎石在電光火石一刻飛射而出！

兩把緬刀已經揮下，可是，兩人手臂也同時在半空之中凝着！

左面的白袍人，只覺左手「曲池」穴上一麻，而右面那白袍人，也覺右手「陽谿」穴上一震！

兩人都十分機警，手部雖有麻痹之感，但仍向後一騰，一躍丈八！

翟天星雖不擅暗器，但在這情急之下，天星指一彈，竟是疾勁而認穴奇準！

左面的白袍人，身未穩地，已橫揮緬刀，護着全身的上中下三路，看來穴道已解！

右面的白袍人，似乎武功較遜，但左手仍是拂袖護身，十分機靈！

左面白袍人喘道：「是那一門子？」

右面的白袍人也喝道：「朋友既要找咱們碴子，何必鬼鬼祟祟？」

翟天星見他兩人狠狽之相，忍不住笑了一聲，從容中從草叢中站起。

兩人見翟天星滿臉笑意，怒火上升，再不多言，一躍而起，撲向翟天星！

翟天星左右手同時一揚。

兩人撲勢同時改變，因爲他們已吃過翟天星暗器的苦頭，因此未敢猝然撲下！

緬刀在半空揮動，兩人同時擰身錯腰，向翟天星兩旁落下。

翟天星笑道：「兩位不用緊張！」說罷伸出雙手，表明手中無暗器。

兩人十分眼利，不只看到翟天星手上並無暗器，而且也知道他手中並無兵刃，因此大爲放心，又再一躍！

刀光左右同閃，着膚如刺！

翟天星立即矮身。

刀鋒過處，已把兩大片草叢，削爲平地！

可是，草叢之中，却並無翟天星的影

子！

兩人立時回身，只見翟天星已在那盤膝而坐的族長跟前，微笑屹立！

兩個白袍人，被翟天星再三戲弄，早已七竅生烟，同時又再攻上！

緬刀如風，招式也如狂風捲至！

翟天星倒踩天星步，在兩柄緬刀之間，左騰右閃。

那坐在地上的族長，已經睜開了眼睛，看着刀光閃影之處，翟天星有如游魚入水，在刀隙與刀隙之間跳躍，使他眼花撩亂。

翟天星趁着一個空隙，向後一騰。

兩人如影隨形，也向前飛躍！

翟天星輕功雖臻化境，但在這兩柄如靈蛇吞吐的緬刀之中，稍一不愼，便會受傷，因此，他暗凝剛勁于全身，雙袖鼓起，一聲呟喝，天星掌齊出！

兩柄緬刀十分柔軟，迎着勁風，彷彿小舟破浪，直砍天星雙腕！

翟天星倏忽改掌爲指，猛然射出！

兩個白袍人，招式十分機靈，也同時趁着未老之招，從上劈下之勢，突然改爲橫削！

可是，橫削未就，翟天星雙指已到！

兩個白袍人知道對手擅長認穴，橫削之勢又變，突然一撩，圈成一個光圈！

翟天星心頭一凜，好熟悉的招式！

從上劈下的一招，豈不是「魁星下凡」，橫削一招，不正是「浪捲流沙」；那一圈之刀法，也不正是「神龍舒捲」？好熟悉的刀法！

這三招不正是「兩儀刀法」？

兩儀刀法在江湖之上，雖不能說名震武林，但兩儀門却是一個名門正派，爲什麼這兩個白袍人會使這種混合了武當太極崑崙與柔功的刀法？

翟天星嫉惡如仇，但對武林名門正派却是無限崇敬，雖知武學之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他是極不願意與一個名門正派結下無爲的仇怨！

翟天星功凝百穴，氣運全身，就在緬刀白光之中，一竄而出，離這兩白袍人八丈之外。

白袍人並沒有迫上，橫刀凝立。

翟天星抱拳道：「兩位可是來自兩儀門？」

兩人同時悚然一驚，並沒有答話，在人皮面具之下，兩人是木無表情，但翟天星目光何等銳利。

翟天星又道：「在下翟天星，貴門門主賀占槐也有過一面之緣！」

兩人更爲震驚，手中緬刀微幌，互瞪一眼。

翟天星心下大疑，兩儀門向來是名門正派，爲何這兩個兩儀門弟子，被他識破身份，而表驚愕？

翟天星正想再發話，兩個白袍人，已同時翻身一躍，向着來路退出，翟天星再想追上前，二人已下了山崗。

突然，一聲尖哨的鷹鳴，翔空而下。

翟天星回首，兩隻巨大無比的兀鷹已俯衝而下，目標是盤膝而坐的白族族長。

翟天星雙袖同時拂起，平靜的山崗，却突然起了一陣漩流，兩隻兀鷹被勁風所震，不由自主，橫身瀉開。

翟天星雙袖再展，兩隻兀鷹同時發出怒鳴，可是，受不了氣流激盪，雙翼騰空飛離山崗。

翟天星自言自語說道：「好厲害的扁毛畜牲！」

那一直沒有開言的白族族長，突然接口道：「好厲害的掌風！」

翟天星笑着，道：「雕蟲小技，不足掛齒！」

那白族族長喟然道：「大俠兩度救了在下之命，在下實在無以爲報！」

翟天星道：「打擾足下……對了，族長，你爲何懂得中原言語？」

白族族長微笑，道：「你爲何又知道我是白族之人？」

翟天星道：「在山下聽過！」

族長道：「正是醜事傳千里！」

翟天星聽了，更覺詫異，道：「族長不但懂得中原言語，似乎十分熟習！」

族長道：「我也到過中原！」

翟天星道：「原來如此！」

兩人緘默了一會。

族長打破了沉默，說道：「翟大俠請了！」

翟天星望着族長，族長仍是盤膝而坐，低首不言。

翟天星道：「族長閣下呢？」

族長嘆了口氣道：「我仍要完成族人給我的判決！」

翟天星昂首晴空，道：「被這些兀鷹啄死？」

族長也抬起頭來，看着無數在半空盤旋的兀鷹，平靜地道：「天命如此！」

翟天星並沒有離開的意思，也盤膝坐下，面對着族長，道：「人道是入境問禁，我是個好奇的人……」

族長道：「你兩次救我性命，在你離開之前，我倒可以滿足一下你的好奇！」

翟天星道：「你爲何要死？」

族長道：「是我族人的判決，而且這天葬儀式，是光榮的死亡！」

翟天星道：「好一句光榮的死亡！俗語有道：好死不如惡活！又有道：死有輕於鴻毛……」

族長道：「也有重於泰山！」

翟天星道：「既是如此又何必死？」

族長嘆了一口氣。

「貴族後人的判決，你能否肯定正確呢？」

族長雙眼睜開，臉上的表情，既震驚也有疑慮，半晌才道：「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問題，千百年來，白族都是沿用這種判決！」

翟天星道：「在下尊重貴族族例，不過，族長曾到過中原，相信也接觸過中原文化……」

族長對翟天星的話，十分感到趣味道：「我是個粗淺的人，大俠有以教我！」

翟天星明白，這些偏處南疆的族人，有千百年不爲外人所知的俗例傳統，假若要揭開這事件的秘密，一定要使他口服心服，才有結果。

翟天星道：「族長也曾聽過，人之初性本善之語？」

族長道：「這是中原啓蒙的教本！」

翟天星道：「對了！族長又可明白其中義理？」

族長道：「當然明白！」

翟天星道：「那麼，你又可曾聽過荀子性惡之說？」

族長似乎並未聽過，深表興趣。

翟天星解釋道：「荀子的意思是，人與野獸一樣，生下來之日，充滿獸性，後來經過道德文化之薰陶，才有了人性！」

族長似乎已明白，道：「翟大俠要說的是什麼？」

翟天星道：「我只望你明白，事情總有兩面，正如人性既可能是善，也可能是惡！」

族長道：「翟大俠可以直言！」

翟天星道：「族長不以在下狂妄？」

族長道：「恩人之言，何來狂妄？」

翟天星才堅決地道：「因此，貴族族人判斷，未必是絕對正確！」

族長臉色大變，傳統俗例對人性是一種無形的枷鎖，這位族長雖到過中原，又聽過翟天星的開解仍然不能接受這句話。

翟天星連忙接口道：「我並不是說貴族族人判決錯誤，族長，可否讓我這個局外人，一聞其詳！」

族長嘆了一口氣，道：「大俠文才武略，已使在下心折，而且我也快要離開這人世間，說出來也是無妨！」

翟天星從懷中掏出水囊，道：「我相信這一定是個動聽的故事，族長先喝一口水，慢慢道來！」

族長道：「故事是極其簡單！」

這句話是出乎翟天星的意外，但他仍凝神傾聽。

族長道：「我白族族神上有六顆發光神石，這些神石在過去半年來，全部無端失踪！」

原來是一件族中寶物被盜之事！

翟天星道：「六顆寶石俱在你看管之下失去？」

族長道：「不，我是看守最後一顆寶石的族長！」

翟天星道：「換句話說，一顆寶石被盜，你們也損失了一位族長！」

族長點頭，難怪這山崗之上，已有五副骸骨。

族長道：「我身爲族長，保護寶石失職，便是褻瀆神靈，送來天葬，是合乎情理之事！」

這話對族長來說，是極其合乎常理之事，但對翟天星來說，却大不同意。

翟天星道：「我同意族長所說，看守寶石不力，是一件罪過，可是，你有沒有想過，把族長送來天葬，豈又可以把族長罪孽洗去，反而使族長罪孽加深！」

族長詫異道：「翟大俠附會此說？」

翟天星道：「寶石已失，族長應該拚力去找尋，使寶石回師神靈，這才是贖罪之道！」

族長色然以喜道：「爲什麼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翟天星道：「這是俗例之累也！」

族長道：「那麼，大俠認爲我應該怎樣做才對！」

翟天星道：「當然是返回族中設法緝兇尋寶！」

族長自言自語道：「是的，我應該回去——」

翟天星道：「族長又有什麼顧慮？」

族長道：「不能，當我一回族中，我便會被亂石打死，而且，我事實並不知道，有何人會盜去寶石！」

翟天星道：「寶石不會無端失去！」

族長道：「那是神靈對我族的一種天譴！」

翟天星解釋道：「你那古老的思想又再作祟！寶石不會無端失去定是人爲！」

族長道：「你爲何這麼肯定？」

翟天星道：「難道你忘記剛才兩個白袍人？」

族長道：「他們有什麼可疑？」

翟天星道：「我並不知其他內情，不過，只憑這一點，便可以肯定他們定有陰謀！」

族長道：「那一點？」

翟天星道：「光天化日之下竟要戴上人皮面具，只是這一點，便大大可疑！」

族長道：「他們是我族的貴賓！」

翟天星道：「你們向來不與外間交往，何來貴賓？」

族長道：「我族巫師下山採藥，被猛虎所傷，幸虧兩儀門的人救了，因此他們成爲我族貴客！」

翟天星道：「貴族巫師之言可信？」

族長道：「巫師是一族之尊，豈可不信？」

翟天星又搖頭嘆息。

族長道：「我一向不知他們是戴上了人皮面具！」

翟天星道：「那麼，他們而今仍是作客？」

族長嘆了口氣道：「我族多災多難，兩儀門門人，武藝極高，他們正幫助我們拒外敵！」

翟天星問：「什麼外敵？」

族長道：「說來令人難過！在這地帶，總共有百多個不同部族，最大的部族共有十個！」

翟天星道：「你們是其中之一！」

族長點首道：「是的，而且是大族之一，其他九個大族，經年互相傾軋，因此，內憂外患，把一個無能的族長送來山崗天葬，大俠可以理解！」

翟天星道：「全然不可理解！既是內憂外患，一定需要更多人才，把族長天葬，豈不是糟塌人才！」

族長陷入了沉思。

翟天星道：「你一定要回去。」

族長茫然道：「回去？」

翟天星道：「這是你的責任，你要找回失去的寶物，也要不定外來侵略！」

族長道：「我有能力嗎？」

翟天星說道：「有——你在火毒的日光之外，面對兀鷹，面對死亡，你毫無懼色！」

族長道：「大俠武功高強，可助我一臂之力？」

翟天星生性豁達，助人之事，向不後人，接口道：「假若我能助族長，造福白族，我是願意的！」

族長猶是沉吟不語。

翟天星道：「回去吧！」

族長道：「我不能就此回去，除非——

—除非是——」

翟天星道：「除非什麼？」

族長道：「如果我這樣光身回去，一到族部村口，已被族中武士戮死！」

翟天星道：「你有其他辦法？」

族長嘆道：「如果我有一個特別的功勞——」

翟天星道：「什麼功勞？」

族長支吾道：「你是我救命恩人，我怎可以？」

翟天星已明白，道：「大丈夫能屈能伸！」

族長道：「假若我押你回去，算是我捉到破壞天葬之人，這也可算回部族一個藉口！」

翟天星道：「那麼，你就押我回去好了！」

族長道：「太委屈了大俠！」

翟天星道：「族長不用介意！」

族長道：「不過，這是一個藉口，我心中並沒有什麼的計劃，也無尋回寶物之道！」

翟天星道：「我向來是個見步行步之人，天無絕人之路，族長何必憂心！」

這實在是句眞心話，未來之事不可知，正如生命之不可知，我們又何嘗不是見步行步！

族長道：「我族中人最重武功，假若你能以武服人，相信一定大有可爲！」

翟天星道：「我盡力爲之！」

族長終於站了起來，可是，半晌又坐了下去。

翟天星道：「族長還有什麼懷疑！」

族長道：「我族巫師却不好對付！」

翟天星問道：「人生最難對付的是什麼？」

族長道：「死亡！」

翟天星道：「既然你也明白，何懼一個巫師！」

族長面有不愉之色。

翟天星道：「族長恕罪，我並不是不尊重貴族巫師，只不過是一個比喻！」

族長終於又站了起來。

翟天星此時，反而比他心急，其實，翟天星目的是來一次南疆遨遊，爲何會捲入這一淌混水？

除了好奇之外，他有一種莫名之預感，相信那兩個神神秘秘的白袍人就是這預感的開端。

這兩個白袍人是否從事一項陰謀？

兩儀門是名門正派，混入這些蠻族之內，有所企圖？

終於，這位白族族長押着好奇的翟天星，步下山崗，而天上盤旋的兀鷹，也開始散去。

× × ×

遁入叢林，只見麋鹿野兔，出沒於其間。

那時，日已西斜，林中水氣，開始蒸發，形成一片霧靄，金光斜照之中，又是另一番景象。

走了個多時辰，道路更是艱險，很多地方，外人看來，根本無路可走，幸好這位族長熟悉環境，倒是柳暗花明又一邨！

兩人邊行邊談，也是十分投緣。

原來這位白族族長，名叫維羅里奧，在白族語言中，意思是光榮而回的，維羅族長的父親，是一個十分開明的人，早年便遭了兒子入中原，學習文韜武略，希望他能以中原爲師，把四分五裂的部族，合組成爲一個強大的民族，既可抵抗外來侵略，也可提高族人生活。

維羅里奧一入中原，便迷於中原生活，本來不想再回南疆，但是，族中發生了神石被盜之事，五位族長已殉於職守，被送天葬，維羅里奧才無法不回，可是，回來之後，第六顆神石，又告失去，依照俗例，也是要送上山崗天葬，幸好偶然遇到了翟天星，才破例而回。

翟天星對於他的遭遇，也十分同情。

維羅里奧道：「翟大俠，你有沒有後悔？」

翟天星問：「後悔什麼？」

維羅里奧道：「後悔隨我而來！」

翟天星道：「我是個好奇的人，而且生性愛好接受巨大的挑戰！」

維羅里奧道：「這次挑戰的代價實在很大！」

翟天星道：「我明白，不過，如果我要過平淡的生活，我也不會遨遊南疆！」

翟天星講了很多江湖事蹟給維羅里奧聽，他聽得十分津津有味，但對江湖中人物，却似乎並不熟悉。

翟天星道：「你在中原，曾拜過師傅嗎？」

維羅里奧接道：「有，我拜了兩個師傅！」

翟天星道：「兩個師傅！」

維羅里奧道：「一個是文學師傅，一個是武學的！」

翟天星道：「姓名可否相告？」

維羅里奧道：「文學的師傅姓君，是個師塾老師，一個是村中教頭！姓侯。」

翟天星道：「姓侯的！」

維羅里奧道：「侯時植！」

翟天星並沒有聽過這人的名字，可能只是一個村中教頭，並沒有在江湖混過。

翟天星道：「爲什麼你不投名師？」

維羅里奧道：「我也有此想，一方面是沒有機緣，另一方面說出來你也許不相信！」

翟天星道：「爲什麼？」

維羅里奧道：「我白族中人一向尚武，可惜我天生並不是一副練武的好材料，你看我身體碩壯，其實我好的是文學！」

翟天星嘆了口氣。

維羅里奧道：「你爲什麼歎氣？」

翟天星道：「這是你的悲哀！」

維羅里奧似乎明白，道：「是的，一個愛好文學的人，生於尚武的家族，的確是一種難以理解的悲哀！」

翟天星道：「那麼你的文學方面，定有成就？」

維羅里奧道：「並不能說有所成就，不過，我愛好閱讀歷史古籍，而且相信，文韜武略之中，文比武更爲有力，而且更能創業立世？」

翟天星笑道：「你似乎被那師塾老師教化了！」

維羅里奧似乎要有所解釋，可是，他終於忍耐下來。

那時，無論是中原或疆邊之地，都是

尚武，翟天星本身是個任俠江湖的人，雖然，他不致一言不合，便以武力解決，但無論如何，他也不能接受維羅里奧這話。

過了一個沼澤，他們便聽到一陣陣的鼓聲。

維羅里奧道：「白族已是在望！」

翟天星道：「這些鼓聲表示什麼？」

維羅里奧道：「這是是一位新的族長誕生！」

兩人提高警惕，向前邁去。

× × ×

轉過了另一叢林，翟天星聽聞隱約的步聲。

步聲越來越近，而且人數超過十個以上，維羅里奧正要開口，翟天星連忙止住。十個頭帶彩色鑲紛羽毛的武士，已出現在眼前。

每人口中却銜着一支短短的竹管。

維羅里奧一躍上前，嘰嘰咕咕說了一大堆話。

那十個武士似乎怒不可言，打斷了他的話。

維羅里奧回首道：「我已對你說過，他們不會原諒上了天葬崗的族長！」

翟天星道：「他們說些什麼？」

維羅里奧道：「他們在咀咒我！」

翟天星道：「你試向他們解釋，我是你的囚犯！」

維羅里奧有點無可奈何，又轉身說了一大段話。

那十個武士齊齊望着翟天星。

其中一個武士用手一指，維羅里奧滿臉焦灼的表情，走開了一邊。

他身還未站定，十個武士同時把竹管一吹。

維羅里奧驚恐尖叫，倒在地上。

他們吹管的動作，既快又齊，連翟天星也無法阻止。

翟天星叫道：「族長！」

維羅里奧躺在地上，並沒有死去，只不過全身被十支短箭團團圍着，使他動彈不得。

翟天星用力一掙，手中繩索已斷。

那十個武士，口中短竹管已齊指翟天星。

翟天星一時之間，也不敢動，因爲南疆之地，毒物天下聞名，假如中了其中一箭，後果堪虞。

而今唯一的武器，是微笑。

翟天星微笑着，兩隻眼睛却釘牢十支短管。

這蠻夷之地，十個武士又豈會爲這一個微笑所溶化？

十人望着翟天星，對峙了差不多半盞茶時份，忽然，其中一個武士短管一幌。

翟天星早已戒備，雙袖有如澎湃的怒濤，倏忽捲起。

十支短短的箭鏃，已飛射而至。

翟天星身如風車，雙袖爲體內勁風罡氣鼓漲着，一個就地迴鏃，十支箭鏃，已釘在袖上。

十個武士嘩然大叫，却仍未敢前來。

翟天星氣定神閒，仍站在他們跟前，臉上微笑也是依然，雙袖一抖，十支箭鏃，同時下地。

翟天星看來像個無臂之人，兩袖軟軟垂下。

衆武士十分驚懼，因爲他們明明見到翟天星本是用手揮袖，爲什麼突然一個迴旋翻飛，雙手杳然？

原來翟天星驚怕雙臂中箭，索性把雙手伸入襟內，只用罡氣旋動衣袖。

翟天星仍然微笑，慢慢把雙手伸出。

十個武士在驚疑之中，又再發難。

翟天星知道這些勇士都是尚武之人，如果要折服他們，一定要在他們跟前，表演一些驚人藝業，相信一定比千言萬語，更爲有效。

說時遲，那時快，十支短短的箭鏃，倏然而來。

翟天星一個閃身，撲向一株與人齊高的小樹。

十支箭鏃，已然落空。

可是，十個武士也同時轉了方向，另外十支箭鏃，又再如驟雨密襲。

翟天星反手一抓，把身旁小樹，連根拔起，接着把那樹幹橫揮，風聲如雷。

那十支箭鏃，已硬生生的釘在樹幹之上。

翟天星手舞樹幹，並沒有停下來，反而加速，一時之間，人沒入樹影之中。

翟天星罡氣一運，力度全貫樹幹之中，十支箭鏃，已被罡氣激起，而翟天星手中樹幹，橫飛而出。

十支箭鏃，戛然落下。

翟天星雙掌齊起，排山倒海而出。

那十支箭鏃，彷彿長了眼睛，反向十個武士而去。

武士立時嘩然大叫。

原來那十支箭鏃已隨着翟天星的掌風激射，射出的目標使他們既佩服又心寒！

十支短箭是射在十位武士口中所銜的竹管之上！

翟天星從閃身拔樹，舞動樹幹，再用內力把釘在樹幹上短箭激射起，再射在武士短竹管之上，描述費了不少筆墨，但實在發生的時間，却是間不容髮！

衆武士嘩聲未完，翟天星又再閃身，到了躺在地上的族長身畔，並把地上十支短箭，握在手中！

衆武士同時退後，因爲他們已開始害怕，害怕那些劇毒的箭鏃！

可是，翟天星仍然微笑。

衆武士才慢下步來。

維羅里奧朗聲說了一番話，衆武士才緩緩地把口中的竹管卸下。

翟天星吁了一口氣。

維羅里奧用了極其誠懇的語氣，說了一番話，翟天星雖然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但也明白他正在盡力說服那十個武士。

經過一番你言我語之後，武士之中，似乎已有人意動，維羅里奧更加賣力，弄手舞脚，看來是表示翟天星有高強的武功，可助他們把寶物尋回之意。

爲首的武士嘰咕了一會，似乎發出了一個問題。

維羅里奧回首望着翟天星。

翟天星道：「還有什麼難題？」

維羅里奧道：「他們已願意帶我們入村中，不過，還有兩個難關！」

翟天星從容道：「在下盡力而爲！」

維羅里奧道：「第一個難關，是要戰

敗那個新選的族長，聽他們所說，這個新族長，是我的堂兄——這個人驃悍善戰，不過，我相信你能應付裕如！」

翟天星道：「既是如此，另外一個難關呢！」

維羅里奧道：「是巫師！」

翟天星明白，巫師在這些部族之中，地位尊崇，而且定有一種技藝，足以懾服族人，担此重任。

翟天星道：「我們先進入了村中，才見機行事！」

維羅里奧感激地望了翟天星一眼，又對那十個武士，說了一番話。

那十個武士放下了竹管，雙手擧起。

翟天星道：「他們——」

維羅里奧道：「這表示歡迎你，他們對你剛才的一番功夫，十分折服，而且願意爲你効勞！」

翟天星向他們微笑，慢慢地走近他們身畔，把手中十支箭鏃放回他們腰間的箭囊中。那些武士一起歡呼，簇擁着翟天星前去。

深入蠻區　力挫戰神

過了叢林，是一個偌大的山谷。

山谷面積頗大，谷前有一道流水，儼然一道護谷之河，河後便是一列茅舍，却看不見有人走動。

維羅里奧道：「翟大俠，族人都到了谷中，觀看新任族長上場，你看——」

茅屋之後，升起一陣白烟。

衆武士之中，有幾個擧手呱叫。

翟天星道：「他們——」

維羅里奧道：「是歡呼新族長已誕生！」

爲首的武士用嚴厲的目光，回首看着那幾個呱叫的武士，並且向維羅里奧說了幾句話。

那些呱叫的武士，立時靜止下來。

維羅里奧對爲首武士說了幾句話。

翟天星聽不懂他們的言語，不知他們說什麼。之後，衆人預備渡河。

維羅里奧知道翟天星懷疑，便道：「那幾個呱叫的武士，是歡呼新族長的誕生。而爲首武士朗奎，是喝止他們，爲的是尊重我！」

翟天星道：「這位朗奎，對你十分擁戴！」

維羅里奧道：「說也奇怪，朗奎也十分同意你的意見，他也認爲寶石是被賊人所盜！」

翟天星道：「他以前有沒有這樣表示過？」

維羅里奧道：「沒有，那是因爲他只是個族中戰士，對於族中其他事情，他並沒有發言權！」

翟天星明白，這些雖是蠻夷，但族中紀律極嚴，而且各司其職，戰士是不能對於族中大事善加發言。

在他們說話之間，衆武士已在河邊解下一隻小小的木筏，並招呼族長與翟天星上去。

木筏隨着水流，飄然渡河。

茅屋之後，白烟繼續升起，而且鼓聲熾烈，看來族長已正式誕生，而更奇怪的，那些白烟之後，冒起的是五彩繽紛的顏色，好像是放烟花一般。

這時月朗星稀，一陣一陣的彩烟，煞是好看。

他們上了對岸，其他武士已把木筏繫好。

朗奎上前，對維羅里奧說了幾句話。

維羅里奧雙眉緊皺，緘口不言。

翟天星道：「有何難題！」

維羅里奧道：「族人正興高采烈，我們這樣闖進去，還帶了一個外人，定會引起軒然大波！」

翟天星笑道：「這點我們早已預料到了！」

維羅里奧點頭，下了重大決心道：「是的，是禍不是禍……」

翟天星接口道：「是禍躲不過！」

前面是重重困難，就算能使白族族人信服，這困難並不是一個終結，而是個開端。

翟天星的性格便是如此。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朗奎領路，衆人穿過一列列的茅舍，終於來到一個被火把光亮照得如同白晝的空地。

空地之中，有一座高聳的竹塔。

這竹塔似乎是臨時搭成，但規模不少，而且竹枝與竹枝之間互扣，堅固而有規律，粗獷而美觀。

塔頂之上，是一個花座——一個用鮮花堆砌而成的寶座，五顏六色的花朵，在火光之中，更爲美麗。

花座之上，坐着一個人。

一個天神般的人。

那人頭上有七色羽毛，盤膝而坐。

這人一定是新上任的族長。

他雙手擧高，似乎是向族人祝福。

竹塔之下，四週都是打扮異常的族人，他們口中唸唸有詞，聲音似乎是歌唱，也似乎是唸咒。

朗奎帶頭，進入了空地之中。

他跪在竹塔之下，恭敬地合什。

喧鬧的人羣，開始靜了下來，但四方八面，仍有一些鼓聲人聲。

朗奎說了幾句話，登時人羣喧鬧之聲又起，這聲音彷如春雷初綻，越來越响。

那新任的族長站了起來，高高在上，雙手慢慢分開，人聲隨着他的手勢，又再度安靜下來。

新任的族長正想說話，一個身穿長長黑袍的人，從人叢之中，奔到竹塔之前。

那黑袍人最令人着目的，是頭上所戴一頂高而尖的帽，這帽子看來有點滑稽。

不過，在場的人，對這位黑袍人，似乎比族長更爲尊敬，不待他開口，空地之內，已靜如深海。

黑袍人只簡單的說了一句話。

朗奎伏在地上，輕聲地說了幾句。

那黑袍人大爲震怒！

維羅里奧與翟天星及其他武士，仍站在空地之前面，並沒有現身。

維羅里奧道：「這位黑袍人，便是我族中地位最高崇的巫師，他在武功文才，都有非常高的本領，而且善用草藥，懂得邪術！」

翟天星細看那黑袍人，果是一臉英氣

，可惜這英氣之中，略帶邪色，一時之間，翟天星有了一個預感，彷彿覺得，這巫師是整件事件的主要人物，而且是一個極其難於對付的人物！

黑袍巫師說了幾句經文後，朗奎已站了起來，向着巫師躬身倒退，一直來到維羅里奧與翟天星跟前。

朗奎向維羅里奧說了一番話。

維羅里奧雙眉緊蹙，向翟天星道：「翟大俠，我們再沒有選擇的餘地！」

翟天星笑道：「既來之，則安之！」

朗奎帶領之下，九個武士簇擁着兩人，進入那空地，緩緩地步往竹塔之前。

那巫師並沒有看維羅里奧，反而目灼灼的看着瀟洒不凡的翟天星。

翟天星的臉全無恐懼之色，態度飄然洒脫。

維羅里奧向巫師合什，並說了幾句說話。

巫師用不屑的神色，聽維羅里奧的稟告。

翟天星當然不懂他們之間的語言，只有游目四顧，只見人叢之中，很多武士打扮的族人，已紛紛抽出明幌幌的尖刀。

維羅里奧說話完之後，巫師瞪着翟天星。

翟天星微笑，這是他唯一的語言。

維羅里奧又再說了一番話，聲音十分激動，翟天星冷眼旁觀，似乎約略明白，維羅里奧正在誇讚自己。

那巫師忽地雙手擧起，在旁之人紛紛讓開。

鼓聲就在這時响起。

一個巨人忽然從人堆之中，緩緩走了出來。

這人足有八尺高，肌肉如虬，却不覺肥胖，而且臉上一雙環眼使人不敢近視。

這個巨人的出現，當然是一項挑戰，武力的挑戰。

翟天星當然不會懼怕，因爲言語不通，只有以力及動作的表現，才能使族人信服。

假若能制服這巨人，便可能邁進成功的第一步。

翟天星外表雖然悠閒，內心已提高了警惕。

鼓聲已變得十分急速，而在旁的人已讓開了空地，觀看的族人更是屏息以待。

維羅里奧向翟天星道：「這是我們族中號稱戰神的巨人，力大如牛，是巫師派他來作你的劊子手！」

翟天星點頭，態度依然十分瀟洒。

那巨人足足有翟天星兩倍那麼高，那雙銅環巨眼，從高射下，的確有一種懾人威勢，怪不得被稱爲戰神。

戰神猛喝一聲，聲如霹靂巨响。

聲音未已，雙手暴出，簡直有如麻鷹攫雛鷄之勢。

翟天星知道，這巨人如鐵塔，不能以力勝力，於是，看準他雙手的來勢，側身一閃。

戰神出手落空，眼光怒焰初熾，雙手突然一變，又再度抓向翟天星。

翟天星脚踏天星步，任你是天靈巨手，也莫奈何！那戰神身體巨大，但並不呆滯，而且十分靈活，可惜翟天星像泥中之鰍，那會被他抓着。

翟天星忽而左竄，忽又右衝，簡直人影不分，使那巨大的戰神，無從捉摸。

戰神在衆族人之前，從未有過這麼失威的表現，心下大怒，而眼中的怒焰更爲熾烈。

翟天星知道，他還要接受更多的挑戰，才能使這巫師折服，眼見戰神方寸已亂，便故意慢了下來。

戰神似乎已窺見翟天星的破綻，右掌忽而高擧，而左掌五指箕張從橫面而來。上下雙掌配合，翟天星看來是避無可避。

可惜，翟天星所露破綻，是故意的！

戰神橫手一抓，已沾在翟天星的肩膊，他的心中一喜，手指合攏。

可是，他的喜念未消，不知那裏來了一股力量，竟然使他一個踉蹌，「砰」的一聲，倒在地上。

族人嘩然，那巫師也臉露難色。

幸好戰神手脚靈活，霍地站起，又再向翟天星撲來。

翟天星仍是慢條斯理。

戰神又再沾衣，可是，一股吸聚的力量，使他本已提高警覺的攻勢，驟然化解，又是一個踉蹌。

翟天星却是衣袂不飄，仍然站在戰神身畔。

那戰神又再撲起。

巫師一聲呶喝，那戰神臉帶愧色，停了攻勢，緩緩地隱沒在人叢之中。

族人忍不住的轟然喝采。

巫師環繞一周，族人又再嚓若寒蟬。

其實，翟天星所使用的方法，只不過是一般的「沾衣十八跌」，很多習武之人，都知道這種武功，是以力借力，更配合了翟天星本身的天星步，使這個巨大的戰神，兩次倒地，不着痕跡。

巫師似乎對翟天星有另眼相看之意，並且要親身來考驗翟天星一番。

巫師對維羅里奧說了幾句話。

維羅里奧恭謹的聽了，便轉身向翟天星說道：「而今我們的巫師，有三個問題，假如翟大俠能一一解答，他便暫時可以恕我之罪，並且讓翟大俠參與寶石被盜之事！」

翟天星道：「好，我盡力而爲！」

假若那巫師要用體力或武藝，一定不能難倒翟天星，因爲他兩番挫敗戰神，可是，那巫師並沒有動武之意。

忽然，巫師蹲了下來，在沙地之上，繪了一個三角形，並在三角形的兩旁，寫了一些翟天星看不懂的字。

巫師繪畢，站了起來，對維羅里奧說了一番話，並露得意之色。

維羅里奧道：「翟大使，這是第一個難題：這是一株樹！」他指着地上三角形中一邊。

維羅里奧又道：「這另一條綫是地面，那一條斜綫是一條繩索，縛于樹頂，而今已知道，縛于樹上的繩索至到地面有廿五手長——手是我們族中所用的長度，大約是中原的廿五丈左右，而樹與地面直綫有二十手長，也即是二十丈長，而今巫師要問你，你可知樹有多高，當然，他不許你再用其他工具量度！」

翟天星微笑，望着巫師。

巫師臉上露出得意之色，似乎這難題一定可以難倒翟天星。

翟天星笑道：「十五丈高！」

維羅里奧似乎有點不相信，因爲翟天星似乎不用思索，便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翟天星看見維羅奧里有點猶豫，便道：「你對巫師說，一定使他滿意！」

維羅里奧只好向巫師說出數字。

那巫師聽了，臉露驚異之色。

換句話說，答案是對了！

巫師向維羅里奧說了幾句話，而維羅里奧臉露歡愉之色，看來他是讚翟天星的聰明敏悟。

維羅里奧道：「翟大使，你不只武功高強，而且心思靈敏，巫師問你爲何這麼快便知道答案？」

翟天星並沒有解釋，只是微笑。

其實，這是一個數算原理，我國很早之前，在算經之中，已提出了弓三股四弦五之說，這個定律，用現代的說話來說，一個直角的三角形，底幾與垂直幾，再與連接兩點之間長度，有一個定律，便是三四五之比，我國早期算學家已早找出，而西方國家，則要幾百年後才知道！

翟天星與絕想崖上的無思僧，常拿天南地北的閒聊，而無思僧精研學問，而且十分淵博，對算經上的古怪問題，更有莫大興趣，因此，曾把這個定理向翟天星說過。

翟天星一向比較着重武功的鍛鍊，想不到來到這個南疆地方，與無思僧的閒聊，竟派上用場！

那巫師似乎仍不服氣，又再蹲在地上，繪了一個相當大的正方形。

然後，又在正方形中，畫了廿五個方格。

巫師站了起來，對維羅里奧說了一大堆話。

維羅里奧聽罷，轉身對翟天星道：「這是第二個難題：而今地上有廿五個方格，巫師要翟大俠，用一至廿五這廿五個數字，填于格內，條件是這廿五個數字填在格內之後，無論是由直加下，由橫加去，再由斜邊加下，數目也要相同！」

維羅里奧這次對翟天星，有更大的信心。

翟天星聽了，眉也不皺，便蹲在地上，把廿五個數字一一填上。

翟天星所填寫的，都是漢字，那個巫師自然不懂，於是，維羅里奧蹲下了身子，另外畫上一個大方格，把那些漢字，寫成他們族中數字，填于方格之內。

巫師也蹲身細看，越看越是緊張。

當最後一個數字填妥之後，那巫師竟呆了！

維羅里奧見巫師呆看，便向他說了幾句話。

巫師如夢中驚醒，口中唸唸有詞。

翟天星笑道：「他滿意嗎？」

維羅里奧道：「對，全部對了！」

巫師用欽羨的眼光望着翟天星，向維羅里奧又說了幾句話，說話聲音，有點激動。

維羅里奧道：「翟大俠，巫師要向你請教，爲什麼你不用思索，便可以填寫，他費了幾年，才可以得到答案，你怎能在一時之間而……」

翟天星微笑不語，臉上充滿了神秘之色。

巫師又再追問。

維羅里奧道：「翟大俠，你可否解釋一下？」

翟天星道：「這只是一個小小難題！」沒有解釋，似乎是最好的解釋，對於一個自認頭腦與人不同的人，更多的神秘，更會使他佩服。

其實，這也不是翟天星的神奇力量，而他能不假思索的填上數字，只是由於他的記性特佳。而且這也是得力于無思僧。

這個方格填數字的遊戲，其實也是算經上早有記載的一個數字遊戲，無思僧精研算經，曾經用這個難題難倒翟天星，幸好無思僧也解釋了答案！

這個數字遊戲，最重要是中間格那個數字，那個數字是十三，然後再以原來一至廿五數字倒寫，便可以填上而得數目相同的和，算經稱這爲「幻方」，而今學子課本之上，也可以學習得到。

巫師見翟天星沒有解釋，心下更不服氣。

翟天星突然對維羅里奧道：「巫師已經出了兩個難題，請你代我問他，第三個難題，可否由我而出？」

翟天星提出這個建議，是因爲從這兩個題目之中，他已察覺得這個巫師，是自認有過人頭腦之人，假若再由他出難題，自己並沒有一定把握答到，而且，如果自己出一個題目給他，使他難倒，豈不是更妙！

對於自認聰明的人，這倒是一個好方法。

維羅里奧向巫師，轉達了翟天星的意思！

並沒有出乎他意料，巫師立刻點頭答應。

整個局勢，本來是巫師全部控制，而今却落在翟天星手中，維羅里奧此時對翟天星，已佩服五體投地！

翟天星也蹲在地上，繪了三匹馬，三匹馬的體形不同，第一匹身高體健，神駿異常，第二匹較爲普通，第三匹却繪得瘦弱。

翟天星道：「我有三匹馬，第一匹十分强健，第二匹較爲普通，另外一匹是弱馬，而今巫師也同樣擁有三匹馬，體格也差不多，請問他有何方法，可以勝我？」

維羅里奧把翟天星的問題，轉告了巫師。

巫師聽了，蹲在地上，也繪畫了三匹馬。

然後，他開始思索。

翟天星微笑看着他，巫師不停地指指點點。

可是，一盞茶功夫過去了，仍沒有答案。

翟天星並沒有向他打擾，反而遊目四顧。

在場的族人，似乎不明白他們兩人之間，在弄些什麼玄虛，不過，他們已明白，巫師正陷入一個困境！

再過了一炷香的時間，巫師仍無法想

通。

巫師終於開口，向維羅里奧說了幾句話。

維羅里奧道：「翟大俠，巫師說這只可打過平手，而無法贏得對方！」

翟天星道：「果是如此？」

維羅里奧用着同樣的語調，向巫師轉問。

巫師臉上露出不愉之色，但仍然忍耐，再度思索。

半晌，他似乎放棄了思索，口中又唸唸有詞。

維羅里奧道：「翟大俠，巫師認爲你也不能解開這難題！」

翟天星道：「我既然能提出問題，自然有答案！」

巫師雖聽不懂翟天星的說話，但也意會到翟天星話有譏諷之意，便對維羅里奧嘀咕兩句。

維羅里奧道：「巫師說，假若你有答案，而答案令他信服，那麼，我們便可留下，而且我的罪也暫免！」

翟天星道：「暫免？是什麼意思？」

維羅里奧道：「是允許我們把這盜寶之事，弄過眞切，假若翟大俠是對，那麼，我才可正式免罪！」

翟天星心想，這巫師好狡猾！

爲了使他折服，翟天星道：「他守信諾嗎？」

維羅里奧道：「這很難說，不過，在這些族人跟前，至少他暫時不會反口！」

翟天星道：「既是如此，我把答案說了出來！」

也許，讀者之中，已明白其中奧妙。

翟天星道：「以弱馬對駿馬，先敗一局！然後，以最大之馬，與對方健馬作賽，再以普通之馬，對付對方之小馬，豈不是連勝兩局，成二勝一敗之局？」

維羅里奧把話陳述一遍，巫師聽了，臉上露出欽佩之色，翟天星鬆了一口氣！可是，這口氣亦未過去，其中局勢突變。

巫師一聲呼召，差不多有百個武士，在人叢中躍出，每個武士手上，都持有利刃。

翟天星已明白，巫師在族人面前，仍不守信諾，他眞後悔，假若不說出答案，仍可以保持一時優勢。

可惜，後悔已遲。

百個武士，呼嘯而上。

巫師已身退，臉上露出得意神色。

這神色彷彿告訴翟天星，任你頭腦非凡，又怎可以力敵我手下這百個武士？

翟天星對自己武功自然有信心，但在這時情勢，對方以人潮戰術，自己可以身免，但對於留下來把事實找出眞相的心願，一定難以實現。

這豈不是功虧一簣？

翟天星是一個不易放棄的人。

他昂首一望，新任的族長仍在竹塔之上，假若控制了這位新族長，一定可以再度奪回優勢。

不過，假如他們連這新任族長也不放在眼內，豈不是又白費一番功夫？

可是，武士已衝了上來，翟天星再無思索餘暇。

一個翻騰，半空再度借勁，翟天星已上了竹塔！

竹塔之上，那個新任族長正看準翟天星上升之勢，雙掌劈下。

翟天星早已預料，這位新族長一定是巫師的心腹，自然站在巫師那一邊。

因此，翟天星並不是向上直竄，而是在半空借勁之時，身體擺橫，既可避過那由上而劈下雙掌，也可竄身上塔之後，反身扣着那新族長的頸項。

武士見翟天星身如大鵬展翅，已是愕然，再見他上了竹塔，扣着新族長，更是嘩然不已。

那巫師看到這個形勢，又大喝一聲。

衆武士退開，巫師不停地指指點點。

新任的族長也是個孔武有力之人，猛然掙扎，翟天星在竹塔之上，面積不大，恐怕他用力太猛，一時控制不及，反而被他逃脫，那時再威脅巫師，便難上加難！

翟天星倏地鬆開了手，那新任族長反手來攻，翟天星雙指斷出，已點了他的脅下氣穴。

新任族長呆呆的站着。

那時，竹塔之下，人聲鼎沸。

翟天星俯視，只見塔下那些武士，正把一堆堆乾草，圍在竹塔之下。

那狠毒的巫師，竟用火攻，使翟天星無法不下來。

火光已亮起。

竹塔是用粗大而乾燥的竹枝構成，一遇烈火，便已全然燃着，幸好塔高，而且竹枝繁多，一時之間，仍沒有燒到竹塔之上。

翟天星一時之間，也有點手足無措。

從竹塔跳下來，並不是難事，可是最難纏的是這班如狼似虎的武士。

翟天星一向遇事鎮定，他站在塔上，俯視週圍，一眼看去，竹塔之下，不遠之處，有一個巨大的石臼。

這石臼是族人用來舂米之用，臼中充滿了水，可能是日間有過驟雨，族人爲了慶祝族長上任，而沒有把積水掏去，翟天星心生一計，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計策。

他首先解下自己的外袍，迅速地用塔頂的鮮花充塞其中，塔下之人，只嘶聲吶喊，並看不到翟天星在作什麼。

半盞茶間，翟天星已把外袍用鮮花充滿，然後用腰帶一綁，便把外袍向石臼的另一方向擲去。

這外袍反像一個人影，從上躍下。

火光之中，武士們却湧向那下墮的人影。

那也怪不得這些武士，如果任何一個武士，把翟天星殺死，定然是一個莫大的功勞！

當武士湧向那假人時，翟天星已從另外一面躍下，到了火光之上，雙脚橫蹴，借着竹塔上沒有燒到的地方，飛身橫錯，向着石臼飄去！

當武士仍未發現那是個假人時，翟天星已飛身到了石臼，他全身運勁，雙手抽起石臼。

石臼足有五百斤，加上臼中的積水，七百斤不足，六百斤却是有餘！

翟天星舉起石臼，提氣連縱，竟然把石臼提着，再度竄上了竹塔之上。

那時，武士已發現了翟天星的狡計，又再圍着竹塔，而火更是烘烈，塔下有些竹枝快斷！

翟天星不再猶豫，猛喝一聲。

聲音未已，石臼已被拋上半空。

衆武士屏息，不知翟天星弄的是什麼玄虛。

好個翟天星，趁着石臼下墮之勢，雙掌迸出，石臼應聲裂開，而臼中之水，彷如大雨傾盆，洒在烘烘烈火之上，石臼在半空破開，水花四濺，立時之間，把塔下之火，淋熄了一大部份。

衆武士見翟天星舉臼飛身竄上塔頂，再見他半空雙掌破石臼，已是大吃一驚，這驚呆未已，突然，又是一陣滂沱大雨淋下，更是驚上加驚！

翟天星見火勢已熄去了其大半，單手環抱那被點穴的新任族長，飄然從塔頂而下。

呆呆的武士，並沒有再度攻上。

烈火被水淋熄，白烟冒起，一時之間，四周迷離不已，而翟天星已安然坐在地上。

武士們終於醒覺，喝采之聲，如雷如浪，响徹了整個空地！

他們實在由衷佩服，這身手驚人的翟天星。

好個藝驚四座的翟天星，仍是那麼安詳微笑。

武士圍了上來，有些甚至合什膜拜。

巫師見了這個情形，並沒有例外，也是目瞪口呆了一刹那。

他是個腦筋靈活之人，觀此形勢，知道自己不能再恃人多，以收服翟天星。

巫師排衆而出，雙手高舉，作出一個歡迎姿態。

翟天星吁了一口氣，在人羣中的維羅里奧，更是吁了一大口氣，因爲巫師與武士，已接納了翟天星。

這場腦力與體力的競賽，翟天星勝得極其巧妙，他也站了起來，接受了巫師的擁抱。

衆武士又再度喝采。

巫師轉身向武士，說了幾句話，武士們紛紛跳躍，表示他們歡喜若狂的感受。

在他們心目中，翟天星已變成一個天神。

連那戰神也走了出來，向着翟天星再三叩拜。

翟天星抱拳，表示謙讓。

那新任的族長，似乎被衆人遺忘，翟天星連忙轉身彎腰，用手拍他背部，解了新族長的穴道。

雖然，那位新任族長一直在場，但他已被翟天星點了穴道，不能動彈，可是，在場發生一切，都是親眼目睹，因此，他雖有點氣憤，但對翟天星仍有一份崇敬之心。

維羅里奧親往新任族長身旁，解釋了一番。

他倆本是堂兄弟，看來感情一向不錯，因此，維羅里奧的解釋，他很快的接受了。

維羅里奧又向巫師說了一番話，巫師也點頭。

翟天星看在眼裏，知道一切都出乎意料的順利。

維羅里奧轉身向翟天星道：「翟大俠，巫師與我這位堂弟巴盧，已答應了我，在事件眞相揭露之前，巴盧仍任族長，而我成爲你的助手，希望以翟大俠的精明能幹，可以把被盜的神石找回！」

翟天星道：「好！請你代我向兩位致謝！」

維羅里奧向巫師與巴盧表示謝意。

巫師領着翟天星，走向一列高崖，而維羅里奧及巴盧陪伴着，朗奎隨後。

其餘武士與族人，已在清理空地上的竹塔餘燼與及石臼碎裂後遺下的碎石。

轉眼之間，空地已收拾妥當。

一羣白族少女，穿着五彩繽紛的衣裳，隨着鼓聲與竹笛之聲，在他們的面前起舞。

烤肉與水果不斷送至他們面前，美酒更不在話下。

巫師高舉一個牛角杯，遞與翟天星。

翟天星當然明白，恭敬接過，一飲而盡。

好辛辣的味道，可是，翟天星仍勉强盡飲。

美貌的姑娘，美麗的舞姿，在閃爍不定的熊熊篝火之中，形成一幅極美麗的歡樂圖畫。

這些淳樸的白族，本來是那麼安詳的活着，爲什麼上天竟要他們担受一份無端的苦難？

幸好他們都是樂天的民族，歌舞，美食，篝火，使他們暫時忘却一切。

翟天星知道面前還有很多困難，但在這些白族姑娘巧妙而充滿美感的舞姿之下，以暫時忘却一切。

人生苦難太多，何妨浸淫在眼前的歡樂？

鼓聲已停，竹笛之聲亦停。

巫師與巴盧站起，翟天星也跟着站了起來。

維羅里奧道：「巫師與巴盧向你告辭，至於尋回神石之事，明天再談！」

翟天星拱手，與巫師巴盧告別。

巫師與巴盧去後，族人與武士亦紛紛散去。

偌大的空地，從喧鬧聲中，突然變回沉寂。

可是，那十個美麗的白族姑娘仍站在場中。

翟天星詫異道：「她們——」

維羅里奧道：「這些都是巫師送給你的禮物！」

翟天星道：「禮物？」

維羅里奧道：「是的，這是我們的族例，對於一個人崇仰的英雄，這是最適當的禮物！」

翟天星道：「我怎能——」

維羅里奧道：「你千萬不要推托，這是你——」

翟天星嚴肅地道：「在下感激貴族的盛意，可是，我一向飄泊江湖，怎能……我……」

維羅里奧看見翟天星嚴肅的臉孔，也不堅持，道：「我暫時安置她們，日後再算！」

維羅里奧對朗奎說了幾句，朗奎便帶領着那些美貌姑娘，往一所茅屋而去。

維羅里奧道：「翟大俠，我也不知道怎樣感激你，中原有句話道：大恩……」

翟天星道：「那是什麼大恩？我這次無端加入你們族中之事，不知道是否會連累了你！何來大恩？」

維羅里奧又連連說了一些感激的話，並且帶領着翟天星到了一個十分大的竹棚去。

維羅里奧道：「翟大俠，請你暫時屈居在此，好好休息一下，我住在這竹棚旁那小茅舍，明天我們再來與巴盧巫師兩人商討一切！」

翟天星道：「維羅里奧，我們何不同住在一處？」

維羅里奧道：「我不想打擾大俠！」

翟天星突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維羅里奧的笑意似乎有點曖昧，不過，他不以爲意。

維羅里奧已轉身往竹棚旁的茅舍。

翟天星緩緩地走入了竹棚。

出乎意料之外，竹棚之內，佈置是美侖美奐，雖不及中原的豪華府第，但也不遑多讓。

一切應用的東西，應有盡有。

床上的鋪陳，都是五彩的緞面繡枕，看來白族族人對於紡織方面的功夫，可說是媲美中原。

一個十分幽雅的大廳後，便是臥房。

房內紅燭高燒，翟天星苦笑，原來他們的佈置，似乎是要翟天星享受一個溫柔的良夜！

一個非常古雅的香爐，正冒起陣陣香烟。

翟天星解下了外衣，吹熄紅燭，便要上床，本來他也想弄熄那香烟飄渺的香爐，可是，月光從窗外射入，射在冉冉上升的烟霧之中，另有一番意境。

躺在床上，翟天星感到一陣疲勞。

早上遊湖，午間便遇上這件事，而在白族空地之內，連鬥戰神與巫師，又劈臼滅火，他所耗的精神與體力，却足以令他疲倦，何況還有那些辛辣的酒？

香氣濃烈，而疲倦的感覺更是濃烈！

翟天星是何等樣警覺的人，試運內息，似乎有點自我控制不住，他連忙屏息。

閉氣臥床，翟天星看來已是沉沉大睡了。

那時，已過午夜，月在中天，竹棚之內雖無燭光，但一切都了然於目。

翟天星忍耐着，窗外的月光，突然有了一些掩映。

兩個白袍人！

翟天星看得眞切，竟是昨日在天葬崗上出現的兩個戴人皮面具的白袍人！

兩人閃身，從窗口進了竹棚之內，緬刀在月光之下閃着寒光，十分嚇人。

他們的動作十分敏捷，已到了翟天星床前。

兩人一聲不响，緬刀便已砍下。

破空之聲，異常刺耳。

可是，兩人雙刀剛貼近被褥的緞面，便知道這是一個陷阱。

他們不再猶豫，便要轉身。

可惜，轉身已是太遲。

兩人的足部，已被一雙强而有力的手抓着。

那雙手當然是翟天星的，而且手是從床下伸出來的！兩人同時拔足，却是動彈不得。

他們足上的「通谷」，「束谷」「京骨」及「全門」四穴，已全然被點。

翟天星緩緩地從床下出來，施施然的往燃着那雙紅燭，然後轉身望着他們。

兩人除了雙足動彈不得之外，身體及其他各部，仍然是活動如故，兩人同時揮刀。

當然，他們雙刀是白揮的。

翟天星坐着竹桌之旁，斟了一杯水，放在桌上，然後雙手一按桌面，一支水柱，便從杯上激起，洒向那仍是冒起香烟的香爐射去。

翟天星笑道：「兩儀門也會使這項下三濫的手法！」

兩個白袍人，面上並沒有什麼表情，但他們的眼光，却露出了既驚異而又欽慕的目光。

這兩個白袍人，驚異的是翟天星揭穿了他們的陰謀，欽羨的是他按桌激水的功夫。

半晌，目光已變，顯出狐疑不解之色來。

翟天星笑道：「奇怪嗎？你們明明看到我臥在床上，爲什麼我竟然會從床下出來？」

兩人並不言語。

翟天星又道：「當我發現爐中香氣有異，我已轉身下床，躲在下面，靜靜地等待你們！」

兩人不得不由衷地佩服翟天星的機警和敏捷。

翟天星正想說話，耳畔又聞一些悉率的脚步聲，這些步聲，至少離開竹棚廿丈之外。

來者至少有三人。

翟天星不動聲息，仍道：「你們有什麼話說？」

步聲又近，而站在翟天星跟前兩人仍然沒有開聲說話。

翟天星突然一個竄身，人已掠出了窗外。

月光之下，翟天星已清楚看到兩個黑衣人。

這兩個黑衣人，皆是矇臉，中原人打扮，他們見了翟天星，有些錯愕，但一瞬之間，兩人同時分手一揚。

一陣白色的粉末，迎着掌風飛舞。

翟天星連忙雙掌急揮，把射來的粉末掃開。

粉末非常濃厚，並有相當重的石灰味道，只要讓一些粉末沾在眼睛，便會立時盲了！

好歹毒的手段！

兩條黑影已在粉末飛揚之際，向來路退去。

翟天星突然叫了一聲：「中計！」

回身便再從窗戶進入竹棚之內。

兩個白袍人，已俯臥在地上，緬刀已失。

翟天星嘆了一口氣，本來，他可以從這兩個白袍人身上，找到一些蛛絲馬跡，而今已太遲了。

他用脚踢起兩人，而兩人臉上人皮面具已失去，可是，面孔已是血肉模糊，使人不忍卒睹。

其實，翟天星早已知道三人來襲，可惜，一時之間，想不到兩人在外，而另外一人，已入內殺人滅口，並且劃花了這兩人的面目。

看來不只有兩儀門之人加入了這件事件之內，還有其他中原之士，這盜寶之事，更形嚴重。

翟天星把兩人屍首拋了出門外。

下半夜總算安然渡過。

× × ×

曙光初吐，竹棚之外已傳來人聲。

翟天星一躍而起。

兩人已進入竹棚之內。

前面的是維羅里奧，後面的是朗奎。

維羅里奧失聲地，說道：「那兩個屍體……」

翟天星道：「這兩人昨夜向我施突襲，後來又來了三個黑衣人，兩人引我出外，向我拋撒石灰，另外一個，趁我不在意，潛入竹棚之內，殺人滅口！」

維羅里奧道：「我早已派人在附近巡邏！」

翟天星道：「他們可能是巫師的貴賓，因此……」

維羅里奧道：「這兩人面目已被刀劍刺爛，不過，他們都是好生面善！」

翟天星道：「當然面善，他們是在天葬崗上，向你威迫利誘的兩個白袍人！」

朗奎向維羅里奧說了幾句話。

維羅里奧道：「翟大俠，我們先把這事告訴巫師！」

翟天星道：「不，這既是他的客人，相信你一定早知道，我要看看他怎樣把這事交待！」

維羅里奧道：「而今我們應怎樣？」

翟天星笑道：「而今我最需要的是洗漱！」

維羅里奧笑道：「我竟忘了！」

於是，他吩咐了朗奎，半晌，幾個武士，已恭恭敬敬地捧了一個木盤與洗漱用具而來。

這幾個武士都目光灼灼地看着翟天星，翟天星只是微笑以對，相信他們的心內，一定暗道：「一個天神般的人，竟也要像我們凡人洗漱？」

翟天星昨夜的表現的確是不凡，對這些從未涉足外界的武士來說，他眞像一個天宮下凡的神。

洗漱之後，並有早點，翟天星用了一些。

維羅里奧道：「我們——」

翟天星道：「你不用心焦，我們一定先要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昨日我在你口中，只知事件的一鱗半爪，因此，我一定要知其詳細！」

維羅里奧道：「我可以向你再細說一番！」

翟天星道：「不——而今我與你同去見巫師，看他怎樣說，然後你可以用眼色示意，那時，我既可以明白事件眞相，也可以測驗一下，巫師對我們觀感如何，以及他的內心對這事又持什麼態度！」

維羅里奧亦覺此法甚佳。

兩人出了竹棚，兩個屍首已不在，相信一定是朗奎吩咐了手下掩埋。

剛下了兩步梯階，却傳來一陣鶯聲燕語。

十個美艷的姑娘已在階前。

昨夜她們是一身舞蹈裝扮，而今却是普普通通的衣飾，當然，是白族的衣飾。

翟天星眼中一亮，隨即皺眉。

十個姑娘都是淡掃娥眉，明眸皓齒，有說不出的明艷照人。

她們一見了翟天星，立時止住聲音，合什彎腰。

翟天星一時之間，不知所措，也只好略略彎腰回禮。

維羅里奧道：「姑娘們向你請安！」

翟天星道：「爲什麼她們……」

維羅里奧道：「她們都是巫師送給你的禮物，因此，她們是跟定你的了！」

翟天星吃驚地道：「跟定我？」

維羅里奧道：「不過，你也有選擇之權！」

翟天星道：「我一生最怕……你還是吩咐她們暫時退下，我一定要向巫師說清這個……」

維羅里奧含笑擊掌，衆女子聞聲已然退下。

翟天星感到渾身不自在，本來，他一向對於闖龍潭虎穴，也不皺眉，如今見了這十個姑娘，如坐針氈。

維羅里奧見翟天星緊皺雙眉，便逗着他轉了話題，兩人邊說邊走，已到了一間巨型的虎皮帳外。

當然，並不是整個帳幕都用虎皮來做成，而只是進口之處，垂着兩張斑斕的虎皮。

兩個威武的戰士，擎着長茅，站在帳側。

虎皮掀起，已有人出來迎接。

入了帳內，一陣如蘭似麝的香氣，沁人心脾。

好大的氣派。

而且帳內一切佈置，俱是十分精緻，雖不及中原，但在這蠻夷之地，倒也是出人意料之外。

巫師坐在中央一張滿鋪白狐皮裘的巨椅上。

帳內唯一失色的是，光綫較暗，有點陰森之感。

巫師已換了常服，金綫長袍曳地，站了起來，向他們說了幾句話。

維羅里奧道：「巫師歡迎我們！」

翟天星道：「清早打擾，實屬罪過！」

巫師吩咐手下，拿了兩個蒲團一般的東西，二人坐下，早已有人捧上鮮果。

巫師望着翟天星，嚴肅地說了幾句說話。

維羅里奧道：「巫師請問翟大俠，你有什麼計劃？」

翟天星道：「首先關於寶石之事！」

（爲了行文方便，以下的對話是巫師回答翟天星的詢問，由維羅里奧轉譯）。

「你是指那失去的六顆神石？」

「還有另外六顆？」

「是的。」

「先說那失去的六顆！」

巫師吩咐手下，掀開了一面簾子，赫然露出一個神像，在陰暗的篷帳內，發出燐燐的藍光。

翟天星呆呆的看着這個神像，除了這燐燐的藍光使人感到驚異之外，最主要還是神像的模樣。

這神像既不是佛也不是其他一般所見的天神。

一般的天神塑像，綫條都是十分圓滑的，而這神像，却處處起了稜角，甚至面部的輪廓，也是用直綫形成，並且全身穿了盔甲似的。

的確是一個詭異的神像。

巫師指着那神像的胸前。

胸前有六個龍眼般大小的洞。

翟天星明白，這當然是鑲嵌寶石的地方，他仔細湊前一看，那幾個洞，也是稜形處處，換句話說，這些寶石的割切，是極其複雜的。

翟天星雖不是大富之家出身，但對於寶石，曾在皇宮大內，或者很多富戶之家，也看過不少。

可是，他從未見過如此複雜割切的寶石。

那神像燐光忽隱忽現，似乎使人心弦震動。

相信假如那些寶石仍在的話，這個神像會更使人迷惑，甚至使人思維紊亂，心猿意馬。

巫師又鄭重地吩咐手下把神像收好。

翟天星問：「這神像怎樣尊稱？」

「冰火之神——是我族尊崇了千年的神！」

「爲什麼稱爲冰火？冰火豈能相互融洽？」

「冰火之神從天而降，我族傳說是如此，祂來之時，寶石發出如火的光輝，而身上的燐燐藍光，却又像從冰雪中擲射而出，這位天神，教會我族很多生活的技巧，而且臨走之時，還親自塑下一像，讓我們敬拜！」

「塑造了這個像？」

「不，這只是個凡人的再造像，原來的神像並不在這裏，而是在石林之外！」

原來這只是個再造像！翟天星不禁噓了一口氣，一個再造像，已有如此懾人威勢，假若是原來製品，那豈不是更令人震驚悚慄？

「原來的神像，比昨夜那個竹塔還要高，身上的六顆寶石，每一顆都有拳頭般大！」

拳頭般大的寶石，所發出的光輝，簡直比火把還要光亮，價值也自然無可估計的了。

「而且神像全身用水晶而製，並不是我們見過的白色水晶，而是罕見的藍水晶，而且會發光暈！」

巫師這種形容已是超出翟天星的想像，不過，幸好他已見過那再造品，還可以有一絲絲的印象。

翟天星問：「你本身可曾目睹？」

巫師的臉上，浮現了一種從未見過的虔敬神情：「我見，是我十三歲那年！」

「以後呢？」

「沒有，十三歲那年，我隨着先師，千山萬水，涉險入了石林，經過差不多整年的時光，才見到偉大的冰火神像，那情景……」

巫師臉上出現了詭異但虔敬的神色。

「爲什麼以後的日子，你們不再度去崇拜？」

「我當然想，甚至我們白族每一個人都希望有日能親身向神像膜拜，不過，石林是個千奇百怪的地方，時刻在變動，況且歷年內憂外患，沒有人再有這麼毅力，也沒有人再認得路！」

「神像除了價值無可估計之外，還會有其他令人响往的地方——我意思是指除了你們的崇敬？」

「有——」說到這裏，巫師似乎有些支吾。

翟天星正想追問下去，巫師已顧左右而言他，甚至故意改變了話題。

翟天星無奈，也改變了話題。

「除了你們族人之外，還有誰知道有冰火之神存在？」

「白族的子民都知道，而且其他十族，也都知道，這些年來，漢人也入侵雲貴高原一帶，有可能外面漢人，也會有人知道！」

「包括你們的貴賓？」

巫師神色一變：「他們並不知道！」

翟天星心裏有數，很明顯，這失去的六顆再造神像身上的寶石，已被外人盜去，巫師的貴賓，當然是受最大的嫌疑，但翟天星並沒有說出來。

那六顆被盜的寶石，本已是價值不菲，然而，照常理推測，賊人得此寶石，應該立刻離去，可是，他們不單沒有離去，反而夜襲翟天星。

目的是顯而易見。

他們一定知道有更大的寶石，換句話說，這個巨大的冰火之神，已是一個不成秘密的秘密！

至此，巫師突然捧起竹桌上的飲料，一飲而盡。

半晌，巫師已回復了原來的神態。

翟天星也喝了一口，他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飲料，不過，入口滑涼甘潤，倒是十分可口，他又問道：「爲什麼你完全沒有懷疑寶石的失踪，是有人盜去？」

「沒有這個可能，第一，神像收藏在我這裏，防範之嚴密，沒有人可有這個胆量！」

「第二又如何？」

「第二，先師早已說過，假若我們不遵守他臨死前的訓誨，寶石會終有一日，自動消失！」

「爲什麼？」

「我不知道，那可能是天譴！」

「天譴也要有個緣由！」

「那是因爲我們已過了五十年，而沒有派族人往朝拜冰火之神！」

「這個理由，也可接受！」翟天星頓了一頓，再問道：「爲什麼你們不派人前往？」

「因爲雲南十族，各據要點，我們根本沒有能力，一一攻陷要點而達到朝拜之處！」

「爲了這個天譴，你們應該有什麼打算？」

「我們已打算派人前往，這也是我招

待我的貴賓，他們有足够武功，保護我們前去！」

這個巫師倒會利用別人。

巫師又道：「可是，我已改變我的初衷！」

翟天星道：「不去朝拜？」

「不，由你與維羅里奧同去，閣下武功機智過人，此行定然不負我們所托！」

翟天星有點愕然，因爲，他與維羅里奧入白族之地，只是希望在族內找到盜寶之人，而今，這個巫師竟要他深入不毛之地！

難道這是另外一個陰謀？

翟天星喜歡接受挑戰，而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深入不毛之地，要對付其他九族人的襲擊，又要穿過石林，朝拜一個可能非人間所有的神祇！

前路艱苦，翟天星幾乎也有點猶豫。

「我已吩咐族人，翟大俠需要什麼東西，我們都會一一準備妥當！」

要求已變成命令。

好奇的翟天星，臉上露出堅毅之色。

巫師十分滿意。

翟天星道：「既承巫師青眼加於在下，在下定然悉力以赴！」

「那麼，我們十族之人，一定可以免難！」

「免難？」

「是的，寶石無端消失是天譴，而這巨大天譴之後，我們會有無數災難，而今翟大俠肯去，冰火之神定然不會再降難於我族人！」

原來這巫師還有一些爲族人的正義。

「不過，在我出發之前，我還要在此地逗留幾天！」

「爲什麼？」

「那是我自己的要求——」

巫師也沒有追問下去。

那時，日近中午，豐盛的午膳，已由族人送上。

白族是獵獸之民族，因此食物多是飛禽走獸，味道自是鮮美，最令翟天星難忘的，是一種高地特有的椰菜，入口清甜，在中原之時，從未嚐過。

午膳之後，翟天星與維羅里奧別了巫師，回到竹棚之內。

維羅里奧一直臉有難色。

翟天星不便在巫師跟前詢問，至此，他忍不住問他，說道：「你有什麼難言之隱？」

維羅里奧並沒有立刻回答。

翟天星再度追問。

維羅里奧才道：「我們六位族長，失去六顆寶石，本來未必一定要送上天葬崗上！」

翟天星怪道：「那麼你們又爲什麼會被送上去？」

維羅里奧道：「那是因爲我們都拒絕了巫師的要求！」

「往朝拜冰火之神？」

維羅里奧點了點頭，道：「在天葬崗上被兀鷹啄死，那只是一刻的痛苦，而接受這個旅程，是永不可知的痛苦，六位族長，包括我在內，也寧願被兀鷹啄死！」

翟天星感到一陣寒意，原來這個朝拜之職，竟要被兀鷹啄死更爲痛苦。

他臉上露出不以爲然的神色。

維羅里奧道：「被兀鷹啄死，只有一兩天的痛苦，而朝拜之旅，可能是一年，五年，甚至十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

翟天星沒有答話，但表情仍是不大相信。

維羅里奧道：「我們十個大族，每一族都有獨特的殺人方法——我們白族善用簽竹吹箭，而這種方法却算是最仁慈的，因爲中箭中毒，立即身亡！」

「其他族人又如何？」

「哈尼族善於挖心，一個被擄的人，落在哈尼族人手上，心肝被挖出體外，但受罪的人知覺仍在！傑傑族人善於刺花在人身之上，他們刺花的藥物，使人皮膚痕癢，一直到死爲止！還有布朗族人，善於獵頭，可以利用獨有藥物，把一個未死的人，頭骨縮小……」

這一連串的話，使翟天星感到噁心。

「還有，納西族人，可以使活人變成殭屍，有殭屍的外表，但人仍活着……」

翟天星止住他的話，他實在不想再聽下去。

這些慘烈的酷刑，難怪這六位族長，寧願被兀鷹啄死，而不敢深入不毛之地！

「難道眞的沒有人試過？」

「有——巫師的貴賓，兩儀門的人，十人聯袂而去，三日之後，屍骨全無，只剩下一堆衣服！」

「那可能是他們武功……」

「武功高强，也許可以對付族人，可是，除了對付人之外，這朝拜之旅，還要對付其他！」

「還有什麼其他？」

維羅里奧道：「天！」

翟天星實在不明白：「天？」

「我是指天然之物——流入瘋池之水，有很多分支河流，河水之內，有食人之魚；沼澤之內，有吸人血液的蝸子，有食人的白蟻，甚至有食人的植物！」

維羅里奧越說越是可怖。

翟天星從來也未有預料到還有這麼多要對付的東西，不過，他是個好奇而執拗的人。

「還有……」

翟天星道：「不用再說下去，既然巫師的先師，有辦法去朝見冰火之神，那麼，我也有信心，我可以去到！」

這話斬釘截鐵，使維羅里奧感到有點尷尬。

翟天星道：「維羅里奧，我而今只要你一句話——你是否願意與我同往？」

維羅里奧緘默半晌，才道：「去！」

翟天星援道：「我不喜歡死充硬漢的人！」

維羅里奧有點慚愧地道：「翟大俠你是局外人，竟然有此勇氣，我身爲族長，又豈可退縮？」

翟天星看看維羅里奧，心下感到一陣欣慰，他實在並沒有救錯人！

維羅里奧也是一個大勇之人，以前的怯懦，只不過是被傳說所蠱惑！而今，他兩眼充滿堅毅神色，回復了一個族長應有的尊嚴。

翟天星陷入了沉思。

維羅里奧反而變得積極，道：「今早你曾說過，你要先在這裏逗留幾天，爲的是什麼？」

翟天星道：「六顆寶石被盜，經過昨夜我被兩儀門之人偷襲，我已可以肯定，這件事可能是他們所做……」

維羅里奧道：「你要先找出盜寶之人，才再入不毛之地？」

翟天星點頭，又再度陷入沉思。

維羅里奧等了大半天，仍不見翟天星開口，終於忍耐不住，說道：「從那處着手？」

翟天星似乎已想通了，道：「當然是從他們住過的地方着手！」

維羅里奧道：「我們立刻去！」

翟天星道：「你知他們所居之處？」

「朗奎知道！」

說到朗奎，朗奎竟然正從門外走入。

朗奎對維羅里奧說了幾句。

維羅里奧道：「巫師已吩咐了族人，一切都全爲我們方便！」

翟天星道：「那好極了！」

維羅里奧用他們的語言，問了朗奎幾句，然後又對翟天星道：「本來我是族長，也知道兩儀門的人來過，不過，那時，第六顆寶石剛剛失踪，因此巫師迫我往朝拜之道，我寧死而不從，因此，對他們的居處，不大清楚，朗奎曾經負責招待他們，所以，他最熟悉！」

翟天星道：「希望寶石還未運出族外，我們先看他們居處再說！」

朗奎領路，穿過了一排排茅舍，又來到了一個竹棚，這個竹棚與翟天星所居之處，大同小異。

白族中人，早已視翟天星爲天神一般，加上巫師的命令，他們入屋查看，十分順利。

屋內已完全無人，只留下一些中原人常用物品。

翟天星一進入竹棚之內，第一個印象便是，居於棚內之人，似乎是忽忽而去。

椅翻桌倒，凌亂不堪。

兩儀門人，本是巫師貴賓，爲何要如此忽忙而去，唯一的可能，他們是乘夜趕離這處，目的當然是把盜去的寶石運出。

翟天星忽然看到，竹棚一角，有些白色粉末，他用手指沾起一些，湊近鼻孔，已嗅到石灰之味！

這些石灰，更可以證明夜襲之人，定是兩儀門人，而且可能殺不到翟天星，害怕盜寶之事被洩，因而匆忙離去，以免節外生枝。

兩儀門人，一直是江湖正派，爲何竟要盜寶？不過，世風日下，人心難測，那並不是不可能之事！

也許兩儀門人，也有良莠不齊之輩，見寶起盜心，也是不足爲異。

看了一會，再沒有其他發現，正想離去之際，忽然，他看見地上有一堆炭屑。

炭屑之下，是一大片黑印。

翟天星蹲下，仔細看了一會，模糊的黑印之中，似乎有三條綫，其中一條特別深黑色！

黑綫之外，似乎有些山脈的筆畫。

這是一張臨時的地圖。

翟天星再看，恍然而悟，道：「如果要離開這裏，有什麼路可走！」

維羅里奧道：「有三條，昨日你與我同來，是一條較爲隱秘之路！」

翟天星急問道：「其他兩條怎樣？」

維羅里奧道：「左面一條爲主要大道，有很多人看守，另外一條，中間有一個叢林，林中多猛獸，因而成爲一處不用看管而無人敢闖之路。」

翟天星再看那地上模糊黑影，道：「快，他們已利用這條路，運寶出外了！」

維羅里奧也立即緊張起來。

翟天星問：「離開這處，到昆明去，要多少時間？」

維羅里奧道：「大約要三天。」

翟天星道：「到叢林呢？」

維羅里奧道：「也要廿個時辰！」

翟天星道：「那麼，他們應在叢林之處！」

「你說他們？」

「當然是偷寶石出去的兩儀門人！」

維羅里奧道：「我們現時去追，也許來得及！」

翟天星道：「快備馬匹！」

兩匹健馬，已跑在白族居地之處。

翟天星與維羅里奧跨上馬匹，朗奎親自護送他們渡過那條天然的護谷河。

五個時辰之後，兩匹健馬因急速奔跑，支持不住，口吐白沫而死。

那時已是午夜時份，月光仍然像昨夜一樣，朗朗掛於東方。

而那叢林已是在望。

兩人下馬，向叢林奔去。

維羅里奧脚下功夫極差！翟天星說道：「你慢慢跟來，我先去看看！」

維羅里奧一聲小心！翟天星已如飛奔去。

群雄奪寶　戰況激烈

進近叢林，已見火光。

並且有一陣呌喝之聲，夾雜着兵刃交加。

翟天星飛身而起，竄上了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剛身隱於樹上，林內光芒盡暗，一片漆黑。

翟天星心中一驚，難道這些人都是那麼警覺，發現了自己的踪影？

林中突然傳來「嘩」的一聲！

翟天星身如棉絮，緊貼在樹梢之上，一望而下，連他也禁不住想叫了起來。

原來在這漆黑一遍之中，竟有一處發出晶瑩的光芒，這光芒在極度黑暗之內，更形詭異。

一個老而暗啞的聲音道：「而今你們無所遁形！」

另一個聲音道：「讓你們見到又如何？」這人說罷，竟然把手中的發光東西揮舞着。

看來這人手中的東西，是用厚厚的布所裹着，但內裏的東西，光芒實在太盛，厚布仍不能掩去光芒！

翟天星已經明白，這發出晶瑩光芒的東西，必然是那六顆被盜的寶石！

眞想不到，自己的估計完全正確。

「把火把燃着！」

半晌，林中又如同白晝！

翟天星可以看得清楚。

當中是兩個白袍人，從他們的白袍打扮，翟天星已可以肯定，這兩人是兩儀門的人，而其中一人手中，正是携着一個普通的包袱！

寶石當然是在其中。

圍着兩儀門的其中有六人那麼多，作「品」字形排列，外面還有一些漢子，爲數也有二三十人，高舉火把。

翟天星居高臨下，一眼看去，心中不禁一驚！

面對翟天星的兩個人，是道士裝束打扮，兩人均是手提寶劍，火光之下，閃閃生光！

這兩人竟是崑崙派的赤松與方竹。

說起崑崙派，這些年來，人才凋零，名聲日小，如果沒有這兩位道士，崑崙派差不多是湮沒無聞。

赤松使的是一柄赤松寶劍，以劍爲道號，可以知道他在這把寶劍的造詣是不凡的。

而方竹道人，使的也是劍，劍身特長，有五尺過外，看來十分怪異，但這長劍在他手中，却是所向披靡。

赤松與方竹均是崑崙派第二代高手，他倆的師傅，便是而今的崑崙掌門紫微道人。

紫微道人近年已退隱，派中事務，都交由二大弟子掌理，崑崙也是中原武林一大門派，與少林，武當鼎足而立，可惜其餘兩大門派，日益增大，而紫微道人，不好名利，日夕修練，因此，江湖中人，對崑崙一派，都不大看重，幸好他這兩位弟子，正當盛年，爲人積極，日後崑崙重振聲威，也要靠這兩人。

可是，他們究竟也是中原名門正派，爲什麼竟會參加這些盜寶之事？

那林中衆人，俱是拔劍在手，嚴陣以待。

一聲呌喝，六個圍攻漢子，已是疾步而走。

站在當中的兩儀門人，靠背而立，以不變應萬變。

走了一圈，六個漢子已停了下來。

而今面對翟天星的，却是另外兩人。

翟天星終年飄泊江湖，認識的人實在不少。

前面兩人，竟也是十分面善。

崆峒雙英尚天冀與歐怡勇！

尚天冀使的是一支七節鍊子棍，外號「棍氣橫秋」，在中原武林，亦算聲名喧嚇。

歐怡勇使的是一雙鈎鐮刀，外號「鈎魂奪魄」，與尚天冀齊名，兩人一棍一雙刀，聯手破了山東的响馬十六寨，救出不少被响馬帮擄奪的無辜平民，並把寨中珍寶，分贈平民，在江湖上也是極有好名聲，疏財仗義，極端博人好感。

翟天星左看右看，又是熟悉的江湖俠客。

黠蒼派的「五刀手」艾弘與「天外流星」施柏。

艾弘是一個使刀好手，精通五種刀法，而今使的是一雙雁翎金刀，據說此人，身上藏有五種不同的刀，長短俱備，既可用短刃襲人，也可作暗器施放。

而施柏使的是一雙流星鎚，鎚尾有鐵鍊相連，一擲而出，可殺人於五丈之外。

這兩人也是近日崛起於江湖，黠蒼一脈，本來也有相當歷史，可惜掌門人也是無意逐鹿江湖，但行使仗義之事，他們倒也當仁不讓。

在場的四個門派，俱是中原的異道人物，與少林武當相比，自然是較爲遜色，但也不是邪門之人，爲什麼他們竟然參與這奪寶之事？

如果不是翟天星親眼目睹，他一定不會相信。

事實却是如此，翟天星正大惑不解，而他們却已經動手，而且戰況激烈。

兩儀門兩個白袍人，因爲臉上幪了人皮面具，翟天星並不知道他們見誰，兩人背靠着背，手揮緬刀。

緬刀嗡嗡之聲不絕，原來這兩人，比起在天葬崗上所遇到的兩個白袍人，武功又高出許多。

赤松與方竹二位道長，長劍霍然而出，指向左面白袍人腰脅之間。

那白袍人緬刀護着胸前，刀圈一閃，眼看化解來招，可是赤松與方竹二劍，倏地一變，從腰間倒錯飛揚，猛地指向白袍人的咽喉。

白袍人緬刀忽作靈蛇捲動，硬生生地圈起，迫使赤松與方竹二劍，一時無法迫近。

白袍人迫住劍招，身形突矮，竟然在雙劍罅隙之間，直射而出。

白袍人正慶幸脫出劍網，可是，身未着地，眼前却是金光燦然。

「天外流星」是施柏的外號，也是他絕招之一，而且是最厲害的絕招。

好個白袍人，翻身一昂，擰身錯腰，側面避開，可是，另外兩個金影又在目前幌動。

第一個金影是平靜如水，但這第二個金影，却是挾有風雷之聲，避無可避。

眼看第二個金鎚，便要把這白袍人的臉孔撞塌，幸好右面的白袍人，雖在崆峒雙英與五刀手艾弘夾攻之下，仍然及時抽身，緬刀橫削而起。

金鎚力可貫壁，而緬刀乘着來勢，刀背向上一捲！

緬刀是極爲柔軟而富於彈性，竟能在這危急之中，捲起了金鎚！

兩個白袍人，又再度靠背而戰。

圍攻的六人，已然了解這兩個白袍人之中，以右面那位，手提包袱的人，武功較高。

於是，崑崙的赤松與方竹，仍攻左面的白袍人，而崆峒雙英與黠蒼二人，却猛攻右面的白袍人。

「五刀手」艾弘金刀猛地一幌，「勾魂奪魄」歐怡勇的一雙鈎鐮刀又至，白袍人緬刀左右橫削，一時之間，暫時可阻了金刀與鈎鐮刀的來勢。

「棍氣橫秋」尚天冀的七節棍，早已窺準了緬刀橫削而招式已老之際，七節之棍，儼然成爲畢直一枝，直撞白袍人胸前八個大穴。

兩個白袍人是靠背而立，七節棍來勢，銳不可當，白袍人只有後退！

後退一步，已貼着另一白袍人。

而那時，方竹與赤松二劍已至，他也要向後閃避，結果，白袍人互相碰撞了一下。

這一種却露出一個極其大的破綻！

「五刀手」金刀劈下，施柏金鎚迎空而下，歐怡勇的一雙鈎鐮刀又向兩人腰間勾去，而尚天冀的七節棍，在兩個白袍人的頭頂，彷如一條盤蛇，向着二人頭部罩下！

赤松與方竹二劍直刺二人上胸。

六人的兵刃就像一道圍牆，兩個白袍人，已然無由抗拒，眼看便要死在其中兩種武器之下。

忽然，持着包袱的白袍人，猛然一喝，手中包袱亦應聲騰空。

雖在火把照亮之下，包袱已有一陣綠光騰空而起。

這六個人，目的是在那包袱，因此，六人同時變招，最快的是尚天冀！

他的七節棍，本是盤旋而下，包袱就在棍中空隙飛射而上，因此，他立時把下降之勢，反而以更高的力度，隨着包袱而起。

翟天星看在眼裏，伸手一彈，一顆堅實的小果已應聲而出！

這小果本是生在樹叢枝葉之中，但經翟天星一彈，却變成了一顆無比威力的暗器。

果子破空而出，速度與力度俱是無以倫比，直射向尚天冀腕間的右腕「外關」穴。

尚天冀手中一痲。

而其他五人，聽到破空「嗤嗤」之聲，立時躍開，而那兩個白袍人，也因而避開了這必死的重擊。

「有人——」

話未說完，翟天星騰空抄身下，身如巨鳥展翅，斜飛衆人之間。

那包袱已然下墮，剛要貼近地面，翟天星已到，伸手一抄，包袱已在懷中。

六人久經戰陣，雖被這破空之聲所驚而躍開，見一黑影飛身而下，並不猶豫，兩劍、一棍、雙鈎、雙刀、雙鎚、同時砸向翟天星身上。

翟天星早有防備，一個車身，雙掌隨着身體的轉動，同時送出。

六人兵刃力度雄猛，而翟天星的天星掌更爲雄猛，一陣勁風，激起空氣，已然成爲一個氣旋，六人俱無法破開氣旋而刺入。

只有方竹的劍與尚天冀的七節棍，長度比其他兵劍較長，勉强涉入。

翟天星掌風忽收，右手迎着七節棍的來勢，向前一推，七節棍立時與長劍相碰，火星四濺。

兩人正在驚愕，翟天星已躍出圈外。

赤松與方竹兩位道長，年紀較大，江湖閱力也較爲豐富，當翟天星車身而轉，雙掌翬出之際，便已隱隱知道來者是江湖上有數的人物。

再看這人竟可在推送七節棍之際，躍出戰圈之外，這種身手，江湖上能再有幾人？

赤松與方竹二人，竟異口同聲地道：

「翟天星！」

翟天星微笑卓立。

八人同時目光灼灼的望着翟天星。

赤松道人首先開口：「放下包袱！」

翟天星把手中包袱一揚，道：「赤松道長，這包袱之內，究竟是甚麼東西！」

這是明知而故問。

赤松一時之間，却無從作答。

翟天星笑道：「諸位，你們都是名門正派之人，何必爲這包袱而拚命！」

白袍人道：「多謝翟大俠相助，這包袱是我們的！」

翟天星道：「既然包袱是你們的，那麼，你們一定知道裏面裹着的是甚麼？」

白袍人囁嚅不知如何說下去。

翟天星道：「其實，我也知道包袱中的是寶物，以你們的身份，爲何要奪此寶物！」

勾魂奪魄歐怡勇脾氣最爲暴燥，呌喝道：「既然知道，放下包袱，走你的陽關道！」

翟天星：「勾魂奪魄勾的是奸淫邪道之輩，爲何竟要改行，要勾寶石？」

勾魂奪魄一時爲之語塞。

翟天星道：「我知此物主人是誰！」

八人同道：「那又如何？」

翟天星道：「當然是物歸原主！」

八人竟同時哈哈大笑。

翟天星詭異道：「你們笑甚麼？」

五刀手艾弘幌了一下手中金刀，道：「以翟大俠的身份，竟然也要奪寶！」

翟天星道：「我說是物歸原主！」

天外流星施柏道：「有誰會相信？」

翟天星道：「我翟天星頂天立地，當然是——」

話未說完，八人又是轟然大笑。

赤松道人道：「我們何嘗又不是？崑崙、崆峒、黠蒼，甚至兩儀門，又何嘗不是？」

翟天星道：「你的意思是——」

赤松道：「人心叵測！」

翟天星道：「既然你們不信，我也無話可說！」

這實在是不能解釋的事，人心會變，而且變得無從捉摸，一切解釋也是多餘。

六人已分別幌動兵刃。

翟天星微笑，但全身已是貫凝眞勁。沒有呼吶，六人已是齊齊而上。

翟天星一手把包袱塞入懷中，然後一個大錯身，雙掌翻飛。

只見滿天掌影，尅制着每一樣攻來的兵刃。

六人甚是同心，站在六個方位之上，猛攻翟天星，翟天星不想傷害他們，只求他們知難而退。

可是，寶物在前，又豈會有人肯退出來？

翟天星踏着天星步，在雙劍之中游走，可是背部却是勁風如刺。

橫身一閃，反手猛拍，艾弘的雙刀已然被拍下；而施柏的一雙金鎚，已飛射而至。

翟天星不慌不忙，猛地躍起，身凝半空，趁着尚天冀的七節棍橫掃而來之際，伸手一拉，七節棍橫搶了這雙金鎚，「喀啦」一聲，七節棍變成二截！

因爲尚天冀與施柏均是全力施出，因此兩物硬碰之下，七節棍先斷，而金鎚也

激射而起。

激射之力，甚爲巨大，施柏雙手，虎口震裂，一時之間，只好放手。

翟天星趁着力度一鬆，利用斷截的七節棍，橫捲金鎚，向外面戰圈一送。

六人之中，在這未過三十招的之戰況下，竟有三人兵刃脫手，其餘三人如何那敢怠慢。

翟天星知道，苦鬥下去，定然被他們纏着，因此定要速戰速決！

而今只有赤松與方竹二人，手持長劍，歐怡勇手中一雙鉤鐮刀仍在，而沒有了兵刃三人，仍抱拳而上。

歐怡勇一向暴燥，見三人已沒有兵刃，怒從心起，鉤法已有紊亂之象。

翟天星又再發掌，赤松與方竹知道厲害，緩身一退，這一退之下，翟天星已然近身，雙掌突然一縱，五指同時賁張，硬生生的便要奪歐怡勇的雙鉤！

歐怡勇自出道以來，何曾有人胆敢徒手碰他雙鉤，可是，眼前的翟天星竟然狂傲如此，因此他心內怒氣更然熾烈，雙鉤同時而出。

翟天星豈是個不知死活的人？他故意用手奪雙鉤，目的也是激怒對方，使他鉤法更爲凌亂。

雙鉤一出，威力仍在，但刺出方位因盛怒之下，大失準頭，翟天星身體突然昂前，已十分接近歐怡勇，他本來想以天星指力，隔空點穴之法，迫歐怡勇棄鉤！

可是，這如意算盤實在敲不响！

背部勁風已是湧至。

翟天星無奈，只好放棄隔空點穴，雙腿用勁一蹬，身在半空。

可是，赤松與方竹雙劍已蓄盡勁力，雙劍拚命向前一伸，竟插在歐怡勇身上！

歐怡勇倒下，並無呼叫一聲。

藍天星也沒有理會。

赤松與方竹二人，見殺錯了人，也是盛怒，而這股怒氣，當然要發在翟天星身上。

兩人未待翟天星穩身，便雙手同上。

赤松一招「連雲登路」，方竹却是一招「玉枕藏珠」，兩招都是崑崙劍法中最狠辣招數。

翟大星拂袖以對，柔軟的雙袖，登時鼓漲而高挺，趁來勢撲身，竟把赤松橫飛一劍，轉向，這時恰巧方竹身形剛至，這一劍也同時刺向方竹身上。

方竹身已中劍，但手中的劍勢未老，口中「呀」的一聲，想把劍收回，已是來不及，並且因身體受傷，力度不受支使，一劍直刺，竟又向着赤松！

赤松驚愕，也同時中劍！

翟天星想不到竟會弄到如此局面！

三人已倒下，另外三人更是瘋狂！

可惜尚天冀，艾弘與施柏，兵刃不在手，要圍翟天星，談何容易！

翟天星一向不喜歡流血的場面，正想開言，三人已變成了瘋虎一般的撲來！

武功之中，無論你練至任何境界，最難應付的是拚死之招，所謂：「拚死無大害！」

三人豁出了性命，翟天星慌忙後退，一退再退，但是三人已如箭在弦，無法停下。

翟天星無奈，終於雙掌遞出，用的只是三成勁力！

世上之事，往往出人意表，天星掌力度並不算大，可是三人勁力却比洪水尤厲害，誰知道，撲出之力越强，反彈之力也是越强。

「蓬蓬蓬」三聲，三人竟被彈震開數丈。

一彈是八丈，八丈之外，竟是一排樹木，三人已無法控制身體，撞向樹榦身上，無聲倒下！

翟天星正在慨嘆。

兩個白袍人一直沒有出手，可是，這個大好機會，如何肯白白放過，於是同時聳身，緬刀劈面而下。

銀光一閃，翟天星如何會不覺？立即昂身一避。

刀却是虛招，左面的白袍人已貼近，向翟天星懷中一掏，當然，他們的目的是寶石！

翟天星心中一狠，雙手向上一托！

「喀喇」一聲，兩人胳膊同時脫臼，飛身彈開。

兩個白袍人落在地上，他們臉上有人皮面具，看不到他們的表情，但眼中流露的痛苦，却是嚇人！

兩人互瞪一眼，突然雙刀又再度揚起來。

可是，這雙刀並沒有向着翟天星，而是向着他們自己，迎面砍下。兩人衣袂裂開，血水濺飛！

兩個白袍人，竟然自盡！

翟天星呆着，他實在不知道，竟然會弄到如此局面！

忽然，一聲呌喝，在傍的漢子同時呼嘯而走。

林中立時又是一片漆黑。

不喜歡無端殺人的翟天星，竟在這一戰中，連殺死了八人，翟天星實在茫然，不知所措！

而今寶石已可以物歸原主，然而，這麼一戰，是值得嗎？

翟天星沒有想過，因爲事實的結果是超乎他的想像。本來，翟天星只望以技壓羣雄，然後曉以大義，使他們自願歸還寶石，假如他們是冥頑不靈的話，翟天星亦只想搶回寶石便算。

而今却是屍橫遍地。

兩儀門，崑崙、點蒼、崆峒，都是中原武林名門正派，假若他們的門人，得知此事，自己理虧在先，如何向他們交待？

精明如翟天星者，陷入了一次自己也不能解釋的茫然，雖則他們盜寶在先，但也不至于死罪！

一世聰明，竟會把事情弄得如此糊塗起來！

林外又傳來足音，翟天星從茫然中驚醒。

來的是維羅里奧！

翟天星嘆了口氣，可是維羅里奧却是滿臉歡欣，因爲他看見了翟天星手中的寶石。

維羅里奧看着翟天星，只見他滿臉茫然，以爲他一戰而感到疲倦，便安慰道：

「翟大俠……」

翟天星的確是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疲倦，急忙接口，說道：「我們還是先回去吧！」

兩人慢步出森林。

天上明月仍是清朗照人，然而翟天星的心，却是黝黑一片！

當他們離開樹林大約一盞茶時份，林中便出現了大大的怪事。

首先，兩個白袍人站了起來，脫下外袍。

然後，倒臥在樹下的幾個人，都紛紛起來。

難道是死後復活？

不——他們八人臉上生氣盎然，互視一眼之後，竟然齊齊的大笑起來。

可惜，翟天星已遠離樹林，否則他一定會以爲自己眼花！死人怎可以復活？

兩個兩儀門的白袍人，向着身旁各人抱拳道：「多謝諸位，我們的計劃已成功一半！」

衆人也抱拳謙遜一番。

白袍人又道：「下一步計劃，還要看諸位！」

衆人齊道：「我們衆志成城，夢想定可實現！」

各人抱拳一揖，分別向樹林中四面逸去。

轉瞬之間，林中又回復一片死寂。

下一部計劃已經開始，究竟這是個什麼計劃？

× × ×

當翟天星維羅里奧回到白族所居之地，已差不多是破曉時份。

翟天星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終於矇矓入睡。

日上三竿，翟天星猶在夢中。

不安與煩燥，使翟天星惡夢連連，自出江湖以來，翟天星從未遇過這樣的事，因此，當他醒來的時候，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頭痛。

竹棚之外，却是人聲沸騰。

翟天星頭痛欲裂，仍披衣而起。

朗奎滿臉笑容地站在大廳之內，伸手示意，似乎是請他出外。

竹棚本是禁止普通族人行近之地，而今却擠滿了人，前面是一排維持秩序的武士，武士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幼，一看見翟天星出現，立時齊聲喝采。

維羅里奧從人羣之中，被另外一羣武士簇擁出來。

翟天星眼前一亮，因爲維羅里奧身上已換過了衣服，神豐俊朗。

看來他已恢復了族長的地位。

那當然是六顆寶石的功勞。

維羅里奧向翟天星說了幾句話，可是，翟天星却一句也聽不到，因爲喝采之聲掩蓋了一切。

朗奎排衆而出，一揚手，羣衆才安靜下來，然後，他又朗聲說了幾句話，羣衆才依依不捨地退去。

最後留下的是一羣少女，她們都用極其羨慕的眼光望着翟天星，而且還把一束束的鮮花，拋向翟天星。

古人有擲果盈車之說，而今的翟天星，却是擲花滿竹棚，對翟天星來說，却不是什麼滋味。

當人羣散盡，維羅里奧道：「翟大俠，我不知對你說些什麼話才好！」

翟天星道：「我也不知……」

維羅里奧道：「我已恢復了族長的地位，本來，我想禁止人們來，但他們實在是太熱情……」

朗奎在維羅里奧身伴說了幾句話。

維羅里奧道：「我實在太高興了，幾乎忘記一切，巫師請你商談！」

翟天星道：「我剛起來，連洗臉還未有……」

維羅里奧道：「是的，我高興得糊塗起來——」他轉身向朗奎吩咐了幾句。

洗漱過後，十多個武士已齊列竹棚之前，護送着兩人到巫師虎皮帳前。

巫師竟親自出帳迎迓。

他們在巫師帳中，一邊吃着小魚，一邊細談。

接着便是一頓非常隆重的午宴。

各派羣雄在林中展開奪寶大戰。

席中，巫師又再提出要翟天星入不毛之地之事，翟天星無法推辭，只好答應。

不過，他總覺得巫師這個要求，其中是有一些蹊蹺，因此，他決定再逗留幾天，才決定登程。

別了巫師，與維羅里奧同回到竹棚之內。

維羅里奧心情極佳，也許他正式恢復了族長的地位，十分興奮。

翟天星道：「我們何時出發？」

維羅里奧道：「看來還要耽擱幾天，因爲我要預備一下各種物品，與祭祠冰火神的祭物！」

翟天星道：「那好極了，在我們出發之前，我也想多了解一下你們的族人！」

維羅里奧道：「你想知道些什麼？」

翟天星道：「我想見兩個人！」

維羅里奧道：「那兩個人？你在我們族中有朋友？」

翟天星搖頭，道：「第一個人，是你的未過門妻子！」

維羅里奧奇怪問道：「爲什麼你要見她？」

翟天星道：「本來是你應該去的！」

維羅里奧道：「我實在有太多事情要準備！」

翟天星道：「所以我認爲我應該去看看這位未來的嫂子——」

維羅里奧恍然道：「翟兄的心意想來並不是那麼簡單，你的意思是希望她可以監視一下巫師！」

翟天星道：「是的！我們去後，朗奎定要小心守衞，免至外族乘虛入侵，而今你可托信的，只有你未婚妻！」

維羅里奧道：「翟兄眞是心細如塵！是的，唯一可以監視巫師的，只有她！」頓了一頓，又道：「你還要看另外一個人呢？」

翟天星道：「是全族最老的人！」

維羅里奧道：「那好極了，愛絲瑪的父親，便是我們白族中最老的人！」

翟天星道：「愛絲瑪是誰？」

維羅里奧笑道：「她便是我的未婚妻子！」

翟天星道：「那好極了，見了他們父女二人，相信對此行，它有些幫助！」

維羅里奧實在有很多事情要預備，因此，朗奎負責帶了翟天星往見二人。

愛絲瑪的父親，名叫「白牛」。

當然，這不是他的眞姓名，不過，他年輕之時，勇猛如牛，人人都尊稱他爲白牛，而今年紀老了，更沒有人知道他的原來姓名。

白牛在白族之中，地位崇高，不單是因爲他是族長的未來岳丈，而是因爲他是族中最老的人。

最重要的，還是他是閱歷最高深，有很多事情，甚至是巫師，有時也要向他請教。

白牛住在一個小小的竹棚，離開翟天星所居之地，約有半里之遙。

朗奎引路，不消半盞茶的功夫，已來到白牛居處。

小小竹棚之前，有一個青年貯立着。

那青年一見二人，便上前來，拱手爲禮。

翟天星正覺得奇怪，這位白族青年，爲什麼竟然會行起中原之禮？

青年開口，竟是中原慣用語言：「翟大俠駕臨，眞使我們感到榮幸！」

翟天星愕然。

青年又道：「我叫勒里！」

翟天星道：「爲什麼你懂得說中原語言？」

勒里道：「族長在中原多年，是我陪伴他的！」

翟天星才明白，這位勒里是維羅里奧的書僮，怪不得維羅里奧那麼放心自己前來。

勒里拱手，恭敬地請了翟天星入竹棚之內，而朗奎因公務在身，先自離去。

竹棚之內，已坐着一個老人。

勒里道：「翟大俠，這位便是我族之中，最老而最有聲望的白牛！」然後又轉向白牛，用白族語言，向白牛說了一番說話。

白牛神情十分高興，翟天星過去兩天所作之事，想來已傳入他的耳朵。

翟天星與白牛的談話，便在勒里的傳譯中展開。

白牛稱讚翟天星一輪之後，便已轉入話題。

翟天星道：「老丈對冰火之神，知道多少？」

白牛道：「冰火之神，並不是我們專有之神，是整個雲南高原各族的最崇高神祇，據說各族得以在高原之內繁衍，都是由這位冰火之神帶來的！」

翟天星道：「你去朝拜過嗎！」

白牛道：「我沒有這個榮幸，也沒有這個能力！」

翟天星道：「朝拜冰火之神，竟要榮幸與能力？」

白牛莊嚴地答道：「是的，只有族中的巫師白族長，才有這個尊榮，而且在朝拜的旅程之中，只有能力最高的人，才能成功！」

翟天星笑問道：「你看我有這個能力嗎？」

白牛仍然嚴肅地道：「如果我是巫師，我不會要你去……」

話未說完，裏面已走出一個娉娉婷婷的女子。

勒里插口道：「這位便是愛絲瑪！」

翟天星拱手爲禮，愛絲瑪行了一個白族之禮。

白牛續道：「朝拜冰火之神，並不是凡人所能！」

愛絲瑪臉露憂愁之色，道：「本來，巫師已得回那神像上六顆寶石，不用再迫你們去！」

白牛把聲音壓低地道：「這是一個陰謀！」

翟天星道：「我看——」

白牛並沒有讓翟天星說下去，向愛絲瑪說了幾句話，愛絲瑪聽了之後，站了起來，進入內堂。

半晌，她手中拿着幾卷羊皮。

白牛接過羊皮，攤平了放在竹桌之上，道：「我在族中七十多年，族中有五個巫師出現，每一個都曾有朝拜之心，可是，並沒有一個成功！這些羊皮，都是他們

留下來給我的！」

翟天星看着羊皮上所寫，有些是白族簡單的文字，還有一些圖畫，盡是描繪路途的艱險。

勒里也在旁邊，解說了一番。

白牛道：「最後一個巫師，僥倖回到白族的邊界，那時，我在邊界守衞，發現了他傷重倒臥草叢，他在我耳邊說了一句話：烏里烏乎！」

翟天星道：「那是什麼意思？」

勒里插口道：「死路！」

白牛歎了口氣道：「死路只能給死人走！」

愛絲瑪道：「翟大俠是個英雄！」

白牛道：「英雄也不能走死路。」

翟天星並沒有答話，雙目集中在羊皮地圖之上，他似乎對這旅程越來越感興趣，本來，這朝拜之旅，只不過是幫助一位萍水相逢的朋友，可是，事情至今，這旅程已變成一種挑戰。

好奇的翟天星，心頭已燃着了好奇的火焰。

白牛看在眼裏，不禁道：「我還以爲可以使你放棄這旅程，想不到……」

說完之後，他回身走向一張吊床。

吊床兩端，都有一個布套，看來是套着繩索之用，可是，白牛把其中一端拉開，抽出了一塊發黃的白布。

白牛把白布遞給了翟天星，道：「也許，這塊白布，可以給你多些幫助！」

翟天星接了過來，只見布上繪着極其詳細的山川形勢，並有各種簡明的符號。

白牛鄭重地道：「這白布是在那巫師的身上搜出來，多年以來，我一直秘密收藏好！」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沙沙之聲。

翟天星回身一看，只見一個黑影一閃而逝，他正要追出去，愛絲瑪道：「是我家僕人！」

翟天星也不爲意，因爲白布上繪的東西，深深地吸引着他。

白牛道：「很多人也想得到這地圖，希望這次我沒有看錯人，我把這圖交托與你，希望你這次旅程成功，爲我族重顯聲威！」

他們又說了很多有關朝拜旅程之事，翟天星越來越感到興趣，直到天色漸晚，才告辭離去。

回到自己的竹棚，維羅里奧亦接着回來。

翟天星道：「準備好了麼？」

維羅里奧道：「也差不多了！」

翟天星道：「什麼時候可以起程？」

維羅里奧道：「巫師已派人通知我，明天早上，便有一個盛大祭典，祭典之後，我們便要動身！」

翟天星感到有點興奮，並把今日見到白牛與愛絲瑪之事一一詳告。

維羅里奧聽了，有點憂慮，道：「翟兄，我恐怕連累了你！」

翟天星道：「什麼連累？人生在世，幾十寒暑，這次旅程，只不過是多添了一頁！」

晚膳剛到，朗奎便急急趕來，臉露驚惶之色，氣喘地說道：「白牛與愛絲瑪死了！」

兩人愕然，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朗奎道：「他們兩人在屋內死去，並且——」

翟天星道：「我們立即去看看！」

兩人連奔帶跑，到了白牛的居所。

小小竹棚之內，極其凌亂，似乎有搏鬥及搜掠的痕跡，兩個屍體，便在客廳之內。

朗奎的手下，正在打點一切。

翟天星小心看了一會，又檢查二人屍首。

維羅里奧滿臉淚水，呆立不動。

翟天星發覺，白牛似乎被人用酷刑對付，因此身上傷痕纍纍，而愛絲瑪却是被人弄到窒息而死。

兇手的目的是什麼。

忽然，翟天星想到，今日談話之際，外面曾有人閃身而過，而那時正是白牛拿出白布之時。

那麼，這塊發黃的白布，豈不見兇手所要之物？

這幅詳細的地圖，當然有很多人希望得到，包括了白族本身的人，也包括了覬覦寶石的各個門派！

翟天星心頭更爲沉重，因爲事情的發展，這次死亡之旅程，他不單要與大自然搏鬥，還要應付更多襲擊。

悲傷的維羅里奧，似乎已失去了一切鬥志。

翟天星吩咐了朗奎小心處理兇案現場，便陪着維羅里奧回到竹棚。

維羅里奧仍是那麼頹喪。

翟天星道：「這次你負的責任更加重大！」

維羅里奧點頭，嘆了口氣：「爲了愛絲瑪，與我們白族，我不能逃避！」

翟天星道：「化悲憤爲力量，才是一個眞正的男兒漢子！」

白牛與愛絲瑪的死亡，並沒有改變翌日的祭典。

巫師親上祭壇，爲二人祝福。

死亡的旅程便要開始。

送別的人極多，翟天星心中十分感動，維羅里奧早已備了馬匹，並且有兩隻壯驢，背負所用的工具與糧食。

× × ×

蹄聲得得。

一路是青松碧檜，古柏喬松，轉眼行了兩日，兩人已進入迴巒古道。

左側是峯插天高，右邊是石崖萬丈，望去是青如削翠，高似摩雲。

第三日正午，剛出密林，便聽到水聲潺潺，再轉山坳，水聲益大，有如萬馬奔騰。

翟天星展開懷中白布一看，已知前面是一條瀑布，瀑布之下，是一個巨潭。

隨着水聲，兩人下馬，拖着驢子，緩緩前行，山徑越來越狹，但水聲却越來越大，震耳欲聾。

突然，眼前豁然開朗。

一條匹練似的瀑布，飛墮而下。

瀑布之下，果有一巨潭，近瀑布瀉下之處，潭水有若飛霜噴雪，烟霧瀰漫，陽光直射而下，五彩繽紛，七色天虹若隱若現，煞是好看！

翟天星忍不住道：「好瀑布！」

維羅里奧也道：「奇景，奇景！」

兩人觀看了一會，但覺腹如雷鳴，便坐在潭邊，享用乾糧。

那兩匹馬兒與兩匹壯驢，多日未喝清水，便步至潭邊，低頭喝水。

翟天星邊吃邊看手中白布，圖中潭水之處，繪有兩條小魚，魚身雖小，但口中牙齒，却是繪得異常尖銳。

翟天星正在奇怪，潭中有魚，並不是什麼奇事，爲何繪圖之人，竟要說明，正在懷疑之際，突然，一聲刺耳的驢叫，竟蓋過了水聲！

兩人立時回身一看，只見其中一隻壯驢，貪潭水凉快，四足本浸在水裏，可是，這時却被拖至水中。

壯驢昂頭高嘶，似乎極爲痛苦。

兩人立時奔至潭邊，但那驢子已被拉至潭心，轉眼之間，壯驢已見沒頂。

兩人正在奇怪，潭中有何怪物，竟然會把這百多斤的驢子，拉下潭中？

轉瞬之間，潭水竟是一片嫣紅，驢子沒頂之處，有兩三條小魚，飛躍而起。

兩人看此怪異景象，口呆目瞪。

不一會，竟又有幾條白骨浮起！

「食人魚！」二人不約而同叫嚷。

怪不得繪圖之人，要在潭水之處，繪有尖牙小魚，原來這潭水之內，並不是普通游魚，而是一羣可以在轉瞬之間，可肢解一匹壯驢的食人魚。

岸上兩匹馬兒，一匹壯驢，觀此奇景，也嚇至瑟縮起來，不住地退後，不住低鳴。

前面是飛瀑流竄，平靜的潭水之下，一瀉千里，如果要繼續前去，惟有渡過此潭。

可是，潭中食人魚，犀利無比，莫說是不能渡水而過，就算採木扎筏，也並不了定安全。

維羅里奧忽道：「試用木筏吧！」

翟天星舉目一望，只見這巨潭最狹窄之處，也有廿丈以外，假若把一根樹木，拋下潭中，讓它浮起，然後以本身輕功，飛身踏木，勉强也可以到達彼岸，但維羅里奧却萬萬不能，如果與他同躍，二人一定死潭中。

唯一的方法，似乎是用木筏之法。

維羅里奧已轉身回到樹木稠密之處，用大刀劈下了幾株有尺餘直徑的小樹。

翟天星道：「木筏也並不一定能渡此潭！」

維羅里奧道：「食人魚恐怕不會躍上木筏！」

翟天星不言，一手推了一支樹幹往潭中。

潭水立時掀起尺餘小浪，樹幹一直滑至潭中，才定下來，可是，浪還未靜，已有嚙木之聲。

這可怕的聲音，使人牙齦發軟。

再仔細一看，只見樹幹兩旁，浮着一大片銀光，日光射下，反映出眩目的閃閃生光。

好大羣的食人魚！

轉眼之間，那支只有臂兒粗的樹幹，已被截斷成兩段，這一羣食人魚，定是飢餓異常，無論什麼東西，跌下潭中，都被牠們齒喫一空！

不到一炷香的時份，那支樹幹，已成片片朽木，在潭中飄浮！

維羅里奧頹喪地放下手中大刀。

翟天星也感到爲難，自己飛渡而過，雖不說有十分把握，但也可勉力而爲！

可是，他不能留下維羅里奧。

翟天星是一個不易放棄的人，他緩緩地走近潭邊，又再細心地研究那白布。

布上並沒有寫上渡潭之法。

維羅里奧歎息着，自言自語地道：「第一個難關你闖不過，我們怎能朝拜冰火之神？」

三匹畜牲仍然低嘶着，並且連連後退不已，翟天星索性用掌拍在牠們身上，三匹畜牲，立時受驚，向着密林之處，拚命狂奔。

維羅里奧大聲說道：「我們沒有了馬匹——」

翟天星道：「人也難渡，要畜牲又有何用？」

維羅里奧道：「既然不能渡過此潭，我們只好回去！」

翟天星道：「回去？」

維羅里奧默然，他們怎能如此回去？

忽地，一陣狂風捲起，本是晴朗的天空，立時黑雲密佈，眼看一場風雨，便要來臨。

翟天星忙道：「快把乾糧收好！」

維羅里奧依言，收拾了地上的乾糧與用品。

風是向潭水彼岸吹去。

翟天星突然面露喜色。

維羅里奧忙道：「有辦法！」

翟天星道：「辦法是有，不過，兇險十分大！」

維羅里奧道：「只要能渡此潭——」

翟天星道：「你一躍有多遠？」

維羅里奧道：「三丈至五丈左右！」

翟天星道：「五丈如何？」

維羅里奧道：「我並沒有把握！」

翟天星道：「你盡力而爲——而令風吹急勁，可借風力之勁，或許可以多躍兩丈！」他低頭選了三支巨木，又道：「我先用勁力，把第一枝樹幹，推下潭中，你趁樹幹稍爲靜止，一躍而上，接着，我會再推另一支樹幹，撞向你所躍上之樹幹上，第二支樹幹撞着第一支，便會推前五丈左右，然後第三支樹幹又至，會飛在你前面，你再借力一躍，也許可以到達彼岸，不過——」

維羅里奧點首道：「假若一躍而不中，跌下潭中……」

翟天星道：「我看那些食人魚，吃了一匹肥驢之後，也許會覺得很飽，而暫時不會開口！」

維羅里奧苦笑，他自然明白，這只是翟天星好言安慰，可是，除了這法，又豈有他途？

風開始漸急。

翟天星不再猶豫，把三支巨木，推下山坡，到了潭水之畔。

翟天星又再解釋一番，並約略指點了維羅里奧一些輕身提縱之法。

第一支巨木射出，翟天星用了五成眞力。

翟天星飄身而下，人未着地，雙手一拉，幸好在這千鈞一髮的一刻，拉上了維羅里奧。

那時，滂沱大雨已下。

雨水有如冰雹落下，可是，二人並不覺得痛苦，因爲他們終於渡過了這可怕潭水！

× × ×

維羅里奧被食人魚所咬的脚傷，並不嚴重，兩人在雨中走了一會，找到一個山洞，生火烘衣，翟天星拿出隨身携帶的金創藥，爲維羅里奧敷妥傷口。

洞中渡過一宵。

翌日起行，出了洞口，晴空如洗，萬里無雲。

行了半日，山中景色又與以前不同，這一路曲徑遙幽，並不再是合抱大樹，而是一些高僅過人的樹叢，橫枝柳極，綠蔭如蓋。

有些地方，却是灌木叢生，蓬草沒膝，間有野花蔓生其中，紅綠黃白相間，生趣盎然。

轉眼已是第七日，囊中乾糧，一半毀於雨水，另一半也被二人吃去，餘下無多，幸好山中飛鳥不絕，草叢蔓棘之中，時有野兎黃獐出現，翟天星與維羅里奧二人，或用石子，或用野果，彈指而出，便可獲得獵物。

因此，二人也沒有爲食物而担心，反而邊行邊談，說不盡江湖逸事，而維羅里奧也談及他們白族之事，日子倒也容易渡過，路也走了不少。

一日，前面又聳起一個密林。

翟天星道：「這些都是哈尼族人？」

維羅里奧道：「不——這些屍首是布朗族人！」

翟天星見他全身戰抖，似乎說話也有些紊亂，便問：「這兩族人——」

維羅里奧道：「這兩族人，都極其可怕！」

翟天星道：「野性難馴？」

維羅里奧聲音發抖，道：「你先細看屍首！」

翟天星走近一看，屍首還沒有發臭，可能是這地方異常乾燥，而屍首只死了一兩天。

最令翟天星驚異，每個屍首都是胸部被剖。

維羅里奧道：「哈尼族人，最擅挖人心肝，你看，八人無一倖免！」

果然，每個屍首都被人挖空了心肝。

翟天星有點作嘔的感覺。

維羅里奧定神一會，才道：「這些族人，都是布朗族，你看，他們每人腰間都繫有一個小竹簍！」

翟天星不以爲意，問道：「竹簍盛什麼？」

維羅里奧惶恐道：「人頭！」

翟天星大着胆子，上前揭開其中一個竹簍，一看之下，毛骨悚然！

竹簍之內，眞是有一個栩栩如生的人頭！

挖心獵頭，這兩族人俱惹不得。

維羅里奧道：「我們還是先退出這樹林！」

翟天星也感到一陣寒意，正想退出。

後端。

第二支巨木又出，翟天星用了七成眞力。

巨木有如離弦疾矢，撞向第一株浮在潭中巨木，撞擊之力，異常巨大，竟把維羅里奧推出五丈有餘。

第三株巨木又出。

這次，翟天星運了全身勁力，足有十成。

這株巨木，後發而先至，竟標在維羅里奧的前面。

可是，維羅里奧並未習慣於在浮木之上，第二株巨木標至，立時失却平衡。

眼看便要墮下潭中。

幸好翟天星飛身而至，雙掌凌空遞出，使勁一送，維羅里奧已被送至前面第三支巨木之上。

但是，這一推送，並不是維羅里奧本身發力，因此，當他落在第三株巨木之上，險象横生。

翟天星借勁，足剛踏在第二支浮木之上，已然像一支上弦的疾矢，弓身一躍。

維羅里奧一隻左脚已踏在水中。

翟天星剛巧飄身而下，再一推送，維羅里奧才不致跌下水中，不過，他的右脚已黏上了五條食人魚！

浮木滾動，翟天星幾乎也站立不牢，畢竟翟天星還是翟天星，不慌不忙，扭身提竄，凌空三翻，已然到達了潭的彼岸。

維羅里奧左脚發痛，但這痛楚却激起他求生之本能，也是拚命一躍，剛巧落在潭邊！

一羣食人魚已然竄至。

未入林前，已聽到猿聲狺狺，還夾有一些鳥類刺耳的叫聲。

翟天星道：「小心！」

話未說完，遠處已有人影飄動。

翟天星耳聽八方，眼觀四面，雖是樹蔭掩映，仍可看到前面八個人影。

八個人俱在樹上。

維羅里奧輕聲道：「翟兄，可能是土人！」

翟天星道：「你試用你懂的言語，與他們招呼一下！」

維羅里奧站定，呱呱嘰嘰的叫了一會兒。

可是，林中掛在樹上之人，並沒任何反應，也沒有離去的意思。

翟天星道：「你在這裏防範一下——」說罷便飛身入林，勁運全身，十丈之內，任何激射而來的物體，都全被翟天星的勁力，反彈開去。

但是，樹木之內，却是出奇的靜，沒有襲擊，也沒有聲响，八個人仍在樹幹之上。

翟天星已到八人樹下，聳身向上一躍，已到樹梢，可是那八人仍是木然。

而今，翟天星在葉子透射下的陽光，已可以清楚看到，那八個懸而不動的人。

屍體又怎會有反應？

八個人都是赤露上身，喉間一支短茅，貫過頸項，插在樹幹之上。

翟天星一聲呼嘯，維羅里奧會意，飛身入林，翟天星也從樹梢躍了下來。

維羅里奧一看屍首，臉露驚疑之色。

半晌才道：「哈尼族！」

但是，四方八面，似有很多人奔走而至。

維羅里奧哽咽道：「遲了！」

翟天星全身戒備，維羅里奧轉身，以背倚着翟天星，翟天星心下反而鎮定了下來。

既有人來，自然有應付之法，這倒比在這樹林之中，從無所知，也許會無端端被人挖去心肝，獵去人頭更好。

前面是十六人，後面也是十六人。

可是，這兩批人，打扮完全不同。

前面的十六人，赤着上身，下身却圍着一些獸皮；後面十六人，全身用黑布緊裹，特別是胸前，似有一些硬物隆起。

看來赤着上身的是布朗族人，他們腰間也是繫着小竹簍，而全身用黑布緊裹的，正是哈尼族人，腰間却配有一柄看不出是用何種金屬鑄成的彎刀。

維羅里奧突發一聲長嘯。

前後三十弍人，同時停下。

哈尼族與布朗族人似乎明白這長嘯的用意。

維羅里奧說了幾句話，其實這幾句話也並不是十分連貫，似乎是一些單字。

兩族人似乎有些明白。

翟天星心中較爲安定，既有共通之處，定然可以交談，說不定，可免去一場災禍。

可是，當維羅里奧正想再說話，三十二個人似乎已不耐煩，發出怪異的噓聲。

維羅里奧全身顫抖，朗聲說道：「翟兄！」

話未說完，哈尼族人已是彎刀在手，而布朗族人都解下了腰間繩索。

正是雙拳難敵四手，何況是三十二雙手？

十人已是衝前，十把彎刀同時劈下。

翟天星雙掌一揚，閃身在彎刀之間閃過。

這些哈尼族人，並不懂得武功，不過，他們既然以挖人心肝爲業，因此，使用彎刀的手法，極其熟練，而且彎刀均是齊向翟天星心胸而來。

閃過彎刀，却是陷入了飛繩之陣。

每個布朗族人，手中繩索，均縛有一尖銳之物，陽光之下，閃閃生光。

布朗族人，以獵取人頭著名，因此，每根繩索俱是使得異常出色。

十根繩索，已同時幌下。

翟天星低頭避過，同時橫身一旋，身子有如一個巨大風車，向着布朗族人腰間旋去。

布朗族人不知道這是何種架式，同時退後。

翟天星趁此機會，也閃身而出，可是，另一層人牆又在目前。

維羅里奧也並不好過，他並沒有携帶什麼兵器，只有袖內兩柄短刃。

十多人的圍攻，短刃並沒有多大用處，幸好土人害怕他短刃反映陽光，暫時未有搶攻。

翟天星知道，兩人如被隔開，定會有所損傷，假若兩人背立而戰，比較上可免腹背受敵之苦。

於是，他貫勁全身，一鼓作氣，向上一躍，半空翻身，又已躍到維羅里奧的身後。

兩族族人，看見翟天星身手如此了得，三兩下翻騰閃幌，竟可在彎刀與繩索之間，來去自如，立時也提高了警覺，並且同時發出了刺耳的吶喊。

吶喊聲中，彎刀與繩索齊出，翟天星用內力鼓起兩袖，橫掃而出，雙手忽掌忽指，化成千百手影，一轉眼間，已攫去族人手中五把彎刀，七根繩索！

兩族的族人並沒有害怕，反而更形慓悍。

刀光霍霍，繩風虎虎，混和了翟天星的掌風袖風，一時之間，樹葉簌簌而下。

再是混戰瞎纏，翟天星可保住自己的心肝與頭顱，却一定無法保得住維羅里奧的心肝與頭顱。

假若用重手傷人，更惹起公憤。

然而，這不是躊躇時刻。

好個翟天星，倏忽雙指遞出，使出一招「冲天占日」，指影有如流星飛射，向四面八方而出。

當前的十六個人，分不出是布朗族還是哈尼族，同時「哎唷」一聲。

十六個人，便呆呆的站着。

這冲天占日，正是翟天星「天星指」的點穴指法，雖在混戰之中，翟天星仍是認穴奇準，十六個人，胸前的「華蓋」穴，已被點中。

後面的族人，並不知前面的人被點了大穴，還以爲發生了什麼事，又再衝前。

翟天星又再連揮八指，左四右四，八個人也應聲呆了下來。

這兩招只是一幌一閃而過，却有廿四人中指呆立，剩下的人，開始感到不大對勁。

那十二個人，倒也算機靈，一躍而散開。

維羅里奧武功並不如何出色，他雙刃迸出，也傷了幾人，而他自己，衣衫已被那些彎刀撕裂多處。

翟天星道：「你有沒有受傷？」

維羅里奧道：「讓我刺死幾人，使他們知道我們並不好欺！」

翟天星忙道：「千萬勿亂動！」

翟天星抖抖衣裳，微笑佇立。

那剩下的十二人，雖是退開，但手中兵刃仍是不斷幌動，伺機而攻。

翟天星微笑，雙手輕按前面兩人。

兩根繩索與兩把彎刀，同時殺上，翟天星並沒有躲避，雙手按着的那兩人，身體已回復正常，慢慢退下。

那沒有被點穴的十二人，見翟天星只輕輕一按二人，那二人便回復正常，心下大爲奇怪，以怪異的目光，看着翟天星。

翟天星雙手舉起，作了一個善意的手勢，又按其中兩人，兩人又回復了正常。

土人已明白翟天星並無惡意，紛紛退下。

翟天星又一連解了八人穴道。

土人們的奇異目光，已轉爲害怕，他們還以爲翟天星是個懂魔法的人，既能使人呆立不動，也可使人回復正常，翟天星又再解了另外八人穴道。

而今，只有四人仍是呆立當中。

翟天星向維羅里奧道：「你試再用你懂的族人方言，向他們解釋一下，我們只

想過路，並不想傷人！」

維羅里奧說了一大堆話。

翟天星在未使「天星指」點穴奇功之前，土人們倚着人多勢衆，根本並沒有多大理會維羅里奧之言，而今却是大大不同，雖也是一連串單字，土人也意會了！

他們聽了一會，開始退下，並收起兵器。

其中有四個土人，與維羅里奧拚鬥之時，被他的雙刃所傷，臂上正淌下鮮血。

翟天星走到其中一人面前，掏出金創藥，爲那人敷好傷口，翟天星的金創藥，異常靈驗，一經敷下，血便立即凝住。

這些土人，那見過如此神効的藥物，加上他剛才點穴的手法，其中一些土人，低聲交談。

翟天星再環視四周，知道這些土人已完全沒有敵意，才緩緩地走近那仍是呆着的四人，爲他們解開穴道。

土人們立即發出歡呼。

維羅里奧道：「沒事了！」

翟天星道：「他們叫喊什麼？」

維羅里奧道：「我也不十分清楚，大概他們都在叫你天神！」

「天神？」

維羅里奧道：「翟兄，你的手法，實在奇妙，我也認定你是天神！」

三十二個土人，突然一齊跪下，連聲歡呼。

翟天星舉手表示和善。

八個土人走上前來，把彎刀奉上，而另外八個土人，也解下了繩索。

翟天星明白這是他們的友善表示，他接過其中一柄，把另外一柄，給了維羅里奧。

繩索也是一樣。

那四個奉獻了彎刀與繩索的土人，臉上露出極其歡欣的表情。

翟天星又再掏出一些金創藥，交給其中一人。

土人又再歡呼一會。

維羅里奧說道：「翟兄，全靠你應變之功，此去五十餘里，我們也可以安然而過！」

兩人緩緩出了樹林，三十二個土人，分作兩邊護送，本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流血，竟被翟天星幾下手段，消弭於無形，實在使維羅里奧更爲佩服。

維羅里奧道：「翟兄早已有計策？」

翟天星道：「計策？人都是善良的，土人也不例外，以德服人，比用武力，更爲有效！」

兩人上了另一個山坡，土人們仍不斷揮手相送，他們沒有一言，但翟天星已感到他們的依依不捨。

寶物可貴　重振聲威

餐風宿露，轉眼又過兩日。

從白族出發，屈指一算，差不多已過了十多天，他們向西北進發，天氣漸冷，晚上尤其寒氣迫人。

一日天明，只見前面，山色蒼翠如染，遠遠高山，已有積雪，與朝霞輝映，變成濃紫，蔚爲奇觀。

翟天星突然有點不安。

維羅里奧與翟天星相處多日，已漸漸明白他的一些心意，見他有點煩躁，便問：「你預感到什麼？」

翟天星搖頭，說句實話，這種煩躁，連他自己也不知爲何而來。

有時，他感到面前將有更大的災禍；有時，他却感到背後似乎有人追踪着。

翟天星忽道：「你以爲有沒有人會跟踪我們？」

維羅里奧笑道：「假若有人有此胆量，他們早可以自己入來，何必在我們背後閃縮？」

空山蕩蕩，那有人踪？

兩人順步而行，面前是無盡的山野，奇花異草，數之不盡，而天上白雲，也是變化無窮。

人在大自然懷中，心情也自然的開朗了。

中午時份，山地轉爲陡斜，依照白布上所繪，前面應是一個沼澤。

翟天星縱橫天下，沼澤也曾越過，不過，山中竟有沼澤，却是從未見過。

突然，一個黑影從草叢之中，標竄而出。翟天星眼快，右脚挑起身旁一塊小石，那黑影發出一聲尖叫。

維羅里奧奔上前去，只見草叢之內，躺着一隻黑黝黝的小動物。

這小動物外貌像只老鼠，但身上毛色光滑，比一般老鼠或田鼠，身長得多。

維羅里奧把這小動物抱出。

翟天星一看，大喜道：「這是一隻山獺！」

那次在大雪山上，「千面鬼手」呂奇功曾告訴過翟天星很多有關山上可吃的動物，知道這種山獺是可遇不可求之動物，其肉鮮美，而那黝黑的皮毛！更是溫暖異常，可作圍巾之用。

兩人亦已肚餓，飽餐了一頓山獺肉，果是甘美無比，不同凡响。

飽餐既畢，他們又再出發。

山路越來越陡斜，不一會，已見一個雜草叢生之山谷，野鳥在草上飛躍撲食，姿態極其優美。

兩人看了一會，便預備過去。

誤沼澤之內，似乎極多野虫，否則這些野馬，也不會在草間覓食。

維羅里奧看了一下，道：「沼澤之內，不知又有何毒物？」

翟天星笑道：「食人魚河，也可渡過，相信這個沼澤，也不會太難！」

但事實上，要渡過這沼澤，却並不容易。

臨近沼澤，他們已嗅到一陣中人欲惡的瘴氣，幸好草叢之內，有很多是泥土浮起，可作借足。

走了兩步，翟天星已覺得不大對勁。

那些凸起的浮泥，竟是流沙！

翟天星正想囑咐維羅里奧小心，已聽到維羅里奧在他身後大叫，說道：「呀，呀——」

翟天星回首，只見維羅里奧已身陷流沙之內，他連忙返身，用力一扯，借着一排蘆葦之力，反彈而去，把維羅里奧扯了起來。

幸好他們離岸不遠，爲了安全之計，翟天星索性再一用勁，反回岸上。

維羅里奧半身都是黑泥，臉上却是發青！

翟天星道：「這些流沙，奪人之命，無聲無息——」

維羅里奧也知道其中厲害，道：「怎樣過去？」

翟天星觀看了一會，這沼澤也相當的大，假若自己用「天星步」，飄過草叢，並沒有多大問題，可是，維羅里奧又採怎樣辦法？

假若他再陷流沙之內，自己並沒有把握再把他拉起，反而會被他連累，陷入流沙。

看了一會，翟天星走近沼澤，提起了一大把蘆葦草，維羅里奧並不明白翟天星用意。

翟天星道：「你懂得編織？」

維羅里奧道：「懂得一些！」

於是，兩個人合作，便編了一塊蘆葦蓆。

翟天星並用一些枯草，想搓成了一根繩子。

維羅里奧道：「布朗族人，豈不是送你一根繩子？」

翟天星道：「是的，我幾乎忘了！」

那張蘆葦蓆，雖然十分簡陋，但也十分結實。

翟天星道：「你站在蓆上，我用繩子扯你，那可免却再陷流沙！」說罷便示範一會。

維羅里奧笑道：「翟兄，你又如何過去？」

翟天星道：「我自有法子！」

兩人在硬地之上，試了一會，幸好維羅里奧的基本功夫也並不太弱，可在拖曳的蘆葦蓆上站穩。

翟天星又道：「這沼澤十分廣闊，我們看着日光，向西而渡，可省回一些體力！我用力扯你，並借澤中一些泥墩作力，可望平安而過！」

維羅里奧會意，踏在蘆葦之上。

翟天星一躍而上了一個泥墩之上，用力再一扯，維羅里奧站在蓆上，滑過了草叢。

翟天星急忙又再一躍，又把他扯起了三丈。

過了半個沼澤，這辦法極其有效。

維羅里奧也覺得十分得意，野鳥被他們驚起，一時之間，到處都是撲翼之聲。

翟天星一扯一躍，也用去了不少氣力，眼前是一個相當大的泥墩，便想稍作安歇。

剛踏在泥墩之上，便聽到一陣刺耳的嘶聲。

這嘶聲十分奇怪，低頭一看，却使翟天星魂飛魄散！原來發聲之物，竟是一大羣遍體通紅的蠍子！

蠍子從四方八面湧上泥墩。

赤色的蠕動，像是一堆剛要燃起的火焰！

蠍子性極毒，何況是在沼澤之中的紅蠍？

轉瞬之間，那堆小小的火焰，已變成一堆篝火的模樣，翟天星不再猶豫，一躍而起。

維羅里奧站在蓆子之上，也驚叫起來：「蠍子！」

原來這些赤紅蠍子，亦紛紛爬向那蘆葦蓆上。

翟天星不能這樣放下維羅里奧，可是泥墩却也不能再下足。

人在半空，心念轉動，一式「燕子抄水」，身上脚下，同時發了兩掌。

泥墩之上，立時是一片嫣紅。

那些蠍子早已被這兩掌，拍爲肉醬。

翟天星飛身再下，單足站立，回身又是一掌。

這一掌却是拍向維羅里奧，掌風夾着袖風，把維羅里奧拋上了半空。

維羅里奧並沒有作任何準備，十分驚惶。

翟天星忙道：「向前縱上！」

維羅里奧在半空無法發力，眼看便要墮下。

翟天星單足一挺，脚下的蠍子又再湧上，立時又是一式「鷂子翻身」，飛離泥墩。

維羅里奧正墮下一堆巨大的蘆葦。

在這無可選擇的情形之下，翟天星一咬鋼牙，雙手向前推送，維羅里奧滾身在草叢之上。

幸好這堆蘆葦較爲堅韌，勉强可以托着維羅里奧的身體，只是稍爲下沉。

翟天星立時橫身飄前，一手攬起他的腰際，甩手一擲，百多斤的維羅里奧竟被硬生生的拋前十丈！

翟天星並沒有慢下來，竄身再向前縱，後發而先至，竟越過了維羅里奧！

這一擲一竄，描述需要不少筆墨，但在那時，却是間不容髮！

維羅里奧又要墜下。

眼看前面還有卅丈左右，便到沼澤的另一岸邊

翟天星只好故技重施，再竄再擲。

終於，他們同時落下沼澤邊緣。

兩人正想鬆一鬆口氣，可是，脚下却是慢慢下陷，兩人同時低首一看，心也下沉。

原來這沼澤的邊緣，却是一處大流沙！

翟天星急忙發力，可是，越是發力，身却更爲加速下沉，而維羅里奧已半身在沙裏！

一個遇溺之人，會拚命亂抓，而陷在浮沙的維羅里奧，也發狂的向着翟天星抓去。

翟天星知道，只要被他抓着，兩人便再無逃生之望，急忙之間，手揮一拳，把他擊昏。

之後，他一手挾着維羅里奧，另一邊却鼓起內勁，企圖用內力鼓起衣衫，可是，流沙也有水份，衣衫已濕，緊貼身上，無從鼓起。

難道一個人生死，竟是註定？

沒有了無端亂幌，下沉之勢已減，但並沒有停止，在這瞬間，翟天星腦海裏出現了無數親人的臉孔……

自問必死，翟天星反而靜定下來。

閻王註定三更死，並不留人到五更！

可是，翟天星却從未想到，自己身經百戰，遇過無數的困難，却會死於流沙之內！

轉眼之間，流沙已在胸前。

翟天星感到有些暈眩。

突然，頭上似有黑影幌動。

翟天星立時向上一抓——一對巨爪！

生命之火又再在翟天星心胸燃着，一抓之下，不再理會什麼，迎身而上，彈上了半空。

翟天星看不清楚前面，只見滿天星斗，星星一閃一閃，突又隕滅。

× × ×

翟天星醒來之時，全身痠疼，手脚全然不能移動，原來自己是被縛在一株合抱大樹的樹幹之上。

張眼一看，前面却是八個稀奇古怪的人。

這些人幾乎全身赤露，身上有五色斑斕的刺花。

兩隻巨鳥，在不遠之處兀立，剔毛梳翎，並不時左右張望，顧盼生姿。

翟天星知道，這兩隻扁羽畜牲，正是他的救命恩人！而這八個滿身刺花的土人，便是這巨鳥的主人。

維羅里奧呢？

他也是被縛於另一株合抱巨樹之上。

翟天星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生命如斯甜美，彷彿是這時的空氣一般甜美。

土人們極其機警，翟天星眼皮一動，他們已完全戒備，並慢慢走近。

翟天星稍一用力，便感覺到，縛着自己的是手指兒般粗的山藤，但他不敢輕舉妄動。

那時已是夕陽西下，餘暉投入林中，映在土人們身上，五彩斑斕，十分詭異。

那些土人見翟天星並沒有掙扎，也停了下來，睜視翟天星一會，又再散開。

土人聚在一起，嘰嘰呱呱的說了一會，聽他們語音，似乎是在商量一事，而且似是十分焦躁不安。

維羅里奧也醒來了，掙扎着，並且說了兩句話。

翟天星並不明白他的土語，但那些土人却似乎有些明白，慢慢地向他圍攏。

翟天星希望維羅里奧能使他們明白，可是，半晌之後，土人們又再散開，他趁着這個機會，試圖用力掙扎，山籐難斷，但翟天星內力過人，已掙斷了一些。

忽然，兩隻巨鳥仰天高鳴。

八個土人立時拾起地上的長戈。

長戈有丈餘長，戈頭鑲有黝黑之物，看來似是鐵鑄的尖稜。

巨鳥又再高鳴，並振翅而飛。

八個土人更爲緊張，手持長戈，分站有利之位。

半晌，林外已傳來人聲。

來者是一個長髮披肩的人，分不清是男是女，衣物也十分古怪，既不是長袍，也不是土人衣飾。

那人兩手一伸，露出白皙的雙臂，却像兩隻鬼爪——既長而瘦，乾癟如梟爪。

後面又傳來一陣隆隆之聲。

十個黑影，跳躍而來。

翟天星目力過人，雖是在蒼茫暮色之中，尤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八個人——不，不是人，而是八具骷髏！

八具一跳一躍而來的骷髏！

那長髮怪人仰天長笑，聲音有如夜梟高鳴，使人牙齦發軟，毛髮倒豎。

八具骷髏立時停下，後面又有十個人影。

這十個人影，俱是黑袍裹身，只露出兩只眼睛在外，左右閃動，陰森怕人。

不知是誰發出一聲尖叫，刺花土人已是一擁而上，兩隻巨鳥也不知在甚麼時候，飛啄而下。

立時，八具骷髏已躍出。

長戈揮動，打在骷髏的手骨之上，發出堅實的碰撞聲音，刺耳異常。

那個長髮怪人，並沒有加入戰圍，只閃在一旁，垂首而立。

兩只巨鳥，似乎早經訓練，猛撲那怪人。

怪人並沒有昂首，只是靜立垂聽，看他形狀，似是在聽風辨位。

果然，巨鳥四爪凌空而下，怪人立時雙手遞出，夜梟一般的鷹爪，硬生生地按着兩鳥的鐵啄。

兩鳥似乎知道這怪人雙爪厲害，並沒有啄下，一個盤身又再高飛。

後面十個黑袍人，已是蠢蠢欲動，並在懷中抽出了兩支尖刨的東西。

八個刺花土人，猛門着八個骷髏，長戈打在骷髏身上，仍是鏗然有聲。

骷髏身手並不靈活，只能向前攻擊，而那些刺花土人：仰着身體靈活跳動，一時之間，不相上下。

可是，當那十個黑袍人加入戰圍之後，形勢已大爲改觀，黑袍人手中武器，看似用竹削成，蕩在空氣之中，發出嗚嗚之聲，配上骷髏身形，十分可怖。

翟天星已把身上的山藤抖開，但一時之間，他並沒有離開樹榦，因爲這兩幫相鬥之人，未知正邪，他用眼色向維羅里奧眨動，凝望着他，而維羅里奧也是一臉茫然之色。

鬥得最熾烈却是那怪人與一雙巨鳥。

怪人長髮在巨鳥撲擊之下，有如巨網披開一般，雙手使出招式，極其嚴謹，似是中原的一路的「鐵爪」與「開碑掌」的手法。

難道這是個中原潛來的人？

在這荒涼沼澤，又豈會有中原武林人士？

翟天星越看越是不明白。

突然，兩只巨鳥又猛然撲下。

怪人似乎久已渴望這時刻來臨，身騰半空，車身一轉，手中突然多了兩柄閃光的東西。

翟天星看得眞切。

這兩柄閃光的東西，竟然正是一雙利刃。

兩隻巨鳥雖是機靈，但在這一輪猛鬥之中，怪人一直用掌爪之功，因此，巨鳥並沒有發覺到敵人手中，已有利刃，仍然衝撲而下。

怪人手中一雙利刃，配合他旋轉的身形，已成了一個刀圈，護着自己身子，只要任何一隻巨鳥撲下，立時便會被這刀圈削下。

翟天星心中一動。

無論如何，這些苦鬥的人，是正是邪，無從分辨，但這雙巨鳥，却是翟天星的救命恩人！

他不再猶豫，橫身一撲，已至怪人身畔。

這突然的竄身，使凌空而下的巨鳥悚然而驚，立時迫身向上。

翟天星暗道：「你們救我在先，有恩須當報！」

怪人被突襲，旋轉的身形，立時失去了平衡，斜身墮下，但他十分機靈，身未沾地，又已立起。

怪人怒吼一聲，叫道：「甚麼人？」

翟天星聽得清清楚楚，這明明是中原口音，而且聲音竟是女人的！

翟天星從未見過此人，但她發出的中原口音，在此時此地，却眞有一份親切之感。

翟天星連忙退身，躬身說道：「前輩是——」

那怪人雙手撥開長髮，露出了本來面目，却是一個鶴皮鶴髮的婦人臉孔。

怪人道：「你是甚麼人？」

翟天星道：「在下路過沼澤，被這些刺花土人拯救起來，不知他們如何得罪高人——」

怪人怒道：「原來你是同他們一路的人……」

「人」字還未說完，雙叉已出。

翟天星本想弄清楚這局面，但怪人出手如電，無法不加以招架，他不想傷害此人，只是見招拆招。

怪人招式極是嚴密而毒辣，利叉過處，有裂人肌膚之感，翟天星不敢大意。

十招之後，翟天星已開始窺到這怪婦人的武功來路。

只見她雙叉交加，橫捺逆切，隱含風雷之聲。

懂得這路刀法之人，江湖之上，只有「銅腦」與「鐵身」二人！

「銅腦」與「鐵身」是一雙黑道夫婦，十年之前，「銅腦」已被少林的般若上人用「大力金剛手」，碎了銅腦，只留下他的妻子「鐵身」，早已消聲匿跡，爲何在這沼澤之中，又遇這女魔頭？

翟天星忍不住試探道：「鐵身！」

那女怪人倏然一驚，轉而獰笑道：「知道老身，更不能讓你活下去！」

雙叉齊飛，一連四招，「捺」「削」「點」「刺」，每招都是來勢迫人，翟天星連退四步。

鐵身見是得勢，又再連發四招，這四招都是向着翟天星胸前左右肋骨攻來。

這「挑筋斷脈刀」，顧名思議，是專向人身筋脈之處攻擊，只要被她刀尖一削正着，分筋斷脈，無血溢出，便告死亡。

翟天星如何不知「鐵身」雙叉的厲害，連忙使出「天星掌法」！

重掌三招七式，迫得「鐵身」連連暴退。

翟天星不是個咄咄迫人之人，稍爲把招式鬆緩，「鐵身」見有隙可乘，又使出埋身招式，並且更爲綿密緊迫，翟天星只好又以重掌出擊。

「鐵身」突然雙叉合一，飛身插向翟天星。

翟天星連忙閃身，這直插雙叉，竟然會突然轉向翟天星閃身之處。

這招是「鐵身」在沼澤之中，日夕苦練而成的「金庭玉柱」，是一招拚命的招式。

有道：「拚死無大害，」世上最厲害的招式，便是這種拚死的招式，翟天星無法再避，只有一拳從橫掃來。

「鐵身」拚了性命，全身空門大開。

翟天星的一掌掃去，已有八成功的力度。

雙叉已距翟天星胸前，「嘶」的一聲，翟天星空前衣襟已裂，而他的橫掌已掃到。

同時，「鐵身」夜梟似的叫聲已起。

這叫聲實在怕人，在旁劇鬥的骷髏與刺身土人，同時停了下來。

翟天星看看自己的衣襟，也感到一陣心寒。

「鐵身」已躺在地上，全身蜷縮。

翟天星忙走上前，道：「鐵前輩！」

鐵身撥開長髮，道：「好掌……」

翟天星道：「在下無法——」

鐵身突然把身體挺直，道：「我夫婦生前獨行獨往，從不求人，而今，我却要求你……」

翟天星道：「前輩吩咐！」

鐵身道：「我只望你把我葬于沼澤，與我夫婿同穴，是——你橫掌一掃，用的是——」

翟天星道：「在下急忙之際，使的是『天星橫綻』！」

鐵身詭異道：「天星橫綻？你……你就是——」

「在下是翟天星！」

鐵身聽了這個名字，似乎鬆了一口氣，道：「我死也死得不寃杜！」

翟天星道：「在下——」

鐵身突然狂笑：「自從先夫被少林般若野僧人用大力金剛子擊破銅腦，我還以爲只要破得這個金剛大力手，便可再出江湖，想不到出道十年的翟天星，天星掌是如此厲害，我再出江湖已是無望……」

翟天星道：「前輩又何必如此說？」

鐵身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可惜我在沼澤多年計劃，也不能完成……」

翟天星道：「什麼計劃？」

鐵身道：「骷髏練成，再收復雲彊十族，那我獨霸江湖，日子已是指日可待的了……」

翟天星道：「收復雲彊十族？」

鐵身道：「雲彊十族，攻打少林，是何等悲壯而詭異的場面……」

一個好可怕的陰謀。

鐵身狂笑，繼而嗆咳，翟天星想再問，鐵身突然全身抽搐，轉眼之間，已是頹然躺下。

翟天星感到一陣歉意。

十個黑衣緊身人，一聲呼喝又上，骷髏也被這呌喝喚起，又向刺花土人猛攻。

看來這十個緊身黑衣人，與這隊骷髏，全是鐵身控制之下的爪牙，換句話說，這些都是她訓練出來，將來攻打少林的族人。

翟天星不再猶豫，加入了戰陣。

維羅里奧亦已自己鬆脫了山簍，上前助陣！

沒有了鐵身，骷髏與黑衣人，身法大亂，八個刺花土人，橫戈飛快，已把五個骷髏擊下。

維羅里奧對付三個黑衣人。

另外七個黑衣人，正朝翟天星而來。

翟天星不願再見有人死亡，使用快招，擊倒了四人，另外三人，便想逃去。

骷髏已紛紛倒下。

翟天星喝道：「停手！」

刺花土人與黑衣人，雖聽不懂翟天星語言，但已可以從他語氣意會，亦已停了下來。

翟天星說道：「你試試與他們交談一下！」

維羅里奧說了很多單字，可是，無論是刺花土人，與那幾個黑衣人，亦無法明白。

翟天星忽然計上心頭，在地上堆起一些柴枝，用火摺紙燃亮了，便在地上繪了一幅簡單的圖畫。圖畫的意思是黑衣人與刺花土人對打情形。

其中一個刺花土人看了，似乎明白，又在旁邊繪了另一幅簡圖，雖是簡單，但十分有條理。

簡圖之內，一個長髮女人，另外有骷髏，也有黑衣人，那長髮婦人正指揮着黑衣人與骷髏，攻打刺花土人，並且旁邊還有很多刺花土人倒斃在地。

翟天星明白，刺花土人是被迫而戰。

那刺花土人又指指那些骷髏。

翟天星上前一看，其實那些骷髏並不是鬼怪，而是另一族的族人。只不過披上骷髏般的外衣。

翟天星又看看那些受傷的黑衣人，他們也是土人模樣。於是，他又繪畫了一個刺花土人，一個骷髏，和一個黑衣人六手搭着。

那刺花土人十分聰明，知道翟天星示意他們要和平共處之意，便向其他刺花土人解釋。

一會，他們向着翟天星點頭。

那些黑衣人似仍未明白，刺花土人向他們說了一番話，終於，那些黑衣人也點頭同意。

翟天星爲幾個骷髏推宮活血，不一會，他們已醒，眼露驚惶之色。

刺花土人又花了一番唇舌，他們也茫然地點頭。

兩隻巨鳥，慢慢地走近翟天星，用頭與翼毛，掃向翟天星，似乎在感激他救命之恩。

翟天星把鐵身屍首抱起，那些沒有受傷的黑衣人，帶領他到了沼澤一處，正是鐵身的住所。

一間蘆葦小屋，旁邊有一堆隆土，隆土之前，還有幾個模糊的字，似乎是爲着「銅腦」二字。

翟天星把「鐵身」葬在隆土之旁，相信鐵身大計未成，亦可安心與夫婿同歸冥土。

當翟天星回到樹林，刺花土人已預備了食物，全是一些沼澤野獸，燒烤起來，也是十分美味。

他們沒有交談一句，但從他們的眼神，翟天星明白他們對他是極其感激。

林中一夜，刺花土人們低唱着一種極其蒼涼的歌調，翟天星與維羅里奧也在歌聲中，緩緩入夢。

× × ×

別過這三族土人，他們又向前進發！

照白布地圖所繪，目的地似乎已近。

一路是鳥語花香，十分怡人，但維羅里奧却顯得十分沉默，比起來時，似乎大大不同！

翟天星道：「那三種族人，你沒有見過？」

維羅里奧道：「沒有，不過，根據以前父執輩言，我們雲彊族人極多，那刺花族人，可能是以傑傑族，擅長刺花，另外一族，是那骷髏人，擅長邪術，叫納西族，另外那些黑衣人，可能是克爾族！」

翟天星道：「鐵身這個計劃，實在可怕，假若有一天她能控制族人，那麼，中原武林，將會又有可怕的血雨腥風！」

維羅里奧並沒有再說話，步履十分急速，似乎是心事重重。

翟天星也不在意，因爲冰火神廟既近，他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

直到黃昏，他們才來到了一處平坦之地。

這平地異常廣濶，並植有無數花草，但這些花草，並不是中原所見！

最令人注目的是那些大花，足有水盆那麼大！

翟天星好奇，上前一看。

花朵發出極誘人香氣，翟天星再走近一步。

忽然，他覺得足下有異。

只見一堆竹展着的野草，突然捲起。

翟天星連忙把脚拉開，可是，草叢捲起極速，而那朵大花竟然垂下，向着翟天星另一足捲來。

食人花！

這個念頭剛起，那大花已衝着翟天星左足，並且收緊，翟天星用力拉開，那花瓣竟似有千鈞之力！

翟天星失聲叫道：「維羅里奧！」

話未說完，那花已把翟天星扯下，並向他腰際捲來，維羅里奧奔來，一時之間，目定口呆。

花瓣的力量越來越大，翟天星半身被捲，全身無法發力，叫道：「斬！」

維羅里奧才如夢驚醒，抓出佩刀，用力砍下。

可是，而今捲着翟天星的，並不是一朵花，而是十朵以上！

維羅里奧越斬，附近的花草，却越來越多。

翟天星遍體生涼，胸口窒悶。

忽然，維羅里奧一個踉蹌，也跌進了花叢，四周的花草葉莖，也同時捲來！

可怕的食人花，竟會聯羣結隊而來！

兩人拚命掙扎，可是，越是掙扎，花葉拉緊之力，更是增大！

翟天星開始感覺到刺痛，腰間却是麻痺！

渡過食人漁河，橫躍沼澤，都不能難倒他們，想不到這些美艷之花，竟是他們葬身之地！

就在他們快要昏迷一刻，一個身影出現。

維羅里奧被花草纏繞較緩，仍有叫喊的力量，拚了最後一聲，也只能叫出：「救……」

那身影來得很快。

兩人已是頭昏目眩，看不清楚來者是什麼人，只覺得他在草叢亂砍。

一會，翟天星終於回復了知覺。

眼前竟是一個少女！一個美得出奇的少女！

翟天星幾乎誤會，是仙女下凡，搶救他們。

兩人被少女從花叢中拉出，躺在地上，並且把一些異常苦澀的東西，送進他們口中。

半晌，兩人全身功力已復！

翟天星道：「多謝姑娘救命之恩！」

那少女呆呆的看着翟天星，明眸皓齒，艷光照人。

維羅里奧用族人的語言說了一句話。

出乎意料之外，那少女竟然明白。

於是，兩人交談一番，翟天星當然聽不出所以然。

一會，維羅里奧道：「這位是格黛斯姑娘，她是近安南地的『阿昌』族人！」

翟天星又說了一番感激之話，格黛斯一臉天眞淳樸，微笑望着翟天星。

維羅里奧把話轉說完畢，格黛斯仍是微笑！

原來，這位格黛斯姑娘，被族中老父所迫，下嫁一個垂死的族長，她不甘心如此，才逃入了這雲南邊界，她們族人，一向打獵維生，無論男男女女，都懂得狩獵，因此，她才會在這食人花谷出現。

翟天星休息一會，吃過一些食物，便對維羅里奧道：「她既然熟悉此地，何不問她有沒有見過冰火神廟！」

維羅里奧問了一遍，格黛斯茫然。

翟天星從懷中拿出白布，指着圖中所繪神廟之地。

格黛斯看了一會，似乎有些明白。

她又向維羅里奧說了一番話。

翟天星緊張地問道：「她知道些什麼嗎？」

維羅里奧也顯得有點興奮，道：「離此地五十里外，有一座獨山，似乎與我們所述的相同！」

格黛斯又說了一番話。

維羅里奧說道：「這一個獨山，只有三十餘丈高，山上有些洞穴，時時發出閃光，因此，沒有人敢走近，而附近族人，也列這山爲禁地，據族人所說，這山內有鬼怪，發出閃光，假若有人走近，必不得好死！」

格黛斯又把地圖看了一會。

維羅里奧道：「這獨山似乎是神廟所在！」

一座神廟，又怎會變成一座有妖怪的獨山？

幸好五十里路程不遠，明天便可把這謎揭開！

格黛斯在附近狩獵，並無目的，因此決定引路，與他們同去。

天氣十分濕寒，翟天星感到異常疲倦，不久便入夢了，維羅里奧也不例外。

格黛斯爲二人守了一夜。

翌日，三人忽忽起程。

到中午時份，那座獨山已然出現。

一座三十餘丈高的獨山，在平地中兀然而起，附近却並沒有其他山石。

照地圖所示，這的確是神廟之地。

三人走近獨山，一陣寒氣吹來，三人不禁打了寒噤，格黛斯似乎有些害怕。

翟天星道：「既來之，則安之，我們走去看看！」

維羅里奧所帶來之祭物，已全部失去，但來到這地方，當然不會罷休！

格黛斯望着翟天星，翟天星堅定而有信心的眼神，使她也沒有了恐懼，她從懷中抽了一柄極其柔軟的緬刀，交給了翟天星。

翟天星一向不用兵器，但他並沒有推托。

三人緩緩而行，在這獨山繞了一匝，只見四週都是佈滿攀藤植物，並無進口之處。

仰頭一看，上面有幾個窻戶般大的洞穴。

翟天星道：「維羅里奧，你先護着格黛斯姑娘，讓我躍上去看看。」

出乎意料之外，維羅里奧道：「倒不如讓戏上去看一看，翟兄你照顧格黛斯姑娘！」

翟天星並沒有反對，維羅里奧縱身一躍，上了一個離地一丈左右的洞穴，他仔細看了一會，並沒有什麼發現，又再往上一躍。

仍然沒有什麼發現，維羅里奧又再聳身，這時他已離地面約有五丈左右，忽然，他竟沒身於這個洞穴之內。

翟天星與格黛斯等了半炷香的時份，仍未見維羅里奧出現，他似乎已找到了進口。

維羅里奧究竟看見了什麼？

兩人既好奇又心急。

翟天星向上一指，格黛斯也會意，他一手握着格黛斯的手臂，縱身向上一竄。

格黛斯雖不懂輕功，但身輕如燕，並沒有妨礙翟天星上竄之力。

兩人穩身於維羅里奧所進入的洞穴。

洞穴之內，隱隱透出藍光，可是，並沒有維羅里奧的身影。

兩人跨前一步，發覺這洞穴竟是一條甬道的進口。

甬道並不闊，僅可容二人側身而過。

兩人慢慢的進入，藍光却越來越亮，行了十步左右，已見到維羅里奧的身影。

他匐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翟天星輕聲喚道：「維羅里奧！」

維羅里奧並沒有回答，突然，一些沙石被聲音震起，紛飛落下！

翟天星立時噤聲，因爲聲音可能使洞內山石崩下，他們走近維羅里奧所伏身之處。

面前豁然開朗，藍光更盛。

一座巨型的神像便在他們眼前展現！好大座的神像！

藍光便是從這神像身上發出，一種莊嚴神聖的光輝，立時之間，翟天星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感到自己變成一個極端渺小的人，情不由己的便要伏下。

格黛斯也被這神像的氣勢所感染，也慢慢跪下。

怪不得維羅里奧沒有回答翟天星的叫喚，任何一個人，只要看到這神像，都會不期然的伏下膜拜。

維羅里奧他是着了魔一般，口唇掀動，却並沒有發出任何聲响。

翟天星强使自己定神，再仰頭一看，這些不是巫師所示的神像一般？

不過，這神像却只有五十丈那麼高，雕塑之法，甚爲怪異，並不是一般雕像的圓滑綫條，而是處處出現稜角，最吸引人注視的是神像臉部——

六顆通體透明而發光的晶石，配上額前一顆火珠一般的紅寶石！

這紅寶石簡直不是人間所有，雖然，紅寶石雖鑲在神像額前，却又好像獨自浮在神像額前，光芒刺目，彷彿在自行燃燒一般。

冰火之神。

晶石的冷光與紅寶石的芒焰，交織成一種說不出好看的光芒，使人不敢迫視。

翟天星輕輕地拍了維羅里奧一下。

維羅里奧回過頭來，低聲地道：「冰火之神！」

立時，沙石又簌簌而下！

翟天星緩緩站起，打量着這座神像。

原來這獨山之內，實在是一間十分巨大的神廟，可能因時間的關係，外面被吹來的沙石所蓋，漸漸隱沒了神廟的形狀，而成了一個兀然而起的獨山。

可是，而今神像四處，仍可見有些棟樑柱石，雕刻十分精緻，可見當時建造這種神廟之時，所費的人力物力，是極其巨大。

翟天星不敢再出聲，因爲兩次開言，沙石紛飛，假若再開口說話，可能會引起崩塌。

他們所伏的地方，與神像的肩膊部份平行，翟天星用手勢向二人示意，要向神像上探索一下。

翟天星輕身一躍，已上了神像肩膊，肩膊之前，便是神像的頸部，而這頸部，便足有翟天星全身那麼高。

沿着神像頸項而上，翟天星已接近那六顆晶石其中一顆，他好奇地伸手一摸。

維羅里奧望着他一伸手，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竟大聲地叫道：「這寶石是屬於我的。」

聲音音量極大，一時之間，沙石紛飛，神像頂部的山石，已然塌下。

翟天星嚇了一跳。

維羅里奧似乎着了魔一般，向着翟天星所站之處，飛身而來。

神像本身十分堅實，可是，維羅里奧這瘋狂一躍，却把神廟中的空氣牽動，頓時，廟內似有一陣旋風。

風起之時，震耳欲聾的聲音便响起，更多山石，向着四方八面飛下。

神廟之頂，已全然露天，這時已是日暮黃昏，陽光並沒有直接射入，但餘暉掩映，晶石與紅寶石的光芒更爲熾烈，神像的頭部，彷彿是一泓清水，而水中却噴出紅紅的火焰，煞是奇觀！

翟天星一手搭着維羅里奧，而維羅里奧却拚命向上攀去，拚命一摸那晶瑩發光的晶石。

翟天星却沒有阻止他，因爲這究竟是他們膜拜的神祇，那份尊敬而渴慕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回頭一看，格黛斯似乎臉露驚惶。

翟天星連忙飛身回去，再握着她的玉臂，又再回到神像肩膊之上。

這時，維羅里奧已從神像的頸部下來，手中捧着一顆發光的晶石。

維羅里奧道：「這寶石可拆！」

話未說完，轟隆轟隆之聲又起，遠處的石壁，又開始塌下，看來，這神殿因年久關係，已快要完全崩塌。

維羅里奧不敢再說話，只是用手指着寶石，又再用手向其他五顆寶百指去。

翟天星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把其餘的寶石拆了下來，翟天星當然沒有異議，因爲這神像是他們的，而今神廟已快要塌下，如果外露神像，也一定會被他人拆去。

神像的臉部十分光滑，維羅里奧過了另外一肩，拆下那一顆，其餘的四顆，分佈在神像面頰與太陽穴之處，他却無法上去。

維羅里奧用手勢示意翟天星。

翟天星提氣上聳，已躍上了神像的耳朵。

從耳珠攀出，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摘下那兩顆寶石，再繞過另外一邊，又再摘下另外兩顆。

維羅里奧似急不及待的向翟天星討回寶石。

而今只剩下額上的紅寶石。

翟天星又再一躍而上，上了神像的頭頂，然後跟着額前，俯身而下，那顆紅寶石已在目前。

熾烈的光芒使翟天星不能睜開雙眼，幸好伸手可及，也是十分輕易便摘下紅寶石。

說也奇怪，紅寶石一離神像的額前，光芒便大大地減弱，這顆足有四個拳頭那麼大的紅寶石，冰冷而光滑，使人愛不釋手。

翟天星坐在神像的頭頂，休息一下。

維羅里奧又突然在叫：「翟兄……」

山石又被聲音震起，左面的石壁已現裂痕。

翟天星連忙站起，着地正想下去，却發現這神像頭頂，有一大穴，大穴直垂而下，不知道有多深，他害怕維羅里奧又發狂叫喊，便先下去。

山石又再塌下。

翟天星回到維羅里奧與格黛斯所站之處，把紅寶石交回維羅里奧。

而今神像四周，已是大有變動。

他們進來之洞口已不復見。

發現寶石的興奮使他們忘却了本身的危險，原來他們已完全被困在神廟之內。

山石已把大半個神像埋沒，沙土飛揚，烟霧瀰漫。

翟天星知道此地不能久留，而今唯一可站的地方，似乎只有近頂的神像頭部。

格黛斯十分聰明，在腰間掏出繩索，她本是個四出遊獵的姑娘，而這綑繩索，正用得着。

翟天星一躍上了神像耳朵，而格黛斯把繩擲上，慢慢地吊上兩人，然後翟天星又躍上像神頭頂，再吊二人。三人終於上了神像頭頂。

神像頭頂，距離四周頗遠，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四周山石不斷地落下。

他們走近剛才翟天星發現的垂直石洞

附近。

三人側耳傾聽，似有流水潺潺之聲，可是，這石洞究竟有多深，通往何處，無法知道。

維羅里奧把寶石裹在一塊黑布之中，但寶石光芒並沒有被掩蓋，他把寶石放在洞邊。

他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石洞光滑，下面都是黝黑一遍，似有物所阻。

翟天星向下一指。

格黛斯搖首，並不同意他下去。

但她又把繩索拋下，意思是他可以沿繩而下。

翟天星感激地望了格黛斯一眼。

沿繩而下，的確是比較安全，格黛斯替翟天星縛上繩索，又指一指他手中的緬刀。

維羅里奧只捧着那包寶石，並沒有帮手。

翟天星望了格黛斯一眼，格黛斯臉露不捨的眼神。

繩子相當長，直至差不多用盡，翟天星可抵石地，流水之聲更响。

四周更是伸手不見五指，只用手摸索着。

所觸之處，是軟綿綿一片，似是野草叢生，翟天星用緬刀一揮，再揮，緬刀十分鋒利，草叢應聲劈開。

再劈五刀之後，前面已有光影映入。

流水之聲似已在耳邊。

翟天星心下有點高興，又連連揮着緬刀。

光芒更亮，外面似是一條斜斜的小道，他連忙拉繩示意，上面的人，跟着緩緩而下。

維羅里奧的寶石包，照亮了石洞，果然，前面便是一條小道，他們慢慢向前而行。

行了差不多有半個時辰，前面豁然開朗。

竟是一條小河。

三人重見天日，十分高興，一起跳進河裏。

隨着河水而下，兩岸林木漸多，河面亦已極闊，水流較急，水底深邃，並有游魚，跳躍水面。

入夜，他們捕了一些魚，用樹枝生火，烤熟來吃，滋味特佳，四野無人，三人爲了安全之計，分別守夜，轉眼又過了一夜。

翌晨，格黛斯已採了一大堆朱紅碧綠的野果，給二人充飢，多日辛勞，已一掃而空。

維羅里奧的精神，仍是十分緊張，道：「不知這河引向那處，可否帶我們回老家？」

翟天星道：「只要到了有人跡之地，我們便可回去。這一路河面十分平靜，可棹舟而下！」

維羅里奧道：「棹舟？舟子呢？」

翟天星道：「這兩岸邊不是有天然的舟子？」

小舟當然不是從天而降，三人伐木，扎了一個木排，出發時候，已是正午。

一路平靜，木排滑水而去。

河面越來越闊，水流雖是急速，但木排却十分安穩，他們日間乘木排，夜間上岸打獵採果充飢，日子倒也過得十分快，轉眼已是七日。

漸漸，已見有雲南的族人，維羅里奧上岸，問了一些人家，知道離自己部落不遠。

翟天星與格黛斯聽了，當然十分高興，可是，維羅里奧却滿臉憂疑之色。

翟天星向他再三詢問，却不得要領。

三日之後，翟天星已漸漸看到附近山勢，有點熟悉，維羅里奧憂色更重。

格黛斯與翟天星十日相處，已學懂了一些簡單漢語，並且可以用些單字與手勢，與翟天星交談。

第十二日的傍晚，已隱隱可見白族散居的族人，到了酉牌時份，便來到一個樹林。

這個樹林，十分熟悉。

進了樹林，翟天星已可以肯定，當日那複製神像上的寶石被盜，追出來看，殺了兩儀門，崑崙，崆峒與點蒼諸人，豈不便是這處。

維羅里奧似乎已寬容很多。

忽然，林中突然光亮起來，四方八面，火炬高懸，火光之下，赫然有數十人，盤據四方，分別而立。

最令翟天星驚奇的，那些被他殺死的人，竟然也在其中，而且每一門派之前，更多添一或二人。

前面的是崑崙的兩個道士赤松與方竹，站在他們身後，多了一人，也是一個老道。

白鬚白髮，豈不正是崑崙掌門紫微道長？

左面又有很多白衣武士，全戴有人皮面具，只有當中一人，抱臂而立，竟是兩儀門的門主賀占魁！

左面一堆人中，手執七節棍的是「棍氣橫秋」尚天冀，另外一個，雙手提着鈎鐮刀正是「鈎魂奪魄」歐怡勇，他們後面也多了一人，此人非道非僧，一色青袍，翟天星一眼望去，已認得是崆峒掌門「排雲叟」車永日。

點蒼派的「五刀手」艾弘與「天外流星」施柏也在其中，還有他們的掌門梅鶴眞人。

四個江湖沒落的門派，竟會同聚在此林。

此時，翟天星如夢初醒，這是一個騙局，一個由始至終的大騙局。

可是，他們目的在誰？

維羅里奧？冰火神上的寶石？

崑崙掌門紫微道人，在這批人之中，身份最高，年紀也最大，排身而出，道：「維羅里奧，大功已成，你的諾言亦要兌現！」

維羅里奧怯懦道：「我們沒有……」

紫微道人大笑道：「你們三人到了白族之境，我們已打探一清二楚，而且你的族人，包括巫師在內，已在我們四派控制之下！」

維羅里奧竟與這批人有過承諾？

翟天星開始明白，怪不得越近家園，維羅里奧越是顯得不安，原來寶石是要與他們分享。

翟天星望了維羅里奧一眼，維羅里奧

臉上似有愧色，這個陰謀，竟是這位外表正直的被害人。

紫微一聲長笑，道：「寶石拿來！」

維羅里奧退身，站在翟天星身後。

紫微笑道：「這位當是名聞江湖的翟天星，在下代表各門派，多謝翟大俠挺身相助！」

翟天星笑道：「我帮的只是一個受害的族長，我並沒有帮助你們，崑崙在江湖之上，與少林武當，同稱俊彥，爲何竟覬覦寶石？」

紫微道：「少林武當？多少年來，他們稱雄江湖，我們怎能與他們相比，不過，以後日子便不同……」

翟天星至此才明白，這批人目的是寶石，似乎是用來振興門派之用。

翟天星道：「寶石是白族人的，你們有何資格，分享這些寶石？」

兩儀門門主賀占魁也接口道：「我們當然付出代價，維羅里奧而今已可以堂而煌之，作白族族長，巫師之權。也會落在他手中。」

原來是維羅里奧有這麼大的野心。

崆峒掌門車永日道：「不只白族大權在他手上，其他九族，也快入他手下。」

好大野心的維羅里奧。

翟天星心下一沉，自己秉着救弱扶危的精神，不忍白族一位族長接着一位族長，無端喪命，才會挺身而出，可是，而今却是一個被騙的人。

翟天星不禁想起無思僧說過，天下最愚蠢的人，却也是天下最愚蠢的人，此語果是不虛，四派掌門已排衆而出。

維羅里奧輕聲道：「翟兄。」

翟天星道：「這是你一手種下的惡果，大丈夫一言九鼎，便應把寶石，分與他們。」

維羅里奧道：「翟兄，有道是送佛送到西！」

翟天星苦笑道：「可惜你並不是一個佛！」

突然，維羅里奧向前一竄。

四個掌門，那會放過他，同時趨前，已把維羅里奧圍在中心。

翟天星已是心灰意冷。

維羅里奧臉露驚惶之色，突然向四方亂竄，四位掌門，衣袂不動，已是銅牆鐵壁，維羅里奧那能越雷池半步。他盲目亂闖了一會，像隻鬥敗的公鷄。

紫微道長笑道：「族長，六顆寶石，價值不菲，你要一人獨吞，這又何必？」

兩儀門門主賀占魁也道：「分了寶石，我們四大門派立即離去，而你是白族一族之尊，以後是呼風喚雨，獨霸雲疆之地，何等尊崇！」

崆峒掌門車永日接口說道：「而我們亦可藉寶石，振興門派，與少林武當爭一日之長短，正是，各得其所，族長何樂而不爲。

點蒼掌門正想說話，維羅里奧突然一個幌身，四人同時發掌。

在半空之中，一團火焰般的東西倏然飛起。

寶石，一囊閃光的寶石。

四派掌門同時收掌，飛身往奪。

可見維羅里奧是處心積慮的一拋，寶石已飛出四人不可及之範圍，直飛往翟天星落脚之地。

翟天星無可奈何，順手把寶石接着。

四派掌門立時矛頭一轉，齊齊飛身圍着翟天星。

可惡的維羅里奧，竟然硬要把翟天星拖進這淌渾水？

翟天星把布包放在掌上，在火光掩映之下，布包發出一陣眩目的光芒。

眼看四個掌門，已不顧本身身份，以四敵一。

翟天星環顧一週，笑道：「四位掌門，這些寶石對你們眞是那麼重要？」

四掌門不約而同道：「是！」

紫微道人道：「我們計劃已久，當然不能功敗垂成！」

車永日滿腔怒火，道：「維羅里奧，當日你在中原許下什麼諾言，而今是出爾反爾。」

原來當日，維羅里奧獨出中原，並不是眞正的尋師學藝，而是進行這項詭計陰謀！」

翟天星道：「爲何會找着我？」

兩儀門門主賀占魁冷笑道：「你是計劃中的節外生枝，不過，這個枝節却使我們計劃更爲順利。」

翟天星而今眞正要埋怨的是自己的好奇心。

一直沒有多大開聲的是點蒼派掌門梅鶴眞人接口說道：「翟天星是俠名遠播，當然不會獨吞寶石！」頓了一頓，看看其他三人，又道：「翟大俠，這次寶石得來不易，我們也不是見利忘義之人，六顆寶石，我們四大門派，各佔其一，維羅里奧也是一顆，留下的一顆，當然是歸大俠所有，只要一顆，也足够你十世的子孫享用！」

好一個口甜舌滑的梅鶴眞人。

翟天星微笑，再回身看了維羅里奧一眼。

維羅里奧大叫道：「這寶石是我白族的！」

翟天星道：「白族族寶當然重要，但諾言更爲重要。」

紫微道人忙道：「那麼，我們便依諾分寶物！」

翟天星道：「你們把白族族人如何處置了。」

紫微道：「翟大俠不用担心，他們好端端的在村內，只不過中了輕微毒物，上吐下瀉！」

車永日已不耐煩，道：「無庸多言，把寶石分開！」

維羅里奧叫道：「翟兄——」

翟天星並沒有再多望他一眼，蹲身于地，正要把布包攤開。

突然，背後响起了一聲尖叫。

格黛斯的尖叫。

原來維羅里奧見翟天星竟然要攤分寶石，便閃身到格黛斯身旁，用緬刀捺在格黛斯頭上。

翟天星怒道：「你這卑鄙小人！」

維羅里奧滿臉猙獰，但仍帶笑意道：翟大俠，先打走這四個掌門，然後——」

翟天星歎了口氣，突然把布包往半空一拋。

立時之間，四位掌門同時向上一躍。

寶石在火光中，耀眼生輝。

維羅里奧已忘記了格黛斯，也閃身向着半空的寶石布包衝去。

一場劇戰，便在林中展開。

五個人都互相成了敵人，寶石布包在半空中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有本領把布包接在手裏。

翟天星已不理會他們，飛身到格黛斯身畔，柔聲道：「姑娘受驚！」

格黛斯微笑，表示感謝，並指着林中酣戰五人，又指指半空之寶石。

翟天星道：「人爲財死，這當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得到寶石！」

格黛斯滿臉疑惑，並不明白翟天星所指。

劇戰中的五人，此起彼伏，勁風如雷，掌爪如電，寶石布包，仍在半空一起一落。

紫微道人的掌風，黜蒼梅鶴眞人的雙袖，兩儀門門主賀占魁的無極兩儀掌，崆峒掌門車永日的爪掌，在這林中，捲成了一圈圈的氣漩，忽開忽合，站在一旁的門人，各自吶喊，震耳欲聾。

火把在掌門中搖曳，把寶石的光芒映得更盛。

一聲吆喝，又有多人湧入。

崑崙的赤松與方竹，崆峒雙英尚天勇與歐怡勇，黜蒼的艾弘與施柏，亦已加入戰圍。

兩儀門的白衣人也不甘後人。

維羅里奧武功最弱，在這混亂的一刻，已連中多掌，躺臥於地。

忽然，那布包在半空之中，突然散開來。

六顆寶石如流星飛墜，向四處散開。

最刺目的却並不是這六顆晶石，而是足有四拳之大，赤紅的紅寶石。

衆人似乎着魔一般，蜂湧向着那顆紅寶石，反而一時忘記六顆晶石的散落。

紅定石在半空，猶如燃燒着的火球，在場的每一個人，似乎都忘記了本身的生命，撲上前去。

紅寶石落下，立時响起一陣不絕於耳的叫喊，叫喊之中帶着呻吟，救命之聲。

他們互相踐踏着，互相毆鬥，生命似乎已不重要，他們眼中只有那顆紅寶石。

格黛斯被這場驚心動魄的劇鬥嚇得全身戰抖，側頭伏在翟天星的肩上。

翟天星雖然身經百戰，但也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慘酷的場面，如此不忍卒睹的場面。

躺臥在地上維羅里奧，忽然又再蠕動，他沒有力量站起來，但仍盡了最後之力，在地面之上，爬着而行。

紅寶石實在太吸引了，沒有人再爲晶石分神，維羅里奧偃伏着，一爬一伏，竟在收集那些晶石。

場中人聲漸低，但四位掌門與他們得力的弟子，仍在拚戰，他們的打鬥，已再沒有招式，只像一羣瘋狂的野獸，互相咬噬。

翟天星輕輕搭着格黛斯的肩膊，舉首一望，天空星星仍是不斷閃亮，似乎在訕笑這無知的一羣……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林中終於靜了下來。

紅寶石在林木中央，似乎已失去了誘人的光芒，因爲四處的鮮血，已蓋過了它的赤紅。

涼風吹來，翟天星如在夢中驚醒。

他的預言，並沒有落空。

並沒有一個人得到那顆紅寶石，但每一個人却失去最寶貴的生命。

紫微道人全身衣衫破爛，車永日手脚皆斷，梅鶴眞人面目模糊，兩儀門門主也不成人形。

只有維羅里奧仍是躺在地上，翟天星走近一看，他早已沒有了氣息，但懷中却仍有四顆晶石。

格黛斯驚道：「走！」

翟天星點點頭，把六顆晶石拾回，又把紅寶石檢起，快近黎明，四周異常的黑暗。

兩人拖着疲倦的身軀，緩緩地離開了這滿是血腥的小樹林。

回到白族村中，已是曙光初現的時候了。

村中恬靜得非常奇特，忽然，翟天星想起紫微道人之言，恐怕整村的人已中了毒。

水井之旁，有一人伏着，翟天星急忙走近，正是巫師，他似乎已是昏迷，雙手拚命抓着木桶。

翟天星把巫師眼皮捏開，只見紅絲滿佈，口中舌頭是異常乾燥，他果然是中了毒。

翟天星連忙再走入村中，只見四處的族人，都是臥在地上，有些中毒較淺的，仍在嘔吐。

朗奎也沒有例外，幸好中毒並不太深，翟天星連忙從懷中取出一些解毒之藥，喂了他吃。

可是，翟天星所帶之藥並不多，只救了十多人。

朗奎首先甦醒，道：「翟大俠，你回來了！」

翟天星道：「快起來，救人要緊！」

朗奎畢竟是個强壯的漢子，安頓了一會，已恢復了一半的力量。

翟天星走到村外，格黛斯隨着，採了一些山草藥，並把草藥分給朗奎與他的手下，分別到山中採多些回來，用水熬了十大桶，分給村中人喝。

擾攘了一天，白族族人已有一半解毒，巫師醒來，也拿出了一些他們族中解毒之物，分給衆人。

第五天，救人之事，已差不多完成，翟天星正在躊躇，不知應該怎樣把這事與巫師交待。

忽然，天下着大雨，並且雷光閃閃，响個不已。

巫師身體仍是十分虛弱，但他也請了翟天星與格黛斯回到帳中，並有維羅里奧的書僮勒里作伴。

巫師當然一開口便追問朝拜冰火之神之事。

翟天星道：「我與維羅里奧已經朝拜過冰火之神！」

巫師興奮道：「那麼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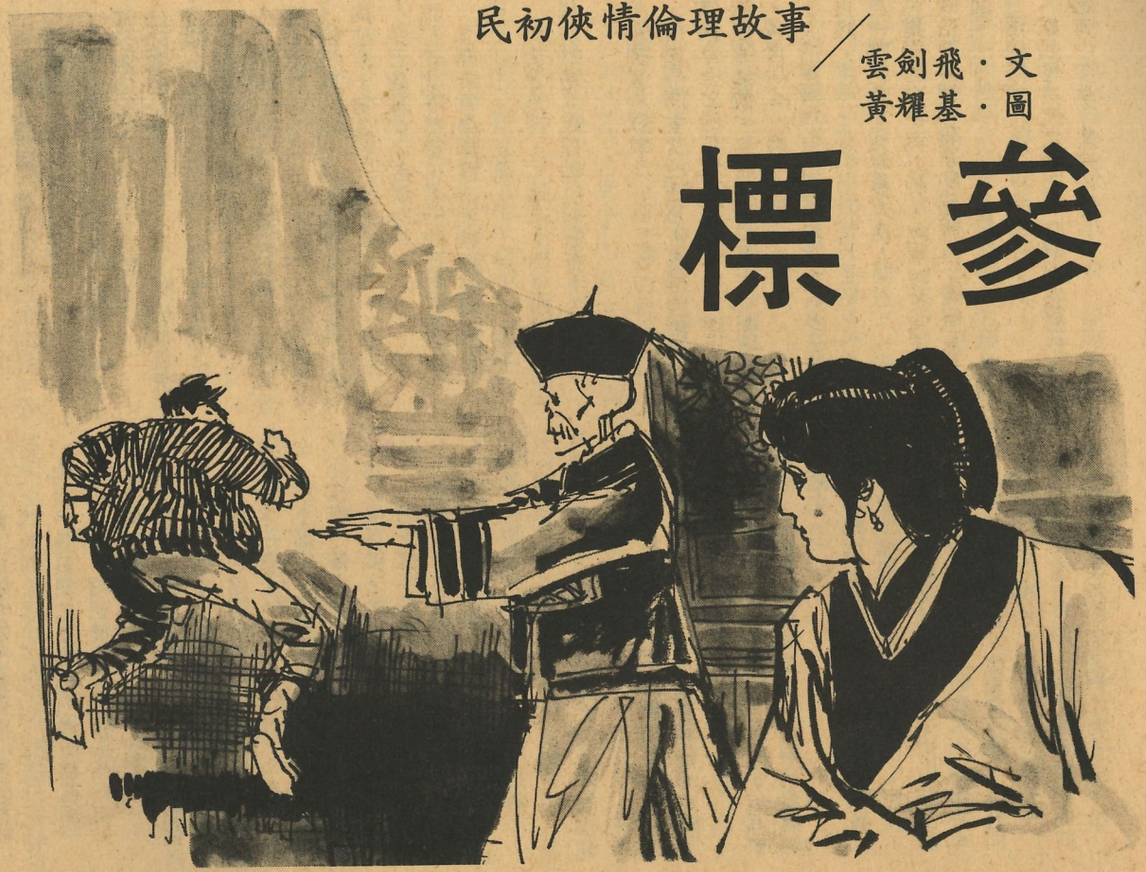
翟天星歎了口氣：「他不幸……」

（以下轉入第一〇〇頁）

民初俠情倫理故事

文・飛劍雲
圖・黃耀基

標參



辣手匪徒 殺人標參

暮春時節，陰雨連天。

密如牛毛的雨絲如簾一樣下着，這種雨說大不大，說它細，却可以將衣服弄濕，實在令人討厭。

馬家集是個只有七八十戶人家的墟集，由於今日不是墟期，加上霪雨霏霏，故此集上顯得冷冷清清。

馬善德是馬家集獨一無二的大戶，也是集上唯一可以發號施令的人，墟集上的生意，有一大半是他經營的，而附近的田地，亦有六成是他的田產，他可說踩一踩脚，令到集上地皮震動的人！

馬善德今年剛好五十一歲，有一妻兩妾，有六位千金，但却只有一個獨子。他的獨子名馬禮賢，今年剛好二十歲，却尚未娶妻。

馬善德雖是馬家集上的首富，却沒有仗富欺人，每多善舉，加上爲人公正，甚得集上人家欽讚。

唯是他那位獨子馬禮賢，由於嬌縱過度，讀書不成，嫖賭飲吹却是樣樣精通，是個既不賢也不知禮的敗家子，並且，恃富欺凌鄉里，是故集上的人對他敬鬼神而遠之！

× × ×

集上除了馬善德是知名人物之外，尚有一位仁兄也是位很有名的人物。

這位仁兄亦是姓馬，名一肖。

這位馬一肖家無恒產，却是集上誰也惹不起的無賴，手下有五六名混混兒，終日不務正業，以撞騙偷摸爲生，集上的人對之無不皺眉。

他之所以那麼出名，最大的原因，是開賭！

他的家在集西頭最邊之處，孤零零的遠離其它屋宅，是座獨門獨戶的小宅院，倒也整齊。

據說，他祖上也是頗爲富有的人家，但一代不如一代，到他父親手上，還遺下幾十畝田給他，一到他手上，連那幾十畝田也敗個清光，就只保留了那座小宅院。

那座小宅院之所以能够保留，純是因爲那是馬一肖的生財之道，因爲賭局就設在他的家內。

由於連日下雨，閒着的人可說百無聊賴，賭，那是最有刺激、最具吸引力的玩意。

馬一肖家中的賭局，已連續開了三日三夜。

賭到今日，剩下來繼續賭的人只有六位，其餘的不是吃不消就是輸清光，退出了賭局。

別看他們只是人數不多的賭局，賭注却頗大，他們賭的是骰寶，每一次輸贏不下百十塊大洋。

現在入局賭的除了馬禮賢之外，另外五個人都是頗有家產的弟子，他們賭了三日三夜還能够熬得住，純是因爲有大烟抽的原故。

× × ×

馬禮賢平時十賭九輸，今日却手氣奇佳，是個大贏家，堆在他面前的銀洋，沒有五百塊，也有三百多塊。

只要看他那神彩飛揚，手舞足蹈的樣子，就可以看出他是個大贏家了。

馬一肖是個賭精，贏了三十多塊大洋之後，立刻退出不賭，只負責搖骰。

現在做庄的是馬禮賢。

他們只賭大小，賭注已落，五個人皆是買大。

五個人下的賭注最多是三十塊，最小的亦有十塊。

已連續開了二次小。

他們不信邪，這一次仍然買大！

馬一肖搖動骰盅，嘴裏喃喃嚷道：「買定離手，買定離手——開！」

盅蓋揭開，七個人十四隻眼睛立刻緊張地望落骰盅內的三顆骰子。

「一二二，四點小！」馬一肖臉有得色地望着馬禮賢。

馬禮賢吐了一口氣，高興得連聲笑起來。

那五位仁兄却神色沮喪，你眼望我眼，連聲叫：「邪，眞邪！」

馬禮賢面前的那堆銀洋，又多了。

「嘻嘻，你們應該信邪了吧？」馬禮賢得意至極地掃視着五人，問道：「還賭不賭？」

一個臉色青白的年青人一瞪眼，有點不服氣地叫道：「當然賭，哼！我就是不信邪！」

「啪！」一聲，將一疊銀元放在大那面。

那疊銀元足有二拾個。

其餘四人猶豫了一下，咬咬牙，各自掏出一疊銀元，亦放在「大」那面。

「哼，咱們就是不信邪！」

但結果開出來的仍然是小！

馬禮賢樂得合不攏嘴，一邊將銀元撥到自己面前，一邊樂哈哈地道：「啊哈哈，各位又何必與自己的銀子鬥氣？不信邪？那才是邪！」

「媽的，這一次不信邪不行了，我買小！」一個大耳朵細眼睛的青年邊說邊掏出一疊銀元。

這一次，其餘四人再也不敢不信邪了，毫不猶豫地跟着買小。

一個人賭運當頭，眞是得心應手，這一次開出來的竟然是大！

這一來，那五人無不咒罵起來：「你奶奶的，怎會這樣邪，買大開小，買小開大！」

馬禮賢面前的銀元又增加了不少，樂得合不攏嘴。「各位，願賭服輸，還賭不賭？」

「這樣邪，還賭個屁，不賭了，回家睡覺。」那位耳大眼細的仁兄嚷叫着摔袖欲離去。

其餘四人亦無精打彩地說：「來日方長，睡他媽個够，才再賭過！」

馬禮賢聽了，精神一鬆，不由打了個呵欠。「不賭就算，別說我不給你們翻本的機會，橫豎我贏了，既然不賭，正好回去睡大覺。」

隨手拿了十個銀元推到馬一肖的面前。「這是賞給你與弟兄的。」

馬一肖臉上堆滿了諂笑。「多謝，多謝少爺。」

馬禮賢又打了個呵欠，剛想說什麽，却被門外一聲短促的慘叫聲將到嘴邊的話窒住了。

原來那耳大眼小的仁兄第一個走出門外，其餘那四個亦搭拉着眼皮，正欲相繼出門，俱被那聲低促的慘叫嚇得神智爲之一清，驚恐地望着門口，渾身抖索，不由自住連連退步，擠在一堆。

馬一肖一聽到那聲慘叫，臉色亦是一變——因爲他聽出那聲慘叫是那位仁兄發出的，正欲有所動作，但立刻僵住了。

門口，赫然出現了兩個手持短火，滿臉兇悍之色的大漢，鎗嘴正指着他們！

馬禮賢一見，臉色變得刷白，脚軟手顫，癱坐在椅子上。

「不准動，誰動誰死！」窓外也伸入了兩支鎗管！

馬一肖縱有天胆，在鎗嘴指嚇之下，噤若寒蟬。

那四人更是縮成一堆，抖索着，囘倦之意全消，全張大着驚恐的雙眼，望着那烏黑發亮的鎗嘴。

「嘿嘿，想不到這樣小的地方，賭得這樣大，這一趟可肥了。」門口兩名大漢中一位長了亂草一樣的鬍子的漢子目光貪婪地望着馬禮賢面前的那堆銀元。

馬禮賢哆嗦了一下，嘴皮嚅動了幾下，才顫聲擠出說話：「你們是來發財的？盡管拿去，千萬別再殺人。」

「老子們當然是來發財的，嘿嘿，不過這一點錢還不放在老子們眼內！」鬍子大漢鎗嘴一移，指向馬禮賢。

馬禮賢嚇得渾身大震了一下，差點沒有尿出來，幾經艱難才抖着嘴唇說道：「若……嫌不够，我……身上……還……有，我……立刻……拿……出來。」說完，震抖着的手欲伸入懷內。

「想死嗎？別動！」鬍子大漢沉喝一聲，鎗嘴倏然一伸！

馬禮賢嚇得雙眼一翻，渾身癱軟，噗地趴在桌子上，昏了過去。

馬一肖這時再也忍不住了，他是個無賴，頗有點胆色，壯着胆子開聲道：「大爺，你們無非發財，要拿的，只管拿去，別忘了集上還有民防隊。」

「嘿嘿，嚇唬老子們了？」鬍子大漢獰笑一聲，目中兇光連閃，將鎗嘴移向馬一肖，「老子們既敢來，就不怕那些飯桶，信不信老子先要你躺下？」

扣在鎗機上的食指一緊。

馬一肖見了，嚇得再也站不住，「噗」地軟跌倒地。

「統統過去趴在床上，誰敢弄鬼，誰就先到閻王爺那裏報到！」一直沒有作聲，陰沉得像一座森林一樣，臉上有一塊銅錢般大小的疤痕的漢子低厲地喝叫，擺動着鎗管。

臉色青白的仁兄首先乖乖地拖着乏力的雙腿，退到床邊，雙手舉起，然後轉身趴在床上。

其餘三人立刻照樣並排着趴在床上。

「還有你，快趴在床上！」鬍子大漢兩步踏入了屋內，一脚踢在馬一肖的腰肢上。

馬一肖痛得吟叫出聲，像狗一樣爬到床前。

那名鬍子大漢立刻用鎗指着五人。

那名錢疤漢子這才跨入屋內，從懷中掏出一個布袋，將袋口張開，大手一掃，「嘩啦嘩啦」聲中，將桌上的大洋悉數掃落布袋中。

接着將袋口收緊紮好，一招手，門外立刻奔進一位手握長火的漢子，將布袋接過。

錢疤漢子吸了口氣，將短鎗插在腰間，然後朝鬍子大漢打了個眼色。

鬍子大漢微一點頭，臉上泛起猙獰之色，目中兇光大盛，左手一探，自懷內拔出一柄鋒利的匕首。

那名錢疤漢子的手上亦多了把寒森森的匕首。

兩人又再打了個眼色，猝然一步竄到趴在床上的五人身後，手起刀落，奇準無比，快速俐落，首先扎落馬一肖及臉色青白那位仁兄的背心上。

匕刃一入一擰即拔出來，馬一肖及那位仁兄渾身震撼了一下，嘴裏只來得及發出一聲低促的慘叫，便像死狗一樣癱爬在床上。

另外兩位仁兄才發覺不妙，驚得差點沒有暈了過去，其中一位尿濕了褲襠，掙扎着叫出一聲：「媽呀——」但隨即便寂然不動！

——兩名大漢手上帶血的匕首已疾扎在其背心上。

兩名漢子滿意地互相瞧了一眼，打了個無聲的哈哈，不再看一眼趴在床上，背心開了個窟窿，突然湧冒出大股血泉的四位仁兄，一齊走向昏倒在桌上的馬禮賢。

那名手握長鎗，一直看守着馬禮賢的漢子連忙退開一步。

「老大，這小子可是頭肥羊。」鬍子大漢樂得連鬍根也抖動不已。

「咱們這次來，不就是爲了他！」錢疤漢子伸手摸摸光滑的疤痕。「想不到這樣順利！」

接着朝窓外招手道：「你們進來，好好招呼這頭肥羊。」

鬍子大漢與錢疤漢子相視着，發出衷心的低笑聲。

× × ×

直到傍晚時份，一名馬一肖的手下混混進入馬一肖的屋內，才發現了已咽氣大半天的六條屍體！

那名混混幾曾見過這樣恐怖的景像，嚇得差點沒有昏過去，拖着一雙發軟的腿，連跌帶爬，奔出屋外，鬼叫也似地嚎叫起來：「快來呀，不好了，死了人呀！」

叫聲驚動了集上的人，附近的人立刻奔去察看。

這件命案立刻傳遍了全集，人們冒雨奔向馬一肖的小宅院……

× × ×

在馬善德寬敞的客廳中，民防隊長馬本清半聲也不敢出，坐也不敢坐，誠惶誠恐地望着一臉惶急之色、團團亂轉的馬善德。

說起來，他這位負責集上治安民防的民防隊長，實在有點失職，集上出了這樣大的命案，竟然毫不知情，說什麽也有點那個。

而且，死的人除了馬一肖之外，全是集上有點頭臉人家的弟子，這叫他如何交待？

更令他難以交待的是，死的人中雖然沒有馬禮賢，但却失了踪，那可是大大的不妙！

馬善德雖然平時不大滿意兒子的行爲，但他畢竟是心頭肉，是根獨苗，現在失了踪，生死不明，怎不令他驚急憂慮？

「本清，你無論如何也要將禮賢找回來！」馬善德倏然止步，瞪着馬本清。

馬本清將頭垂下，囁嚅地道：「馬爺，這事看來不簡單，從行兇者連殺六人，擄走禮賢，他們顯然另有目的，而這件事從頭到尾一點頭緒也沒有，只怕一時間很難將他找回來。」

馬善德雙眼倏睜，神色遽變，驚顫地說道：「什麽？你說禮賢是被人標參？」

馬本清抬起眼皮，吶吶地說道：「大爺是集上的首富，自然有人打你的主意，而馬一肖他們皆被殺，獨有禮賢一人下落不明，他斷不會自己失踪，這只有一個可能……」

馬善德揮手打斷了馬本清的話，閣起眼皮，長長地噓了口氣，有點虛弱地說道：「禮賢他若是人標了參那還好，大不了拿錢贖人，若是有什麽三長兩短，眞不知怎樣向他娘交待，唉，你聽聽。」

馬本清側耳細聽，果然聽到內宅裏面傳來一陣陣哭泣聲，不禁尷尬地搓着手，一時不知說什麽好。

好一會，才低聲道：「馬爺，依我之見，禮賢若是被標參，只怕他們的胃口很大，令馬爺你難以應付。」

馬善德嘆口氣道：「錢財身外物，就算這副家財不要，也要將他贖囘，我已一大把年紀，却只得他這根苗！」

馬本清點頭不迭，一時間不便說什麽話。

剎那間，兩人相對無言。

突然，一名長工慌急地奔進來，手上捧着一封信，封皮有點怪樣地隆起，將信遞給馬善德。「老爺，不知什麽人在大門石階上放下這封信，封皮上寫明老爺親手拆閱，所以我將它拿進來。」

馬善德狐疑地將信接過，沉聲道：「有人看到將信放下的人嗎？」

長工搖頭道：「沒有人見到，我是在收工囘來時，在大門口發現的。」

「沒事了，你出去吧。」馬善德揮揮手。

長工向馬善德彎彎腰，退了出去。

「大爺，我看是標參的人放下的！」馬本清趨前一步。

馬善德微喟道：「但願是他們送來的，起碼有了禮賢的消息。」

說話時，不斷聳動着鼻子，眉頭略皺地道：「本清，你來嗅嗅，這封信好像透出一股血腥味！」

馬本清趨近前去，湊近信封嗅了嗅，果然嗅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大爺，果然有血腥味透出來。」

馬善德臉色遽變，捧着封信的手不禁抖索起來。「本清，快拆開來，看看裏面究竟有什麽東西。」

馬本清伸手自馬善德手上取過信封，看了看，封面上果然寫着馬善德拆閱一行字，遂將封口撕開。

張開封口，兩人的目光齊往內看，這一看，令到兩人不由心頭一跳，倒抽了一口冷氣。

信封之內竟然有一隻沾滿了血漬的耳朵！

馬善德連臉色也白了，顫聲道：「快將它倒出來看看。」

馬本清急步趨到一張楠木八仙桌前，接將信封傾倒。

桌面上立刻出現了一隻血漬已乾的耳朵！還有一張粗糙的信箋。

「老天保佑，但願這不是禮賢的耳朵。」馬善德臉上陣青陣白，氣也有點促，神態顯得比平時蒼老了很多。

馬本清在心裏暗嘆一口氣，暗目道：「只怕這耳朵一定是從禮賢的頭上割下來的了。」默然將那張信箋拈起來，遞給馬善德。

馬善德有點胆顫心驚地將信箋接過，抖索地將信箋張開來。

目光落在信箋上，立刻像磁吸鐵一樣被緊緊地吸住。

一邊看，一邊臉色連變，馬本清在旁瞧着，也不知馬善德看了多少遍。

「果然是禮賢的耳朵，他們竟將禮賢一隻耳朵割下來……」馬善德突然喃喃自語，身軀也搖幌起來。

馬本清一看，吃了一驚，慌不迭一步上前，將馬善德扶住。「大爺，你怎麼了，我扶你到那邊坐坐。」

邊說邊將馬善德扶到一排楠木椅前坐下來。

馬善德癱坐在椅上，呻吟似地道：「本清，你拿去看看。」

馬本清早已想看了，急忙將信箋接過來，看信上寫些什麼。

一看之下，他也是臉色大變。

原來桌上那隻顯得有點醜陋的耳朵，正是從馬禮賢的頭上割下來的！

信箋上的字歪斜潦草，只是簡單地寫着——

這隻耳朵是從你那位寶貝兒子身上割下來的，你看到後一定又驚又痛，你若不想看到你兒子的第二隻耳朵，立刻準備五千大洋，限你在明日午前籌足，到時老子自會派人送信給你，咱們收錢放人，否則，你準備收屍！

這一來，事情明朗了，馬禮賢果然是被人標參！

馬本清將信看完，一時間又驚又怒，標參的人根本不將他這位民防隊長放在眼內，否則，怎敢這樣猖狂，先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人擄人，繼之送信通知！

但想深一層，馬本清却感到驚愧無地，對方敢這樣猖狂，豈不是顯出了他的無能？他若是能幹，對方又豈敢在他的地頭上公然作案？而案發到現在，他依然一點綫索也掌握不到，遑論有所行動，擒匪救人了。

「大爺，禮賢果然被標了參，你準備怎樣辦？」馬本清有點愧疚地問。

馬善德重重地喘了口氣，有氣無力地道：「當然是籌錢贖人，難道眼巴巴看着馬家絕後？」

馬本清有點喪氣地道：「大爺，那我不打擾了，我回隊部安排一下人手，注意集上的動靜。」

馬善德艱難地站起來，揮揮手道：「你回去吧。」

馬本清向馬善德敬了個禮，退出大廳，急步走出了馬家大門。

馬善德呆怔地直望到馬本清的身形在眼前消失，才虛脫似地重重地跌坐回椅子上。

× × ×

翌日大清早，不知是那一個傳出來的，集上的人都驚悉了馬禮賢被匪徒標參的消息。

集上的人無不人心惶惶，議論紛紛。

可不是嗎？先是一下子六個人被殺死，繼之馬禮賢被人標參，這還不令人心驚肉跳嗎？難保有一日集上會被匪徒洗刼也說不定！

集上的人，不少人的眼睛直往馬善德那座獨立的大院宅望過去，希望知道這件標參案的進一步發展。

有些人出奇地心焦。

但最心焦的還是馬善德本人。

因爲他最心焦唯一命根的生死！

自接到那封勒索信後，他就一刻也沒有安靜過，先是將那隻耳朵悄悄地收藏起來——目的是不讓妻子知道，免她因傷心過度而暈厥過去，跟着，他立刻召來帳房先生，吩咐他無論如何，想盡一切辦法，在明天晌午前籌足五千塊大洋。

五千塊大洋是籌足了，而現在已接近晌午，標參的匪徒依然還未送信來，心急如焚的爲善德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不斷在大廳上轉圈子；一雙眼却巴巴地望着大門口那面，希望看到有人送信進來。

大清早就跑來等候吩咐的馬本清也是心急得坐坐站站的，不時跑到廳門口瞧瞧，被團團轉的馬大爺弄得頭暈眼花。

馬大爺自清早至今，滴水未沾，那碗參湯由清早放到現在，早已涼了，動也未動過。

晌午時份了。

依然不見有信送來。

大門口早已站了幾個家人，等着有人送信來將信送入去，站得腿也酸了，就是連個影也等不到。

馬大爺終於忍不住，叫馬本清陪他到大門口看看。

晌午過了，依舊是白等。

馬大爺急得直搓手，神態憔悴得很。

「本清，他們會不會撕票？」馬大爺忽然沒頭沒腦地朝馬本清說，語聲嘶啞。

馬本清怔了怔，急說道：「大爺，他們將禮賢擄去，目的是錢，而不是殺人，不會的！」

「但爲何他們至今還不送信來？」

馬本清略微想了一下，道：「或許他們找不到適合送信的人。」

「但願如此。」馬大爺嘟喃。

晌午過後，天色忽然陰暗下來，眼看又會下雨了。

馬本清勸馬大爺回到廳上歇息一下，但馬大爺執意不肯，馬本清見勸他不動，只好陪着他等。

絲絲的細雨終於下了，馬大爺依然站在雨中。

但雨越下越大，馬本清好說歹說，馬大爺才肯回到廳上等。

但他再也支持不住了，癱瘓似地倚坐在椅子上。

時間像天上落下的雨點一樣，一點一滴地溜逝，雨幕籠罩了整個馬家集，愁霧却罩住了整座馬家大宅。

「老爺，老爺，有人送信來了。」驀地，有如平地响了個春雷，有人在大門外邊喊邊奔進來。

馬大爺與馬本清聞聲俱是精神一震，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急步迎向廳門口。

在廳門口恰好與一名渾身水濕，氣急興奮的長工遇上，長工手上拿着一封信。

馬大爺的目光一亮，急不及待地伸手一把奪過長工手上的信，忘了問他信是誰送來的，顫着手，急急將信封撕開。

馬本清却比較細心，乘馬大爺拆閱之際，悄聲問那長工：「祥三，信是誰送來的？」

祥三抹一把臉上的雨水，亦低聲道：「是水七叔的兒子三娃子送來的。」

馬本清皺了皺眉頭。

祥三接又道：「三娃子說，信是一位臉上長着大鬍子的人着他送來的，還給了他一枚大洋，當時他正在北邊那頭的山坡上放牛。」

馬本清聽了頗爲失望，他本想從這方面找到一些綫索，追查下去，祥三這一說，他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因爲，那將信交給三娃子的大鬍子肯定早已溜跑了，現在帶人去搜捕，肯定是遲了。

「祥三，快去換身衣服吧。」馬本清揮揮手。

祥三立刻退下。

「本清，你快看看。」馬大爺顯得有了生氣。

馬本清忙伸手接過遞過來的信箋。

馬本清一看就知道，那封信是匪徒寫來的。

因爲信箋上的字與上一封信的字很相似，也是歪歪斜斜的。

馬本清逐個字看下去——

限在傍晚前將五千大洋送到集北七里外的山神廟，不得暗中派人伏埋，老子們收到錢之後，自然會將你的寶貝兒子放回去！

「本清，你帶一個人去，將五千大洋放在山神廟，然後回來。」馬大爺不等馬本清看完，急切地對他說。

馬本清張嘴欲說，却給馬大爺搶先說了。「你千萬不可輕舉妄動，別忘了禮賢還在他們手上！」

馬本清苦笑道：「大爺，我就算有天胆也不敢亂來，當然是救人要緊。」

「嗯，我就是怕你不服氣，乘這機會暗中查緝他們，以至弄巧反拙，害了禮賢。」頓了一頓，續道：「時候也不早了，你看看帶那一個人去合適，然後到帳房去拿錢。」

馬本清略爲思索了一下，說道：「我想帶牛根去，大爺你認爲怎樣？」

馬大爺點頭道：「好，那你就帶牛根去吧。」

馬本清才走出大廳，差一點與一個急奔進來的人撞個正着。

馬本清目光一轉，看清楚了，急奔進來的人是他的一名手下，名喚大耳朵。

自從發生了命案及馬禮賢被標參後，馬本清已嚴命手下加強防備，在集上巡邏，以防匪徒有進一步的行動。

他心頭一跳，急聲低問：「大耳朵，可是有禮賢的消息？」

大耳朵的耳朵確是很大，聞聲止步，看清楚是隊長，忙肅然說道：「報告隊長，不但有少爺的消息，還見到他的……」

馬大爺點點頭。

× × ×

馬本清才走出大廳，差一點與一個急奔進來的人撞個正着。

馬本清目光一轉，看清楚了，急奔進來的人是他的一名手下，名喚大耳朵。

自從發生了命案及馬禮賢被標參後，馬本清已嚴命手下加強防備，在集上巡邏，以防匪徒有進一步的行動。

他心頭一跳，急聲低問：「大耳朵，可是有禮賢的消息？」

大耳朵的耳朵確是很大，聞聲止步，看清楚是隊長，忙肅然說道：「報告隊長，不但有少爺的消息，還見到他的……」

馬本清心頭大喜，一疊聲叫：「他在那裏？快帶我去看看！」

「本清，可是有禮賢的消息？」坐在廳內的馬大爺大概是聽到馬本清與大耳朵的聲音，大聲問，並急步走出來。

馬本清只好轉身道：「馬爺，不但有消息，還見到禮賢的人！」

「他如今在那裏？」馬大爺跌跌撞撞地幾步奔出來。

「大耳朵，快些告訴馬爺。」

「是！隊長！」大耳朵氣也不喘，說道：「馬大爺咱們是在集口發現……」

未等大耳朵說完，馬大爺已狂喜地道：「快帶我去，快帶我去看看禮賢！」

也不理會馬本清與大耳朵，連跑帶奔跑出去。

馬本清一見，恐防他會跌倒，急急跟上去。

「馬大爺，隊長！」大耳朵見兩人奔跑出大門外，急得他跺着脚，「唉」了一聲，有點痛苦地跟着跑出去。

× × ×

馬大爺與馬本清在集口確實見到馬禮賢。

不過，不是活的馬禮賢！

馬禮賢已成了一具屍體，僵木地躺在水濕的泥地上，一雙眼驚怖地瞪着灰白的天空，缺了一隻耳朵的傷處血漬模糊，既恐怖，又怪異。

兩名民防隊員守候在屍體旁。

他們是在凌晨五點五十分鐘左右發現馬禮賢的。

初時，他們都很高興，以爲馬禮賢被匪徒放回來了，及至瞧清楚，才發現匪徒放是將人放了，却是死的！

他們驚慌憤怒之下，派大耳朵去報告這個不祥的消息。

馬大爺像一陣風般衝到屍體前，也不知他那來的勁，驚喜地叫道：「禮賢——」他還未知道兒子已死了。

及至瞧清楚了，不禁如着雷劈一樣，整個人震動了一下，幌了幌，接一跤仆向地上。

站在他後面的馬本清一眼就看出馬禮賢已經死了，一顆心直往下沉，見馬大爺暈倒，手急眼快，伸手一抄，及時將他抱扶住。

「牛根，你揹馬爺回去，」馬本清將馬大爺放到牛根的背上，恰好大耳朵跑到來。「大耳朵，你立刻去弄張床板來，與大奚將禮賢的屍體抬到馬大爺家。」

大耳朵重重喘地了口氣。「是，隊長！」又一陣風般跑回集上。

馬本清蹲下來，仔細地察看馬禮賢的屍體。

× × ×

匪徒收了錢後，竟然撕票殺人，這件事，馬家集上的人都知道了，均是又驚又怒，議論紛紛。

馬家更是愁雲慘霧，哭聲透屋，呼兒喊死，聞之令人心酸。

馬大爺躺在床上，才五十一歲的人，此刻恍如七十歲老翁，雙眼無神，老淚縱橫！這又怎令他不痛心欲絕呢？不但白頭人送黑頭人，而且死的是獨子，絕了後！

馬禮賢的屍體就停在大廳上，大廳已變成了靈堂。

馬本清與帳房先生打點辦理一切。

而馬家門外，也多了四名持槍守衛的民防隊員，那是馬本清爲防可能發生意外而特別調派來的。

追捕出馬　怦匪被擒

喪子之痛，令到馬大爺躺在床上足足一個月！

這一日，他在客廳內接見了蕭原。

蕭原之所以來到馬家集，是馬本清托人將他找來的。

原來馬大爺在傷痛之下，對於那幫全無信義，收了贖金後撕票的匪徒恨之入骨，發誓就算傾家蕩產也要報這殺子之仇！——反正偌大一副家財已無人承受，他已不在乎了，豁了出去。

他將自己的意思告訴馬本清，馬本清自忖沒有這份能耐，況且他有本身的職責，他思想之下，驀然省起了聞名道上的追捕能手「海角天涯」蕭原，於是向馬大爺推荐蕭原。

馬大爺只要能報殺子之仇，當下一口答應。

馬本清立刻托一位熟悉道上情況的朋友，找尋蕭原。

恰好蕭原閒着，於是從梧州趕到馬家集。

「蕭朋友，難得你肯伏義緝拿那幫喪盡人性的匪徒，你要多少報酬，只管開口。」馬大爺自喪子之後，幾乎變了個人，顯得老態龍鍾，滿頭白髮。

蕭原早已從馬本清的口中知道這件案的始末，也不齒那幫匪徒之所爲，這也是他答應緝捕那幫匪徒的原因。

沉吟了一下，蕭原道：「馬大爺，我也不客氣，一千塊大洋！」

馬大爺爽快地道：「一千塊大洋，絕無問題！」

接轉對陪坐在一旁的馬本清道：「本清，好替我好好招呼蕭朋友，盡量加以協助！」

「馬爺，這一點不用你說，我也會做了。」馬本清道。

「馬爺，那我告辭了，你好好歇歇吧。」蕭原看出馬善德精神不佳，對他大表同情。

「蕭兄請到隊部坐坐。」馬本清站起來。

「蕭朋友好走，恕我不送了。」馬善德仍然送出大廳外。

來到民防隊部，坐下喝了杯茶，蕭原才目注馬本清道：「馬隊長，你們可有查出那是些什麼人幹的？」

馬本清苦笑一下，道：「這幫匪徒手法神速，事前一點跡像也沒有，根本無從查起，所以查不出是什麼人幹的。」

「這就有點棘手了。」蕭原皺了皺眉頭。

馬本清默然。

倏地，蕭原雙眼微睜，道：「蕭隊長，那位馬少爺是被人開槍打死或是利用別的什麼利器殺死的？」

「這有什麼關係？」馬本清有點惑然地望着蕭原。

「可能有關係。」蕭原眨一下眼，「或許能從這方面找出一些綫索也未定。」

咳了一下，馬本清道：「他是被人用利刀刺入心臟至死的。」

蕭原目光不由一亮，緊接問道：「聽說匪徒曾經將他的一隻耳朵割下來。」

「匪徒確實割下他一隻耳朵。」馬本清說着倏地變眼一睜，「依我推測，這幫匪徒可能都是用刀好手！」

「何以見得？」蕭原滿有興趣。

「因爲被殺的六人皆是一刀致命，與馬禮賢的死法一樣；而馬禮賢被割下耳朵的地方，傷口很平整，這只有善於用刀，使用的刀鋒利無比的人，才能做到。」馬本清的觀察力也很敏銳。

「說得有理！」蕭原讚許地笑着說：「這就是綫索，據我所知，道上使刀的好手沒有多少個，只要去查一查，不難查出來。」

馬本清有點興奮地道：「蕭兄，有什麼我可以幫得上手的？」

「暫時還不需要你們幫手，需要時，我自會通知你。」蕭原說着站起來，突然似乎想起了什麼，重又坐下來，道：「蕭隊長，聽說有一個叫三娃子的，曾經見過一個匪徒？」

馬本清毫不思索地道：「那匪徒托他帶封信給馬大爺，還給了他一枚大洋。」

「馬隊長，可否着人請那位三娃子來談談？」蕭原目中光閃閃。

「當然可以。」馬本清朝外面大聲喊：「牛根，立刻去找三娃子來，我要見他，越快越好！」

「是，隊長！」外面有人應了聲。

「蕭朋友，你想找三娃子來問些什麼？」馬本清轉過來對着蕭原。

「我想問他托他帶信的人的容貌。」蕭原目光微凝。「他若能說出那人的容貌，查起來就容易了。」

據三娃子說，那人有一把亂草一樣的大鬍子。」馬本清想了想說。

「一把亂草一樣的大鬍子？」蕭原道：「還有其他特別的地方嗎？」

「那就要等三娃子來才知道了。」馬本清聳聳肩。

「馬隊長，你有多少名手下？多少條槍？」蕭原轉過話題。

「人有近四十名，槍却二十條不到，」馬本清攤攤雙手。「人再多，槍不够，有個屁用！」

「馬隊長，話可不是這樣說，十幾條槍不算少了，只要善於調派運用，相信馬家集固若金湯。」蕭原說話時，拿眼望着外面。

「那倒要請教……」馬本清話未說完，牛根已帶着一個十歲左右的童子走進來：「報告隊長，牛根找來了三娃子。」

蕭原聽得不禁莞爾一笑，拿眼望着那個有點呆怔，但長相頗精靈的童子。

「很好，你先出去吧。」馬隊長揮揮手。

「是，隊長，牛根出去。」牛根一個立正，然後大步走出去。

三娃子看得忍不住嘻地笑出聲。

「本清叔，叫三娃子來做什麼？」三娃子已不再緊張，拿眼瞟着蕭原。

「叫你來當然有事，這位大叔有話問你。」馬本清指指蕭原。

蕭原朝着三娃子友善地笑笑。

三娃子雙眼碌碌地瞧着蕭原，叫了聲：「大叔。」

蕭原笑道：「三娃子，你還記得托你送信給馬大爺的那個人嗎？」

「記得，那人有一把好大的鬍子，又亂又髒。」三娃子比劃着。

「那人有多高？」蕭原問。

「比牛根哥還要高半個頭。」三娃子毫不思索地說。

「他的樣子怎樣？」

「這就看不清楚了，當時他戴着一頂竹帽，身上披着一件蓑衣，我只看到他的鬍子……嗯，我還看到他的眼睛，好兇！」三娃子眨了一下眼睛。

「來，這是給你買東西吃的。」蕭原從口袋中摸出一塊銀元，塞在三娃子的手中。

「快多謝大叔。」馬本清和聲對三娃子說。

「別到處亂跑，快回家。」

「那我走了。」三娃子一溜烟跑出去了。

「馬隊長，我也告辭了。」蕭原站起來。

「蕭兄到那裏？」馬本清亦站起來。

「先到附近一帶走走，看查不查到些什麼。」蕭原說着就往外走。

「蕭兄好走。」馬本清直送出隊部。

× × ×

經過一番打聽及查探，蕭原終於查到，殺人標參、收錢撕票的那幫匪徒，爲首的兩人是道上有名的使刀好手，一名郝彪，外號大鬍子，另一名李山，外號錢疤。手下有三名匪徒，在道上素以手辣心狠著稱。

蕭原是憑着郝彪那把大鬍子將這幫匪徒的身份查出來的。

知道了作案的匪徒是誰後，蕭原立刻展開了追查行動。

× × ×

陰雨連天，實在令人討厭。

蕭原冒雨進了一間賭館。

賭館內人頭湧湧，呶五喝六，煞是熱鬧，蕭原却看也不看，穿過人羣，一逕走入裏間。

裏間原來別有天地。

裏間四面靠牆處，一排敞舖，但見橫七豎八地，躺了不少人，這些人不是睡覺，而是在吞雲吐霧，吸鴉片！

原來這間賭館不但開賭，也包烟。

那些鴉片鬼自顧自在過烟癮，對於蕭原的闖入，看也不看一眼。

蕭原放眼一掃，立時目光一亮。

因爲他看到躺在牆角舖上的一個「癮君子」正對他做着手勢。

他看清楚之後，微微點點頭，立刻又向前走，直走向一排房間前。

這排房間有十多間，有的房門緊閉，有的虛掩着，不知內裏有什麼乾坤。

却原來這間賭館不但開賭吃烟，而且還庇娼！

那一間間房，就是供客人嫖妓的。

蕭原略一察看，輕步趨到左手第四間

房前。

站着傾聽了一下，才扣指敲响房門。

「格格格」。

「媽的，誰呀？」房內傳出一把粗聲粗氣，不耐煩的語聲。

「這位爺，有人找你。」蕭原放堅了聲音說。

「是誰找老子？」房內那人惡聲惡氣，「難道你不知道老子正在快活嗎？」

「那位爺不肯說，只叫我通知你出去見他。」蕭原一手伸入腰間。「爺，你要先去見他嗎？」

「你囉嗦什麽，去叫他等一等，我就來！」

「是，我這就去告知那位爺。」蕭原故意放重脚步，走了幾步，然後放輕脚步繞到門邊。

一會，房門呀地一聲打開，蕭原霍地一閃身，閃了入去，右手向前一抵，鎗咀剛好抵在一個正要邁步出房的漢子心窩上。「要命的乖乖退到床邊，不准聲張！」

那漢子渾身震了震，一腿猝然飛起。

蕭原早有準備，覷得眞切，左掌一切，正好切在那漢子的腿骨上，痛得那漢子一條腿無力地垂下。

蕭原根本不給對方有喘息的機會，鎗咀重重地戳在那漢子的心窩上，接抬起膝頭，重重地頂在漢子的小腹上！

漢子痛得眼淚鼻涕直流，啞聲悶叫不已。

「媽——」原來床上躺了個半裸的娘兒，才張咀驚叫出聲，看到蕭原手上的鎗對着她，嚇得立刻噎住了，驚恐地望着蕭原。

蕭原的動作一氣呵成，左掌再切，重重地切在那漢子的後頸上，那漢子立刻像半截牆一樣倒在地上。

蕭原先不理會那漢子，先將房門關起來，然後再將那娘兒手脚綑綁起來，用手巾將她的咀塞住——免她大聲驚叫，驚動了賭館內的，然後才彎腰察看一下那大漢，才站起來，閃到門邊，將房門拉開一條縫，朝外張望了一下，不見有人走動，這才快手快脚將那漢子扳起，搭在肩頭上，再探首出去張望一下，立刻打開房門，閃了出去，順手將房門關上。

× × ×

蕭原在從賭館房間帶走的人，正是郝彪李山的一名手下！

這名手下名趙元。

蕭原是經過方多面打聽，才查出趙元經常光顧那間賭館，並併上裏面的一個婊子，於是暗中買通了一名烟鬼，監視趙元的行動，不然，那有這麽順利，擒捉到趙元。

在一處秘密的地方，蕭原從趙元的咀裏，問到很多寶貴的消息！

從趙元的咀裏，他知道郝彪與李山除了作案在一起外，平時是分開的，那無非是爲了不至暴露身份。

這是個好消息，可以各個擊破，若是他們合起來，對付起來就棘手得多了。

對付一個，總好過同時對付兩個。

爲了不至讓郝彪李山有時間知悉趙元的失踪而聞風藏匿起來，蕭原又行動了。

× × ×

着他。

「將鎗掉到地上，慢慢轉過來。」背後那把粗厲的聲音又响起。「你若有異動，老子立刻開鎗！」

蕭原吸了口氣，將鎗扔到地上。

「蘭花，將鎗檢起來！」背後那人喝叫。

那女子驚怕地抖索了一下，遲疑着不敢去檢。

「快檢！臭婊子！」

那女人又瑟縮了一下，才怯怯地上前，將地上的短鎗檢起來。

蕭原也慢慢地轉過了身。

他看到了貼着外面門邊，拿鎗指着他，個子高大，臉上長了把亂草一樣的大鬍子，雙眼兇光閃閃的漢子。

「郝彪！」蕭原在心裏叫了一聲。

這個漢子正是如假包換的郝彪！

蕭原上了個大當！

那麽，屋內坐着的漢子必然是假的了，目的就是引他上當，衝入屋內！

蕭原現在明白了，難怪這樣順利掩到屋前，原來人家是故意製造出來，他必是早已被郝虎發現了。

四目相對，雙方打量着對方。

郝彪驀然像被毒蜂螫了一下，全身抽搐了一下，兇厲地道：「老子估道是誰有胆來找老子的晦氣，却原來是道上大名鼎鼎的追捕手蕭原，老子今日幸會了！」

蕭原這時已冷靜下來，不斷在轉着念頭，聞言冷冷一笑：「你怎會認出我？咱們見過？」

「咱們若是見過，那老子就大大不妙了，還能拿鎗指着你嗎？只怕早已蹲在監房裏了。」郝彪厲笑連聲。

「郝彪，你擒人標參，爲何收了錢，又殺人？」蕭原在盡量拖延，希望想到一個脫厄的辦法。

郝彪嘿嘿連笑幾聲。「那只能怪那小子不是瞎子，若放他回去，萬一有人追究起來，老子們豈不是現了形？」

蕭原聽了，不禁抽了口冷氣，暗自爲三娃子慶幸。

「你這次找上老子，大概是爲了那件殺人標參案，來捉老子歸案的吧？」郝彪目中兇光大盛，鎗咀一抬，指正蕭原的心窩。

「難道我會來找你聊天嗎？」蕭原語聲出奇地平靜。

「可惜你永遠不能抓老子歸案了，老子不在乎殺多你一個人！」郝彪格格大笑起來。

蕭原正想乘郝彪大笑之際，有所動作，却有人比他還快！

「郝彪，後面有人！」那女子驀然張惶大叫。

若是蕭原這樣叫，郝彪絕不會相信，那女子已是他的人——不管願不願意，所以他相信了。

因此他上了個大當！

郝彪聞聲一驚，信以爲眞，以爲蕭原眞的帶了人來，不然，怎會如此鎮定，所以他一矮身，手上的鎗霍然指向後面！

「砰砰砰！」郝彪不管三七二十一，掃了三槍！

蕭原一見機會難再，疾忙一步標向屋角！

幸虧他行動得快，否則，他就可能會中鎗了。

原來郝彪在矮身放鎗的剎那，目光一瞥，身後那有人，連鬼影也不見一只，心頭大怒，知道上了蘭花的當，罵了一聲：「該死的婊子！」猛竄起來，探臂朝屋內掃了一梭子彈！

蕭原若是站在原來的地方，肯定被鎗彈掃射中！

坐在椅上動也不動的漢子大概是被鎗彈射中了，整個人彈起來，慘叫一聲，張臂仆跌在地上，不動了。

却聽不到蘭花的聲音，不知她有否中鎗。

蕭原蹲站在屋角，有點爲蘭花担心，也很感激她，要不是她叫了那一聲，郝彪不會上當，他只怕很難有脫險的機會。

他正想抓起褲管，抽出暗藏在腿肚外的駁殼鎗，「忽」地一物向他飛來，落在他身前地上，他伸手一摸，原來是那支他被逼扔在地上、被蘭花檢去的匣子鎗！心中不禁大喜。

這證明了蘭花沒有受傷。

却原來蘭花也很機警，知道郝彪爲人兇殘，發覺上當必然不會放過她，故此她在喊出一聲之後，立刻閃入廂房中。

所以她沒有被子彈射中，安然無恙，她恨透了郝彪，所以她才會幫蕭原，將鎗拋回給他。

× × ×

「蕭原，出來吧，你逃不了，老子數三聲，若仍不出來，老子衝入來亂鎗將你殺死！」郝彪在門外大聲吼喝。

蕭原一邊輕輕移向屋後，一邊冷冷連聲道：「郝彪，我不是三歲小孩，才不會這樣蠢，自動走出來讓你射殺！我手上雖然沒有鎗，只要我不出來，你想殺死我，斷不會這樣容易。」

說完，捷若脫兔一樣竄入正房中。

「蕭原，你想唬老子嗎？任你身手如何高明，也強不過老子手上的快鎗，老子倒要看看你怎樣對付老子的鎗彈！」郝彪貼着門邊站起來，準備衝進去。

但蕭原這時已從正房的後窗，翻窗跳出了窗外，落地屋後地上。

蕭原落在地上，毫不停留，立刻閃到牆角，往外張望。

他之所以這樣急，純是因爲恐怕郝彪衝入屋後，找不到他而含恨殺死蘭花。

張望之下，不見郝彪的人影，急忙閃出牆角，貼着屋牆，往前面竄去。

而這時，郝彪正閃身衝入屋內！

蕭原恰在這時竄到屋前牆角，目光一瞥，大急之下，疾喝一聲：「郝彪！」

郝彪半身已衝入屋內，聞喝心頭一震，抬手向牆角掃了五鎗。

鎗彈射在牆磚上，磚屑四濺！

蕭原緊貼在牆角後不動。

郝彪粗聲罵了一句粗語，一矮身，竄退到另一邊牆角後！

——他才不會這樣傻，竄入屋內，成爲甕中鼈。

蕭原探頭偷瞥，立刻招來一陣鎗彈，急不迭探頭縮回牆角後。

郝彪又放了幾鎗，乘這機會，竄出屋

角，拔腿飛奔。

待到蕭原再次從牆角探頭出來窺視，郝彪已順着那條傍着池塘的泥路，發足狂奔。

蕭原抬鎗瞄準了，連放三鎗。

但三鎗皆射不中郝彪。

鎗彈從郝彪的身旁掠過，追着他的身形，嚇得他一個虎仆，趴伏在地上，回身朝蕭原放了一鎗。

蕭原却早已從牆角後竄出來，幾個箭步，弓着腰撲到塘邊的一棵樹後。

郝彪却乘這機會，邊回身放鎗，邊從地上竄起來，像發狂的牛一樣狂奔起來。

蕭原貼在樹後，伸出短鎗，鎗咀朝着郝虎奔跑的身形，接連開了五六鎗。

鎗聲連串响起，子彈嘯空，郝彪奔跑的身形猛地一踣，滾跌在地上，疾滾了幾下，邊滾邊放鎗。

但射出的鎗彈已失了準頭，威脅不到蕭原。

蕭原冒着流彈，從樹後竄出來，箭一樣追過去。

蕭原之所以冒險衝出去，是鑑於郝彪離他足有數十丈左右，再前三十丈左右，就是一個長了矮樹的小山崗，若讓他竄入矮樹叢中，要捉他那就難了，若是讓他逃了，只怕再沒有這樣好的機會，所以他甘冒奇險。

郝彪的腰側被流彈擦傷了，痛得他直咬牙，瞥到蕭原向他衝過來，不由大急，當下也顧不了那麼多，咬着牙，猛地挺起身，朝奔躍着的蕭原掃了一梭子彈。

蕭原却在郝彪挺起身的剎那，急不迭不能在水中潛泅這樣遠。

「各位鄉親，郝彪已成了落水狗，你們再不用怕他了，快出來打落水狗啊！」

蕭原故意大聲向着村中屋內的村民大聲叫道。

那七八戶屋門緊閉的人家，剎那間大門紛紛打開，衝出十多個壯健的農夫來，個個手上執着鋤頭或禾槍，呼喝着衝向池塘。

蕭原咀角泛起一抹捉狹的笑意。

郝彪的腦袋又從水面冒出來，那羣農夫喊打喊殺，衝向他泅近的岸邊。

蕭原却握鎗含笑看着，恍如一個看熱鬧的人。

郝彪却大驚失色，急忙泅向另一個方向。

那羣憤怒的農夫却追着他堵截，呼喝之聲連天，有幾個仆落塘中，游魚一樣追向郝彪。

這一來，郝彪就慘了，無論他泅向那個方向，都有人搶先在岸邊等着他，他只好在水中團團轉，不久，就讓泅水追他的三個農夫追上了。

郝彪這時已筋疲力歇，加上身上受了鎗傷，流血不少，如何還能逃得了，掙扎了幾下，被那三個農夫挾着，揮拳痛毆，又按他入水中，讓他喝了不少水。

蕭原一看整治得郝彪差不多了，唯恐將他淹死，忙放聲大叫：「幾位鄉親，你們也解了恨，別弄死他，我還要捉他歸案，請幾位大哥將他揪上來吧。」

那幾位農夫就是恨怒未消，硬是將郝彪淹得直翻白眼，氣息奄奄，才將他揪上岸。

郝彪躺在泥地上，像一只灌飽了水的癩皮狗一樣，翻着眼，直喘粗氣。

那些農夫圍着他，鋤頭禾槍齊舉，聲聲要將他打死，累得蕭原費了不少唇舌，才將他們勸止。

那些農夫還是恨恨地踢了郝彪幾脚，才心有不甘地含怒望着郝彪。

看來，郝彪平時仗着手上有鎗，將他們欺侮得很厲害，不然，他們不會這樣憎恨他。

「郝彪，你倒見機，全身洗得乾乾淨，準備去坐監。」蕭原嘲笑地望着郝彪。

郝彪身上淌着水，大腿側沁出血，左肩頭那個血洞猶在流着血，絕望地瞪着雙眼，不出一聲。

蕭原恐怕他們會流血過多而死，撕下一幅褲脚，先替自己包扎好肩頭上的傷，才替郝彪包扎好兩處傷口。

「各位大叔大哥，替我謝謝那位蘭花大嫂，時候也不早了，我要押這傢伙去馬家集了。」

那羣農夫本來想挽留蕭原留下來歇一陣再走，見蕭原去意堅決，有一個人奔回屋中，拿了一套乾淨衣褲，便要蕭原換了濕衣服才讓他走。

蕭原見推辭不了，只好換了衣褲，但却塞了幾塊大洋在那農夫的手上，才辭別了那羣淳樸的農夫，押着喪氣垂頭、一步一拐的郝彪，走向馬家集。

× × ×

郝彪被關在馬家集民防隊部。

民防隊長馬本清對蕭原欽佩得五體投

地。

蕭原却顧不了肩頭的傷，決定打鐵趁熱，將李山縛拿，免得被其聞風而遁。

他已從郝彪的口中，逼問出李山的下落，一對照趙元所說，對了口供，心裏大喜。

他立刻找到馬本清。

「馬隊長，現在有件事要請你幫忙了。」蕭原劈頭就說。

馬本清微愕了愕，立刻興奮地搓着手道：「蕭兄，是否對李山採取行動？」

蕭原含笑點點頭。「不錯，打鐵趁熱，爲了保證將李山擒獲，我想請你派幾個手下給我，協助我捉拿他。」

馬本清一迭聲說：「沒問題，你需要幾個人？」

蕭原想了一下，說道：「五個。可以嗎？」

馬本清立刻道：「好，我立刻選派四個人。」

蕭原道：「還有一個呢？」

馬本清一指鼻子。「那一個就是我，不歡迎嗎？」

蕭原連聲道：「得馬隊長親自去，我高興還來不及。」

馬本清立刻站起來。「幾時動身？」

「最好能在午飯後。」

「沒問題，我立刻去選人。」馬本清站起來，朝外走。「蕭兄請稍候一下。」

× × ×

今日難得好天氣，天上雖然多雲，却有陽光。

太陽開始西斜的時候，蕭原與馬本清帶着四名隊員，來到一個山崗上。

六個人分散伏在崗上的雜樹後，探頭往崗背下面探望。

近崗脚處，有兩間頗大的石屋，靜靜地不聞半點聲息。

蕭原指點給馬本清他們看。

馬本清顯得有點緊張。

蕭原仔細地打量了一眼石屋四周的地勢，然後招手示意馬本清他們過來。

待馬本清五人爬過來了，蕭原用手指一下崗背兩側，悄聲道：「從這裏下去太顯眼了，很易被他們從後窗發現，咱們從兩側溜下去。然後掩近石屋，這樣比較安全，你們認爲怎樣？」

馬本清首先說道：「蕭兄，你經驗豐富，咱們都聽你的，你認爲怎樣好，就怎樣做。」

其他四名隊員見隊長讚同，自然沒有異議。

蕭原於是道：「那咱們留兩個人在崗上控制那間石屋，我帶一名弟兄從左側溜下去。馬隊長帶一名從右側溜下去，留在崗上的弟兄一聽見鎗响立刻放槍接應。」

馬本清與四名隊員一齊點點頭，表示讚同。

「馬隊長，請你分派人手。」蕭原邊說邊監視下面的石屋。

馬本清掃了四名隊員一眼，指點着道：「牛根跟着蕭兄，大耳朵跟我，石頭與樹根在崗上面。」

四個隊員各自點了一下頭。

蕭原道：「分派好了，咱們立刻行動，盡量不要弄出响聲。」

接對牛根招招手。「請跟我來。」

當先斜斜向側面竄去。

牛根緊握手中鎗，緊跟在蕭原後面。

馬本清亦與大耳朵從右側溜下去。

× × ×

不知是喝醉了還是睡着，還是人去屋空，兩間石屋內一點動靜也沒有，蕭原與馬本清皆很順利地自左右掩進了石屋。

他們在距石屋十多丈遠時了，互相打個手勢。

蕭原帶着牛根掩到石屋右側。

他們立刻貼牆竄到屋前，露出半邊臉窺看了一下，屋前半個人影也沒有，他立刻竄回去，示意牛根竄到屋前牆角看看，他則竄到屋後。

他才探出頭，一眼就看到探出半邊腦袋的馬本清，立刻向對方打了個手勢。

馬本清點點頭表示會意，縮回腦袋。

蕭原亦縮回來，竄到屋前牆角，示意牛根退到窗下，守着那個窗口。

看看牛根竄回窗下，他才探出腦袋，瞥到馬本清亦探出腦袋，朝他揮了揮手。

蕭原立刻一個箭步從牆角後竄出來，只兩步，就衝到門前，抬脚一踢，「砰嘭」聲中，踢開了兩扇閉起的大門。「屋內的人不准動，誰動誰死！」

馬本清幾乎是在同時，也從屋角後竄出來，踢開了大門，大聲呼喝！

兩間石屋內立刻有了反應，一陣雜亂的响動中，夾着女人的驚叫聲。

「砰」然一响，馬本清朝屋內放了一鎗。

原來他踢開大門後，看到一條人影從屋內撲出來，情急之下，他也看不清撲出來的人是誰，急急開了一鎗。

一聲痛苦的尖叫聲响起，那人影應鎗仆倒在大門口。

馬本清一看，才看清楚那是個幾乎全裸的娘們，露出一身細皮白肉，左肩穿了個洞，鮮血突突湧冒。

蕭原在馬本清開鎗的剎那，像一陣風一樣衝入屋內。銳利的目光瞥到裏間有人影幌動，一個箭步竄到裏間門側猛喝一聲：「李山，你逃不了！」

他的喝聲才起，崗上鎗聲大作，鎗彈擊得石屑四濺，錚錚有聲，即時响起一聲慘叫聲。

原來崗上的石頭與樹根早已經瞄準了石屋兩個後窗，一聽到下面鎗响，立刻扣動扳機開鎗，恰好有一條漢子精赤着身子，從後窗跳出來，身上連中兩鎗，慘叫倒地。

另一名在右面石屋內的匪徒一見勢色不對，一把推倒一個哭喊驚叫的女人，往側面窗口就跳。

但却給守在屋側窗下的大耳朵一鎗桿頂回屋內！

馬本清疾衝入去，一脚將那匪徒心窩踏住，鎗咀往下一戳，戳在匪徒的咀唇上，唇破血流，悶叫出聲。

「別動，不然一鎗射穿你的喉嚨！」

那匪徒那裏還敢動，雖然痛得眼淚直流，却連眼也不敢眨，驚恐地直瞪着那支烏黑發亮的鎗管。

蕭原乍聽得崗上鎗响，立刻疾衝入裏間。

（以下轉入第一〇〇頁）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要提文前

前文書至慧圓將四名大漢制住，王烈想當場拷問四人，但慧圓却說不願見到血腥，非要將四人帶離此地後才可拷問，王烈無法，後來由百里映紅趕去歸來山莊，請師抱眞前來帶走四人……四人暫時被綑在柴房中，王烈怕他們逃走，便在柴房看守着，慧圓突邀王烈與她下棋，而賭注是王烈若輸一盤，她就放走一個俘虜，若王烈贏一盤，慧圓便傳授一門武功給王烈，王烈拗不過慧圓，只得硬着頭皮與她對奕，頭三盤王烈皆輸，慧圓一連放走三個俘虜，不料在第四盤王烈出奇制勝，贏回一盤……

險勝棋一局　女尼贈秘譜

換句話說：要躲過王烈連珠炮般的三顆鵝卵石的襲擊，須要有登峯造極的輕功身法才能辦得到。說時遲，那時快，但見空中的慧圓身形一仰，憑空一個鷂子翻身，竟然再向上冲起一丈多高！

只這一個動作，就已使王烈看得目瞪口呆了，只因人在空中是無法停留和借力的，而慧圓停留在空中的時間不但超過一般武林高手所能停留的極限，而且居然還有能力向上竄起一丈多高，她是從那裏借來的力氣呀？

王烈方自驚愕間，但見慧圓又在空中翻了個筋斗，然後斜掠如鷹，飄然落在數丈之外，臉不紅氣不喘，比任何飛禽還要輕靈。

王烈從小跟着祖父習武，他祖父「快刀翁」是當今武林最傑出的幾位高人之一，他對愛孫的傳授是絕不藏私的，然而在那十多年習武的歲月中，王烈就從來不曾見過祖父施展出如此高明的輕功身法，他知道不是祖父不肯施展，而是根本無此能力。

快刀翁無此能力，師抱眞和仇元凱當然也無此能力，因爲這原是超越人的體能之事，應該是沒有人做得到的。但是，眼前這個無介介之名的慧圓却做到了！

在這一刻，王烈忽然覺得自己好渺小好渺小，他因是「快刀翁」的孫兒，家學淵源練得一身出類拔萃的技藝，因此十九歲便被聘爲太原捕頭，可謂少年得志意氣風發，加上在任職期間曾經擊敗過不少綠林高手，無形中便以爲自己已是罕有敵手的武林精英了，但是這一個月來，他從結識白牡丹以至今天的慧圓，可說使他大開眼界，尤其是那位「棋王」的彈指神功和眼前這位慧圓女士的輕功身法，都是他想像不到的事，因而不禁使他突然產生一種自卑感，覺得自己在莽莽武林中，只不過是個未入流的脚色而已。

這對他自是一種很大的刺激，故一時之間，他眞是瞠目結舌說不出一句話來。

慧圓微微一笑，走到他的跟前，將手上的五顆鵝卵石扔在地上，說道：「剛才你打得很客氣，因此妾身的『蝴蝶十八變』亦無盡其所長的機會，不過你大概已看出妾身的輕功身法不同於一般人了吧？」

王烈嘆息道：「是的，妳所施展的輕功身法，不但小可未曾見過，也從來沒有想到人的輕功竟能練到這種地步，佩服佩服！」

慧圓笑道：「現在有興趣練習麼？」

王烈點頭道：「當然有興趣，不過要練成這門輕功只怕要費很多時日，小可有許多事情要處理—」

慧圓接口道：「不用多久，以你現有的成就做基礎，半年之內即可練成。」

王烈苦笑道：「半個月都不成！」

慧圓道：「你急甚麼？」

王烈道：「追查殺害趙南星的兇手容或可以緩一緩，解救白牡丹和黑牡丹却拖不得。」

慧圓道：「你的武功和棋力都差那『棋王棋后』太遠，如何救得那兩位姑娘？」

王烈道：「無論如何，小可必須想盡一切方法救她們脫險，這是小可的責任。」

慧圓道：「除了以武功擊敗『棋王棋后』或以棋力取勝之外，你絕不可能以其他方法救人！」

王烈微怔道：「女士這樣肯定麼？」

慧圓頷首道：「是的。」

王烈道：「這表示妳對『棋王棋后』十分了解？」

慧圓又點頭道：「不錯，但對於他們二人，妾身不可能告訴你甚麼。」

王烈道：「爲甚麼？」

慧圓道：「因爲我還想活下去！」

王烈一聽這句話，就知道她與「棋王棋后」有着很深的關係，而既然她已把話說得這樣嚴重，自己自然不能再對她有所要求了，當下向她一躬身道：「既是如此，女士不說便了。」

慧圓又取出懷中的三本書，先將「蝴蝶十八變」遞給他道：「這一册秘譜就送給你，你可根據秘譜自行潛研，仍可練成『蝴蝶十八變』的身法。」

王烈道謝收下。

慧圓再將另兩本書交給他，說道：「這是妾身收藏的兩本棋書，一爲『梅花譜』，一爲『橘中秘』，沒事時多看看，必能提高你的棋力。」

王烈又道謝收下，問道：「這兩本棋書能幫助小可打敗『棋王』麼？」

慧圓道：「不能，他們二人的棋力均已超過棋書上所記載的棋譜，但如果你領悟力强，便可根據棋書而提高棋力，之後能不能打敗他們就要靠你自己的智慧之高低而定了。」

× × ×

這天入夜時分，王烈又服下一碗湯藥和吃了一些東西後，腹痛已完全消失，體力也恢復了十之五六

，爲恐失去最後一個人證，他仍堅持住宿在柴房中，寸步不離的監視那個未被放走的中年大漢，因爲他担心被放走的三個中年大漢會回來救人。

結果是：一夜平靜無事。

次晨，慧圓將一份早餐送到柴房給他食用，然後一指那個仍在昏睡的中年大漢道：「他已昏睡一天一夜，你看要不要讓他醒一醒？」

王烈問道：「有問題麼？」

慧圓道：「妾身的點穴手法與衆不同，不解開就永遠不會醒來，若是超過三天不解開他的昏穴，便會終身殘廢。」

王烈連忙問道：「妳是說：到明天晚上，若是不替他解開穴道，他便會終身殘廢？」

慧圓道：「是的。」

王烈道：「那就等明天再替他解穴便了，眼下小可還想跟女士談談。」

慧圓道：「談甚麼？」

王烈道：「昨天女士放走了三人，他們已知道還有一個在此，要是小可推測不差，今天可能有人會來，女士請多小心一些。」

慧圓微微一笑道：「不妨，普天之下，能使妾身頭痛的人物並不多。」

王烈道：「還是小心爲是，令嫒何時而返回此處？」

慧圓道：「最快是今天晚上。」

王烈說道：「希望師莊主能親自到此，有他幫忙，小可就可抽身趕去洞庭湖救人」。

他的想法是：大儒俠師抱眞若能親自到此接去中年大漢，遲早會摸出中年大漢的姓名來歷，進而便可追查出殺害趙南星的兇手是誰，故此案之破已是指日可待，自己似可於一兩天內再趕去鬼風港設法救出黑白二牡丹和那個船家。

慧圓見他執意要去洞庭湖救人，不禁搖頭嘆息道：「王捕頭，你再聽妾身一言：那『棋王棋后』的武功已練到神化之境，你即使再苦練二十年也別想勝過他，何苦去以卵擊石？」

王烈道：「小可相信女士所言非虛言恫嚇，但有一句話女士應該知道，這句話叫『義無反顧』！」

慧圓問道：「縱然拚掉性命亦在所不惜？」

王烈點點頭，說道：「是的，因爲那位白牡丹姑娘和那位船家是從我手上被擄去的！」

慧圓又嘆了口氣道：「妾身很了解你的心情，只是……唉，你一定要去的話，請爲我帶一句話給那位『棋王』……」

王烈道：「好的，女士請說。」

慧圓道：「你告訴他我是百里映紅的母親，然後告訴他『炮四進七』。」

王烈一怔道：「炮四進七？」

慧圓道：「不錯，炮四進七！」

王烈迷惑不解道：「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慧圓道：「你別管，只這樣告訴他就行了。」

王烈道：「好，小可一定帶到。」

慧圓道：「還有，除非是奇跡出現，否則你是不可能再出來了，你可有甚麼事要交代的？」

王烈呆了呆，繼而啞笑道：「果眞小可將一去不返，女士便請去見小可的父親和祖父，把小可身陷該處的消息告訴他們吧。」

慧圓點了點頭，正要再開口說些甚麼，忽聽前面屋前有一個人大叫：「有人在麼？」

聽聲音，似是小童。

慧圓面色微變道：「奇怪，是誰找到這裏來了？」

說着，快步走了出去。

王烈仍守在柴房以防有變，柴房跟屋前約有六七丈遠，他凝神側耳諦聽，只聽見慧圓與一個小童低聲交談，却聽不清楚他們在談些甚麼。

過了一會，只見慧圓一臉鐵青的回到柴房，手上拿着一封信函。

王烈忙問道：「甚麼事？」

慧圓不答，把信交給他看。

信上是這樣寫的：「慧圓女士粧次：令嫒已經在余之手中，接函後請即帶人至百丈岩下交換令嫒一命，不得拷問余之部屬，並不得帶幫手來，違則以處死令嫒爲懲！」

底下沒有署名，是一封匿名信！

王烈呆了。

慧圓又亮出手上的一支玉搔頭，滿面嚴肅道：「這是小女的首飾！」

王烈好像被人一拳打入萬丈深坑，發呆良久，才問道：「他們託一個小孩送來的？」

慧圓點點頭。

王烈長嘆一聲道：「女士曾說除非令嫒遇上頂尖高手，否則不會有多大問題……看樣子令嫒是遇上頂尖高手了！」

慧圓心情似極沉重而複雜，雙目緊盯着他道：「小女沒有江湖經驗，也許是中了對方的某種陷阱而失手的，你看這件事該怎麼辦？」

王烈苦笑道：「爲了令嫒的安全，當然只有照對方之意進行交換了！」

慧圓喟然道：「王捕頭，妾身很抱歉，早知如此，妾身應該讓你在此進行拷問才對。」

王烈道：「女士不必自責，這是誰都想不到的事情。」

慧圓道：「可是這樣一來，却把你的整個計劃破壞了。」

王烈道：「不妨，只要令嫒能安全歸來，別的以後再說。」

他故意裝得滿不在乎，其實心中難過到了極點；他本以爲把中年大漢交給師抱眞後，趙南星的被害一案便可水落石出，而自己也可全心全力去搶救白牡丹等人，不料變起不測，百里映紅竟然落入敵人手中，這樣一來，拿中年大漢去換回百里映紅勢在必行，自己却是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了。

這件意外對他是個很大的打擊，因爲追查殺害趙南星的兇手遲緩不得，救白牡丹等人也遲緩不得，他感覺到分身乏術，實在無法同時去進行兩件事情；而如將中年大漢還給對方，自己就得另起爐灶，可是如此一來，自己如何能够趕回鬼風港救人？

但是，不論怎麼說，他都不能反對慧圓女士帶中年大漢去救回女兒，所以他只好故示泰然了。

他問道：「百丈岩在何處？」

慧圓道：「在五台山中，距此約有二十里路程。」

王烈看了還拿在手上的信函一眼，道：「對方在信上說明不得帶幫手去，令嫒因小可之事而陷身敵手，此事小可豈能袖手不管，但是小可若與女士一起去，只怕反而——」

慧圓接口道：「對，你不能去！反正此事十分簡單，他要部下，我要女兒，一個換一個，不會有甚麼枝節。」

她視綫移到那個昏睡未醒的中年大漢的身上，忽然冷笑一聲道：「對方信上還說不得拷問他的部屬，咱們若進行拷問，對方如何得知？」

王烈沉吟道：「對方可能有人埋伏在這附近，爲令嫒的安全計，最好不要。」

慧圓也怕女兒遇害，只好打消了念頭，說道：「那麼，妾身這就帶人入山，你若已能走，也就此去吧。」

王烈道：「不，小可在此等候，等你們母女平安回來，小可再走不遲。」

慧圓點了點頭，隨即入屋取來兩個大蔴袋，將中年大漢的頭脚套住綁好，一把攬起道：「我走了，如果一切順利，入夜以前應可返回。」

王烈問明百丈岩的詳細地點，便道：「入夜之後，女士若未返回此處，小可當趕去看看，一切請多加小心。」

於是，慧圓攬着中年大漢離開了自己的家，向五台山中進發……

× × ×

王烈一人獨處茅屋之中，他努力想定下心來閱讀「蝴蝶十八變」或棋書，但是腦子裏一直揮不掉百里映紅的影子，一直在爲她担憂，也担心慧圓女士此去是否能順利救回女兒，心情紊亂極了。

他只好在屋裏屋外不停的打轉，眞的像熱鍋上的一隻螞蟻……

這天午後不久，他正在茅屋前面踱步，驀聽得一聲暗器破空呼嘯而至——

是一柄飛刀！

王烈反應極快，身形一側，避過了飛刀的襲擊，一看飛刀是從對面的河邊上發來的，立刻轉向河邊望去，喝道：「何方鼠輩，滾出來讓我見見！」

話聲甫落，只聽一聲嘩啦水响，一人從河裏一躍上岸！

那人，一身黑色水靠，頭上罩着一塊黑袋，只露出兩個眼洞。却是赤手空拳，未携帶任何武器，模樣怪異神秘已極！

王烈微微一怔：「你是何人？」

那人雙手插腰，昂然而立，開口道：「別問我是誰，我只想告訴你幾句話！」

語氣，極之陰沉冷峻。

王烈舉步向他走過去。

那人右掌一横，喝道：「站住，不要走過來！」

王烈見對方站在河邊上，只要一個仰身倒縱便可潛水逃遁，當此形勢撲朔迷離之際，他希望多多接觸怪人怪事，這對破案是有益的。故聞言立刻住足，笑了笑道：「閣下不論要告訴我甚麼，如要我相信你的話，最好先出示身份來歷。」

那人冷冷道：「我只想說幾句話，你要是聽不進去，那也無妨。」

王烈聳聳肩道：「那你就說吧。」

那人道：「請放棄追查趙南星的死亡眞相！」

王烈道：「理由是甚麼？」

那人道：「不要問理由。」

王烈笑道：「要我放棄追查，總得有重大的理由才行，否則我拿甚麼向師姑娘交代？」

那人道：「爲了你和你家人的安全，最好放棄追查！」

王烈目光一凝道：「你在威脅我？」

那人道：「你要這樣說也可以，你王烈是聰明人，你應該回太原去幹你的捕頭，去對付那些犯罪盜賊，不要過問武林是非！」

王烈微微一笑，說道：「多謝你的忠告……」

他忽然轉身走向茅屋，拔下那柄射在門邊上的飛刀，拿在手上把玩，含笑道：「這把飛刀打造得很精緻，我想是出自名匠之手吧？」

那人目中精芒大盛，沉聲冷笑道：「王烈，如果你不聽我規勸，將來會後悔莫及！」

王烈笑道：「我剛才的話也請閣下三思：要我放棄追查，必須有正大的理由，因爲我已答應了師姑娘的要求，你知道師姑娘含冤莫白，而且已連累了她父親。」

那人嘿嘿冷笑道：「王烈，你祖父『快刀翁』年紀已經很大了，他一個糟老頭只怕已沒有能力保護一家人的安全吧？」

王烈心中大怒，移步上前，面上仍掛着笑容道：「我還以爲你是甚麼特殊的人物，敢情是個狗屁不如的下三濫！」

說到這裏，猛可反手一揚——

那人只道他要發出手上的飛刀，趕緊一仰身，迅速的倒縱數丈，噗通一聲，潛入河裏去了！

王烈跑到河邊一看，已看不見對方的踪影，心知對方水性極佳，追緝不易，故不想下水，只在河邊上站了一會，便轉回茅屋，在門檻上坐下來。

對方充滿威脅的話，在他心弦上起了一陣震盪，想起祖父已年高八十以上，而父母親和幾位叔伯又不諳武事，萬一對方眞去侵犯的話，那確實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但是，自己可以退縮麼？

不，事情到了這地步，自己絕無退縮之理，要是自己退縮了，將來祖父得知此事，不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才怪！

想到這裏，他的視綫回到手上的飛刀，再一次仔細的打量起來。

飛刀沒有刻上任何文字或圖案，但的確打造精美，經驗告訴他必是出自名匠之手不錯！

這，使他想起了一個以打造各種兵器而聞名於世的名鐵匠——公冶老爹！

公冶老爹的鐵舖子就在五台縣城中，他決定等此間事了，便去找公冶老爹請教一下。

× × ×

太陽已漸西斜。

慧圓女修士還沒回來。

王烈心中的不安愈來愈盛，雖然百里映紅的落入歹人手中並非他的過錯，但是他可不願一個帮助自己去辦事的姑娘受到傷害；他不停的在心中祈禱：老天爺，請保佑她們母女平安歸來吧！

他決定：只要她們母女平安回來，他便立刻離開此處，決不再把任何麻煩帶給她們母女。

但是，眼看着夕陽已快落到地平綫上，而慧圓女修士依然未見返回，他急得坐立不安，憂心如焚，暗暗嘆道：「那白牡丹姑娘落入『棋王棋后』手裏，還可解釋不是自己的過失，這百里映紅若有三長兩短，自己可眞是萬死不足以贖其罪了！」

正在急得團團轉的時候，驀聽得河邊的小路上傳來衣袂帶風之聲！

他神色一振，循聲望去。

視綫瞥處，他所有的憂慮一下完全消失了！

慧圓女修士和百里映紅回來了麼？

不錯，她們母女安然無恙而返！

一向冷靜沉着的他，這時一見之下，也不禁高興得跳了起來，差點掉下喜悅的眼淚。

慧圓女修士牽着女兒的手，以一種優美的身法縱落茅屋門口，母女倆均無任何損傷。

王烈大大透了一口氣，以充滿感激的心情，對天拜了三拜。

慧圓訝然道：「你在拜甚麼？」

王烈笑道：「謝天謝地。」

慧圓明白了，微微一笑道：「知道你很着急，所以我們母女一口氣奔回來。」

王烈連忙向百里映紅問道：「百里姑娘，妳沒受到傷害吧？」

百里映紅含笑道：「沒有，他們還不失爲正人君子，沒有對我無禮。」

王烈道：「太好了，快入屋歇歇。」

三人回到屋中，王烈倒了兩杯冷茶給她們解渴，她們母女又去屋後洗了一把臉才又回到堂屋坐下，開始述說經過情形。

原來，百里映紅確是經驗不足着了人家的道兒，她在途中發現有人在路旁擺着一桶茶水，認爲是善心人的奉獻，由於口渴，便喝了一碗，不料走沒幾步，腦門突然開始發暈，天旋地轉起來……

「醒來之後呢？」

「醒來之後，發現被帶到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岩上，全身被人用牛筋繩綑綁着，動都不能動一下。」

「對方一共有幾人？」

「三個，都蒙着臉，不過從他們的談話中聽得出一個是老人，兩個是青年。」

「以後再聽到他們的聲音時，妳能不能從談話聲音認出來？」

「應該可以。」

然後，輪到慧圓女修士描述交換俘虜的情形！

「妾身趕到了百丈岩下，發現他們站在岩上，其中兩個蒙面人架着小女，那年老的要妾身先釋放帶去的中年大漢，妾身知無選擇餘地，乃解開中年大漢的穴道，放他上去，之後他們也將小女放了。後來我們母女再登上那百丈岩上時，他們已逃逸無踪。」

「整個過程中，都看不出他們的身份來歷？」

「看不出。」

王烈並不感到失望，笑了笑道：「這是不幸中之大幸，令嫒無恙歸來，比甚麼都好！」

慧圓道：「我很抱歉，要是同意你在此拷問他們，而且不逼你下棋的話，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王烈笑道：「不要緊，小可運氣不壞，又得到了一件可資追查的東西。」

說着，抽出那柄飛刀，將午後不久所發生的事情一一說了。

慧圓驚訝道：「你認爲那人與那四個中年大漢是一夥的？」

王烈點頭道：「不錯。」

慧圓道：「目的何在？」

王烈道：「勸小可放棄追查。」

慧圓道：「你要不要放棄？」

王烈道：「決不放棄。」

慧圓道：「那麼，你得爲你的家人當心了。」

王烈道：「小可會捎一封信回家，請我祖父小心防患。」

慧圓道：「要不要妾身帮忙？」

王烈道：「謝謝，不用了，此次承蒙女士搭救，小可得以檢回一命，不想却帶給妳們母女這麼多麻煩，小可至感歉疚，不敢再打擾，如今就此別過，救命之恩，容後報答。」

百里映紅一怔道：「你這就要走？」

王烈道：「是的。」

百里映紅道：「天黑了，要走，明天再走也不遲呀！」

王烈道：「不，就此別過。」

於是，王烈連夜離開了她們母女，動身趕向五台縣城；次日來到城中，他先入一家客棧歇下，洗滌吃食一番，在客房中寫了一封家書，托店小二寄出，然後睡了一覺，直到晌午時分，才會帳離開客棧。

兩年前，他曾到此城找公冶老爹打造武器，故不必打聽，一路來到公冶老爹的鐵舖子。

公冶老爹的鐵舖子在一條小街的盡頭，他一脚跨入鐵舖子時，正見公冶老爹在爐前打造一把鋼刀；公冶老爹認得他是太原捕頭，連忙丟下工作，笑臉相迎道：「王捕頭，好久不見了！」

王烈笑道：「老爹最近生意如何？」

公冶老爹道：「老樣子，高興便動一動，不高興便去喝兩杯。」

王烈道：「有件事情想麻煩您老。」

公冶老爹道：「好說，你王捕頭的事，老朽敢不竭盡棉力？」

王烈取出飛刀遞給他，問道：「您老請看看這把飛刀。」

公冶老爹接過一看，立現笑容道：「這是老朽的手藝啊！」

王烈笑道：「我猜也是，但我想知道這種飛刀您老是替誰打造的。」

公冶老爹想了想，道：「這種飛刀老朽只替兩個人打造過，一個是姓柳的江湖朋友，他的綽號就叫『柳飛刀』——你聽過沒有？」

王烈道：「略有耳聞，聽說他是一位俠盜？」

公冶老爹點頭道：「不錯，此人雖是綠林人物，但經常刦富濟貧；他的絕技就是飛刀，據說百發百中；你知道這種飛刀較一般飛刀重了五兩，所以威力極强，往往一刀畢命。」

王烈道：「還有一個是誰？」

公冶老爹道：「趙北星。」

王烈心弦一震道：「百劍堡主趙池的第四個兒子？」

公冶老爹道：「就是他！去年他來老朽這裏打造飛刀，最後挑上這一種，一共打了十八把。」

王烈問道：「您老看得出這一把是何時打造的麼？」

公冶老爹反覆細看那把飛刀，道：「好像就是老朽去年打造的，不過老朽不敢太肯定……」

王烈又問道：「去年柳飛刀有沒有來打造？」

公冶老爹搖頭道：「沒有，他已許久不來了。」

王烈收回那把飛刀，笑道：「謝謝，下回有空，請您老喝幾杯！」

走出了公冶老爹的鐵舖子，他滿腹疑惑與驚異，因爲根據公冶老爹的說法，已可肯定飛刀是趙北星所有，這就使他如入五里霧中，大惑不解了。

趙南星的遇害，不論兇手是誰，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絕非他們趙家自己人幹！

百劍堡主趙池絕不致於殺死自己的兒子來嫁禍師素貞，趙北星當然也不會，既然如此，他爲甚麼要脅迫自己放棄追查趙南星的死亡眞相？

如果那人不是趙北星，那他是誰？柳飛刀麼？不，柳飛刀是個獨來獨往的俠盜，他每次做案都不隱藏他的面目，總是表明他是柳飛刀，是屬於那種「明人不做暗事」的光桿，他有甚麼理由要殺死趙南星去嫁禍師素貞？

沒錯！昨天那人是趙北星絕對沒錯！還有那四個中年大漢也必是趙池的門下，但是，我王烈要追查他哥哥的死亡眞相，他爲甚麼要來阻止？天下寧有是理？

因此，他決定再去百劍堡見趙池，和他「開門見山」的談一談！

他去縣衙向一個舊僚借了一匹馬，隨即馳馬離城，直奔渾源縣郊的百劍堡……

× × ×

離城未幾，後面路上忽然傳來一片快馬奔馳的蹄聲，他聽出有七八騎之多，心中奇怪，掉頭一看，但見後面半里處塵烟滾滾，果有七八個騎士結隊而來，因看出不是官兵，覺得這種情形少見，於是勒住坐騎在路邊，想看個明白。

俄頃，那隊騎士如風而至，成一路縱隊從他面前馳過，共是八個青年。

爲首的青年，竟是司徒皓！

滿天星斗司徒皓！

他，即是數月前參加師抱眞的壽禮，後來與仇香、王烈下場表演絕技，以九支小銀鏢打中空中九個橘子而贏得不少喝采的司徒皓——當朝兵部尚書司徒鵬的兒子，一位無憂無慮縱情江湖的闊少爺！

當王烈一眼認出他時司徒皓也認出他是王烈，當即舉臂一聲呌喝，勒住坐騎。

在他後面的七個青年也紛紛勒馬停下，司徒皓撥轉馬頭回到王烈跟前，笑道：「王兄，是你呀！」

王烈對這位喜歡在江湖上闖蕩的闊少爺既無好感亦無反感，當下抱拳道：「你好，想不到又在這兒碰上你。」

司徒皓高興道：「正是，幸好你我都是情場敗將，否則眞所謂冤家路狹啦！」

王烈失笑道：「情場敗將？司徒兄此言怎講？」

司徒皓笑道：「咱們三人數月前在師莊主的壽宴上表演功夫，當時小弟以爲咱們三人中總有一人雀屏中選，誰知名花早已有主，咱們三人都敗下陣來。」

王烈微笑道：「司徒兄很在意麼？」

司徒皓哈哈笑道：「老實說那幾天小弟心裏很不舒服，不過後來就沒事了。」

他接着爲王烈介紹隨行的七個青年，他們的姓名是「衞見賢」、「凌玉鏡」、「景錦城」、「路輝煌」、「卓欣」、「賀龍」、「西門芳」，敢情都是顯貴之子因喜舞棍弄棒，也練了一身武功，就與司徒皓結爲死黨，一起下江湖闖蕩兒，說穿了是不喜歡讀書，此爲王孫公子的通病。

王烈與他們一一行禮相見過後，回對司徒皓問道：「司徒兄今天如此浩浩蕩蕩的急行軍，不知爲的何事，小弟可以與聞與聞否？」

司馬浩笑道：「實不相瞞，我們八人一向是無事忙，不過這回倒眞是有事要幹，我們要去歸來山莊！」

王烈目光一注道：「幹甚麼？」

司徒皓道：「王兄一定已聽到師姑娘殺死趙南星和仇香二人之事吧？」

王烈不禁微笑道：「是的，此事早已傳遍整個武林，人人皆知。」

司徒皓說道：「我們不明白師姑娘爲何而殺人，但想一定有原因，她是師抱眞的女兒，絕不可能是那種任性胡爲的姑娘……小弟的看法是：她殺人必有充足的理由，值得同情！」

王烈啞笑道：「你們要去安慰她的父親？」

司徒皓道：「不，我們要去助他一臂之力，你知道金龍堡的仇堡主和百劍堡的趙堡主已定下日期要對師莊主大興問罪之師，師莊主人單勢薄，自非他們二堡之敵，想那師莊主乃是一位仁人君子，他對武林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何況他早已宣佈與女兒斷絕父女關係，仇、趙二人要再找他算帳實無道理，因此我們前去帮他抵抗金龍堡和百劍堡的侵犯。」

王烈道：「這是你自己的主意？」

司徒皓點頭道：「不錯！」

王烈道：「我看最好不要去。」

司徒皓星目一睜，詫異道：「王兄，你是通情達理之人，難道站在仇、趙二人那一邊？」

王烈笑道：「不是，小弟的看法是：師莊主一定不會接受你們的拔刀相助，這與他的爲人不合，他只想與仇、趙二人和解，不想抵抗。」

司徒皓微愕道：「爲甚麼？」

王烈道：「他女兒殺了仇香是事實，他是理屈的一方，要是他採取抵抗的行動，那麼他已不是甚麼大儒俠師抱眞，而成了是非不明的邪道人物了。」（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黃鷹・文
黃耀基・圖

風雲十七劍

前文提要：

葉孤鴻身懷絕技，初試啼聲未逢敵手，知道他的只有劍公子，金買他的人頭，殺手們心中是有數的。在他出道後從萬劍山莊到司馬山莊，明槍殺不到，殺手們就使用暗着，利用衆人尚未知其底細，先將劍公子暗殺，然後離間龍老頭，借他之手殺害葉孤鴻，幸好他能一一化解，以一個下人能避過高手的擊殺，令人懷疑，又不敢在衆人面前說出眞情，南宮素雖然知情，只有袒護不敢說出，眞有：「口吃黃連滿肚苦」之感……

龍老頭，鬼書生，從旁知道的高永，南宮素更是清楚，故一千兩黃

誤中殺手計　三世家遭殃

青娥插口道：「爹，不會的，小葉絕不會……」

司馬如龍說道：「人不是他殺的，是誰？」

青娥櫻唇半開，怔在那裏，司馬如龍接道：「屍體是他發現的，事實他亦曾與死者結怨。」

青娥垂下頭，旁邊杭春華突然上前，抱拳道：「幾位，請助晚輩將人拿下，送返萬劍山莊，好讓家師追查究竟——」

高永亦道：「他練的既然是萬劍山莊的武功，萬劍山莊的弟子不能不……」

龍在田大笑截道：「成，送他回萬劍山莊老夫怎辦，怎消心頭之恨，怎報殺子之仇？」

語聲一落，葫蘆與人半空中一滾，凌空又向葉孤鴻襲去。

歐陽笑鐵算盤一响，亦攻向葉孤鴻，南宮素急呼：「你們聽我說——」

葉孤鴻苦笑截道：「素姑娘，不要替我分辯了。」

語聲未落，已然被龍在田葫蘆迫退，南宮靈那邊立即一劍截來。

南宮素急呼道：「大哥——」

南宮靈輕叱道：「少說廢話？」劍一抖，二十七劍當頭罩下。

葉孤鴻倒踩七星避開，旁邊司馬如龍霹靂暴喝，雙掌一拍，如撞金石，接一翻，印向葉孤鴻。

南宮素怒喝道：「你們怎能够以衆凌寡？」

歐陽笑道：「除惡務盡，對付這種人，那用得着江湖規矩？」

司馬如龍接道：「他暗算殺人，我們最低限度，比他光明磊落。」

說話間龍在田的葫蘆，歐陽笑的算盤，南宮靈的劍，司馬如龍一雙鐵掌已一齊襲向葉孤鴻，這四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一出手便能够此消彼長配合得非常緊密。

葉孤鴻武功雖然好，還是第一次被人圍攻，早已亂了手脚，也根本不是這四個高手的對手，幾個照面之間，已然挨了幾

下。

南宮素一見不是路，忙呼道：「小葉快走——」

葉孤鴻一怔：「我……」一分神，肩又被南宮靈劃了一劍。

南宮素怒罵道：「你這個傻瓜，快走啊——」

龍在田大笑。「走，走到那兒去？」葫蘆迎面截住去路，當胸撞去。

葉孤鴻避劍閃算盤讓鐵掌，雙掌迎向葫蘆，一拍借力彈起身子，掠上了橫樑，接一翻，飛掠向門那邊，急如疾箭。

歐陽笑暴喝，鐵算盤一抖，數十枚算珠疾射了過去，聲勢奪人。

司馬如龍南宮靈掌劍接出，身形亦急如箭射。

葉孤鴻翻身閃開算珠，身形着地，閃劍，接一掌，借力再倒退。

杭春華也就立在那兒，葉孤鴻一見，露出了希望之色，一聲：「大師兄——」

那一絲希望之色剎那消散，杭春華劍已出鞘向他刺來，他一閃不開，左脅連開兩道血口，杭春華第二劍緊接刺到，却被橫來一劍截下。

是南宮素的劍，南宮素接一把將葉孤鴻推了出去，反手又接了杭春華三劍。

大堂外多的是三大世家的弟子，迅速將葉孤鴻截下，高永一槍那邊亦刺來。

葉孤鴻悲憤之極，赤手空拳，接三刀，閃一槍，最少有三個機會可以傷人，但他仍然沒有出手，那些三大世家的弟子却沒有領情，將他包圍起來。

「噗噗噗」的三下異响，三團白烟迅速在他們的脚下爆開，疾捲起來。

南宮素的烟丸到底出手了，那些烟丸一顆已經不得了，接連三顆，大堂外迅速濃烟密佈，她一面叫道：「小葉快走——」

濃烟中傳來葉孤鴻的語聲：「素姑娘！」兵器揮動聲接响。

南宮素大罵道：「你這個笨小子，既然不是殺手還不快走，去弄清楚，將那個眞正的紅纓錦衣侯找出來！」

「一定的——」葉孤鴻應一聲，接悶哼一聲，顯然也挨了一下。

南宮素怒道：「你再開口說一個字，我便一劍刺翻你！」

濃烟中果然再聽不到葉孤鴻的語聲，南宮素再取出一顆烟丸，方待擲出，南宮靈已掠來，喝道：「妹妹住手！」

南宮素反手將烟丸擲出，才道：「他不是那個紅纓錦衣侯！」

南宮靈道：「你有證據。」

南宮素沒有回答，身形一動，將那邊掠來的龍在田一劍截下。

南宮靈一咬牙，突然出手，封住了南宮素兩處穴道。

南宮素嚶嚀倒下，南宮靈一把將她扶住，一面怒叱道：「你瘋了。」

南宮素流着淚，道：「大哥，他不是殺手，他救過我的命。」

南宮靈歎了一口氣，怔在那兒。

堂中這時候濃烟迷漫，驚呼聲四起，亂成了一片。

× × ×

葉孤鴻雖然負傷，身手仍然很敏捷，曳着一股濃烟衝到了高牆之下，兩個司馬世家的弟子左右來截，被他伸手推倒，他隨即拔起身子，掠上牆頭，躍了出去。

司馬如龍等人相繼從濃烟中衝出來。門迅速大開，一羣人追了出去，分成幾撥，追向不同的方向。

× × ×

轉出了長街，葉孤鴻一連撞倒了幾個人，竄進了一條巷子。

長街那邊三大世家的人緊接轉出來，隨即又分成兩撥，一向前，一向後。

向後的一撥緊接轉入那條小巷子，一個响亮的聲音從中嚷起來：「那個殺手，這邊去了。」

其他的聲音緊接此起彼落。

× × ×

葉孤鴻聽在耳裏，打從心裏嚷出來：「我不是殺手，不是那個紅纓錦衣侯！」

他的脚步並沒有停下，發狂的前奔，他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只記得答應過南宮素要逃出去，要將那個眞正的紅纓錦衣侯找出來。

傷口隨着越來越刺痛，他跌倒又爬起來，繼續往前奔。

× × ×

是另一條巷子，一個人以急速的脚步走進去，在巷中停下，推開了一扇破舊的木門。

是一個女人，黑羅刹！

屋子破舊，蛛網塵封，已不知空了多久，陰陰森森的，却有人。

是鬼書生沈歸愚，坐在一張破桌後，輕輕搖動着摺扇，看來是那麼優閒。

黑羅刹反手將門掩上，順勢靠在門板上，目光從沈歸愚面上轉過，落在倒向右邊牆壁的一條柱子上。

柱子後面的陰影中坐着紅纓錦衣侯，仍然是那種裝束。

「你也到了？」黑羅刹接展顏一笑。

錦衣侯道：「葉孤鴻並不是逃向這邊來。」

黑羅刹接問道：「事情怎會弄成這樣的。」

錦衣侯道：「怎也好，他們現在將葉孤鴻當做我，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葉孤鴻身上，對我們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黑羅刹點頭：「我們就趁他們搜尋葉孤鴻的時候，找機會動手。」

沈歸愚插口問：「現在？」

「今夜——」錦衣侯拿出了一卷紙抖開，那之上畫着很多的綫條：「這是司馬世家的詳圖，如何開始我也已有一個很不錯的計劃。」

黑羅刹道：「我們三人之中以你最爲聰明，就依你的計劃行事好了。」

沈歸愚接道：「司馬世家富甲一方，今夜我們殺人之外應該也滿載而歸。」

錦衣侯道：「金銀珠寶都給你們，有一個人你們却要留給我。」

黑羅刹一聲冷笑道：「你這是由心之言。」

錦衣侯無言點頭，黑羅刹又問：「你不怕？」

「我有辦法應付的，」錦衣侯語聲陰沉。

黑羅刹輕歎一聲。「你喜歡怎樣便怎樣，可是我們仍然希望你再考慮清楚。」

「我會的，」錦衣侯把手一揮，那張地圖飛向沈歸愚。

黑羅刹沒有理會，只是看着錦衣侯，眼神是那麼幽怨，錦衣侯的眼即時垂下。

× × ×

葉孤鴻終於倒下，倒在一條小溪中，一頭栽進溪水裏，隨又揚起來，雙手接捧水猛喝，一口又一口，一面的悲憤之色。

追他的人很多，一路上大叫他兇手殺手，他的輕功好，一進山林內更就捷若猿猴，一一將追來的人遠遠拋下。

可是他一些也不覺得高興，這也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他逃過了今天，明天還要繼續逃命，一直到他將眞的紅纓錦衣侯找出來。

江湖上難道就是這樣的詭譎險惡。

在離開萬劍山莊之際他原是充滿了憧憬，只待找機會一展所長，闖出個名堂來讓師父高興一下，那知道名堂還未闖出來，便已惹下殺身之禍，不由他不懷疑自己是否適應這種江湖人的生活。」

但不管怎樣，他也得將紅纓錦衣侯找出來，非獨因爲他要洗脫自己的嫌疑，還因爲他答應了南宮素這樣做。

想到南宮素他不由又担心起來。

× × ×

數里外的一座山坡上，司馬如龍，歐陽笑，龍在田先後停下來。

放目四顧，並沒有葉孤鴻的踪影，龍在田居然還笑得出來：「這小子倒是泥鰍般滑溜，一下子便跑得無影無踪。」

歐陽笑算盤一响道：「看他的身法應該是萬劍山莊公孫老兒的一脈，奇怪公孫老兒從來都沒有提過這個人，若說偷師得來，這個人的天份亦不可謂不驚人了。」

司馬如龍嘟喃道：「公孫老兒怎會這樣不小心？給他偷學到這個樣子仍然毫無所覺？」

歐陽笑撥打着算盤道：「大概就是因爲他的弟子太多了，到底有沒有教過那個小子武功，相信他也不清楚。」

龍在田大笑。「所以我一直都反對多收弟子，一個就一個，也省得麻煩。」一頓突然又一歎。「但這也有這不好，一完便全完，後繼無人了。」

司馬如龍知道他又想起死去的兒子，安慰道：「龍兄不要難過……」

「我才不難過。」龍在田拍手着笑道：「丟下這包袱無牽無掛，快樂也來不及哩。」

司馬如龍聽不出這是眞話還是假話，苦笑了一下，道：「怎也好，我們都得盡快將這個殺手抓起來，以免他再次傷害無辜。」

龍在田抓抓頭，道：「我那個寶貝兒子死得倒是很無辜，所以你們找到那個小子，首先得送到我面前，讓我好好的教訓他一頓。」

司馬如龍道：「一定，這個龍兄大可以放心。」

龍在田目光一掃，道：「我担心的只是天空海闊，你們那來這麼多人去到處找尋。」

歐陽笑搖頭。「我們並沒有打算到處追尋，一來我們沒有那麼多的人，二來力量分散，不難予對方可乘之機。」

司馬如龍插口道：「然則歐陽兄你以爲……」

「還是將人留在山莊，在外面廣佈綫眼便已足够。」歐陽笑算盤上下撥動，「葉孤鴻若是紅纓錦衣侯，傷癒之後一定會再來，我們能够找到他藏身之所在固然好，否則索性就候在莊內以逸待勞好了。」

司馬如龍皺眉道：「聽歐陽兄的口氣，好像有些懷疑那個葉孤鴻未必是紅纓錦衣侯。」

歐陽笑道：「他的身份雖然很值得懷疑，但看他的言談舉止，實在不怎樣像一個壞人。」

司馬如龍沉吟道：「看來的確是不像，但知人口面……」

歐陽笑道：「以他這年紀，若是眞的能够做到這般不着形跡，城府也不知如何深沉，只怕不會這麼容易，栽在我們的手下。」

司馬如龍轉顧龍在田，道：「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龍兄的突然出現，粉碎了他的全盤計劃。」

龍在田又抓抓頭，說道：「說眞的，葉孤鴻那個小子看來實在不很像一個殺手，那天在路上，他也眞的逐走了鬼書生沈歸愚，救了南宮素那個丫頭。」

司馬如龍道：「也許素兒在看見他那一刻開始，便已墮進了他的陰謀。」

歐陽笑苦笑一下，道：「這是說，在素兒逃出那座破廟之後，他們便擬好這個陰謀的了。」隨又搖頭道：「這不像是他們的行事作風。」

司馬如龍道：「你却也莫要忘記，這是決定的一戰，他們就是玩些陰謀詭計也不足爲怪。」

歐陽笑道：「也是道理。」

司馬如龍接道：「不過我也希望這只是誤會，以葉孤鴻的身手，果眞與我們爲敵，倒是一件相當麻煩的事情。」

歐陽笑點頭，道：「若是我沒有看錯，他已深得萬劍山莊武功的精妙。」

司馬如龍摸摸鬍子道：「可惜公孫老兒不在這附近，否則也許有一個明白。」

龍在田突又插口問道：「你們是不準備追下去的了。」

歐陽笑目光一掃，道：「我們是不知道如何追下去的了。」

龍在田揮手道：「那還呆在這裏幹什麼？回莊裏喝酒去。」

歐陽笑輕歎一聲，道：「這種天氣的確是喝酒的天氣，我們的人這時候也應該陸續回去了。」

司馬如龍道：「得吩咐他們，由今天開始，更加要小心防範。」

歐陽笑道：「我已經吩咐了。」

龍在田接道：「莫要忘記給我找一副棺材。」

歐陽笑一怔，點頭道：「這個我們會打點的了，只是龍兄千萬要保重……」

龍在田大搖其頭。「沒見你有多久，怎麼你變得就像一個老太婆……」

歐陽笑只有苦笑。

× × ×

午後雨又下，到黃昏才停，天色一清，夕陽無限好，可惜夜色很快又降臨。

越夜天色便越清，星月交輝，司馬世家却是陷入一片死寂中。

一道高牆下，兩個司馬世家的弟子悄然走過，與牆角暗影中守望的兩個弟子打了一個招呼，接又往前行。

更鼓聲即時傳來，經已是二更。

× × ×

大堂內仍然有燈火，却沒有人，一側放着一副棺材，也是一片死寂。

又過了一會，一陣脚步聲笑語聲由遠而近，走進來了龍在田歐陽笑二人。

龍在田一身衣衫酒痕斑駁，顯然已喝了不少的酒，但眼神仍然是那麼明亮，笑聲也始終那麼清响，笑着一直走到棺材旁邊，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歐陽笑跟了過來，歎息着道：「天遊這麼年輕便已經練得一身本領，原應是大有作爲……」

龍在田揮手截道：「人都死了，還說這些作什麼？」

歐陽笑一怔，道：「小弟只是希望龍兄千萬要……」

龍在田歎了一口氣。「你們怎樣了，一個個都變得婆婆媽媽的——」

歐陽笑苦笑，轉問：「龍兄今夜眞的要留在棺木旁邊？」

龍在田道：「我們父子二人沒有多少時間在一起的了。」

歐陽笑微喟道：「這也是……」

龍在田接道：「所以你最好不要在這裏騷擾我。」

歐陽笑點點頭，退了下去，他當然看出龍在田笑臉後的哀痛，也知道龍在田爲了栽培這個獨子成材化了多大心血。

龍在田也沒有再說什麼，連人帶椅子一轉，雙脚接架在棺材上，隨即拔開手上那個大葫蘆的塞子，喝了一口酒，然後呆在那兒，若有所思。

不過片刻，脚步聲又傳來。

龍在田一皺眉道：「還有什麼事？」

「老前輩——」來人應聲在龍在田身後丈許停下來，這聲音，這稱呼，當然絕不會是歐陽笑。

「是你，小南宮——」龍在田偏過臉，目光落在南宮靈面上。「你又有什麼事情？」

南宮靈神情肅穆，一揖道：「舍妹任性，今天……」

龍在田截道：「當時大家都有些衝動，她說的未必不對。」

南宮靈道：「舍妹的性格晚輩很清楚，雖然衝動一些，但一向都善惡分明。」

龍在田道：「葉孤鴻看來也的確不像一個殺手。」

南宮靈道：「舍妹也是堅持不是。」

龍在田道：「她現在還是給看着？」

南宮靈道：「我答應他一定公平處理這件事，她也這才勉強答應我留在房間內，我們却仍然留了人在房間外監視着，以免她渴望出去找葉孤鴻。」

龍在田微一頷首，道：「這也好，反正事情不久就會有一個水落石出。」

南宮靈沉吟着道：「在發現龍世兄的屍體同時，我們還在屍體旁發現了兩個玉瓶，那該是從龍世兄懷中跌出來。」

他接從袖中將那兩個玉瓶取出，龍在田接在手中，嘟喃道：「這裏頭載着什麼東西？」

南宮靈道：「歐陽世伯說是春藥。」

「春藥？」龍在田怔了怔。

南宮靈接道：「這也許不是龍世兄所有，與他的死亦有些關係，晚輩現在才省起。」

龍在田一面點頭，一面拔開塞子，從其中一個玉瓶倒出了三顆藥丸。

× × ×

南宮素當然睡不着，托着香腮呆坐在燈下，神情苦惱，心情也是。

敲門聲忽然傳來，第一次她沒有在意，第二次在意了，冷冷的瞟了一眼，並沒有理會。

第三次隨又响起來，南宮素仍然沒有動，冷冷道：「門沒有關着。」

推門進來的是青娥，南宮素一眼瞥見，偏開臉。

青娥反手將門掩上，走到南宮素身前，南宮素只當作沒有覺察。

「素妹妹——」青娥歎了一口氣。「我知道你在生什麼氣。」

南宮素冷笑。「你知道什麼！」

青娥道：「小葉並不是殺手。」

南宮素霍地回頭。「你怎會知道？不成你知道是誰殺死龍天遊？」

青娥苦笑搖頭。「我只知道小葉絕不是那種人。」

「你們是同門，當然知道的。」南宮素接問：「你日間怎麼不替他分辯？」

青娥道：「當時的情形你也看到的，有誰會理會？」

南宮素不能不點頭，轉問：「他眞的沒有給抓住？」

青娥頷首道：「但聽說受傷不輕，他們已準備明天一早重金懸賞，廣佈綫眼，將他找出來。」

南宮素着急道：「那個傻小子一定不會跑得太遠，一定會給發現。」

青娥試探道：「你是否知道他躲在那兒？」

南宮素咬着嘴唇，沒有回答，可是那種神態已等如告訴青娥她是知道的。

青娥追問道：「你眞的知道？」

南宮素道：「這附近他並不熟識，說不定又會是到那個地方去。」

「是那個地方？」青娥追問下去。

南宮素沒有回答，眼瞳中露出警戒之色，青娥歎息道：「你若是信我不過，自己走一趟好了。」

南宮素冷笑道：「你以爲我不想離開，不知道他們派了人在外面監視？」

青娥點頭道：「他們眞的考慮到跟踪你。」

南宮素一皺鼻子，道：「所以房外盡管看來很平靜，我還是不上這個當。」

青娥道：「你還是走一趟的好。」

南宮素道：「難道你有什麼辦法讓我擺脫他們的監視？」

青娥道：「只要你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他們就不會在意了。」

南宮素看看青娥，突然如夢初醒，「啊」的叫出來。

× × ×

葉孤鴻這時候正在前夜與南宮素留宿的那幢破廟中，他完全不熟悉附近的環境

，只有跑到這兒來。

廟堂上燒起了一堆火，上面放了一個破甕煮着他在附近找來的生草藥，白烟迷漫，藥香四溢，已差不多時候。

他取來一條樹枝，往甕裏一頓搗動，拿起來，嗅了嗅，面上的肌肉幾乎全都皺了起來，口中却嘟喃着道：「是這個味兒的了。」

放下了枯枝，他隨即找來一塊芭蕉葉，撕成了方一塊塊，接將煮好的藥草用樹枝挑起來，抹在其中一塊芭蕉葉上，吹了幾口氣，覆在傷口上。

「滋滋」的一陣白烟冒起，直灼得他活蝦一樣躍起來。

這個人的確是有些粗心大意。

× × ×

龍在田捏碎了一顆藥丸，嗅了嗅，點頭道：「這的確是春藥。」

南宮靈看在眼內，聽得說，道：「這也許是那個殺龍世兄的殺手……」

龍在田一揚手中玉瓶截道：「這既然是從天遊懷中掉出來，當然是他的東西。」一笑接道：「歐陽老兒別的也許會看錯，這種藥絕不會，他年輕時候，原是風流得很，我那個寶貝兒子跟他比起來相信還有所不如，他甚至懂得自行調弄春藥。」

南宮靈輕「哦」一聲，道：「倒是沒聽歐陽前輩提過這些事。」

龍在田笑道：「在你們這些晚輩之前他當然非要裝得老成持重不可，事實一入中年他也收斂了很多，所以一個人年輕的時候便無妨荒唐一些，那最低限度什麼都見識過了，就不會再引起太大的興趣，別人就是要拿這種玩意兒來引誘他，也不會那麼容易墮進去。」

南宮靈一笑道：「也是道理。」

龍在田接道：「也所以我那個寶貝兒子盡管喜歡在青樓留連我也由得他，從來就沒有過問。」

南宮靈道：「這春藥也是他自己調弄出來的了？」

「他那有這個本領。」龍在田笑接道：「他也跟歐陽老兒不同，歐陽老兒是以之揚威耀武，我那個寶貝兒子却是缺此不得。」

南宮靈一怔。「老前輩……」

龍在田截道：「他能够活到這個年紀也全是依賴藥物的帮助。」接一聳肩膀。「也所以，他母親自小就縱容他，由得他胡來。」

南宮靈道：「晚輩明白。」

龍在田又道：「這樣縱容當然沒有好結果，留他在人間原是禍害，可惜我們就只有這一個兒子。」

南宮靈點頭，龍在田將玉瓶往旁邊几子一放，揆起大葫蘆又喝了一口酒，才道：「葉孤鴻也許眞的不是一個殺手。」

「高永不是，葉孤鴻不是，那個紅纓錦衣侯，到底是什麼人？」

南宮靈道：「晚輩明白。」

龍在田又道：「這樣縱容當然沒有好結果，留他在人間原是禍害，可惜我們就只有這一個兒子。」

南宮靈點頭，龍在田將玉瓶往旁邊几子一放，揆起大葫蘆又喝了一口酒，才道：「葉孤鴻也許眞的不是一個殺手。」

「高永不是，葉孤鴻不是，那個紅纓錦衣侯，到底是什麼人？」

「什麼人也好，你們這些人一天不死，他總會現身，總會到來的。」龍在田再喝一口酒。

南宮靈完全同意龍在田的話，但他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紅纓錦衣侯經已來到，而且在準備採取行動。

× × ×

暗淡的燈光下，那些銅管更不起眼，紅纓錦衣侯將那些銅管一條條旋起來，再接上一截纓槍，便變成了一支紅纓槍。

包袱內還有一支由七截緬鐵合成的長劍，錦衣侯接將這支劍套進槍桿內，然後一拂袖，將燈火拂滅，鬼魅般閃到門旁，將門拉開，竄了出去。

× × ×

南宮素房間的門亦在這時候打開來，出來的是南宮素，却換上了青娥的衣飾，一個頭垂着，暗淡的燈光下根本分辨不出來。

青娥的聲音即時响起：「素妹妹，你早些休息，別再胡思亂想了。」

這聽來就像是發自門外的南宮素，也當然是說給附近監視的弟子聽。

南宮素接將門掩上，低着頭，往東面迴廊走去，她那邊才消失，院子中一叢花樹後兩個司馬世家的弟子便冒出來，一個嘟喃道：「總管離開了。」

另一個接道：「女孩子就是多話說，這該是很快的了。」

「你說素姑娘這一次做的，到底對不對。」

「怎能肯定，那個葉孤鴻是什麼來頭，我們可是全部不清不楚。」

「素姑娘可是一個耿直的人。要非她肯定葉孤鴻不是紅纓錦衣侯，也不會爲他分辯掩護。」

那個紅纓錦衣侯也眞够神秘的。」

「遲早還不是給我們找出來。」這個弟子充滿了自信。「十七殺手我們不是已經幹掉十三個？」

另一個弟子笑道：「到底是邪不勝正——」突有所覺，回頭望去。

他總算看到了眞正的紅纓錦衣侯，也就在那剎那錦衣侯的纓槍已無聲的劃破了他的咽喉，接刺進另一個弟子的咽喉內。

這一槍錦衣侯算準了才刺出，無懈可擊，一槍連殺二人，接將他們的屍體以槍挑住，輕輕的放下然後往房間那邊接近。

整個司馬山莊的上下人等，也就在這時候開始面臨死亡的威脅。

× × ×

司馬如龍這時候仍然未入睡，背負雙手，在內堂來回的踱步。

更鼓聲又傳來，還有珠簾聲，司馬如龍回頭望去，只見青娥垂着頭緩緩走進來。在他的眼中，那該是青娥，一樣的衣飾，連舉止也很相似。

「青娥？」他仍然有些詫異。「很夜的了，還有什麼事？」

青娥沒有作聲，一手就抵着額，那樣子就好像有很多的委屈。

司馬如龍接道：「爹也看出你有很多心事，到底是什麼，不妨跟爹說清楚。」

「爹——」青娥低呼一聲，撲入司馬如龍的懷中。

「傻孩子——」司馬如龍很自然的伸手摟去，也就在這剎那，他面部的肌肉突然收縮，悶吼了一聲。

青娥在他的吼聲暴退：一頭黑髮散開，飛揚半空。

司馬如龍倒退了三步，胸膛之上釘着十枚指甲般，却是鐵青色的暗器，鮮血迅速染紅了胸前大片的衣衫，他面部的肌肉

隨即開始了顫抖，一隻右手亦顫抖着抬起來，戟指青娥：「你……不是青娥……」

「我不是——」青娥抬起頭來，臉龐一片空白，並沒有眉毛眼睛鼻子。

司馬如龍不由亦嚇一跳，脫口道：「你到底是……」

他是想說是人是鬼，但話到了咽喉，覺得實在無稽，嚥了回去。

那一片空白應聲蛛網般裂開，洒落，終於出現了黑羅剎峻冷堅毅、但不失美麗的容顏。

司馬如龍面部的肌肉已因爲痛苦而扭曲，嘶聲道：「難道你就是黑羅剎？」

黑羅剎冷然一笑，道：「我就是。」

司馬如龍怒吼一聲，胸膛一收，嵌在那之上的十枚暗器一齊彈了出來，一股股鮮血緊接從傷口箭一樣射出，「嗤嗤」的作响。

司馬如龍的臉同時蒼白起來，黑羅剎瞟着他，格格笑道：「我這碧靈甲專破內家眞氣，十三太保橫練，司馬如龍，你認命好了！」

「卑鄙——」司馬如龍左手捂住胸膛，鮮血仍然不住從指縫滲出，他眞氣已破，鮮血不住被眞氣迫出，已必死無救。

黑羅剎接道：「你忘了我是七殺手，不卑鄙又怎能做殺手？」

司馬如龍忍不住問道：「青娥呢？你已殺了她？」

黑羅剎眼中露出狡黠的神色，道：「放心，我們暫時還不會殺她。」

司馬如龍詫異道：「爲什麼？」

黑羅剎冷笑道：「你當然不知道，我們其中的一個喜歡上她。」

司馬如龍面色驟變，有如白紙般。「那是誰？」

「紅纓錦衣侯！」黑羅剎直言。

「葉孤鴻？」司馬如龍喝問。

「那個傻小子，你們眞的以爲他就是紅纓錦衣侯？」黑羅剎失笑。

司馬如龍喘着氣追問：「不是他，又是誰……」

黑羅剎道：「你倒下的時候我一定會告訴你。」

司馬如龍悶哼一聲，身形由緩慢而快捷，猛一長，凌空撲向黑羅剎，雙掌一錯，當頭印下。

黑羅剎彷彿爲司馬如龍的威勢震懾，怔怔的望着司馬如龍撲來，竟似已不知道如何閃避。

司馬如龍與黑羅剎視綫接觸，心神一陣迷惑，雙掌仍然原勢印下去。

黑羅剎那剎那才倒退：並不快，司馬如龍身形凌空未落，緊追着黑羅剎，雙掌交替一印再印，連印十八掌。

黑羅剎一退再退：撞上後面的柱子，身形一凝，司馬如龍把握機會，雙掌加勁，凌空印下。

「叭叭」的雙掌印個正着，黑羅剎整個身子立時消散，在司馬如龍眼前消失，司馬如龍雙掌變了印在那條柱子上。

那條柱子一陣陣搖動，灰塵洒落，司馬如龍亦被反震得倒退了三步，血氣翻騰，傷口的鮮血亦一陣急射，整個人已變成一個血人。

然後他的後背又一陣刺痛，回頭一望，黑羅剎正站在他的後面，正引劍後退，劍尖上一串血珠飛洒。

他到底是老江湖，立時知道眼前這個女人精通移魂懾魄之類的邪術，然她的視綫接觸同時，自己已爲她的邪術所惑，所見到的只是一個幻影。

他也當然知道這完全是因爲受了太重的內傷，精神不能够集中所致。

黑羅剎抖散了劍尖上的血珠，隨又道：「司馬如龍，你是死定了。」

司馬如龍冷笑道：「姓司馬的倒下之前也要抓住你一起上路。」

黑羅剎嬌笑。「你這麼老了，走在一起你就是不在乎，我也怕別人笑話。」

司馬如龍道：「那由得你。」

黑羅剎搖頭歎息。「你就是看不出自己的傷勢有多重也應該想得到，何況也不會有人來帮忙，過了今夜，江湖上也沒有所謂司馬世家的了。」

司馬如龍心頭一凜，他亦不難想像，若非全面出擊，穩操勝券，黑羅剎也不會一個人走到來冒這個險。

只憑紅纓錦衣侯，鬼書生，黑羅剎，難道便可以在司馬世家之內爲所欲爲，司馬如龍實在有些懷疑。

莫非那個頭兒也來了？

司馬如龍心念再轉，更覺心寒，那個頭兒是什麼來歷雖到現在他們仍然一些消息也沒有，但能够縱橫天下，甚負盛名的十六個殺手集中在一起，可見他實在不簡單。

若是這個人也來了，實力大增不用說，只怕還有一個周詳的計劃。

黑羅剎這種暗殺方式說不定就是計劃中的一個步驟，她說得這麼肯定，難道其他的殺手亦是同時採取行動？

司馬如龍越想越驚，也越怒，驚怒之下，拚盡全身氣力，霹靂一聲暴喝，雙掌搶出攻向黑羅剎，迅速如電閃！

黑羅剎根本不與他交手，連連倒退，突然一快，倒踏上後面牆壁，疾步往上走去。

司馬如龍一個箭步衝到，暴喝一聲，雙拳猛擊在牆壁上，整塊牆壁爲之震動，黑羅剎身形一頓，竟然給震的掉下來。

司馬如龍看在眼內，大笑，雙掌迎着黑羅剎連環痛擊，一下子就是二三十拳。

拳拳都擊在空氣中，黑羅剎也就在空氣中消散，司馬如龍知道眼神又爲對方所惑，突然翻身，向後一脚踢出，「鴛鴦跌步連環」，再加三脚。

每一脚都踢空，他正在驚奇黑羅剎到底去了那裏，心念突然一動，立時仰首望去，腦天已然一下刺痛。

黑羅剎赫然就從承塵上倒吊下來了，一劍自司馬如龍腦天插入，司馬如龍慘叫，跪倒，黑羅剎亦凌空落下來，正落在司馬如龍身旁，隨即在司馬如龍耳邊說了一句話。

司馬如龍混身一震，雙睛怒突，忽然站起身子，發出一聲怒吼，這也是他最後的一聲，餘音尤在堂中迴盪，他站起的身子又倒下，再也不見站起來。

黑羅剎冷然拔劍，頭也不回，轉身走了出去。

× × ×

龍在田喝了幾口酒，打了一個酒呃，忽然對南宮靈一招手，南宮靈自然移步過去。

龍在田的眼睛已露出醉意，手掩着半邊嘴巴，貼近南宮靈，低聲道：「小伙子，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什麽事？」南宮靈有些詫異。

龍在田道：「我那個寶貝兒子，並不是死在劍下。」

南宮靈一怔。「哦？」

龍在田接道：「他咽喉上的傷口是死後才加上去的。」

「有這種事？」南宮靈更加懷疑。

龍在田又道：「這要很小心才能够看出來，這門子學問我是從一個老仵工那兒學來的。」

南宮靈看着龍在田，不等他開口，龍在田已不悅地站起來，打着酒呃道：「你不信？」

南宮靈一聲：「晚輩——」出口，下面的話尚未接上，龍在田已道：「你以爲我醉了在說醉話，你不知道我的酒量，再喝十埕八埕還可以。」

他一面說，一面打着酒呃，口裏儘管說死得好，龍天遊的死，對他的打擊其實也很大，不覺已喝多了酒，已喝得差不多的了。

南宮靈當然看得出，所以才會懷疑，但他仍然懂得說：「老前輩的酒量無人能及，誰個不知，那個不曉。」

龍在田這才又有了笑容，揮手道：「你將這棺蓋拿起來。」

南宮靈方自猶疑，龍在田已一再揮手催促：「快快打開。」

南宮靈只好將棺蓋捧起來，龍在田急不及待的探頭進去，一面道：「喏，你來看清楚——」

話聲未已，突然一怔，他已經看清楚，臥在棺材裏的並不是他的兒子，是另一個人。

這個人他並不陌生，是十七殺手之一的鬼書生——沈歸愚！

他驚愕不已，咽喉已經被沈歸愚的摺扇割開，一個身子亦被扇上的力道震得倒飛出去。

若是他沒有醉，也許還有希望讓開咽喉要害，在酒醉之下，他的反應已沒有平日的敏銳，又怎能够避得沈歸愚這種殺手的全力一擊？

沈歸愚隨即從棺中彈起來，左手兩支扇骨同時射向南宮靈，雖然以手來發射，不下於機簧。

南宮靈雙手一抹，將棺蓋撞在面前，「篤篤」地兩聲，扇骨釘在棺蓋上，沒有差不多一寸，南宮靈雙掌接一翻，將棺蓋震的撞向沈歸愚。

沈歸愚滾身避開，他赫然就是臥在龍天遊的屍體之上。

棺蓋正好落回棺材上，蓬然一聲巨响，司馬如龍的一聲怒吼也在這時候傳來。

南宮靈入耳驚心，劍出鞘，擋開沈歸愚接射來的三支扇骨，沈歸愚摺扇的扇面緊接旋轉飛斬而至，發出尖銳刺耳的破空聲响！

南宮靈引劍側退，撞倒了後面一面屏風，扇面從他的身旁飛過，插在後面的牆壁上。

沈歸愚同時一聲怪叫，凌空撲來，南宮靈引劍急拒，盡展所長，與沈歸愚展開一場生死惡戰。

司馬如龍最後一聲怒吼這時候也傳來了。

× × ×

出了內堂，黑羅刹一掠披肩秀髮，往東掠去，一個人同時從那邊廻廊轉出來，錦衣持槍，黑暗中不辨面目。

黑羅刹目光及處，脫口一聲：「小杭，你那邊——」突然住口。

她已經看到那個錦衣持槍的人是高手，萬劍山莊公孫無畏座下的第二弟子。

高永一怔，停步，瞪着黑羅刹，面色突然一變。「小杭？」

黑羅刹冷笑，道：「不錯就是小杭，你現在知道還是遲了。

高永暴喝一聲，挺槍作勢欲刺，一槍才刺到一半，突然翻過欄干，掠了出去。

「要走，那有這麽容易。」黑羅刹身形展開，追在高永身後。

高永引槍急退，他並非怕死，只是要告訴司馬山莊的其他人，好得小心防備。

黑羅刹怎會看不出高永的心意，緊追不捨。

× × ×

錦衣侯亦在司馬如龍的霹靂暴喝聲中刺出，他等在房門外，已等了好一會，他的耐性一向都不錯，也算準了司馬如龍或者其他人的呼喝叫喚聲，打門聲傳來，房裏頭的人一定有所反應，推門出來一看究竟。

他雖然武功在南宮素之上，却知道南宮素身上有不少玩意，要殺她其實並不容易。

所以他寧可等在門外，等這必殺的刹那，等這開門的刹那。

門一開，他的纓槍立即刺出，閃電般刺進了開門那個女孩子的胸膛要害。

閃電般的一槍，準而狠，也可以說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槍。

一刺即拔出，那個女孩子纖巧的身子亦被帶得飛起來，慘叫着倒向欄杆。

慘叫聲入耳，錦衣侯混身猛地一震，脫口驚呼一聲：「青娥——」

那個女孩子扶着欄干掙扎抬起頭來，果然是青娥，只是穿上了南宮素的衣服。

錦衣侯槍往地上一插，上前扶起了青娥，急問：「你怎會穿上了她的衣服？」

青娥惶然望看錦衣侯，嘴唇哆嗦着，終於有聲音：「怎麽是你？」

她的手顫抖着按上錦衣侯幪面的錦布，突然又無力垂下，螓首接一側，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青娥——」錦衣侯嘶聲大叫，反手將幪面錦布拉下，不錯就是萬劍山莊的大弟子，與青娥已有了夫婦關係的杭春華。

他的臉貼着青娥的臉，肌肉不住的抽搐，却也再說不出話來。

一陣脚步聲响，在附近的幾個弟子手掌燈籠急急奔來，他們原是被司馬如龍的吼叫聲驚動，聽得錦衣侯杭春華的大叫聲，都折了過來，遠遠一見杭春華那一身裝束，一個高呼一聲：「是紅纓錦衣侯！」其餘的都揮動兵器衝殺上前。

杭春華突然又一聲大叫，離開了青娥的屍體，轉身拔槍。

燈光照亮了他的臉，那些弟子一眼瞥見，齊皆一怔，驚愕未已，杭春華已振槍向他們瘋狂衝來！

金鐵交擊聲，慘叫聲，此起彼落，那些弟子在杭春華瘋狂的攻擊下一個又一個的喪命。

杭春華也的確像是瘋了，行動與瘋子無異，那種瘋狂吼叫聲更令人魄動心驚。

× × ×

南宮靈與沈歸愚亦已由大堂打出了院子，幾個弟子聞聲趕來，都被沈歸愚暗器所傷，而打門聲四起，更令他們無所適從。一個弟子突然呼叫着奔來：「師父給殺了——」

南宮靈入耳驚心，他武功稍遜沈歸愚，龍在田的死亡對他亦不無影响，又牽掛南宮素的安全，無心戀戰，手一揚，三枚烟丸在脚下爆開，在濃烟湧現同時迅速倒退。

沈歸愚與之同時倒躍上旁邊高牆，也就貼着高牆無聲的向前移動。

南宮靈終於從濃烟中竄出來，却是怎也想不到沈歸愚已搶在他前頭，居高臨下，蓄勢待發。

他剛要穿過月洞門，沈歸愚的扇骨已出手，一支支扇骨迅速連接起來，變成一條鍊子槍般遠射三丈，射進了南宮靈的後心。

南宮靈一閃不及，反手一劍將扇骨削斷，身形不由得一個踉蹌，沈歸愚即時凌空飛來，四支扇骨在機簧中從袖裏射出，袖箭般飛射進南宮靈的胸膛，南宮靈大叫，將劍擲出。

他擲得雖然準確，沈歸愚却早有防備，凌空從他的頭上翻過，雙手一沉，又是兩支扇骨，左右射進了他的太陽穴。

這兩支扇骨射進，南宮靈再也支持不住，慘叫着倒下。

沈歸愚得意之極，又向南宮靈的咽喉射出了兩支扇骨，然後向打門聲响之處撲去。

× × ×

黑羅刹那邊終於追上了高永，與高永一起的這時候還有好些三大世家的弟子。

高永不再逃，回身與黑羅刹戰在一起，一面叫那些弟子去通知其他人。

沒有一個弟子走得開，黑羅刹幻術展開，又是烟又是暗器，高永他們非獨不能够將她包圍起來，反而被她繞着襲擊暗算，一個個倒下。

她發出了得意的笑聲，銀鈴般悅耳，只是在高永他們現在聽來，只有驚心動魄的感覺。

笑聲突然一斂，黑羅刹倒縱上了一株桂花樹，方才立脚的地方已多了數十枚算珠。

歐陽笑來了，算珠落空，身形緊追着撲上，算盤框一展成爲一條短棒，再襲黑羅刹。

黑羅刹一翻而下，那邊的兩個弟子立即撲前，還未到，突然一齊慘叫倒下，後腦之上各插一支扇骨。

沈歸愚接在那邊現身，他一共發出了三支扇骨，還有一支射向歐陽笑。

歐陽笑追踪撲下，半空中身形旁移，閃開了那一支扇骨，一着地，高永亦到，黑羅刹雖然乘機襲來，到底被高永一槍迫開。

歐陽笑立即振吭高呼：「龍兄，小南宮，都在這裏了。」

沈歸愚等他說完了才笑道：「龍在田南宮靈已先走一步，不必大呼小叫了。」

黑羅刹接道：「司馬如龍亦已在等你們上路。」

歐陽笑高永面色大變，那邊同時傳來了杭春華的狂叫聲，一聲聲的慘叫聲。

歐陽笑脫口道：「那又是誰？」

「紅纓錦衣侯！」回答的是高永。「也就是我的大師兄杭春華！」

「怎麽竟是他？」歐陽笑怔住。

高永苦笑：「我本也不相信，但…」

「你只怕也不是好東西！」歐陽笑突然一把掌打在高永面上。

高永被打得飛摔出去，歐陽笑緊接撲上，輕喝一聲：「快走——」又一脚將高永踢出了丈外。

高永也明白留下來起不了多大作用，到不如趕回去將事實告知師父，也明白歐陽笑正就是這個意思，順着勢子奔出去。

黑羅刹亦看出來了，一聲冷笑。「好狡猾的老頭兒！」蜂腰一折，一側撲出，撲到了一半，突然又改變方向。

歐陽笑還是擋在她面前，一輪搶攻，竟然將沈歸愚也迫在一起。

黑羅刹目光一閃，道：「你與小杭解決這個老頭兒，我去追那個小子！」

沈歸愚一聲：「好！」兩束十四支扇骨在手，飛旋搶攻，黑羅刹二十七枝暗器緊接連珠射出，迫住了歐陽笑的身形，一面倒踩細步，螃蟹般橫移，到了牆下，飛鳥般飛掠了出去。

追截的三個弟子追到牆下還是追截不及，方待回頭助歐陽笑，黑羅刹突然又從牆頭上冒出半身來，射出了一把暗器。

三個弟子猝不提防，都被暗器射在要害上，慘叫倒地，黑羅刹身形隨即貍貓般疾竄了出去，頭也不回，一落再起，疾竄進黑暗中。

歐陽笑那邊居然還笑得出來，一面笑一面道：「要看那個小子的運氣了。」短棒連連敲開插向要害的扇骨。

沈歸愚應道：「到目前爲止你們的運氣都很糟，那個小子當然也不會例外。」

說話間，身形突然一退，雙手的扇骨却暴長，一支一支連接起來，變成兩支鍊子槍，仍然是射向歐陽笑要害，這一着出其不意，若換是別人，不難就爲之所傷，但歐陽笑精打細算，也是一條老狐狸，一看沈歸愚後退便知道其中有詐，在小心着，短棒一圈，纏住了一條，左手接亦抄住了另一條，雙手接住後一奪，只道一下將沈歸愚拉近來，所以與之同時，他一脚已踢出。

那知道一拉之下，扇骨竟然中斷，歐陽笑重心一失，才知道不妙，一脚踢空同時，沈歸愚手中的扇骨已射出，射進了他的胸膛。

歐陽笑慘叫倒地，兵器亦脫手，突然又一滾而前，雙手閃電般抄住了沈歸愚雙脚足踝，將沈歸愚身子抬起來。（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賣人頭

馮嘉・文
黃耀基・圖

不速之客 欲擒先縱

「請坐下來吧，」唐婉芬說，「咦，怎麼外面下大雨，你身子却一點不濕？」

「我已經在樓梯上站了很久，」波比說，「還沒有下雨之前我就已經來了。正如我所講的，我要清楚環境，以及看看你的屋子裏面有些什麼人！」

唐婉芬的臉忽然紅了起來，因爲她剛才洗過一個澡，而且在洗澡之前和洗澡之後也曾經光着身子在屋中跑來跑去。她說：「你怎麼看得見我的屋子裏面？」

「我祇是聽，」波比在沙發上坐下來，向椅背一靠，微笑着，「聽也是可以聽得出屋子裏有多少人的。」

「哦，」唐婉芬舒了一口氣，「你要喝一點什麼嗎？」

「你那裏有一瓶很好的威士忌，」波比說道：「整瓶拿來，給我一些冰就可以了。」

唐婉芬把那瓶威士忌拿了過來給他，同時又拿來了冰和一隻杯子。

波比在杯中放了冰，隨即在杯中斟滿了威士忌，說道：「你可以一邊講，我一邊喝。」

威士忌好像水一樣進入他的嘴巴。

「我的朋友，沒有對你提過這是怎麼樣一件事嗎？」唐婉芬問道。

「提過了，」波比說，「但是當然以你所講的爲準，而且，條件方面也是要由我和你討論過之後才能決定的！」

唐婉芬把這件事情的大致經過講了出來。最後說：「就是這樣了。」

「就是怎麼樣？」波比問。

「什麼就是怎麼樣？」唐婉芬問。

「你要找到這個白鷹，」波比說，「活着帶回來見你，抑或是把他殺掉？」

「呃——活着帶回來！」唐婉芬說，「已經有人證在這裏可以證明這事是他幹的！」

「活着帶回來，比較殺掉難得多，」波比說，「就是捉一隻狗也是這樣了。」

「但——假如我叫你去殺死他，」唐婉芬說，「那我就等於是買兇殺人了！」

波比格格地笑起來：「我跟你，現在並不是在講法律。假如講法律，有警察在辦案，你也不必要我了，我猜，你要活的那些錢我還不能够碰，遺產手續是要辦很久的。我是用我自己的錢。我也不是窮人，我自己的爸爸也是很富有的，他留給我的遺產也有相當。」

波比皺起一邊眉頭看着她：「你用你自己的錢？照你剛才所講，你對你這位叔父是沒有什麼好感的，你也不很贊成他的行爲，然而你却願意用你自己的錢來做這件事？」

「我們唐家的人是不能够受人欺壓的！」唐婉芬說着，臉上的神情便馬上改變了，她的鼻孔略爲擴張，而眼睛裏也放射出反抗的光芒。

「哦，」波比點點頭，「你們家族的聲譽是最重要的，當人有錢，用不着担心吃飯問題的時候，那當然是很重視光榮的了。」

「你對有錢人是沒有好感的！」唐婉芬說。

「我不是有錢人，」波比說，「我一輩子都是在爲有錢人賣命，受他們指揮，不過——」他又格格地笑起來，「當然，我對窮人是更沒有好感的，因爲窮人不會聘請我做工作，假如沒有有錢人，我就沒有飯吃了。」

唐婉芬則顯然對波比的發表自己的人生觀是毫不感興趣的。她說：「你還有什麼問題嗎？」

「當然還有價錢的問題是最重要的，」波比說，「你出多少錢？」

「你要多少錢？」唐婉芬問。

「你的叔父是出五十萬，」波比說，「而這五十萬並不成功。你找過司馬洛，而司馬洛是很值錢的人。」

「司馬洛並沒有跟我講過價錢。」唐婉芬說。

「黑鷹也值五十萬，」波比說，「白鷹在情在理，也是應該更貴了。」

「你不能要得太多，」唐婉芬說，「我不如我的叔父那麼有錢，而且環境也不同，他出五十萬買黑鷹的頭，是比我找白鷹有更充份的理由的。」

「但他的錢結果不還是你的錢嗎？」波比說。

「假如事成之後，」唐婉芬說，「當我承受到了遺產之後——」

「不，不，」波比搖着頭，「這種事情是沒有分期付款的，更沒有賒，一定要先付，不然我在做工作的時候死去了，那我豈不是白做一番，而你一分錢都不必付了嗎？」

「很好，」唐婉芬說，「我就出我叔父的價錢好了！」

「出你叔父的價錢？」波比說，「那就是大減價了！」

「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小數目了。」唐婉芬說。

「好吧！」波比又喝了一大口酒，「念在我與你的友情份上，也將就一下好了。」他伸出一隻手，食指與姆指磨擦着，那就是要錢的表示。

唐婉芬說：「我沒有那許多現錢，寫一張支票給你如何？」

「可以，」波比說，「反正我又不是馬上交貨給你的，你也不見得會開空頭支票給我。」

「好吧，」唐婉芬說，「一言爲定。你什麼時候可以做成這件事情？」

「我不是工廠，」波比說，「這種事情是不能够立單保證，什麼時候可以做成功的，總之我是你的朋友介紹，而不是自己找上門來的，你的朋友應該可以保證，我不會拿了你的錢而不做事的。我們的規矩就是，一就是我給打死了，或者打傷到不能再做這件工作，否則，我是一定會把這件事情做好爲止。即使用一年兩年的時間，我還是會做的。所以，你這五十萬元，也是花得值得了！」

「好吧，」唐婉芬說道：「你先等一等。」

她走進睡房裏，出來的時候，就拿出來了一張支票，交給波比。波比看一看，點點頭，放進衣袋裏。

「你現在就可以開始工作了。」唐婉芬說。

「現在外面還是在下大雨，我不能走，」波比說，「而且也用不着那麼急，我們何不喝杯酒，談一談，增加彼此之間的了解呢？來，喝一杯酒吧！」

「我不喝酒的！」唐婉芬說。

但是波比却自己站起來，走過去拿了一隻杯子回來，在杯中放了塊冰，又在杯中加了半杯酒。

「波比先生，」唐婉芬說，「你似乎忘記了，你是替我工作的。你收了錢，你就應該馬上動身去工作，而且，時間亦已經不早了，我也要睡覺了！」

「你也似乎忘記了，」波比說，「你出這個價錢，我是爲了我們之間的友情才接受的，但是，我們現在又還未曾有友情呀！」

「這個——你想怎樣？」唐婉芬皺着眉頭看着他，「你想怎樣？」

「我們成爲了好朋友的時候，」波比說，「那我替你做的這件工作，當然是必定會做得更好了，來，喝一杯！」他把酒遞上去。

唐婉芬把酒杯推開了。

波比也是一個相當英俊的男人，是那種自命風流的人物，祇是出口滿是邪氣，有不少女人是會被他所吸引的，但是唐婉芬則顯然不是那種女人。

「請你尊重一點！」唐婉芬說。

「人生行樂耳，」波比說，「你又不是一個十八二十歲的姑娘，玩玩有什麼關係呢？」

他再把酒杯遞上前，唐婉芬一揮手就把酒杯打走了，跌在地上碎掉了。

「怎麼，」波比說，「你不要跟我做朋友？」

他把自己手中的那杯酒也放下了，一伸手就執住唐婉芬的手臂，唐婉芬一掌向他的臉上摑過來，却也給他捉住了手腕。

「放手！」唐婉芬叫道，「我不用你了，支票還我！」

波比格格地笑起來：「錢到了手怎麼可以拿得回？而且我們是有言在先的，要我們之間有友情才能够接受你這個價錢，現在，我就要得到我們的友情了！」

「你——你碰我，我就喊救命！」唐婉芬杏眼圓睜地說。她要掙扎，則發覺波比的力氣太大了，她無法與之對抗，就像

前文提要：劉藝是上山取草藥的年青人，他把被人殺死埋在虎山的黑鷹屍體上的飾物和一小撮頭髮去找懸賞人唐偉德領賞，豈料唐偉德已被黑鷹的弟弟白鷹殺害了，他在唐偉德莊院內遇上了白鷹，被白鷹手下槍傷了腿，在白鷹拷問之下，知道他不是殺黑鷹的人，故沒有將他殺死，當他醒來之後，才知道被司馬洛救出，而司馬洛受唐偉德侄女唐婉芬的聘請追查叔父被殺之事，故希望在劉藝的口中，偵查殺黑鷹的人以便對付白鷹，唐婉芬認爲司馬洛的工作態度不對，不是爲她叔父報仇，另聘波比去殺白鷹……

給鐵箍箍住了似的。

「外面雨聲那麼大！」波比說，「我不相信有人聽得見的。」

一個女人在這個情形之下，眞是吃虧得很，她是沒有辦法抵抗的。這個波比，現在似乎還要財色兼收了。唐婉芬在沒有辦法之中，祇好使用唯一的女人辦法，就是提起膝蓋來，向波比的胯下撞過去，但是波比既然是有胆量到這裏來賺這五十萬元的，那他當然亦是有他的一套本事的了，他的身子一側，便用大腿擋住了唐婉芬這一下，跟着把她一推，唐婉芬便整個人飛進了睡房中，跌在床上，兩條腿子高舉起來了一下。

她慶幸自己是在浴後穿上了一條內褲的，不然的話，這一下就是眞相大白了。但是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這樣一下，仍然是非常之有吸引力，尤其是她那條內褲的透明程度也相當高的，因爲現代化的內褲，都是這個樣子的了。

「救命！」唐婉芬尖聲大叫起來。

她的腿子放下來了，但是在她還未能够爬得起身之前，波比已經一撲過來，把她在床上按住，嘴落向她的臉上亂吻下去。唐婉芬極力掙扎閃避，又要提防他的吻，又要推開他向她的胸部襲過來的手，她雖然慶幸自己穿上了一條內褲，却很可惜自己並未在睡衣之下穿上了乳罩，以致抵抗的難度更高。假如她穿好了衣服，又穿上了一條緊窄而厚的牛仔褲的話，那是多麼好？

波比的手觸到了她的乳頭，她的身子一震，頭的擺動慢了一下，嘴唇便給波比吻着了，用力吸吮。

這個情形，唐婉芬却是有過經歷的，也知道最佳的應付方法是如何。她放軟了嘴唇，等波比以爲差不多可以成功了，然後就忽然一發力，在波比的嘴唇上咬了一下。

波比痛得吼叫一聲，跳了起來。唐婉芬隨即在他的胸膛上撐了一脚，波比便倒退着跌向房門。

其實這也祇是一時之間的辦法而已，波比再過來，就不會再上這個當了。

但是波比不能再過來，因爲他退到門口，就給司馬洛捉住了。司馬洛把他一拉拉轉過來，波比的拳頭一動，司馬洛却比波比更快，手中的槍已一抵抵在他的下頷上，冷冷地說：「你動吧！你一動，我就把你的頭也轟掉！」

波比僵在那裏了。

唐婉芬此時對司馬洛的好感是大增了，她叫道：「司馬洛！」

「哦，」波比說，「你就是司馬洛，你放下槍來試試跟我比比看！」

「我沒有空！」司馬洛說，「我不是來跟你玩遊戲的！」

「他——把他抓起來！」唐婉芬說。

「我又沒有犯法，」波比說，「抓什麼？」

「對了，」司馬洛說道：「他講得很對，他並沒有犯法，祇是對你沒有禮貌吧了！」

唐婉芬憤怒地張大嘴巴，却又說不出什麼來。波比也是講得對的，他的確是並未犯法。不過她仍然失望，她認爲司馬洛在人情上應該會替她把波比打一頓，但是司馬洛却沒有這樣做。她深呼吸着，相當狼狽地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整頓好。

司馬洛的槍嘴還是對着波比的下頷說：「好了，出去！」

「等一等，」波比說，「唐小姐聘請我替她工作，又不是請你，你是沒有權叫我走的！」

「來吧，」司馬洛把他一扯，推進廳中，「我有話跟你講！」

「我現在也不要再請他了！」唐婉芬說。

司馬洛瞥了她一眼，道：「你請人是不能够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請了就是請了。」

「你看，」波比得意地道：「你的朋友也是這樣講！」

「你究竟是在幫誰？」唐婉芬問。

「幫你，」司馬洛說，「不然我來幹什麼？」

「唏！」唐婉芬說，「你是怎麼進來的？」

「明天你的門得換一把堅固一點的鎖！」司馬洛說，「這種普通的鎖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是不够用的。波比，你再喝一杯吧！」

「我想喝的時候自然會喝，用不着你勸我！」波比說。他對司馬洛仍然是並無好感，因爲他知道司馬洛實在也不會是來幫他的，而且司馬洛也是剛剛破壞了他的好事。

司馬洛說：「波比，你雖然不是一個很糟的人，但是你這一次，手是插進一隻太大的袋子裏了！」

「何以見得？」

「你不是有一部車子，編號MB八八四三的嗎？」司馬洛問。

「你怎麼知道？」波比問。

「我們是一直都密切地注意着這裏的一切的！」司馬洛說。

「好呀，」唐婉芬說，「你還說在這裏觀察了半天才進來，原來有人觀察你你也不知道！」

波比大爲尷尬，說：「現在，你既然明白了我與唐小姐是有交易的，你就沒有理由來留難我了。我並不是騙她的錢，我是會替她做這件事情的！」

「那你最好馬上去弄清楚你的車子上的屍體！」司馬洛說。

「什麼屍體？」波比愕然問。

「一個槍手，」司馬洛說，「他死在你的車子上！」

「我並沒有帶來什麼槍手呀，」波比說，「我是自己一個人來的，我並沒有搭檔！」

「這不是你的搭檔，」司馬洛說，「這個人是來殺你的，他等在你的車子上，你回去拿車子，他就給你一槍！」

波比迷惑地看着他：「但是你說他是死了的？」

「是的，」司馬洛說，「我殺了他。我本來是想把他活捉的，可惜這個人不肯就範！」

波比的臉色登時變了，他知道司馬洛不會是來跟他開這個玩笑的。他果然眞的需要喝一杯酒，他過去倒了杯酒喝下去！

司馬洛冷冷地微笑：「風流不是不好，我自己也是一個風流人物，但是風流也是應該揀時間的！」

剛才的波比是充滿了自信的，似乎控制了一切情形，但是現在他就變成不知所以，無所適從了。他說：「這個——那現在應該怎辦呢？」

「你去看看認識不認識那個人！」司馬洛說。

波比馬上顯得不安。司馬洛又說：「不要緊的，現在我的人監視着一切，你是不會有危險的！」

「你要我把屍體解決嗎？」波比問。

「這個人是來殺你的，」司馬洛說，「車子也是你的。當然是要你去解決了，你既然那麼本事，你就顯一顯身手吧！」

「好吧！」波比說，他也不甘示弱，就向門口走去。

「等一等！」唐婉芬說，「我那張支票呢？」

「你付了錢請人家做事，」司馬洛說，「是沒有退錢的規矩的！」

「他根本沒有做什麼事情，」唐婉芬說，「他就這樣白拿我的錢嗎？」

「他並不是不做事，」司馬洛說，「爲了這些錢，他連命也差點丟了。而且，他還是會繼續做下去的，他把屍體解決了之後，就會回來，我們再談談如何分配工作！」

波比皺起眉頭看着司馬洛：「你是說我要替你工作嗎？」

「你錢已經拿了，」司馬洛說，「總之有事就做，替誰工作有什麼關係，當然，假如你要單獨工作的話，我也是沒有所謂的，我並不堅持！」

「好吧！」波比無可奈何地聳聳肩，祇好走了。

司馬洛也拿了杯子，爲自己斟了一杯酒，淺淺地呷着，看着唐婉芬微笑：「你也要喝一杯嗎？」

「不喝了，」唐婉芬說，「不過，我猜我是應該多謝你的，你救了我！」

「這不算一回事，」司馬洛說，「就是爲我不認識的人，我也是一樣會這樣做的。不過，你似乎忘記了劉藝所講的話了，你叔父的死，就是犯了用人不當的錯誤，而現在，你又犯了同樣的錯誤。你還是引狼入室，假如波比被車中那人所殺，那你就是下一個！」

「但是你不肯爲我做這件事！」唐婉芬說。

「我沒有說不肯做這件事，」司馬洛說，「是你不肯用我吧了。你有危險的時候，我不是來了嗎？」

唐婉芬咬着下唇，想了一會，說：「那我豈不是起碼要加倍支出嗎？波比已經拿了我五十萬，現在再加上你，你當然是比波比更值錢的！」

「我並沒有向你要錢呀。」司馬洛微笑。

「沒有人會自帮忙別人的！」唐婉芬說。

司馬洛笑起來：「怪不得你們唐家都那麼富有了，原來你們都是有精打細算的遺傳性的！」

「你究竟要多少錢？」唐婉芬問。

「算了吧，」司馬洛說，「既然你已經付了錢給波比，那就算是波比的運氣好吧，我不要你的錢！」

「因爲你反正是要管這件事的，是嗎？」唐婉芬說，「而我是可以利用的。」

「你一定要計算得那麼清楚，」司馬洛說，「那麼我就承認了吧。不錯，就是這樣，我不收你的錢，但是要用我的方式去行事，這樣滿意了嗎？」

「我的目標也許與你的目標不同呢？」唐婉芬說。

「是不同的，」司馬洛說，「但是最終則是一樣，我總之不會放過這個白鷹，最簡單的理由就是，即使我放過他，他也是不會放過我的！」

「那很好，」唐婉芬說，「但是我們一定要用波比！」

「你已經出了五十萬元，」司馬洛說，「假如趕他出局，那他就可能成爲出賣我們的人，那你這五十萬元豈不是更加浪費了嗎？而且波比也並非是一個不可以用的人，他也是相當能幹的！」

「你怎麼會知道我找他的事情？」唐婉芬問。

「我一直都沒有放棄保護你！」司馬洛說，「你一回來主持這件事情，你就是成爲白鷹的大目標了。」

「很可惜你捉到的不是白鷹本人，」唐婉芬說，「不然，這件事情今天晚上就可以結束了！」

波比在半個鐘頭之後就回來了，這一次他的身子是變得濕淋淋的，因爲他是在大雨中做事。

他說：「那個傢伙我不認識，我已經把他在海邊丟下了，這裏是他身上的證件！」他從袋裏掏出一疊用透明膠袋裝着的文件。

司馬洛接過來看了一遍，波比說：「我已經記下來了，你可以拿去！」

「很好，」司馬洛說，「我拿回去叫人調查一下。」

「你聽着，」唐婉芬說，「以後，你的工作，就是由司馬洛先生指揮了！」

「那他的酬勞一定比我高了？」波比說。

「念在他剛才跟你建立起的交情，」唐婉芬說，「你是沒有反感的理由的。」

波比聳聳肩：「好吧。下一步，我又應該幹些什麼呢？」

「有人殺你，」司馬洛說，「你當然應該把這個指派兇手的人找出來，而且你應該趕快動手！」

「這却是一件我必做的事情，」波比說，「你不叫我，我也是要去做了，我豈能够坐着做槍靶，必須先下手爲強，不然我也不能活到今日了！」

司馬洛掏出一張名片交給他：「隨時保持聯絡，不要貪做英雄，太危險的事情不要單獨一個人去做！」

波比點點頭，接過名片。他有點羨慕地看着司馬洛：「你就留在這裏嗎？」

「是的，」司馬洛說，「我要跟唐小姐商量一下，下一步應該幹什麼。」

波比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走了。司馬洛看着唐婉芬，微笑道：「現在，又剩下我和你兩個人在這裏了，而這一次，相信

很難再會有人能進來救你，你不認爲你應該換件衣服嗎？」

唐婉芬低頭看看自己，雖然她的睡衣及睡袍都是已經拉好了的，但這到底是睡房裏的打扮，相當富於誘惑性，是自不待言的。而很奇怪，當司馬洛這樣看着她，和對她說這樣的話的時候，她却又並沒有感覺到與對波比相同的反感，而且她還不服氣的一咬牙，說道：「怎麼了？你感興趣，但是又害怕嗎？」

「也許是的，」司馬洛聳聳肩，「這件事情，你大可以不必像怕波比那樣怕我的！」

「那就行了。」她自己也拿了一隻杯子，斟了一些酒，在司馬洛的身邊坐下來：其實她也並不是不能飲的。她說：「現在，下一步，我又應該幹些什麼呢？」

「你的下一步就是祇有一步，」司馬洛說道，「用不着幹什麼，祇是深居簡出，保存着自己的性命，直至這件事情辦好了！」

「難道白鷹不知道他把我殺掉是沒有用的嗎？」唐婉芬說。

「你請波比之類的人來替你辦這件事情，他就要殺你了，」司馬洛說，「現在事情到了我的手中來，他就是殺了你也不大有用處，但是對他來講，殺了你還是好過讓你活下去的。」

「這樣他不是自招煩惱嗎？」唐婉芬說，「他把劉藝的性命留着，似乎不是聰明之舉！」

「他就是要多招一些煩惱，」司馬洛說，「因爲他要找到殺死他哥哥的人！」

「然而你却似乎最大的興趣並不是要捉到他，而是在他的哥哥的屍體。」唐婉芬說。

「我跟黑鷹是還有一些帳未曾算清楚的。」司馬洛說。

「人都已經死了，」唐婉芬說，「還能告訴你什麼嗎？」

「也許他的屍體可以告訴我一些事情，」司馬洛說，「我告訴你，我是一定會替你把白鷹這件事情攪清楚的。白鷹現在已經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而不自知，那就是他出名起來了。以前他是不喜歡有人知道他存在的，他的一切都很守秘密，兄弟兩個人的作風完全不同。」

「他的哥哥死掉了，」唐婉芬說，「難怪他會這樣的！」

「但是挺身而出，却不是一件他所擅長的方式，」司馬洛說，「一個人用自己不擅長的方式做事，失敗的機會一定是高得多的，尤其是他遭遇到的對手又是那麼強的。」

「也許是的，」唐婉芬說，「他究竟是幹什麼的？」

「我也不太清楚，」司馬洛說，「我知道他與許多不法之徒都有聯絡，而他的其中一門生意就是殺人。他有一個職業兇手集團。」

「哦，」唐婉芬說，「怪不得你肯免費找他了！」

「你可以不常常提起錢字嗎？」司馬洛問，「這與你的美麗很不配合。」

「對不起，也謝謝你，」唐婉芬苦笑，「這其實是一種在不知不覺間養成的習慣，有錢有時並不是一件快活的事情，許多男人認爲我的錢比我美麗，因此當我認識一個男人的時候，我總是想先分清楚這個人是不是對我的錢更感興趣！」

「在我的身上，你大可以不必担心這一點，」司馬洛說，「對於你的錢，我是絲毫不感興趣的！」

「所以我要謝謝你，」唐婉芬說，「你認爲殺死黑鷹的人是誰呢？」

「這也是我想知道的，」司馬洛說，「我也是要找這個人，這個人終於會出現的！」

「我的下一步就是深居簡出，保存性命，」唐婉芬說，「但是我不喜歡留在家裏，我可以去旅行，避開一下嗎？」

「不可以，」司馬洛說，「因爲白鷹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小流氓，你可以去的地方，他也可以去，而且他又有一個職業兇手集團！」

唐婉芬聳聳肩：「照這樣看來，我也是祇好留在家裏了！」

「是的，」司馬洛說，「有些女人是很不聽話的，叫她不要做一件事情，她却偏偏不聽，一定要去做。希望你不是這種女人！」

「我正是這種女人，」唐婉芬說，「不過我這一次是會破例一次的，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好了！」

「這很好，」司馬洛說，「我就是不希望你會有什麼危險！」

「你的下一步又是去幹什麼呢？」唐婉芬問。

「我要到老虎山去一趟！」司馬洛說道。

「不先等白鷹這件事做好嗎？」唐婉芬問。

「屍體是不能等的，」司馬洛說，「腐壞得很快，這屍體已經埋得够久了！」

「你眞的是要去把屍體掘出來？」唐婉芬問。

「你以爲呢？」司馬洛說，「難道我是去獻一束花嗎？」

「但是爲了什麼呢？」她問。

「有些事情，你暫時不要知道的好。」司馬洛說，「要解釋也是不容易解釋得清楚的！」

「那麼，」唐婉芬迷惑地看着他，「你明天就起程？」

「也許後天，」司馬洛說，「到這樣一個地方去，不是隨便可以成行的，要先作一些準備。」

「找一個通譯和响導之類？」唐婉芬問。

「大致是這樣的。」司馬洛說。

「那麼，」唐婉芬說，「我們會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會見面了。」

「是的，」司馬洛說，「既然你不是出錢聘請我的人，我也沒有向你做報告的義務了。不過當然，在事情結束了之後，我還是會把一切詳細的情形都向你講一次的。」

「嗯！你明天晚上可以來嗎？」唐婉芬問。

「來幹什麼呢？」司馬洛問。

她聳聳肩：「假如你不高興來，那就算了！」

司馬洛微笑：「好吧，我會盡量抽時間來的！」

一個女人的邀請，假如她不肯說是爲了什麼，那反而是很容易猜得出是爲了什麼。

他站起來：「好了，你也應該去睡覺了！」

她把他送到門口，又說：「假如明天晚上你來，我弄點東西給你吃，我正在學烹飪！」

「謝謝你！」司馬洛說。

× × ×

司馬洛沒有聽清楚，唐婉芬說她是正在「學」烹飪，而不是精於烹飪，因此他吃得很慢。

唐婉芬說：「有一個笑話，有些人煮的東西糟透了，假如倒進垃圾桶，垃圾桶也會穿洞，假如吃進胃裏的話，就更非要引起胃潰瘍不可！」

「我沒有這樣說呀！」司馬洛說。

「我現在就是這樣說，」唐婉芬說，「好了，不要吃了，我不想你受刑！」她咭咭笑着起來把食物都拿走。

「那我們吃什麼呢？」司馬洛問。

「最簡單可靠的就是開罐頭吃麵飽，」唐婉芬說，「這雖然不會太好吃，但是一定也不會太差，祇求一飽的話，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不反對。」司馬洛幾乎是連忙接受了。

「你去弄？」唐婉芬咭咭地笑着，「我實在對自己不放心，連這樣簡單的東西我也沒有信心弄了！」

她笑着倒在他的懷中。他們的身體開始了初步的接觸。

「好，看我的！」司馬洛說。

他知道她是有意，而他自己亦是有意的，因此他亦懂得怎麼做了。這種事情有許多方式可以進行，其中一種就是小丑的方式。司馬洛在弄那些麵飽的時候弄了很多誇張的花招和姿勢，引得她哈哈大笑，有時挨在他的懷裏，讓他抱着，於是，他們很快就混得很熟，當他們進食的時候，兩個人已經是互相依偎着了。

後來，司馬洛說：「糟得很，揀錯了罐頭！」

「那全部都是人吃的，」唐婉芬說，「又沒有狗罐頭，有什麼揀錯了呢？」

「這些都是有洋葱的，」司馬洛說，「你知道吃過了洋葱，嘴巴裏會有些什麼氣味嗎？」

「你嗅嗅我的嘴巴！」她把嘴巴湊過來，向他吹了一口氣。

「呃——」司馬洛眼睛一瞪，倒下來，「暈」過去了。

她的雙手在他的胸部按着，咭咭笑着說：「這是按心急救法！」其實她的手是在他的胸膛上撫摸多過按。

「我還沒有醒過來，」司馬洛閉着眼睛說，「情形太嚴重，按心臟是不够的，要用嘴對嘴人工呼吸法！」

「我的嘴巴那麼臭，怎麼行呢？」她說。

「不要緊，以毒攻毒！」他說。

她的咀唇印在他的咀唇上了。

就這樣，司馬洛躺在地毡上，而她則整個身子壓在他的身上，好像她變成了男人。

「唔……差不多了，」司馬洛一面接受着她的咀唇一面含糊地說着：「我開始活起來了！」他的手臂伸起來，把她擁抱着。

她再爲他作了一陣「人工呼吸」，然後把咀唇拿開，說：「覺得怎樣？還舒服嗎？」

「還好，」司馬洛說，「祇是，你的身上有些東西太硬了！」

「我是女人，」唐婉芬說：「女人身上怎會有硬東西？」

「你穿着牛仔褲！」司馬洛說，「牛仔褲的布料太硬！」

「這個——對了，」她說，「我是應該換一件比較舒服的衣服的。你在這裏休息一下，康復了之後就到我的房間來！」

司馬洛點點頭。她起身進房裏去了。他在地毡上逗留了適當的時間之後，便起身來，走進她的睡房。

她果然已經準備好了。床頭燈開得不太亮也不太暗，她的身子橫陳在床上，那條太硬的牛仔褲，以至不硬的T恤，以及身上的乳罩和三角褲都棄在地上。她的兩條腿子大大地張開着，而平放在床上。她的兩腿之間正對着門口，本來，身上甚麼都沒有穿，這個角度是不大好看的，不過她在兩腿之間搭着一張薄被，那可又不同了。

攝影家亦是用這個方法把粗鄙轉爲藝術化。

司馬洛在她的身邊坐下來，手掌輕輕地在她的一隻乳尖上揩過，那隻乳尖硬挺起來，人也輕輕抖了一抖，閉着的眼皮跳動了一下。

他說：「怎麼這樣美麗的女人，却不是已經有一位男朋友呢？」

「因爲太有錢，」她說，「而且選擇太嚴格！」

「是不是還是處女？」他問。

「當然不是。」她說。

「有沒有甚麼缺陷？」司馬洛問。

「這個你得檢查一下了，醫生，」她說，「替我作一次全身檢驗！」

於是司馬洛替她作起全身檢驗來。他實在找不出有甚麼不滿意的地方，陰影之處特別豐茂，與腋下的疏落不大對稱，這却也不算是一個缺點。

她一直閉着眼睛，後來伸手在他的身上摸索，說：「咦，醫生，你在幹甚麼？你沒有穿衣服？」

「你上當了，」司馬洛說，「你碰到了一個冒牌醫生！」

「那怎辦好？」她問，「你已經弄到我捨不得反抗了！」

「那就不要反抗好了！」司馬洛說。

他貼近了她，她忽然「呀」的一聲叫了起來，因爲那是美妙的侵入，她已經很濕很滑，而她發覺進侵的敵人是巨大得令她很滿意，而且亦是很強勁的。

他們開始動作。波比用強力得不到的，現在司馬洛得到了。那是風格不同，她喜歡英雄，而不喜歡暴君。

司馬洛在這個時候，却亦是英雄亦是暴君。起初他的動作是溫柔的，後來就漸

漸狂暴起來了，而她亦歡迎這種狂暴。到了某一個階段，喜歡溫柔的女人，亦是會變成喜歡狂暴的。

而狂暴亦是需要技巧的，要適可而止。司馬洛的狂暴亦是到了適可的程度，當她的神經再也難以抵受一次更高度的刺激的時候，他就停止了。

司馬洛也就是在此時求得了自己的享受。她在急流澎湃之中低聲叫了起來，跟着就是整個人鬆弛下來。大家都享受着暴風雨之後，最需要的靜止。

靜了好一陣之後，兩個人都陷入了半睡眠狀態。但是這種睡的時間是不會長的，因爲大家都並非睡眠不足，祇是一時之間的精疲力盡，神經也疲乏，很快就恢復過來了。

後來，她伸出脚尖，輕輕在他的腿子上揩着。她用不着出聲，這是很滿意的表示。

「我美麗嗎？」唐婉芬問。

「比一千萬更美麗！」司馬洛說。

她咭咭地笑起來：「喜歡我的錢的人，反而不會這樣講。」

「幸而我不是你的僱員，」司馬洛說，「不然的話，我恐怕我就沒有資格做這件事情了。」

「也許是的，」她說：「假如我是老板，我怎麽可以讓我的僱員這樣做呢？現在却是眞便宜！我既用不着付錢又得到高度的享受！」

「你們唐家的人，」司馬洛說，「總是心裏有一隻如意的算盤的，怪不得這樣有錢！」

她用脚跟在他的大腿上撞了一下，司馬洛「哇」的一聲叫了起來。她說：「好了，不要再講錢了，講你吧。你眞要到老虎山去嗎？」

「是的。」司馬洛說。

「明天？」她問。

「今天，」司馬洛說，「現在已剛剛過了午夜，就不算是明天，而是今天！」

「現在？」她問。

「遲一些，」司馬洛說，「天亮，當我離開這裏的時候。」

「哦！那很好，」她說，「起碼我知你會天亮才走。」

「總不能够太不近人情，馬上就走的。」司馬洛說。

「但還是不够，」唐婉芬說，「以後呢？你眞的要整件事情結束了後才回來——而祇是告訴我事情的經過嗎？我的意思是，現在我們的關係已經不同了！」

「假如我在此地的話，」司馬洛說，「我是還會再來的，但是假如我不在此地，我總不能趕回來會你呀。目前有許多重要的事情都是不能够等的，而這件事情結束了之後還有很多時間。」

「還有以後，那很好！」她嘆了一口氣，「讓我們睡吧！」她滿足地把頭枕在他的肩上，兩個人都閉上了眼睛。後來，她忽然又「咭」地笑起來。

「有甚麽事情這樣有趣呢？」司馬洛問。

「我祇是想起了劉藝，」她說，「他甚麽都得不到，却差點失去一條腿子。」

× × × ×

劉藝的確是甚麽都得不到，而他孤零零地躺在醫院的病房裏，也不太舒服，但他已經是很滿足了，因爲他得回了性命。

醫院裏的生活的確不容易捱，躺在床上，不能日日夜夜都睡，而看電視和看書報亦是看得太悶了。他希望時間快點過去，因爲醫生說一星期之後他就可以坐着輪椅到醫院的花園中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他渴望有這個活動的機會。

一些奇怪的聲音使他張開眼睛，一看，差點整個人飛了起來。他張開咀巴叫喊，却不敢吐出聲音，因爲一把刀子已遞到他的咀巴的前面來，威脅着。假如他叫喊，這把刀子很可能會刺進他的喉嚨。

持刀的是一個混身黑衣的，頭上亦是罩了一件黑罩，祇露出眼睛來，好像那些冰上曲棍球的球員似的，連頭髮都看不見，看上去像是禿頭的，但那頭罩的下面也極可能有頭髮存在，忽然之間張開眼睛就看到這樣一個黑黑的怪人，實在可怕，因此在兩三秒鐘的時間之內，劉藝全身的衣服都被冷汗所濕了。

跟着他可以看到那是一個女人。露出來的那雙眼睛應該是女性的眼睛，而更明顯的則是身裁。那衣服是像皮膚一樣貼身的，因此身裁很顯明，腰細而胸部隆起。這是女性的身裁，雖然那把刀子則不是女性通常會拿着的東西。

這個女人顯然是經過打開着的窗子爬進來的。

他們還說他在這裏是安全的，現在，却有這樣一個古怪的人潛了進來，用刀子指着他。使劉藝稍爲安慰的是，這個女人祇是用刀子指着他吧了，並不是要殺他。假如這個女人是進來殺他的，那他還沒有機會展開眼睛，就應該已經死掉了。不過以後如何又很難講，他得小心應付。

「不要吵！」那女人說，「不然，你的喉嚨就會給割斷了！」

「你——你想怎樣呢？」劉藝問道。

「問你一些問題！」那女人說，「你最好合作一點！」

「我不是不合作，你問好了！」劉藝說。他想問這個女人是誰，但是沒有問出口，因爲這個女人連面部都幾乎全部遮住了，當然是面貌亦不想讓人知道，假如問她是誰，那等於是白問了。尤其是刀子是拿在她手中。

「你是殺死黑鷹的人！」那女人說。

「我……我不是！」劉藝吶吶着。

「你不是？」那女人說：「你不是去向唐先生領賞而碰了釘，給白鷹捉到了的嗎？」

劉藝大急。因爲他這件事情的內幕，是沒有給新聞界披露出來的。新聞報導的乃是唐先生的死訊，以及他在那裏被發現，他根本沒有機會講甚麽，醒來已經是在醫院裏，在司馬洛的手中了。報紙方面却查出了他是一個經常到老虎山的人，而且不知道從甚麽地方得到消息來源，說他是殺死黑鷹，來向唐先先領賞的。他祇是有機會把眞相向司馬洛透露，而看來司馬洛並沒有把他所透露的內幕加以公佈。他吶吶着說：「不是我，這是誤會，有人把黑鷹殺死了，我祇是把墳墓掘開，取出黑鷹的東西來作證的——我就是因爲沒有人能

够證明人不是我所殺的，所以才敢這樣的。因此現在，也沒辦法證明人不是我殺的。假如是我殺的白鷹會放我活着？」

「那麽是誰殺死黑鷹的呢？」那女人問。

「你是要找尋殺死黑鷹的兇手嗎？」劉藝吶吶着問。

「別問我，」那女人說，「現在是我在問你！」

「假如你是要找尋殺死黑鷹的兇手，」劉藝說，「那麽你殺死我就是殺錯了人了。而且你問我也沒有用，因爲我不知道是誰殺的！」

「你是把屍體掘出來的嗎？」那女人問。

「是的，」劉藝說，「我的情形，我已經對你講清楚了！」

「屍體的情形怎樣，你對我講清楚！」那女人說。

劉藝祇有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她，就是把他對司馬洛所講的再搬出來一次。他注意到她不時扭頭望望周圍，這原因是很明顯的，她潛入這裏是一件冒險的事情，她隨時會被發現。因此，劉藝故意講得詳細一點，希望時間拖長了，她會給守衛的人捉到。因爲，假如她問完了之後離開，離開之前是未必會讓劉藝活下去的。

劉藝講完了之後，她那雙眼睛閃爍着，表示懷疑，同時也在衡量他所講的話的眞實性。後來她又說：「其他你就沒有看見什麽了？」

「假如你告訴我你要找的是什麽，也許我容易記得。」劉藝說。

他現在在這樣講，倒不是爲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是爲了向司馬洛領功。也許他會死，也許不會，假如他會被這個女人所殺的話，他就要盡可能從這個女人的口中多問出來一些。

但那個女人並沒有上當，她恨恨地說：「你告訴我，還看見一些什麽？」

「我都講過了，」劉藝說，「讓我再講一次好不好？」

這果然使那個女人很焦急，雖然劉藝肯再講一次，但她却沒有時間再聽。她說：「黑鷹的身上，有沒有帶着防水的膠袋之類？」

「他的證件就是用一隻膠套裝着的，」劉藝說，「他的人可以淋雨，證件却不能濕水。」

「不能濕水是對了，」那女人說，「但是不是證件！」

顯然這個女人要打聽的東西是比較大件，不能够放在證件裏面，放入那種收藏證件的膠套中的。而這件東西，也是需要作防水的保護的。

「我不知道，」劉藝說，「沒有見到有這樣的東西，也許是壓在屍體的下面吧。我眞的沒有怎樣認眞去找，我並不是要從他的身上搜什麽，我祇是拿到我認爲充足的證物，可以換到賞錢的吧了！」

「好吧！」那女人說，「你告訴我墳墓所在的準確地點！」

劉藝還想再講一次，這個時候，却忽然有聲音從裝在天花板的一角落的一隻揚聲器中傳出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在說：「好了，好了，你，放下刀子投降吧！」

劉藝與那個女人都大吃了一驚，那個女人不由自主地一跳轉過身來，以爲有人到了身後，却看不到有人。

劉藝則並不浪費時間，咬緊牙齒，手掌握成拳頭，一擊過去，擊中那個女人拿刀的手腕，那女人冷不提防，手腕被擊中，「呀」的叫了一聲，刀子便從手中脫出，飛到了房間的一個角落。劉藝也不是弱者，雖然腿子受了傷不能動，這件事情總算可以做到。

她亦不浪費時間，連刀子也不去拾，就一跳跳到窗口，躍了出去。

劉藝不能離開床上，就再也看不見她了。這個女人躍出了窗外之後，就沿着一根已經懸在那裏，顯然是她來時所用的黑色繩子，迅速滑下去。

天台上却有一個人伸出頭來叫道：「好了，停止！你的繩子已經剪斷了！」

這一叫也叫得合時。這個女人及時收慢滑下的速度，準備向下望望，却也不必望了。她發覺她的脚已滑完了繩子，而她還有差不多兩層樓才到地下。她連忙把繩子執緊，手緊執着繩上的最後一個結，懸在那裏。這繩子是隔兩呎就打一個結，以方便她扳動的。現在，這已是最後一個結，假如她還不停，就失去了繩子的支持而掉跌下去。她來時的繩子是長到離地祇有幾呎的，現在則是距離那麽遠，果然是已給人剪短了。她大爲狼狽，吊在那裏，既不能上，亦不能下。

「你等在那裏不要動！」天台上的人叫道。

這個女人除了這樣之外也是沒有其他可行的辦法了。她果然是上了大當，上下不得。硬跳下去，跌傷了也一樣逃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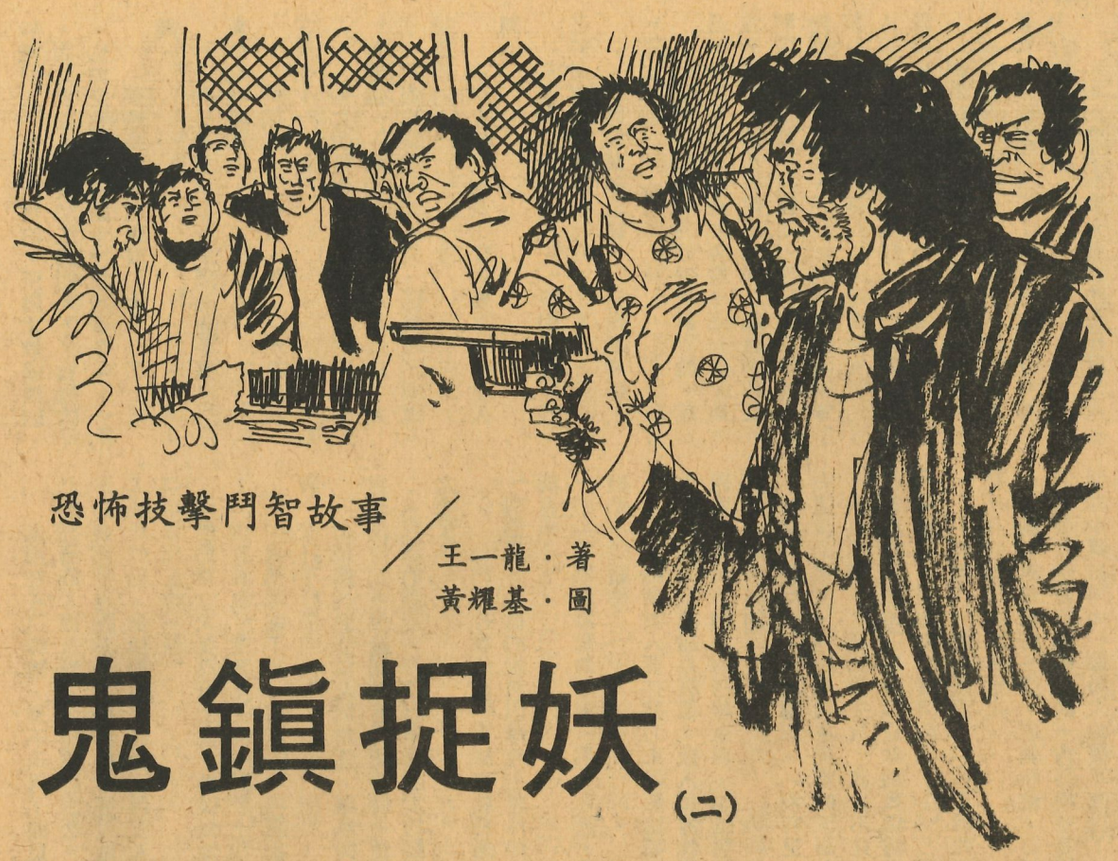
天台上的人又說：「好了，現在，你可以再爬上一點，最接近你的一層，我們打開窗子，讓你進來！」

她望望再上一點，最接近她的一層，那裏的窗子都是關上了的，她不能够進去，但是假如有人從裏面把窗子打開的話，她則是可以進去的，而目前她亦是祇有避命，再爬高一點，進入這窗內了。她也不能老是吊在這外面的，於是她再爬高一點，有人把窗子打開了。

在樓上的病房中，劉藝雖然不能够離開病床而到窗前來下望，他却是可以聽見的。這時他就明白，這裏並不是防範不周密，祇是對不速之客採取欲擒先縱的策略，看清楚是什麽來意，然後才捉起來。這裏顯然是還有電視眼和傳音設備的，任何人進入這裏，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逃不過監視。他是安全的。但是，他眞是那麽安全嗎？假如這個女人是來刺殺他的話，他是否逃得了呢？假如她根本不講話，祇是在窗口就放槍或者把一把飛刀擲進來，那他就完蛋了！他們有辦法及時制止嗎？可能有，但是決不會有什麽大把握。

他感到不寒而慄。在這裏，他仍然祇是一塊餌，而餌是準備犧牲的。釣魚人用餌釣魚，在心理上是早已預算這塊餌會給魚兒吃掉的了。假如吃掉了的話，就再換一塊餌好了。不錯，他是可以犧牲的，因爲他對他們已經是沒有什麽大用處了。他死掉了，對他們來說亦不算是一種什麽損失。

（未完）



恐怖技擊鬥智故事

鬼鎮捉妖 (二)

王一龍・著
黃耀基・圖

殭屍吸血 藝人失踪

前文提要： 裏有一座莊院有鬼，沒人敢住，後來來了一個逃荒的人叫郭三手住在那裏，他在花園內掘出一大袋袁大頭白銀，請街坊們進去察看，並繪聲繪形說夢上五鬼引他到此掘出來的，還將白銀分派各人，街坊們認爲五鬼運財不敢領取，從此他富甲小鎮，也肯樂善好施，討了妻子從外地僱請工人打理產業，不久這座陰森鬼屋又鬧起鬼來，據他自己說：五鬼怕他的法術不敢來了，但在外邊修練，現在更鬧得兇，過了幾天，果然他被鬼捏死了，而且他還變了殭屍，把守夜的妻子和僕人也嚇得神不守舍……

這一次沒人驚呼，「噗通」一聲，却原來一個胆小的巳口吐白沫地栽倒地上。

人羣中一陣慌亂，立即有四個見義勇爲地把他抬了出去，其他人都暗罵一聲，埋怨自己站遠了，沒能討上這個便宜的差事！

郝大叔緩緩跨前幾步，他想呼叫，喉嚨却乾得幾乎使他乾嘔起來，潤了一陣喉頭，才低低地呼道：「大嫂，大嫂，郭大嫂你醒醒！」

可是林巧姐像石像似的不動，郝大叔轉過身來，沉聲問：「你們誰肯把她抬出去？老漢願拿十個袁大頭出來作賞金！」

人羣之中，人人臉臉相覷，都沒有人出聲。

良久，才有一個叫許義的人說：「俺來抬，大叔先拿一個袁大頭來！」

原來這許義原是鎮上的仵工，衆人中也算他胆子最大，這也難怪，他許義什麼死人未見過？

郝大叔詫異地說：「你還未抬便先要錢？」

「俺是要拿那個大洋去買些金銀紙錢，元寶蠟燭及白酒！」許義粗着聲說。

郝大叔果然自身上摸出一枚大洋來，隨手拋給許義。「大伙兒都站到門檻外，等許義回來再說！」

衆人雖然心中都不甚願意，可是又不便反對，便靜靜地站在那裏，有的抬頭望天，有人假裝閉眼養神，更有人低聲哼起小曲來，總不敢拿眼望向大廳。

許義很快便回來了，衆人却覺得像過了三日四夜似的。

許義把上衣的鈕扣敞開，露出胸膛上的一叢又濃又黑的胸毛來，又掀起衣袖，把香插在石縫中，說：「誰有火借俺使一使。」

郝大叔忙把刀石拋給他，許義拿起火刀連敲十來下，還未能把火點起，他發怒了：「操你媽的蛋，再點不着，老子便不燒了！」

說也奇怪，這下果然燃着了一張作引火的金紙，許義喃喃地說了一陣子讓人聽不懂的話，一邊把香點燃了，他跪下來拜了幾拜，然後把紙錢迎風燒了。

弄了這一切，他拔掉酒瓶的木塞，抓起瓶子仰頭灌了滿滿的一口，站直身子，霍地又把酒噴了出來，一連噴了三次，才把餘酒喝乾，搓了一陣子手掌，跨入門檻裏。

「郭大嫂，俺是許義，只因貴宅已沒其他人，俺只好來替你收屍，你莫怪，俺也是不得已，回頭鎮上送一口上好的棺材讓你長眠，莫怪莫怪！」

霍地蹲下身一手，在她臂彎下穿過，另一手自小腰處伸過去，喝了聲：「起！」便站直起身子。

衆人都暗暗噓了一口氣，冷不妨許義大叫一聲，把手上的屍體拋開，雙手往臉上亂抓。

舉動怪異，出人意料，衆人都是大吃一驚，禁不住跟着大叫起來。目光一落，幾道尖銳驚恐的聲音又再响起，只見林巧姐一張臉一抹青，一抹黑，五官都扭曲在在一起，雙眼圓睜，眼珠似欲凸了出來，一管大鼻兩個鼻孔，張得像老鼠洞似的，青白的咀唇掛着一條長長的舌頭，那舌頭不是紅色的，又暗又紫，像宰了十多天的死牛肺般，雪白的頸上一道黑黝黝的圈子，頸側還有兩個牙齒印，兩個洞兒還不斷地沁出血水，說不出的恐怖妖異。

郝大叔猛吸一口氣，大喝一聲：「許義，你怎樣啦！你亂抓什麼！」

這句話是郝大叔用盡吃奶之力喊出來的，話剛說完不由乾咳起來。

許義口中啊啊亂叫，雙手仍然抓個沒停，雙脚却不由自主地向門外走來。

大風叫道：「好大的一隻蜘蛛！」

話音剛落，許義已抓着了那蜘蛛，使勁地把牠拋在地上，一脚把牠踏死！「操他娘的蛋，老子還以爲是什麼妖魔怪鬼的，却是你！」他又拉下黏在頭髮上的蜘蛛絲兒，狠狠地吐了一口涎沫：「他奶奶的，老子便是不信邪！」

回身入去把林巧姐的屍體抱了起來。「好重，借光借光，人死爲大，死人先行！」他三跨兩步自人羣中跑了出去。

在庭院中也不敢稍停，一口氣奔出大門外，衆人也遠遠跟了出去，生似大戲上暗中還藏有什麼吃人的東西似的。

猛聽牆外許義大吼說：「誰打俺的嘴巴。」

衆人心中又是一緊，一齊喊了一聲，不約而同奔了出去，幸而那座大門够寬，才不致擠倒了人。

大風第一個衝了出去，顫着聲說：「郭，郭大嫂的手……是黑色的！」

「娘的皮，她手黑跟俺有啥關係！」

「但你左邊臉龐有個……有個……」

許義聲音也變了。「有個什麼！你奶奶的，你快做做好心告訴俺，他媽的，怎樣這麼重？」

「你的臉上有個黑黑的掌印！」大風終於在牙齒縫中，迸這樣的話來：「而且，而且咱剛才還看見，看見她的手臂在搖動。」

「哎！」許義大叫一聲，連忙把林巧姐的屍體摔下，「鬼，鬼！好猛的鬼！」

許義霍天跌倒地上，望林巧姐的屍體拜了幾拜。

衆人都站得遠遠的，許義拜罷跳了起來，只見一頭冷汗，北風一吹，汗珠一直沿着臉頰淌下。「大叔，那十枚大洋俺也不要了。」話音剛落，已跑得不知去向，衆人一見也一齊拔足飛逃。

燒屍

吃過了午飯，聚集在郝大叔家的人羣比今早更多。

郝大叔經過正午那場虛驚，此刻臉色說有多蒼白，便有多蒼白，他雙脚虛浮，連走動也要來福攙扶。

他看了滿院子聽他作主的人羣一眼，輕輕噓了一口氣說：「許義呢？有誰看到他？」

一個壯漢說：「俺剛才看見他拎着一瓶酒，跌跌撞撞出了鎮。」

姚老三幽幽地說，「這也難怪他，跟死人打交道了十年，幾時曾被死人摑了一巴掌的，難怪他也抵受不住！」

郝大叔問：「林巧姐那具屍體現在還在那裏嗎？」

另一個小伙子說：「俺剛才來時，經過時曾見了她一眼，還直挺挺的躺在那裏，臉上却有很多蒼蠅蚊子！」

郝大叔啊了一聲，左手趕緊抓緊來福的手臂，顫着聲說：「有蒼蠅黏血？千萬別……」他再也說不下去。

大風急忙問道：「大叔，這有什麼關係？」

「要是林巧姐她……」郝大叔强提一口氣：「要是她身上有什麼妖氣怪物的，那些蒼蠅蚊子吸了血，又注到人身上，那會怎樣？」

姚老三也聲音發顫地說：「何況這樣也很容易造成瘟疫！」

「瘟疫」、「妖氣怪物」都是令人聞之色變的東西，院子裏一下子便鬧開了，一時之間，人心惶惶，議論紛紛。

丁皓大聲叫道：「那麼咱們現在該怎辦？難不成大伙兒一道逃難避禍去！」

這話一起，院子中又起了一陣騷動，姚老三說：「這是什麼話？咱鎮子雖然不太大，但人口稠密，少說也有幾千人，這許多人一下子跑去那裏。」

「對，携老扶幼的跑得那裏去？」

「俺在鎮上的生意物產，又如何去安排？」

「走個屁！咱就不信那些魔鬼能有多狠，不成能把幾千人都吃掉？」

郝大叔待聲音稍靜才再開腔，道：「大伙兒的話都沒錯，不過，讓林巧姐曝屍街頭終非善法，咱們得想個辦法把她埋了才成。」

一個拄着拐杖的老頭說：「掩了可不成，再說如今去那裏找人來收屍。」

衆人一想倒也有理，姚老三忍不住問：「成老哥，依你說，又該如何處理。」

「燒，放火燒屍！」那老頭沉聲說：「這樣也是最乾淨的了。」

郝大叔頷首道：「如何個燒法，請成老弟說來聽聽，好讓大伙兒合計合計！」

「簡單得很，往屍體上淋上些煤油，堆些乾薪，放火一燒不就成了，不過，咱

得先要買點東西拜祭一下。」

姚老三問：「燒後那些骨頭呢？」

「找幾個人掘個大坑掩掉！」

郝大叔大聲叫：「有沒有人肯幹？」

沒人吭聲，郝大叔抖着手，指着灰濛濛的蒼穹說：「這是關係到全鎮的安危，說起來，每個人都有責任，也可以說，每個人都有危險，假如沒人肯幹，老漢拚着這幾根快爛掉的老骨頭帶個頭，誰肯跟老漢去的！」

這番話說得慷慨激昂，不少人立即感動地喊了起來：「俺去！」

「咱代大叔去？大叔已忙了一夜，咱提議讓大叔休息一下！」

「對對，咱們三兄弟也豁出去啦！」

郝大叔雙眼一濕，沙着聲說：「難得大伙兒見義勇爲，老漢雖老，還是得盡一份力量，事不宜遲，現在便去採辦一切應用之物。」

院子中的人羣立即散了不少人，有人去買香燭紙錢，有人去採辦煤油乾薪，更有人去鎮外亂葬崗上掘個大坑，準備掩骨骸之用。

郝大叔大聲說：「一炷香之後，在那裏附近集合，趁天黑未晚辦好一切！」

× × ×

一炷香之後，人羣果然聚集在郭三手大屋外，離林巧姐屍體一箭之遙。

郝大叔率領一干父老上香拜祭，衆人也隨着跪了下去，都是口中唸唸有詞，生似林巧姐聽得到似的。

一大堆的元寶紙錢在烈焰中焚燒，衆人的心頭彷似輕鬆了不少，彷似一切妖異鬼怪便會隨着紙錢一齊焚掉！

弄好了這一切，郝大叔便下令往林巧姐的屍體上，淋潑煤油，又把乾柴拋了過去。

「放火！」

一個壯漢把手上的火把拋了過去，烈燄帶着一股濃黑的烟霧騰空而起，衆人又不斷把乾薪拋出去，火勢更烈。

不一刻，一陣「嘶嘶」的聲音立即傳來，緊接着一股衝鼻的臭氣四散開來。

郝大叔連忙大叫：「大伙兒退後點！不用再拋乾薪！」

衆人不用他吩咐，都退了開去，只見那股濃烟忽黑忽黃，在鎮子的上空不斷升騰，升得老高。

一陣北風吹來，濃烟消失後又聚攏，彷似寃魂不息的鬼魅山魈般！

人們的心又似鉛塊般重了，紛紛禱告起來，希望從此天下太平。

火終於熄滅了，地上只剩下一副雪白的骨骸，北風一吹，地上的灰燼盡被捲起，飛舞在半天，襯着地上那副白骨，說不出的妖異恐怖。

郝大叔顫着聲說：「天快黑了，快動手！」

立即有幾個大漢拿着水桶往地上潑水，水珠落在發紅的石板上，响起一陣「嘶嘶」的聲音，一股股白烟自石縫中騰起，衆人只覺胸前一陣熱力迫來，鼻端又聞到一股難聞的味道了。

石板上的暗紅逐漸恢復了本來的顏色，又有幾個青壯的漢子拿着大蔴包袋子向白骨衝過去，他們就用濕濡濡的蔴包把骨骸裹住抬起，飛一般往鎮外那座亂葬崗奔去。

郝大叔噓了一口氣，大聲說：「沒事啦，大家回去休息吧，明天的生意及一切都照常恢復！」

姚老三也說：「今夜大伙兒早點休息，明天好有精神幹活？」

人們聽了這番話，臉上都露出一絲笑容，心頭上的陰霾也似散掉了不少，於是都提着發緊的雙脚，揉着脖子回家去了。

這一夜，鎮上寧靜得很，人們都似墜入在甜夢中。

頭遍鷄啼聲遠遠傳來，郝大叔便醒了，他爬起床來，心想這一個漫長的黑夜，終於平安地過去了。

抬頭望一望窗子，外面還是一片昏黑，郝大叔乾咳了一陣，再也睡不下，便抄起床頭的烟桿兒，躡手躡脚走出大廳。

鎮上的人大都保持節儉的傳統精神，郝大叔也不點燈，摸了一張板櫈坐下，又捻了一撮烟絲，熟煉地塞在烟鍋裏，敲着刀石，「滋巴滋巴」地抽吸起來。

忽明忽暗的烟火，映得郝大叔的一張臉也忽明忽暗，他吸了一鍋烟，還够不足癮，又想再裝一鍋，門板忽然被人敲响。

郝大叔心頭一沉，乾着聲問道：「誰呀？」

門外沒有人答話，拍門聲却更急，直似惡鬼追債般。

郝大叔慌忙敲掉烟灰，抄起一件外衣披上，急步跑出院子，寒着聲問道：「誰呀？」

「郝老大，是我，快開門！」

那道聲音實在說不出的恐怖與驚慌，郝大叔心頭好像又讓一隻無影的手揪緊了般，抖着聲問：「你，你到底是誰？」未待對方答話，張大喉嚨高呼：「來福，來福，快點一盞燈來！」

他的聲音也同樣尖銳恐怖，把屋裏大大小小的人都吵醒了，她老伴慌忙滾下床，亮了一條蠟燭，以左掌捂着擋住寒風：「老頭老頭，你在那？」

「快叫來福過來，你別過來。」

他老伴也慌了，連忙扯起喉嚨高叫：「來福來福，你醒了沒有？」

來福揉着眼皮提一盞紙風燈走了出來。「來啦來啦，甚麼事兒？」

「快來！」郝大叔凝神一聽，門外忽然沒有了叫聲，只聞一道沉濁的呼吸聲。

「誰？誰？」

「快，快開門，是我……」

遠處傳來了二次鷄啼，郝大叔搓一搓手，心想：「人說那東西鷄啼前便得回去了……外面當然是人，不是……」他叫來福走前開門。

來福左手提燈，右手拉起門閂，門板好沉，門閂剛拉開門便開了，「砰」地一聲，一件沉重的物件撞倒在來福的懷中。

來福哇地一聲大叫起來，隨即跌倒地上，那燈籠一落地，便焚燒了起來。

火光下，光綫大爲光亮，郝大叔目光一落，失聲呼道：「原來是鄭掌櫃，來福來福你沒死吧，快把鄭掌櫃抱上廳堂！」

來福聽了郝大叔的話，神魂才倏地返回軀體？咬牙使勁把鄭掌櫃拉開。

郝大叔慌忙把大門關上。

鷄啼三遍了，天也濛濛亮。

郝大叔挖開鄭掌櫃的牙關，爲他灌了一大碗羌湯，隔了半晌，鄭掌櫃才悠悠地醒來，他是鎮上那家鴻福旅館的老闆兼掌櫃，今年也有五十多歲啦。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兒？」郝大叔一見他醒來便急不及待地問：「看你嚇成這個樣子！」

「殭屍！殭屍……」鄭掌櫃雙眼翻白，呻吟似地咕噥着，嘴角不停泛起口水泡沫。「殭屍吃人……」

郝大叔，來福及郝大嫂三人互望了一眼，身子都禁不住起了一陣慄顫。郝大叔乾咳一聲：「胡說，什麼殭屍吃人！沒的嚇唬人！」

鄭掌櫃說了這幾句話，便昏昏沉沉地睡去。

「老爺，咱，咱……」

郝大叔穿好外衣，裝了一鍋烟，說：「天亮了，我召集人去鴻福客棧看看！」

× × ×

太陽照到牆頭，郝大叔率着十多個人，走向鴻福客棧，只見外面站着幾個酒仙樓的跑堂，他們見到郝大叔等，臉上緊張之色略爲一寬。

「有人進去看過嗎？」郝大叔問。

那幾個跑堂搖搖頭，一個說：「好像有女人哭！」

郝大叔凝神一聽，果然隱隱約約聽見一個啜泣的聲音，他澀聲說：「裏面有人，快進去看看！」

衆人雖明知，大白天乾坤朗朗，但依然提着一顆心進去，雙脚起落間放得十分輕，生怕會踩着什麼似的！

走廊上倒着一個人，身穿黑色的唐裝衣服，側臥着，看不到臉龐，雖然大白天，走廊上的光綫仍頗不足，郝大叔連忙叫人點火。

只聽那個泣啜聲，傳自裂內面那個房子，郝大叔大聲問：「誰在裏面？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房門立時响起一個尖銳的聲音，一聽便知是女的，「我是小娟，巫小娟！」

郝大叔忙說：「姑娘快出來，咦，你，你爹呢？」

巫小娟哭了起來說：「我爹我爹不見了！」

「怎會不見？」

房中只聞小娟的哭聲，半晌又說：「我好怕，我不敢出去！」

郝大叔低聲問衆人：「誰肯去帶她回來？」

雖然走廊上躺着一個不知因何而死的屍體，可是那人是巫小娟，一個美麗的姑娘，情況似乎有點不同，立即有幾個年青的小伙兒爭着跳過屍體，向裏走去。

不一會兒，只見幾個大男人，架着一個哭哭啼啼的小姑娘出來。郝大叔看了她一眼，不由嘆了一口氣，心想：「兩天前見她像朵鮮花似的，今日……」

巫小娟秀髮蓬散披肩，雙眼哭得腫得像對胡桃，鼻子也紅得似要滴出血來，臉色蒼白得如同墳墓剛挖出來的死人似的。

當她見到地上的那具屍體，不由尖聲大叫起來，把頭埋在一個小伙子的胸膛上，那小伙子手忙脚亂地發着傻笑，一副不敢相信的神色。

到得眼前，郝大叔溫聲地問：「你爹呢？姑娘。」

姑娘只是哭，沒有作聲。郝大叔又耐着性子問：「這個是你爹嗎？」

「不是……」這次姑娘開腔了。「半夜裏一具殭屍跳了進來，連門板也撞穿了一大片，他，他扼死了這個大叔……我爹是發覺有點異常便出來看……殭屍却向我爹跳來……我爹不敢回房，便翻窗跑了，不料那殭屍一跳一跳的，跳得好快，追下去了……」

「現在還沒回來了？」郝大叔倒抽了一口冷氣，他這一生人還未聽過這麼兇狠的殭屍。

「我嚇得縮在床底下，不敢出來，後來掌櫃也大叫一聲，發瘋似的跑出去……我，我不敢……」

郝大叔心中打鼓，却不得不安慰她：「姑娘別慌，令尊吉人自有天相，說不定等下便來了！」

「我，我不等他了……」小娟忽然在那小伙子的懷抱中掙扎出來，「大叔，我爹若回來，告訴他一聲，說我在城中等他。」說罷便望店外跑出去。

郝大叔經過連番的驚嚇，反而有點麻木。「叫幾個人用竹子把屍體抛出去外頭，再用火燒掉！下午大伙兒來我家，還有，請大風通知鎮長一聲，這件事再不能拖下去了！」

捉殭屍

人羣又再聚集在郝大叔家裏，氣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沉靜。

「鎮長大人駕到！」

郝大叔慌忙走下台階，走向大門，只見門外站着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一張方臉，濃眉細眼，一管大鼻下長着一抹黑濃濃的鬍子，高大的身裁穿着一襲綢面馬褂，天藍色的長衫，腰際掛着一塊玉珮，神情十分高傲，背後還站着兩個衞兵。

「歡迎鎮長大人，請進廳坐！」

這鎮長是由外地人担任，聽說他大舅子是城中的什麼主席。姓徐叫家雄。

徐家雄大模大樣地坐在一張靠背交椅上，瞇着眼說：「老郝，你召集這許多人幹甚麼？」

「鎮長，這幾天鎮上的事你也聽着點兒吧！」

徐家雄歪着頭說：「我想請你再說一說！」

郝大叔只好把一切情形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徐家雄一拍桌子，大聲說：「發生了這樣的大事，你們怎不早點到鎮政府

處報告！」

郝大叔輕聲說：「咱知道鎭長日理萬機，以爲這是鷄毛蒜皮的事兒，所以，所以便不敢去打擾您！請鎭長大人大量，多多包涵！」

徐家雄側起頭。「現在解決不了，事情鬧得不可開交才來找我了吧！」他拉腔拖調地訝，衆人心中都是有氣，說實在的，他們對這個鎭長一向沒什麼好感，附近的鄉鄉鎭鎭，那個鎭長不是委任當地的德高望重的父老啊！

郝大叔連忙陪着笑臉，說：「小的們都知道鎭長大人，見多識廣，胸藏玄機，所以請鎭長爲大伙兒着想，高抬貴手替大伙兒出個點子！」

徐家雄的臉色這才稍霽，輕咳了一陣，閉起雙眼，右手向後一伸，一個衞兵連忙把一管雪白的象牙烟管遞了過去，烟管上已插了根捲烟。

徐家雄把烟管銜在嘴中，嘴唇一動，用牙咬着，烟管便翹得半天高，那個衞兵忙用洋火替他點上，徐家雄長長地抽了一口，良久，嘴巴兒才張開，一圈一圈的烟圈兒像金魚吐着水泡兒向上騰起。

他雙眼一睜，模樣兒神氣極了，左脚翹在右腿上，露出一對擦得油亮的長靴。

大風心中暗罵一句：「假洋鬼子的熊相！」

徐家雄擺足了架子，這才說：「辦法簡單得很，你們立即去找幾個和尚道士回來，不就解決了！」

郝大叔心想這也是辦法，可是再一想，忍不住說：「鎭長，現在天已快晚，今夜看來是找不着了，但一入黑……」

徐家雄又噴了一陣烟，悠悠地說：「徐某曾在書本上得知，凡是妖魔鬼怪他們都怕穢物，你們今夜把黑狗，黑鷄殺掉取了血，萬一那東西一來，便向他淋去！」

大家一想這倒是不難的事兒，臉上都放鬆了，年紀大的也都曾聽過這些傳說，此刻心眼兒都活了。

徐家雄看了衆人一眼，慢條斯理地說：「要是你們早點來找我，事情便不會鬧成這個樣子，眞是土包！」他左腿放下，虎地站了起來，大踏步走出去，兩個衞兵緊跟他後面。

郝大叔忙說道：「大伙兒快回來準備，還有，把尿桶尿桶全都拿出來，準備應用！」

姚老三接說：「聽說女人的月水功效最大，今晚兒大伙兒當心點，找了道士來，問題便有解決之道了。」

郝大叔說：「大風，小三子，你倆立即去找些道士及和尚來，酬勞不計，大伙兒湊合一下，也不怕他貴！」

事情決定之後，衆人便急急如喪家之犬離開。

只一忽，狗吠聲及鷄叫聲便响遍全鎭，再過一忽，家家戶戶都把大大小小的尿桶抬出門口，一時之間，鎭上臭氣薰天，可是人們都毫不計較，只望能平安過了這一夜。

不知是不是殭屍眞的怕穢物，還是甚麼原因，這一夜人們雖然睡不着覺，但終於平安渡過。

天亮之後，大家才鬆了一口氣，大人們才敢睡覺。

雖然過了三個平安的黑夜，但衆人却累得筋疲力倦，很多店舖都只開了半日門。幸而第四天大風及小三子已帶了四個士道兩個和尚回鎭了，他倆領着那些道士及和尚直趨郝大叔家。

× × ×

黃昏前，一座祭壇搭在郭三手生前住的那座大屋前，那些道士和尚，拿着桃木杖，菖蒲劍，招魂幡，攝魂鈴的爬上祭壇，焚起一大把香，燒了符咒，又唸了一陣經文，攝魂鈴便叮叮噹噹地响了起來。

四週還有不少伏着火把的青壯漢子，地上擺滿了狗血鷄血的盆子。

一個年老法師搖了好一陣攝魂鈴，喝道：「郭三手，郭三手，趕快出來，五方土地，天兵天將煩請把郭三手趕出來……」

折騰了一夜也不見有個甚麼黑影現出來，這些道人和尚都喊得喉乾舌燥，那些青壯漢子在寒風中立了一夜，差點沒變成冰棒子，結果是瞎子點火——白費啦！

鷄啼頭遍了，衆人雖然捉不到殭屍，可是都齊齊鬆了一口氣，這一夜總算平安過去了。

道人和和尚收了道具返回郝大叔家，其他人也都散去了。

這一夜，因爲心理上有了依賴，大部份的人都睡了一覺香甜的。

天大亮後，盡管人們還有點忐忑，但店舖總算都依時開了。人們也照常幹活，只是鎭上顯得十分寧靜，人人都不想開腔說話。

太陽剛升至牆頭，鎭上却有人發現許義倒在鎭口邊兒，一張臉白得像冰雪，頭側露出二個血洞兒，血水尚不斷地沁出來，一條强壯結實的身子，却像摘久了的絲瓜，乾癟癟的。

這一來，鎭上的人又像油鍋裏撒了把鹽——辟辟拍拍地炸開了。

郝大叔蹙着一肚子氣對那些道人和尚發脾氣：「又說手到擒來，怎地那東西還跑到鎭口行兇！也不說你們道行不够！」

那個年老的法師，老臉紅也不紅，慢條斯理地說：「這其中一定有個巧妙，有個機關未爲咱們知道！」

「什麼機關？殭屍就是殭屍，不成會變成天神！」

「郭三手本名可能不叫郭三手！」老法師侃侃而談：「想想看，這名字不是透着奇怪嗎？假如郭三手是個假名，咱就算再唸十道關文還是白費！」

郝大叔一想，這話可有道理，便放下臉來，問道：「那麼該怎辦？」

「今兒晚上，咱們出來捉他！咱不招他而是去碰他！這樣就不怕他躲得掉！」

那一個也說：「對！貧道的桃木劍一刺，不論他是什麼東西都得倒下！」

一個和尚乾咳一下，陰陰地說：「殭屍有兩種，一種是普通的，這種殭屍不會拐彎，一碰到什麼東西便倒下來了；另一種是活殭屍，活殭屍是喝了人的血，就有了靈氣，也就說他鬼得很，能躲在暗處，趁咱不覺才跳出來吃人，郭三手就是這一種！」

郝大叔猛打了一個哆嗦，顫着聲說：「這要怎樣收服？」

「這種活殭屍，穢物對他沒有功效，不過它總也會避忌一點而已。攝魂鈴也派不上用場！」和尚得意地說：「只有一種辦法！用五雷貫頂，他才會倒下！」

「五雷貫頂？你懂？」

和尚哈哈笑道：「貧僧要是不懂，還敢誇下海口嗎？施主放心，今晚兒瞧貧僧的手段！」

郝大叔叫來福捧出素菜來，招呼這些捉妖的大師，自個兒却跑出去找姚老三商量。

他想這些人口氣雖大，但總得防着點，要是道法不靈，遭殃的可是自己人，所以他建議婦道人家跟小孩子，日落之前就得離開，待平安了再回來。

姚老三也認爲這是一個沒辦法中的辦法，便去通知鎭上的人準備了。

其實，不用姚老三通知，鎭上的人也都有了計較，所以，午飯剛過，那些娘兒們便扶老携幼地離開了。這座鎭子一下子好像空蕩了不少。

× × ×

全鎭的青壯漢子全都組織起來了，分成兩隊搜索隊，一隊由和尚帶領；一隊由道人帶領。年老的也沒閑着，人人守在家門口，拿着破盆兒敲打起來。

紙燈、火把都亮了起來，照得如同白晝般光亮。有點錢的人家都掛了長長的一串串的鞭炮。

鞭炮响了之後，搜索隊便出發了，由鎭中心出發，一隊向南，一隊向北，鑼鼓鐃鈸齊都鳴了起來，嚇得鎭上的鷄狗都放聲亂叫起來。

搜索隊員沒拿鑼鼓的便一手提着松枝火把，一手拿着明幌幌的傢伙，邊走邊喊：「入你奶奶的郭三手，你還不出來！」

「郭半仙，你生前是善人，死後千萬不要壞了名頭，快出來，別累了左隣右里，嚇唬了大大小小的！」

「郭半仙，你出來吧！咱們好好地拜祭你，讓你盡早轉世投胎去！」

搜索隊南北走遍，又改向東西而行，可是任是鑼鼓打得震天價响，青壯漢子喊破了喉嚨，連郭三手的半個影子都不見。

這一來，幾個熱血的青年激動了：「郭三手那厮是怕了咱們人多氣勢盛，咱索性到亂葬崗搜一搜吧！」

一個虎背熊腰的青年，大聲呼好，說：「咱小虎子第一個讚成！他媽的，讓牠攪了幾天幾夜，鎭上沒人安寧，今夜便索性直搗黃龍，不把郭三手碎屍萬段，決不罷休！」

一個和尚說：「這事兒還得請示郝老大一下，沒得讓青壯漢子全離開，剩下些老弱殘兵，要是讓那厮乘虛而入，可就得不償失了！」

小虎子怒道：「和尚，你也怕了？咱巳把鎭子搜索得像梳子梳頭髮，可有尋着郭三手那死殭屍嗎？這說明郭三手不在鎭上，在亂葬崗裏窩着的了！咱這千軍萬馬一去，他奶奶的自顧都來不及了，還能到鎭上行兇作惡麼？」

和尚臉色一變，老實說這個郭三手生前能驅鬼，死後變成鬼物，却比尋常的鬼怪還兇還狠，他大和尚還未曾遇見這號殭屍呢，摸着胸膛也不敢說一聲不怕。

當下他期期艾艾地說：「好吧，不過今夜時分巳不早，大伙兒走快一點！」

小虎子一掌擊在胸膛上，幌一幌手上那柄磨得雪亮的大砍刀說：「這話才像點樣，俺小虎子帶頭！弟兄們，往亂葬崗衝呀！」

衆人在他的激勵下，人人精神抖擻，望鎭外走去。遠看便似是兩條火龍分左右向亂葬崗圍去。

這一夜，鎭上的鷄狗都被激怒，驚恐的人羣折騰了一夜，天黑之後，狗吠聲便未曾停過，鷄也亂了更次，啼了三四十遍，天還是漆黑漆黑的，正是妖魅横行的時分。

墳地驚魂

鎭上在那兩條火龍離去之後，忽然靜了下來，連狗吠鷄啼的聲音也疏落了，這時光那些年老的人心中都不由一緊，驚恐得像一條量尺虫般爬上了背脊上。

呼嘯强勁的北風在低空中盤旋，刮在樹梢上，屋瓦上，打着尖溜溜的唿哨兒，嗚嗚嗚嗚，震人心魄。

北風把火把、燈籠吹得忽明忽暗，破盆兒的聲音，呼喊郭三手的聲音，彷彿被風吹走了。

郝大叔緊一緊那件破羊襖兒，站起身來，把雙手捂着嘴邊大聲叫：「鄉親們，弟兄們！天還未亮，敲盆的手莫停，喊聲也莫停！熬過天亮便是一個好日子哪！」

他自己使勁敲了兩下，「噹噹咚咚」的响了起來，其他人也都提起精神再度敲打起來，那陣吵雜凌亂的勞什子聲音，彷彿是隊覽脚的樂隊有氣無力地吹敲着的喪樂，連死人也獻聽！

「的的滴滴，蓬蓬咚咚，乒乒乓乓」地一陣亂敲，越敲老頭們心頭越慌。郝大叔使勁地叫道：「喊呀，喊呀！俺來帶個頭！」他又把喉嚨扯得更開：「郭三手，郭半仙！俺們是你的左隣右里，你千萬莫再興風作浪！趕快回來，讓大伙兒替你超渡轉生！」

那些老頭也有氣無力地跟着唸了起來，可是到了後頭，郝大叔忽聽見有人說：「你千萬莫出來，要出來也得等那些青壯的回來才可出來！俺是你生前好友，您千萬別嚇壞俺！」

郝大叔怔了一怔，隨即暗嘆一聲：「這也難怪，這種東西什麼人不怕？咱也只是打腫臉蛋，硬充好漢而已！」

心念未巳，忽地一陣尖銳似鬼嘯的北風打下，吹打在地面上，起了一陣旋風，那些燈籠火把被吹熄了四分有三，沒熄的也似發不出光來。

這當兒，姚老三忽聽到一道短促的「胡胡」叫聲，他猛打一個寒噤，四處黑黝黝看不清什麼，只聽郝大叔慌亂地說：「快點燈，快點燈——沒讓它趁黑行兇！」

姚老三手忙脚亂地弄了好一陣，才把一盞紙燈點亮。當他把它掛到門簷上時，無意中目光一瞥，忽見左首一丈處地下倒着一人。他猛吃一驚，手上那盞燈籠幾乎跌下，定下心神才沙着聲叫了起來：「鄭掌櫃，鄭掌櫃！來人，鄭掌櫃不行了……」

哭喪似的叫聲把衆人的心一下子便揪緊。

郝大叔顫着聲道：「鄭掌櫃他，他怎樣啦……」

姚老三扶着牆說：「大伙兒快來看看！」他猛地又把燈籠摘下，慢慢磨蹭着沿牆走前。

郝大叔及附近的幾個老頭也提着燈，戰戰兢兢地走過來。火光下，只見鄭掌櫃身子蜷縮如煮熟的蝦，肩衣一片殷紅，看來是凶多吉少的了。

姚老三用脚把他的身子踢翻，當鄭掌櫃那張驚恐欲絕，兩隻眼珠跳了出來，讓兩條紅紅白白的筋子吊掛在腮邊，一條暗紅色的舌頭長長地吐了出來的臉孔，幾個人都齊聲驚呼起來。

頸側的兩個血洞兒，還不停地湧出血沫子，那情景說有多恐怖便有多恐怖，這死狀跟林巧姐，許義等一模一樣！

幾個人立時轉頭四周張望起來，生怕郭三手還躲在暗處。

「荷——」一個老頭忍不住扶着牆乾嘔起來，這就像瘟疫般傳染開來，幾個老頭一齊蹲下荷荷地乾嘔起來。

風更盛了，尖銳的嘯聲，似欲把大地撕裂，鎮上那些老頭連破鑼破盆也敲不動了……

× × ×

呼嘯的夜風在野外更毫無忌憚地肆虐，刮得地上和墳上的沒膝野草沙沙亂响，墳邊小樹的樹幹更似欲斷折般亂搖起來。

沙石蔽空中，兩條火龍終於逐漸迫近亂葬崗，氣氛也更加緊張起來，鑼鼓鈸聲似與風聲爭奪天下，震得樹梢上的宿鳥振翅而飛。

「呱，呱！」一陣烏鴉的叫聲在人們頭頂上掠過，大風心頭一沉，朝沙地上吐了一口濃痰，咕噥了一聲：「他媽的邪門！偏偏叫咱碰上那凶鳥！」

傳說烏鴉是不祥之物，衆人把鑼鼓打得更响，生似這樣便可把內心的恐懼驅走。這其中數小虎子的聲音最响：「郭三手！你奶奶的，你若還算是一些人物便給俺滾出來！讓俺們看你是什麼鬼怪化身的！」喊罷脚下忽然「咚」地一聲踢到一物他反應甚快，大砍刀呼地一聲使勁擊下！

「嘩啦啦」一聲，地上忽然飛起一蓬綠幽幽的鬼火，在人羣頭上盤旋。

饒得小虎子胆子大，此刻也禁不住了身冷汗，喘了一陣才稍爲定下神來，火把一低，這才看見地上躺着一副腐爛的棺木，剛才他那一刀，不但把棺蓋斬破，連骨骸也被他擊散，難怪會飛起一蓬鬼火。

「他媽的！」小虎子右脚使勁把棺木踢開，大聲說：「你奶奶的蛋！你若有胆的便出來跟俺大戰三百回合，別縮在墳裏當烏龜王八！」

火龍在亂七八糟的墳堆中迴旋搜索，一陣陣强烈的北風襲來，砭人肌膚，不知誰喝了起來：「看！那座墳後剛才有個白影！」

小虎子忙問：「在那裏？」

「前面第五座墳堆！」那漢子用他那條生了銹的紅纓槍一指，「那白影一閃便不見了，快得像股風似的！」

小虎子大喊一聲說：「有種的都跟俺來！」

雖說相距五座墳堆，可是並不太近，加上那些及膝長的野草，走動更不快，待到那裏，火把一照，墳後只有一堆石塊，那裏有什麼「鬼」影？

「老胡，你剛才沒因眼花看錯吧！」

那漢子使勁地把紅纓槍插入地上，斬釘斷鐵地說：「你說什麼屁話！俺又不怕，怎會眼花看錯！」

「好！有種！咱再搜下去，不怕他跑入地獄裏去！」小虎子大砍刀一揮，劈掉面前的野草，像勇士般向前走去。

繞過了一棵大槐樹，衆人提心吊胆，可是樹後空空如也，幾座光禿禿的墳堆也沒異樣。人羣仍不心息，盡管人人疲憊，依然繼續搜索下去！

過了半晌，後頭突然傳來一聲短促叫聲，這聲音說不出的驚恐、痛苦與絕望。

聲音一起，人羣不由都住了脚，好幾個人手掌心都沁出冷汗來，手上的傢伙也幾乎脫手滑下。

小虎子用袖拭了一下汗，喝道：「往來路去！」一個虎躍起來，跳過一堆土饅頭，揮着大砍刀直竄過去！

人羣也立即騷動起來，一個和尚大聲唸着經文，小虎子道：「還唸個屁！快追！喂，你們那頭的趕快把四周圍住，咱這頭發現了！」

不一忽，在草叢中果然找着了一具屍體，只看他頸側的那兩個血洞冒着血泡子的情況，便知已遭了活殭屍的毒手！

一個道人顫着聲地說：「不得了！這厮又吸了一人的血，道行更高了，這一來，他可已不怕穢物淋身啦！」

忽聞大風大聲叫了起來：「俺，俺看着了……那……那……有，有一團黑影自樹後跳去！」

小虎子急問：「你沒看錯？」不待他回答，又虎吼一聲提刀向大樹奔過去。

小三子忙說：「大伙兒跟着上，別讓小虎子落單又要遭殃！」

衆人只好懷着一顆忐忑的心，跌跌撞撞地奔過去。

夜風止了，四周靜得令人吃驚，大風沙啞着聲叫道：「小虎子，小虎子！」

樹後沒有回音，這一來，衆人但覺一股寒氣自脚底升到頭髮頂。

大風顫着聲問：「咱現在怎辦？」

衆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是做聲不得。

一個和尚說：「不如……不如回去吧！」

小三子忍不住戟指罵道：「你娘的皮，你不是說有什麼五雷貫頂的法術，怎不施出來看看！拿人錢財與人消災，此刻你反而想鞋底子下抹油，天下間那有這般便宜的事兒！」

那和尚也反面了，粗着聲說：「當初你們請咱來，只說驅鬼……」

小三子截口說：「你又如何答應咱的！你是咱去找來的，出了醜咱臉上可不好看，也沒法向大伙兒交代！」

「咱和尚的確是這樣說的！但現在你們可是要咱驅鬼？你奶奶的！捉殭屍！」

「殭屍跟鬼也是一樣！總之都是那種東西！」

和尚紅着脖子轉頭說：「諸位師兄，道兄，鬼跟活殭屍可一樣嗎？」

一個道人搖頭幌腦的說：「不大一樣，鬼找上人，多數是靈魂不息，出來報仇雪恨的，與它有關係的，最多受一場虛驚而已，活殭屍可不一樣啦！牠是六親不認，見人就吃！」

和尚說：「如何？咱只懂驅鬼，可不懂捉殭屍！」

道人也說：「貧道的師父也未曾教貧道這個法術！」

小三子怒道：「那麼你們想怎？拿了錢不幹啦！白吃白喝了好幾頓也算啦！奶奶的，這算是什麼高人術士！」

和尚賭氣地說：「不幹便不幹！大不了把錢退掉！」和尚把家當一收：「咱這就去還錢給郝施主！」

大風連忙說：「算了吧，別吵，且聽俺說幾句，大和尚，你們是不是嫌錢太少麼？」

和尚搖搖頭，退後幾步。

「那你們要怎樣才肯去捉那東西！」

「待咱學會了捉殭屍的法術後，自然會再來捉他！」和尚說罷，頭也不回地走了。

他一走，其他的道人和尚，也跟着散了。

小三子氣得雙眼翻白：「我操你娘的皮！殭屍出來先把你們這些混飯吃的傢伙吃掉！」

大風拉一拉他的衣袖，說：「別胡謅，任得他們吧，俺看他們最多也只是學了三兩下唬鬼的手段而已，眞要他們出氣賣力，可不大行！他們來了，許義不是照樣死了麼！」

衆人都垂頭喪氣，好似世界末日似的，天下雖大，却沒處安全的地方。

「現在怎辦？」小三子問：「小虎子，他……」

一個中年漢子嘆了一口氣說：「他總是個好樣的，咱們無論如何也得把他的屍首拖回鎭上。」

「但，但……」大風突然犯了口吃了，一句話只說了一半便再也說不下去。

那漢子抬頭一望天色，說：「天快亮了，這時分，那東西是惡不起來了！大伙兒咬緊牙關，一齊到樹後看一看！」

小三子說：「好吧！大伙兒別分散，火把不要丟掉！」說罷便當先走了過去，衆人此刻都不敢落單，慌忙跟在他背後走過去。

樹後毫無異狀，那四座光禿禿的墳堆也仍靜靜地挺立着，却不見有小虎子的屍骸。

「小虎子到那裏去了？」小三子咕噥了一聲，一頓，說：「咱一齊大聲叫他，一、二、三、小虎子！」

「小虎子，小虎子，你在那裏？」

「小虎子，快出來！」

叫聲在山崗上迴盪，不一回，只聽山頂一個聲音傳了下來：「俺在這裏！你們是不是找到了那殭屍！」

小三子望了大伙兒一眼，兩掌捂在嘴邊，呼道：「喂——殭屍在這裏！」

這句話比什麼都有效，只見小虎子自山頂連滾帶爬衝了下來，他也顧不得喘息，急問：「那厮在那裏？倒了沒有？」

大風笑說：「誰說的！你去了那裏，累得咱受了一場虛驚！」

「俺一路尋上去，早知如此也不急着下來了！」小虎子忿忿地說。

小三子道：「天亮了，還搜個屁！先回鎭上再說吧！」

一個中年漢子嘆了一口氣，說：「但願鎭上平平安安就好！」

這句話又勾起衆人的憂傷，便吹熄火，拖着疲憊的身子，抬着酸軟的步子一步步往來路回去！

四壯士

當搜索隊返回鎭上，只見那些老頭搥胸的搥胸，痛哭的痛哭，痴呆的痴呆，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

郝大叔抖着手揪住大風的衣領：「你們怎辦的，把和尚及道人都趕跑！」

大風嘆了一口氣，說：「他們根本捉不了殭屍！眼睜睜的看着志咸哥被郭三手吃掉！」

小三子也說：「他們根本是來混飯吃的！跑了還乾脆！鎭上情況怎樣？」

郝大叔低着頭，未曾開腔，先自哭了起來：「鄭掌櫃讓那厮……糟蹋了！」

小三子一拳擊在右掌上，懊喪地說：「那東西跑得倒快！」

郝大叔眼淚像小河般滴下，沙聲問道：「咱如今怎辦？你們說這該怎辦？」

姚老三聽見聲音，顫巍巍的走了過來，說：「咱去找鎭長，看看他有什麼辦法沒有？」

大風道：「對，他好歹也是個鎭長，平日擺足威風，如今有事兒，不去找他找誰？」這一說，大伙兒心裏都有點活了，懷着一絲希望湧向鎭公所。

到了那裏，只見門口兩個衞兵把槍一攔，喝道：「你們是幹什麼來的！想造反呀？」

大風大聲道：「咱要找鎭長！現在鎭上發生了這件大事，他不過問一下呀？」

一個衞兵說：「鎭長不是叫你們去找道人及和尚來捉殭屍了嗎？你們還來嚷什麼？」

「道人與和尚也怕了，那殭屍可凶得很哪！」一個老頭喊着。

「那還有什麼辦法？」衞兵慢條斯理地說：「鎭長可不是管捉殭屍的！」

「但現在他却不能不管！」

另一個衞兵冷冷地說：「鎭長大人說你們平日不尊重他，待到火燒眉毛才來，他說他不管！」

這下可把老少都激怒了，一個大漢揮拳道：「你奶奶的，你們還算是人麼！說不定殭屍今夜便來找你！」

那衞兵臉色一變，嚅嚅地道：「這種話可不能亂說！俺被它吃了你們便高興了麼？」

「難道咱被吃了你們也不管麼！狗娘養的，虧他還說人話！」

那衞兵惱羞成怒地說：「你們快回去，否則莫怪咱弟兄不客氣！」

小三子火了。「如何不客氣？」

「再不回去，咱便開槍了！」

小虎子一把把小三子推開，拉開胸衣，一字一頓地說：「有胆你便先朝咱胸膛開槍！不敢的是雜種王八！」他的食指幾乎戮到衞兵的鼻尖。

其他人也都鬧了起來：「快開槍，不

開的是狗熊！」

「入你娘的皮！你敢開槍，老子們便把你五馬分屍！」

「快叫鎮長出來，不然，咱便不客氣了！」

「跟他倆狗兄弟說這許多幹什麼！乾脆把他倆綑起來，今夜掛到大樹上，讓郭三手吃一頓飽的！」

羣情洶湧下，那兩個衞兵臉色刷地一聲變得雪白，一個勁地喊：「不要胡來，不要胡來，不關咱的事！」

小虎子躍前一步，一把抓住其中一個衞兵的衣領：「快說，鎮長在那兒？」

「他，他……他昨日傍晚便帶着夫人家小的進城啦，咱，咱……」那衞兵可憐巴巴地說：「你們饒了咱吧！咱也是沒辦法才留下的！」

小虎子放下了他，怒罵一聲：「我操他娘的皮！有事先跑，還理俺們麼！」

這一來，大伙兒的心都動了，財產生意都是身外物，只有生命是最寶貴的，這當兒連鎮長都逃了，再不走豈非呆鳥！

可是這些話兒却沒人敢說出來，都拿眼望着郝大叔，六十七歲的郝大叔人雖老，心却還未懵，他嘆了一口氣，說：「大伙兒假如自忖呆不住的，都逃命去吧，待平靜後才再回來！」

沒有吭聲，誰人離開自己生根的地方會高興？

小虎子剛想說話，郝大叔用眼色止住了他。「要是肯留下來的，當然可以，不過這件事老漢也不能爲你們作主，你們自個掂量掂量吧！要走的，黃昏前便得離開，細軟值錢的拿走，笨重的留下，說不定過幾天平靜了，還得回來！」

小虎子使勁地甩了一下手臂，咕噥着說：「俺死也不離開！郭三手是三頭六臂麼！」

姚老三說：「小虎子，你不走算了，可是你爹，你也得替他想想呀，他還躺在床上哩！」

小虎子臉色一變，沉吟了一下，霍地跪在姚老三臉前，說：「三叔，俺有個大姐嫁在城中，請您替俺送我爹一趟吧！俺知道你兒子在城中辦事！」

姚老三連忙把他扶起來：「你不回家了？」

「請您告訴我爹，說俺去外頭找會捉僵屍的和尚，待僵屍抓住了，鎮上也平安了，俺便偏輛車子去接你們回來！」

姚老三聲音發抖地說：「小虎子，老漢是看着你長大的，你……你爹只你一根苗，你可別逞血氣之勇啊！」

「三叔，你不用勸俺！」小虎子斬釘截鐵地說：「不是抓住郭三手，便是俺被他吃掉，這鎮是俺長大的地方，說什麼俺也不離開了！」

姚老三用一雙發抖的手摸着他的頭髮：「好孩子，老漢也不多說了，你一切小心，你爹凡事還有老漢，你不用担心！」

小虎子又再蹲下，咚咚咚對姚老三叩了三個响頭，「俺如不死，再拜謝三叔的大恩！」

這剎那，老的都哭了起來，青壯的也是眼眶兒紅紅的，也在這剎那，他們才覺得這小鎮的可愛，實是金錢買不到的，鎮上的父老兄弟是全世界最好最親的人，可惜……

小三子忽然說：「小虎子，俺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只有一個十七歲的妹子，俺死了她也能幹活，用不着替她担心，俺還學人跑個什麼！我呸！俺再不行也是個人，豈能讓你一個留下！」

大風也忍不住說：「咱也一樣，要死便死在一塊，我大風也是孤兒，是鎮上的父老養活我的，要是俺也逃跑，便不是人了！」

小虎子奔前一步，把他抱住：「大風，你眞是俺的好兄弟！還有沒有人肯留下來的！」

只見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長得又瘦又高，可是嘴唇上的一叢短鬍却長得又濃又密，他臉上滿是疲乏的神色，懶懶的走了出來：「俺也是一個！」

「你？」小虎子眼珠子一睜，「大木哥，你……」

那漢子懶懶地一笑：「俺老婆死了，在這世上也是孑然一身，何況天下雖大，何處是俺大木的安樂窩，俺留下來，你們不反對吧！」

小三子說：「但，但你來鎮上才年多，你何必……」

那漢子哈哈一笑：「俺雖然在此只住了年多，却深深地愛上了它，沒有這座鎮，俺也不想活了！」

「你不回去你老家？」

大木臉上的肌肉沒來由地一陣扭動：「不用提啦！」

大風大聲說：「好吧，就咱四個也够了！」

四個人突然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只覺得四個人的血液却似流在一起了！

小虎子大聲說：「俺來發個毒誓，假如俺小虎子臨陣退縮，不顧弟兄的死活，上天便罰淹死沒葬身之地！」

這誓是够毒的了，大木也說：「咱四個今後便是比親兄弟還親的兄弟了，假如俺大木不顧兄弟的安危，不共進退，俺便死在弟兄們的刀下！」

這個咒更毒，於是小三子及大風也先後發了誓，又抱了一陣，四人才分開過來，小虎子突然覺得奇怪，怎地沒了聲音，回頭一望，不由呆住了。

只見郝大叔，姚老三率着衆人靜靜地跪在地上，臉上滿是淚痕。

小虎子大聲叫：「你們是幹什麼的！快！快……」

郝大叔垂淚地說：「你們是咱鎮上的四個壯士，將來不論成敗都是咱鎮的頭號英雄，也是咱們的光榮，你們是應該受咱一拜的！」

小三子也亂了手脚，一個勁地說：「快起來，俺受不了！」

可是那些人都直挺挺地跪着，誰也不願站起來。

大木霍地也跪了下去，小虎子三人忙在他身旁跪下。

北風又在瓦屋頂上打唿哨了，寒風中只見老少分兩邊對跪着，一邊四個人，另一邊却是無數的老少，就像石像般佇立着，一動不動……

那兩個衞兵把帽子拉低，都羞愧地把

眼光挪開。

一個不怕殭屍的人

也不知過了多久，又一陣北風吹來，送來了一個聲音：「掌櫃，掌櫃！」

人羣起了一陣騷動，大木連忙把郝大叔等扶起，說：「咱過去看看。」

「咦，怎地不見人影！」那聲音又傳了過來。

大木大踏步進去，只見鴻福客棧門外站着一個瘦高子的漢子，這漢子看來斯斯文文，一襲半新不舊的藍色長袍，裁得十分合體，臉上一對劍眉斜斜飛起，眼神充足，嘴角向上略彎，不笑也帶着幾分笑意，肩上掛了一個搭褳，看樣子像是個小商小販的模樣。

那漢子看見一大羣人向他走來，臉上不由露出詫異之色，怔怔地笑不出話來！

郝大叔看了他一眼，見他不像是强盜，便問道：「小哥你找誰？」

「小可自南而來，要入城辦一批貨，路過這裏想找個地方歇歇，不想四處却找不到人。」

「小哥，你到別處去吧，呆會兒這裏便沒人了。」郝大叔善意地說。

「哦？發生了什麼事會沒人，咦，莫非鬧瘟疫，不像啊，一路上小可都未曾聽見這一帶有瘟疫發生。」那漢子還是一臉疑惑地問。

「小哥，你這就別多問了，反正對你也沒有益，趁現在天色還早，你便趕路去吧！」

那漢子乾笑兩聲，拱手道：「小可姓原，到貴鎮的確沒有一絲歹意……」

郝大叔嘆了一口氣，說：「老漢看也知道你是個規矩人，這才跟你說幾句，你快走吧，天黑了就麻煩啦！」

漢子眉頭一揚，又道：「天黑就麻煩，莫非有响馬要來洗鎮？」

姚老三忍不住插了一句：「比响盜洗鎮還可怕！」

姓原的漢子又笑了一下，道：「如此小可更非問個清楚不可了！」

小虎子忍不住說：「俺這鎮子出了一隻殭屍，鬧了幾條人命，連道人和尚都束手無策，你說是不是比强盜還可怕？」

姓原的漢子一怔，脫口道：「出了殭屍，各位不是說笑吧！」

「鬼才跟你說笑，你若不信，俺也不跟你說，你老兄隨便吧！」

郝大叔也說：「小哥，快走快走！」

回頭說：「大伙兒回家準備準備，趁早離鎮！」

不料姓原的竟不死心，伸手一攔，道：「諸位且住，到底發生怎麼回事，請告訴小可一聲！」

大風瞪着眼喝道：「你是什麼？你會捉殭屍麼？咱爲什麼要告訴你，快走？沒阻碍人家逃生！」

那漢子微微一笑，道：「俺不懂收殭屍，不過俺却是個不怕殭屍的人，而且是愛管閑事的人，嗯，你們忙去吧，這位大哥請……」

大風把手一甩，不耐煩地說：「你想知道究竟，那也容易，街頭還有一具彼殭屍喝過血的屍體，你不怕的，大可去看個

「大叔，說眞的，小可走南闖北也跑過不少碼頭，雖曾聽見殭屍的故事，却未嘗碰上一個，這回無論如何請大叔替小可開開竅！」

郝大叔抬頭望一望天色，向內宅呼道：「來福，來福，快把細軟收拾一下！」又對那漢子說：「小哥，請到廳上坐一會兒！」

「大叔請！」那漢子倒挺有禮貌的。

郝大叔坐上廳堂，擂了一下腰骨，慢慢在一張躺椅坐了下去。「小哥，你隨便吧！」

那漢子拉了一張板櫈便坐在他臉前，他望着郝大叔緩緩地捻着烟絲，又把烟絲塞入烟鍋裏，待他弄好了這一切，漢子才從衣袋中掏出一盒火柴，「擦」地一點把火劃亮，替郝大叔點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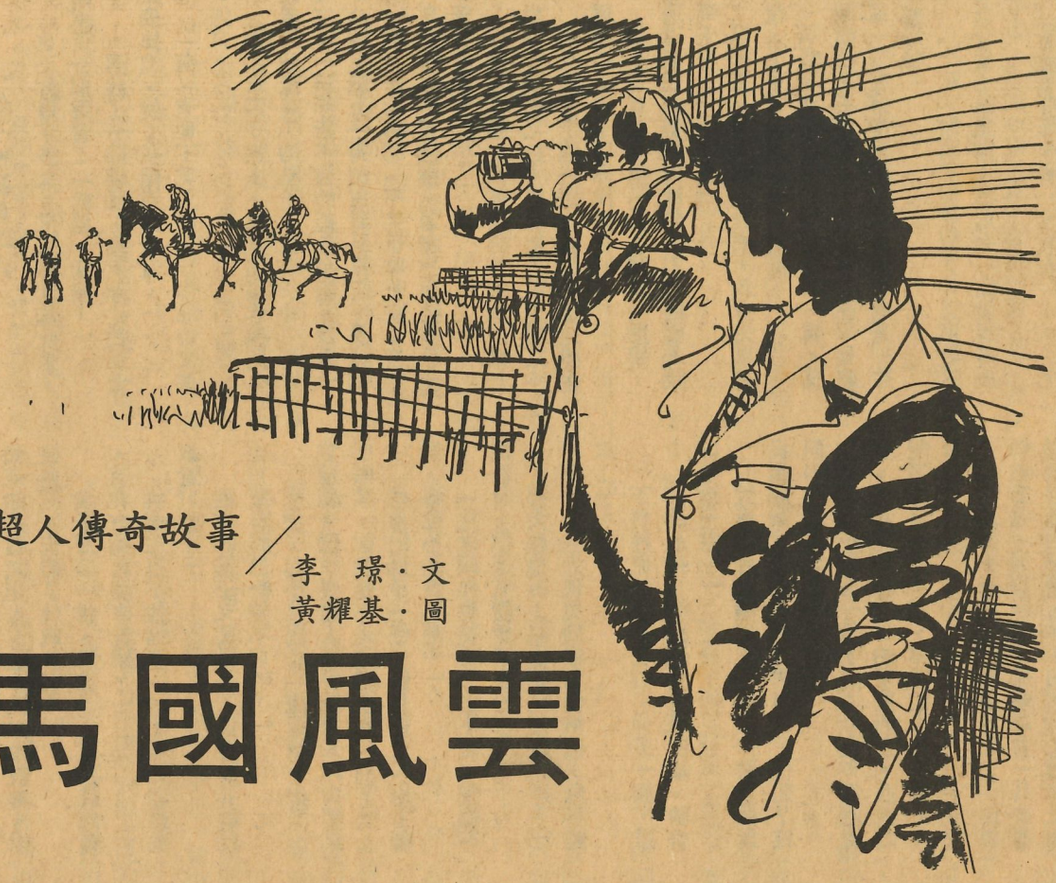
郝大叔謝了一聲，長長地抽吸起來。

「小哥貴姓名啊？仙鄉何處？」

「小可姓原，小名賜福，家在河南。」漢子和氣地說，也自懷中掏出一包土烟，拿着烟紙兒捲了一根，眼光一抬，心中不由一沉，只見郝大叔雙眼深深地陷下，兩塊顴骨顯得格外高聳，一張憔悴乾瘦的臉龐劃着不少新舊的皺紋，這老兒是家境不好，還是被嚇壞了的！

郝大叔喃喃地說：「原賜福，好名，做人哪，能有福氣就好，唉，說來話長，本鎮本也是個安樂窩，住着兩千多三千人，雖不敢說如何富裕，但日子總也過得去，唉，偏偏八天前，生了一件怪事兒，把鎮上鬧得鷄飛狗走，人心惶惶的。」

（未完）



超人傳奇故事

李璟・文
黃耀基・圖

馬國風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超人將張浩救起之後，跟着將外圍馬大撈家大鼻林的手下抓着追問，並要求他秘密合作，知道大鼻林串謀做假馬的情況，然後叫張浩向非法外圍下注，才去找警司泰萊將非法外圍投注的馬纔說清楚，當賽馬那天，警方已密佈人手在馬場，泰萊同超人，許堅入場，與何法倫警司的探員取得聯絡，監視非法外圍活動，當時有名大商人張大年走向大鼻林那邊，大鼻林也知道風聲緊，不敢貿然有所行動，但張大年一向是大注碼，平時是打手勢，現在看來只是一般朋友交談就受注了，泰萊將特製的攝影機偷偷拍攝下來，留作證據之用……

消息來源準　外圍大錣羽

不久，騎師便開始策馬落跑道上亮相了。

一匹渾身雪白的馬匹，垂頭垂尾的，沒精打彩地，由騎師朱尤德策騎出來，立刻就引起馬迷們一陣喝倒彩的呼喊聲，而最難過的，還是下了重注的張大年，還有就是許堅探員。

好像這麼搶的一匹馬，試問如何可以跑個第一回來？

泰萊警司和超人都不懂馬，自然不知道什麼是狀態，不過當地人仕就算不識賭馬的，也有不少人聽過「死火德」這綽號。而現在騎在「白面書生」背上的正是綽號「死火德」的朱尤德。因此也難怪電算機上「白面書生」的賠率是八十倍。下注在牠身上的人，心也冷了一截。

但是超人可能正因爲不懂賭馬，反而充滿了信心。

許堅探員在外面下注是「過關」性質，以小博大，下的注碼不算大，但張大年可不同了，單是「白面書生」的獨贏也買了五萬大元，由於這注碼落在非法外圍庄家的大鼻林身上，所以並未影响電算機的彩率；「白面書生」依舊還是八十倍。由此可見，連大鼻林這位大庄家也絕不相信「白面書生」會贏出來。所以他連一張票也沒有補入彩池去。

突然之間，人聲哄動，好像發生了什麼事。

所有人的視綫都集中在跑道之上，原來「白面書生」不肯走動，屹立在公衆看台前面的跑道之上，朱尤德在衆目睽睽之下，焦急得又鞭又踢，豈料馬兒好像存心與他作對似的，要就一步也不移動，一動就是團團而轉！

手中持有望遠鏡的人都可以清楚看見朱尤德急得滿臉通紅，萬二分尷尬。

朱尤德並非見習騎士，而是列入大師傅行列的高手之一，想不到竟然會給這匹白馬戲弄，他當堂氣得連開了幾鞭，打得「白面書生」嘶叫連聲，雙足高舉，朱尤德當堂就由馬背上栽倒下來。

朱尤德既然是大師傅之一，自然身手不凡，但事出意外，他那麼一跌，頭面先落地，竟然跌得滿面泥濘，由跑道上爬起來時，不斷用手拭去面孔上沾上的泥土。馬迷們可能因爲平時對「死火德」印象欠佳，這時趁機大喝倒采，竟然有人拍手歡呼叫好！弄得朱尤德恨不得地上有個洞，讓他立刻躲了入去。

一名由賽馬公司委任的賽事委員，匆匆趕到跑道上，問朱尤德：「你怎麼啦？有沒有跌傷？」

朱尤德苦笑：「我根本沒有事。」

他回頭看看，「白面書生」仍呆立在那兒，並未走脫，他也舒了一口氣！

馬兒肯定沒有受傷，所以只要朱尤德沒有事，就可以繼續出賽，因此他匆匆爬上馬背之上，這一次，他不敢再用鞭子去打「白面書生」了。

「白面書生」也乖乖的，跑向起步點去！

經此一役，大鼻林這位非法外圍大庄家，更加以爲贏穩了；相反，張大年却面如土色，只是在泰萊警司等人的面前不敢發作而已。

本來在一般大戶的習慣上，八十倍的大冷門，最多只在賭「連贏位」方面拖多一條，決不會買此馬的「獨贏」的。但是這一次，却因爲許堅探長上一次的提拱「靈驗如神」，所以張大年才會下注超過十萬元。

這一場出馬十四匹，張大年以五號馬「白面書生」作胆「食全餐」，每條五千元。亦即買了十三條「連贏位」，亦即共下注六萬五千元，再加上五萬元「獨贏」，總數已是十一萬五千元，扣了折頭，大概十萬元不足，這數目對張大年這種大戶來說，已是屬於小數目了。

但是對一個標準馬迷來說，金錢的數目未必是個問題，主要還是輸與贏都足以影响他的心理。所以也難怪張大年患得患失的，顯得忐忑不安。

他們身邊的馬迷却在議論紛紛，有道朱尤德往往「拉馬」，把一些明明是好馬也拉壞了。例如剛才那一匹「白面書生」，初時就被評爲「十七名駒」之一，出一次熱一次，但每熱一次例必倒一次。馬迷明知綽號「死火德」的朱尤德存心戲弄他們，却又無可奈何。

因此剛才朱尤德被「白面書生」這匹馬當衆摔了下來的鏡頭，馬迷們都認爲大快人心。就當「白面書生」替他們出了這一口氣！

不久之後，那一場高班馬賽事終於開始了。

以前朱尤德憑住他的古惑騎術，可以沿途把胯下座騎拉得緊緊的，到最後直路又可以把馬匹催騎到馬林中去。假如他存心要輸那一場馬的話。

但是，今天由於他胯下的「白面書生」曾把他摔下來，所以他一方面必須小心翼翼，另一方面也不敢過份控制牠，任得牠喜歡怎麼樣跑就怎麼樣跑。以免觸怒「白面書生」，否則在競賽途中摔下他的話，這一次就隨時可能喪命的。

在朱尤德的心目中，即使任由「白面書生」如何去跑，也無法在這場賽事中取勝，更何況剛才出來亮相時，牠簡直像一匹病馬呢。所以即使他可以借題發揮，以跌過下來爲理由不出賽，讓「白面書生」退出，但爲了那一場策騎費，以及幕後的分賬，他在不成文的規矩是一定要出賽才有份分賬的。故此明知會跑輸，他還是要硬住頭皮上陣，就是這道理。

豈料跑到入直路最後階段時，「白面書生」竟然會越跑越起勁，簡直像火箭一樣，飛也似的，由尾二開始發力，追越一匹又一匹。

本來幕後人這一場都下注莫利爾所策騎的「金山橙」，連贏位配脚則內定「金獅子」；當終點在望時，仍然是「金山橙」帶頭，「金獅子」一直跟住第二位，其他馬最少也輸數個馬位以上。

因此，幕後人以及陣上有份分賬的騎師都眼看這一雙「孖金」連贏位「W、Q」齊中。怎料到在最後百多碼時，後面一乘白馬如箭離弦地風馳電掣的急衝狂奔而來，勢似雷電，轉眼已追近「金山橙」。

「金山橙」鞍上人並非別個，正是冠軍騎師莫利爾，眼看勢色不對，立即開鞭，再度發力……

到了直路最後那二三十碼，「金山橙」與「白面書生」已經你一步我一步的一字兒平頭狂衝，憑肉眼根本無法看出誰先誰後。但由於「金山橙」的騎師莫利爾滿以爲勝利在望，一度慢了下來，所以當莫利爾再開鞭時，「金山橙」這匹馬的步伐已亂！

相反，「白面書生」却去勢如箭，最後一步竟越過了「金山橙」；「白面書生」的鞍上人朱尤德也明知這一回會把事情弄壞，所以在最後那二三十碼拚命拉住馬頭，希望可以拉慢「白面書生」的走勢。豈料馬兒一經被拉拉扯扯，反而韁口更爲靈活，加速狂衝之下，就此勝出！

觀衆看台之上，有人喝采叫好，也有人嘆息，認爲「金山橙」輸得不值。雖然電算機上顯示出「映相」的字幕，但許多靠近終點的人都可以清楚見到：「白面書生」最少也贏了半個馬頭左右。

而張大年患得患失的心理影响下，仍然四下裏問人：「到底那一匹跑第一？」

只有超人心裏有數：「白面書生」果然講得出就做得到，單是這一場，相信張浩的欠債就可以還清了。

許堅探員也高興得難以形容，他在外面的下注，到目前爲止已經過了兩關，而且派彩十分可觀；何況以後還有兩場，只要再贏一場，他下注那條「四穿十五」最少也可以贏它一條「三穿七」。假如以後那兩場全跑個第一回來，乖乖不得了，因爲四場全中的話，就是中了一條「四穿十五」了。外圍庄家一定計到手軟爲止。

因此，許堅探員當時的心情，比誰都還更緊張。

泰萊警司表面上仍不斷以他手中的望遠鏡望向凱旋門那邊；其實只有他心裏明白，他要注意的，只是張大年的動靜。因爲當時張大年已悄悄地溜開了。

張大年知道贏了，他問過的人，十個有十個都肯定的說「白面書生」贏定了；「映相」實屬多餘云。由此證明他並沒有看錯。所以他趁泰萊等人注意電腦板那邊

的時候乘機溜開，故意走近大鼻林那邊。

大鼻林這一回面色十分難看，不管「白面書生」跑第一或者第二，他都要輸一筆大錢給張大年這大胖子。

因爲張大年下注「白面書生」全餐，連贏位每條五千大元。偏偏最冷就是這一瓣。却中正了。

萬一「白面書生」跑第一的話，大鼻林還要多賠出五萬大元的「獨贏」——而且還是八十倍的大冷門呢。

張大年不是頭一次跟大鼻林交手，以前他們也常常以「篤手指」的方式下注；其間有贏亦有輸，從來只到了晚上才另找地方結賬的。今天爲什麽張大年這大戶却又如此急不及待的？原來全是因爲彩率太大，張大年担心收不到全部應贏的金錢。

原來按照一般非法外圍的規矩，無論獨贏，位置及連贏位等等，都有不成文的行規。例如獨贏、位置過關每五元最多派五千元；又例如連贏位過關、每十元過兩關最多派三千，過三關最多只派五千元等等。

然而當時張大年只下注「單頭」的，可不知能否「收足」。因爲照他所知，外圍規矩中有一條：「位置不可以多過獨贏」。亦即是說：「位置太多時，只照獨贏的彩率去派。」所以他不得不急於去問問大鼻林。

大鼻林當時已面如土色，加上當日他總算消息靈通，知道場內來了不少便衣偵探，所以當張大年走近他身邊時，他就忍不住有些生氣：「你這算是什麽？怕我沒有錢賠給你麽？快些走開，今時不同往日啊，我萬一出了事，你也不見得好玩。」

他又低聲說道：「晚上我會連絡你。」

張大年也覺得自己未免過於小家，惟有一聲不响地走開。反正是贏定了，又何必給對方一個藉口呢？

「映相」的燈早熄了。

電腦顯示板上映出的排列次序：「白面書生」果然跑第一；「金山橙」只跑第二；而內定「連贏位脚」却只跑了一個第三而已。馬迷頓覺嘩然！

超人、許堅等人都爲之歡喜若狂！

豈料他們高興還來不及，突然有人抗議！

電腦顯示板上亮了紅燈，彷彿在許堅、超人和張大年的後腦狠狠地叩了一下！

尤其是張大年這大胖子，他有血壓，又有心臟病，剎那間眼前一黑，差些兒就暈倒過去。

還好他的一名同伴及時把他攙扶住！後來他摸出了一包藥片，匆匆拋了一片入口中，和着涎沫吞了，這才勉強可以支持得住，不致出事。

當然，除了他們幾個人之外，中了彩的張浩，相信比任何人都更加緊張，因爲「白面書生」維持第一，他的債務勢必可以在超人的協助下清還。否則，又不知要等到何時何年何日了。

相反，下注在「金山橙」獨贏，以及「孖金一Q」身上的「內幕人仕」，却祈禱着，希望「抗議成立」最好就是把「白面書生」降爲第三，那麽，他們下注的「金山橙」「金獅子」這一對「孖金一Q」就可以順利勝出，他們的集團自然亦大有進賬。

擴音器播出廣播人員的聲音，知道是「金山橙」和「金獅子」二名騎師，抗議「白面書生」的騎師策騎衝綫時，影响他們的騎馬情緒。

監場的委員正在翻看沿途紀錄影片。

超人他們惟有耐性地等待下去，最焦急的，當然又是大戶張大年以及大鼻林他們。

策騎「白面書生」的朱尤德，本來也是「大集團」中人，賽前他也下注「孖金」連贏位，另加分賬，本來收入亦頗可觀，至於他自己胯下的「白面書生」不但一角錢亦未下注，就算「白面書生」的馬主問他：「德叔，隻畜牲今日有機會麽？」朱尤德當時也只是搖搖頭。

因此，連馬主亦未下注也，豈料如今偏就跑了一個「第一」回來，叫他如何向各方面交代？

所以他已準備在監賽委員會召見時作供，就說「白面書生」不規矩，反正牠賽前曾摔過他落馬，最多罰他「策騎不小心」停賽三兩天就當休息好了，最低限度亦好過各方面埋怨，兼夾沒有錢分啊！

但是，怎料到人算不如天算，世間事，什麽事也是假的，任你千算萬算，到頭來總逃不過老天一算。

監賽委員會先看巡邏紀錄片，在影片中竟找不到「犯規」之處，也就是說，這一場賽事根本無可疑之處。自然亦不必召見有關人等：至於提抗議的莫利爾反被指「輕浮」及「沒有根據」，被沒收了上訴保證金，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眞是活該！

正式名次公佈了：「白面書生」第一，獨贏每票派四百三十七元，位置也派七十元正，「金山橙」第二，位置派六元七角，這是大熱門。

至於跑第三的「金獅子」，位置派十八元正。

連贏位「白面書生」搭「金山橙」每票派二千零七十五元。

超人和許堅探員他們都歡喜若狂。只有大胖子張大年却是有點忐忑不安，因爲他雖然贏了，却難得有一次贏得這麽冷的，萬一非法外圍只賠一半，豈不可惜？

至此，他頗後悔，爲什麽不下注電話投注，電話投注是賽馬公司爲了打擊非法外圍而開設的公司，一切照足彩池賠出，不折不扣，十分公道。

爲了討取下一場的貼士，張大年又問許堅，但許堅這一次却學乖了，怎會再輕易讓張大年這位大戶將賠率打低？

因此，他早已將超人提供的若干記號，故意畫花了。

事後等到張大年跑到沙圈去，希望從馬房方面獲得下一場的消息時，泰萊警司就忍不住對許堅探員道：「爲什麽你不繼續向他提供貼士？」

許堅道：「你也看見了，張大年下注數以萬計，隨時可以把賠率影响，我們何必再益他？」

「你錯了，」泰萊說道：「張大年剛才一場不是向大鼻林下注嗎？我們的目的正是要先令非法外圍庄家輸死，以便他們露出馬脚來。」

但是許堅却熟悉一切，他說：「你以爲一場馬可以輸死大鼻林他們，那你就錯了。」

泰萊警司道：「所以我們才要設法令他們繼續輸下去啊！」他又問許堅：「超人呢？」

許堅在人叢中左張右望：「可能走去購下一場的彩票呢？讓我去找找他——」

說着他又想走開，但被泰萊留住：「你把超人的貼士留給我。」隨手又將一份馬經遞過去。

許堅明知這位警司——他的上司不賭馬，但也無可奈何，惟有用筆在一些馬名的頭頂之上做了「V」號。

× × ×

超人在人叢中終於找到了張浩。

超人見他匆匆擠進一條「人龍」中去，一手抓住他：「張浩，你要去那裏？」

張浩苦笑道：「眞要感激你，我剛贏了一場大冷門，自然要乘勝追擊吧！」

超人却半推半擁的，將他推過一旁：「你怎可以這麽貪心？你與我們有諾言在先，怎麽可以不遵守？」

「什麽諾言？」

「嘿，你好沒有記性，怎會這麽快就忘記得一乾二淨呢？你答應過我，只要我協助你還通那一筆債以後就戒賭的。」超人道。

張浩奸笑着，抓抓頭皮：「別太認眞好嗎？今天手風這麽順，最多我賭過了今天，以後也不再賭就是。」

超人沒有他辦法，惟有警告他：「如果你不聽我勸告，以後我不會再幫你了。」

「他又說：「你也見到了，這是眞正的飛沙走石場合，那些特殊人物在勾心鬥角，明爭暗鬥的，若非『白面書生』冒險幫了我們，我們也不可能有機會贏剛才那一場大冷門，既然你早已知道內幕，怎麽還不快些死了心呢？」

張浩看看時間差不多了，只好說道：「這是最後一場，輸贏我也不再賭了。」

說完，張浩擺脫超人的糾纏，一陣風的走了。

× × ×

泰萊警司和許堅探員正在看台上，突然有一名探員丁文匆匆地走到他們的身邊來。

丁文就是泰萊派去保護騎師范通的。

丁文低聲面對泰萊道：「警司，范通數分鐘之前被人要脅，據講『大集團』輸了錢，要在下一場報仇。有人要范通拉馬，連第四也不准跑入。」

泰萊不識賭馬，忙把許堅拉過一旁。

「你打開馬經看看，范通下一場騎的是什麽馬？」泰萊一邊問許堅，一邊又對丁文說道：「你先回到范通那兒去，小心保護他，回頭我會找到超人，叫他去幫幫你。」

這時許堅已把馬經打開：「范通騎的是相思雀。」

泰萊又問許堅：「相思雀是冷門還是熱門？」

「半熱門。」許堅一邊看着馬經，一邊說道：「馬評家們都一致認爲『相思雀』這匹馬必入四重彩。」

「哦？原來那一場是跑四重彩，怪不得那一場有人要做馬了。」泰萊警司靈機一觸，又問：「許堅，你還認識一些什麽騎師？」

許堅道：「我與馬圈中人甚少來往，但是由於我本身喜歡賭馬，所以我很留意這圈子裏所發生的任何事情，相信這也是一般馬迷的習性，我們認爲了解圈中事，可以幫助我們贏錢，例如那一個集團跟那一個集團鬥法，這一場馬裏面，某一匹是甲集團的馬，實力如何？那一匹又是乙集團的馬？他們的佈局如何，以退爲進呢？還是雙方硬拚？賭馬的眞正趣味就是在這裏？」

這時候，超人正由那邊走過來。

泰萊警司於是帶着超人一齊到沙圈那邊去。

馬匹正在沙圈裏面踱步，這是初步亮相，許多馬圈中人，包括練馬師，騎師，馬主以及有關人等，都在沙圈欄杆之外的範圍裏站立，三五成羣的，交頭接耳，口講指劃的，喋喋不休。

泰萊看見探員丁文正混在人堆裏，於是走過去輕輕地碰了他一下：「范通怎麽啦？」

丁文探員低語道：「我已暗示他盡力去跑，任何事情都由我們來替他担當。」

「好極了！」泰萊向超人示意：「你好好監視任何與范通接觸的人，我要知道誰在馬圈中控制大局。」

許堅探員由那邊匆匆走了過來：「眞奇怪啊，『相思雀』那匹馬本來是半熱門，現在却越來越冷。」

丁文探員道：「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爲大集團的人都內定范通策騎的『相思雀』不准去馬。」

泰萊警司悄悄問許堅：「以你眼光，認爲『相思雀』夠實力跑入四重彩麽？」

許堅對馬匹實力素有研究，所以就毫不考慮地說：「這匹馬質素很高，問題却是養在一個並不急進的馬房之內，偏偏還要配上范通這位二三流的騎師，所以才會被人冷落，如今大集團的師爺既然內定不去馬，變成爲冷門亦理所當然的事。」

超人在旁聽了，眞想自告奮勇，試試跑進沙圈去，跟馬兒「交談」，因爲在此之前，他已試過跟「白面書生」談過，結果牠果然順利勝出了。

但是，一方面超人不想別人知道他懂馬語，另一方面，這時候騎師們已紛紛開始上馬，這一場涉及巨額投注的四重彩賽事，即將舉行，因此超人也只好暫且作袖手旁觀。

泰萊警司等人回到看台上面去。

在望遠鏡之下，泰萊發覺騎師范通面帶愁容，也許他的心情，十分矛盾而緊張，雖然泰萊已答允保護他，但在這圈子裏面，相信內情必然十分複雜。

到了排閘時，閘門後面，馬匹正在踱步，騎師與騎師之間，正在互相交談。

可惜在望遠鏡之下，只可以約莫看見各人的表情，却聽不到他們正在講一些什麽。

再回頭望望電算機，范通所策騎的「相思雀」，依舊是冷門馬，連贏位方面也一樣，凡是搭上了「相思雀」的，也是十分好賠率的。

稍後，賽事又再展開了。

這一次，前面竟然只有四匹馬去跑，其他馬居然可以遠遠墜後——除了「相思雀」之外。

泰萊警司等人在看台上聽到有人在交談：「他媽的！那小子可能壞了我們的事啊？」

「放心，他最多只跑個第五回來。」

豈料話猶未完，跑道上的馬匹一湧而上，最接近前面領先的那四匹馬的，就是「相思雀」。只見范通用力催策，馬兒如箭離絃，竟然衝前挑戰那四匹「內定」的「四重彩主角」。

泰萊等人身邊的二名男子又緊張得叫將起來：「該死啊，那個小子眞不怕死！嘿！」

說時遲那時快，「相思雀」已在眨眼之間越過了前領四匹馬，直趨終點。

連鞍上的范通也幾乎高興得叫將起來，雖然他明知贏了這一場賽事之後，可能被人杯葛，但在馬迷歡呼喝采中，他總算開心了一陣。

跑馬本來就是一種體育運動，要他時時把馬兒拉得緊緊的不讓牠去爭第一，試問還有什麼意義？

所以范通在進入凱旋門時，也揚鞭舉手，頻頻向歡呼的馬迷答謝，以後的事，以後再講了。

豈料後來入到過磅室，他已發覺到許多人正用仇視的眼光盯實他，幸好他身邊不遠處，探員丁文正在負責保護他。他並不担心。

下一場賽事范通也有份參加。

范通騎的一匹馬實力普通，但當他出場亮相之時，馬迷歡呼之聲雷動，令到他十分感動。

但是，當賽事開始時，泰萊等人在望遠鏡監視底下，就感到不妙，甚至他們也在暗地裏替范通担心。

原來當馬匹試跑到中途時，范通已陷於重重包圍之下，他左鑽右鑽也無法突圍，拐彎時，范通突然被人一撞，立即墮落馬下！

那條跑道的彎角處，一向被視爲危險地帶，因此當范通墜馬之後，由後面一湧而上的馬匹之中，有不少雖然及時被鞍上騎師拉開「外避」，但是仍有兩匹馬因爲太過接近，而來不及迴避，終於踏中了范通。

兩匹馬就是八隻脚，每匹馬平均體重千餘磅，騎師的體重雖然要輕盈，但總會在百磅左右，因此，任何人在這種情形底下，只要被踏中一脚，雖不死亦會重傷。

在馬林中，范通簡直避無可避，當他被其中一匹馬踏中了一脚之後，他的頭部竟然不由自主地抬起來，於是尾隨其後的馬匹，明明是想跨越他的身體，也變了狠狠地踢了他一脚，只見他這一次竟然動也不能再動了。

一直尾隨而行，在內跑道的救傷車，立即停在范通墜馬處附近，車上的救傷人員急急忙忙就將担架床抬了出來……馬迷也哄動起來。

泰萊警方等人，幾乎自始至終都可以見到這件事，尤其是超人，他根本無須望遠鏡的帮助，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覺得這不是意外。

許堅也在呱呱大叫：「豈有此理，這簡直就等於謀殺，分明是大集團的陰謀詭計之一啊！」

泰萊警司也有同感，因爲他可以在望遠鏡底下，清楚見到范通如何被人故意碰撞的情形。

因此，他立即偕同超人，許堅探員等人，趕到沙圈那邊去——那是馬匹過了終點之後，返回馬房去的必經之道，即使跑入四甲的馬匹，當牠們進入凱旋門時，也一樣要經過那裏。

許堅看見丁文探員，他正弄得手足無措，因爲，泰萊警司曾吩咐他保護范通，但是范通現在却「戰死沙場」，他眞不知如何交代。

當泰萊警司等人匆匆趕到沙圈入口處時，落第馬匹正魚貫返回沙圈落鞍，其中策騎十一號馬的，原來並非別人，正是騎師朱尤德，十一號也是落第馬之一，所以朱尤德必須返回沙圈這邊落鞍。

就在朱尤德由馬背上一躍而下時，泰萊警司立刻偕同超人，許堅等人衝過去，宣佈拘捕他！

朱尤德好像有恃無恐地反問：「我犯了什麼罪名？」

泰萊警司瞪住他，冷冷地說：「謀殺騎師范通。」

「有什麼證據？」朱尤德的態度還是非常之冷靜：「跑馬總難免會有意外的，那只是意外而已。」

「我有數以萬計的證人，你少講廢話！」泰萊向丁文打了一個眼色，丁文立即替朱尤德加上了手鐐。

豈料泰萊正要把朱尤德帶走時，那邊閃出幾個人影，爲首一人正是賽馬公司的經理卓文，他聲勢洶洶地過來：「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泰萊警司明知卓文跟他的頂頭上司——局長，是好朋友，但是，他却沒有去理會卓文，只簡單地對他說：「我們要拘捕這個人，他涉嫌謀殺！」

卓文還要阻止，但泰萊對他說：「有話你留回警局裏說好嗎？」說完又向二名探員遞了一個眼色。

於是許堅和丁文二名探員就想把朱尤德帶走，豈料就在這時候，何法倫警司正帶着數名警探由那邊過來。

卓文立即向何法倫投訴：「你們警方究竟怎麼攪的？這是我們賽馬公司內部的事……」

卓文話猶未完，已氣得泰萊警司呱呱大叫：「甚麼？殺人也是內部的事？嘿，你簡直就是豈有此理！」

「你如何能證明那是蓄意殺人？」卓文仍然是一派紳士作風，「我們監賽委員會翻看沿途錄映的影片，假如有可疑之處，我們自然會處理，暫時還不致要勞動你們。」

泰萊警司氣得頭筋也現了，何法倫立刻把他拉過一旁：「我的好同事，你目前正在休假，讓我來處理好嗎？」

泰萊仍然憤憤不平：「賽馬公司雖然是專利事業，但你不要忘記，它只是一間娛樂場所，我們怎麼可以讓它變成少數人謀利的組織？剛才那一幕你也看見了，分明是大集團的陰謀，你怎可以袖手……」

何法倫警司截住他的話頭道：「這兒畢竟也是法治之區，沒有足够證據之前，我們又怎麼可以採取行動？」

泰萊想想也是道理，他和超人雖然知道了一些內幕，但嚴格來說，仍然不可以說是證據。

所以泰萊惟有帶同許堅和超人他們，悻悻然離去。

× × ×

太平市一向以「太平盛世」作爲號召，所以此地的娛樂事業十分發達，除了注册專利的賽馬公司業務擴展至每一角落之外，公開營業的麻雀館更如雨後春筍！

此外還有半公開的春宮電影，公然刊登廣告招徠的妓寨……等等，總之五花八門，令人目迷。

也可能是「娛樂事業」太過發達了，社會上的誘惑也太多了，所以，「太平盛世」作爲號召的太平市，近年以來已是「絕不太平」。

只要打開報紙，每日照例有刼殺案、勒索、綁票、撕票、因虧空公欵而自殺、因賭敗而跳樓、逃亡……等等，整張本地新聞版彷彿就是用鮮血印上的，令人看得觸目驚心，不忍卒睹。

儘管輿論譁然，治安首長們却異口同聲地說：「這是每一個繁榮社會必有的現象，市民不必驚擾……」云。

賽馬公司因業務發達，每周舉行賽事三兩天，所以政府稅收大增，而專利稅更是數以億計，所以這間「偉大的娛樂機構」也就特權多多，大受各方的「尊重」。

明是大集團的陰謀，你怎可以袖手……」

何法倫警司截住他的話頭道：「這兒畢竟也是法治之區，沒有足够證據之前，我們又怎麼可以採取行動？」

泰萊想想也是道理，他和超人雖然知道了一些內幕，但嚴格來說，仍然不可以說是證據。

所以泰萊惟有帶同許堅和超人他們，悻悻然離去。

× × ×

太平市一向以「太平盛世」作爲號召，所以此地的娛樂事業十分發達，除了注册專利的賽馬公司業務擴展至每一角落之外，公開營業的麻雀館更如雨後春筍！

此外還有半公開的春宮電影，公然刊登廣告招徠的妓寨……等等，總之五花八門，令人目迷。

也可能是「娛樂事業」太過發達了，社會上的誘惑也太多了，所以，「太平盛世」作爲號召的太平市，近年以來已是「絕不太平」。

只要打開報紙，每日照例有刼殺案、勒索、綁票、撕票、因虧空公欵而自殺、因賭敗而跳樓、逃亡……等等，整張本地新聞版彷彿就是用鮮血印上的，令人看得觸目驚心，不忍卒睹。

儘管輿論譁然，治安首長們却異口同聲地說：「這是每一個繁榮社會必有的現象，市民不必驚擾……」云。

賽馬公司因業務發達，每周舉行賽事三兩天，所以政府稅收大增，而專利稅更是數以億計，所以這間「偉大的娛樂機構」也就特權多多，大受各方的「尊重」。

那一天的賽事並不會因爲范通之死而停止舉行，事實上范通只不過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小騎師而已。

賽馬公司爲了向公衆交代，經過一連串「閉門會議」「翻閱錄映影片」，「召詢有關出賽騎師」……等等，似乎非常重視的行動之後，終於公佈吊銷一名見習騎士「豆丁仔」的出賽證。

這綽號「豆丁仔」的見習騎士，原名丁小豆，年中難得有一天出賽，而胯下座騎也是絕無僅有，即使出事當日，他也僅策騎一匹「蠻牛」出賽。

「蠻牛」是一匹大冷門馬，當時混在馬羣中，可能馬多擠迫也可能丁小豆經驗有限，「蠻牛」的確有少許外避，監賽委員就因此而指責丁小豆影响朱尤德，否則朱尤德不會把范通撞落馬下……云云。

當地的馬迷但求有得賭，其他事根本不理，即使一天之內死十個八個，他們也懶得理會，何況他們根本也沒有資格去看那些錄映影片呢。

無論如何，朱尤德這位「一世够運」的「大師傅」又輕輕鬆鬆地渡過了危關，苦只苦了丁小豆。

泰萊警司不懂賽馬事務，不知道如何才算是「犯規」，不過這件事他是目擊者之一，所以他認爲這「公佈」不合情理，甚至認爲丁小豆只是犧牲品而已。

至於跟泰萊警司一起的許堅探員，竟然在那天的賽馬中，大獲全勝，他從來就未試過贏了這麼多的的錢，所以他對於當日賽事是否「合理」；他也懶得去理。

許堅只在心裏盤算着，在非法外圍下注的馬纔，究竟總共可以贏到多少錢，以及外圍庄家按例賠多少錢他……等等，但超人可不同了。

超人一方面因爲他協助張浩解決債項而高興，另一方面却替范通之死而難過，他不是地球人，但却有地球人類的外型，也有人類的感情，所以他對連串發生的事感到十分憤怒，尤其是想起白馬「白面書生」那晚對他講的一番「馬語」，他覺得這班幕後人，爲了錢，幾乎可以做出任何令人難以想像的可怕事情。

張浩匆匆忙忙離開馬場，趕去收錢，因爲他也下注了非法外圍，而外圍庄家規矩是「即贏即賠，輸了後計」，同時也是以此作爲號召的，所以張浩未收到那大筆錢之前，已是滿肚子密圈，例如除了償還高利貸之外，還可以利用這些錢償還欠租，替他妻子贖回給他典押了的首飾——那是她的僅有私蓄。

總之，他要做的事都與錢有關。

豈料就當他離開馬場範圍之後不久，一輛車子在他的身邊停了下來，二名大漢，以閃電手法把他挾持上車，隨即絕塵而去！

張浩正在滿心歡喜，想不到却遇上了「綁票」，他感到愕然地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這車子裏，除了張浩之外，還有四名大漢，因此現在這車子裏，除了司機之外，前頭坐了一個中年人，後面二名年青大漢，也正是剛才突如其來，把張浩挾持上車去的二名大漢，他們正分別坐在張浩的左右兩旁，將張浩夾在中央，車子則繼續前行。

坐在車頭的中年人，回過頭來：「張浩，你應該高興吧，因爲我知道你今天贏了大錢！」

張浩心裏一怔，難道對方是刦匪？他在馬場贏了錢，在非法外圍的「馬纔」投注中贏得更多，可能被刦匪看中。

但是對方能稱呼他的名字，又豈是一般刦匪所能做得到呢，他忍不住瞥了前面那男子一眼，發覺他頗爲面善。

他故意問：「你怎麼知道我贏錢？」

「我們一直在找你，無非想知道這一些內幕，」那中年人道：「但上次我們請不到你。」

至此，張浩刹那間明白過來，又是那班「外圍鬼」。

張浩苦笑道：「我每次輸了錢，你們的帶家追收欠債時追到我幾乎要自殺，想不到難得贏了一次，你們竟然會出到這種手段。」

中年人道：「你以爲我們沒有錢賠給你麼？不，如果你合作，我們會雙倍賠給你……」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轟隆」一聲。整輛汽車震撼了一下。司機吃驚地立刻煞掣，停下車來，左張右望。

這時候這車子已轉入一條橫街，遠離馬場範圍，湊巧四周又找不到另一輛車子，所以車裏的人都可以肯定不會是撞車，於是車子又往前行。

不久，車子已駛到西區一條僻靜的街道。

中年人首先下車，他還來不及指揮其

他人把張浩押下車來，已看見車頂有個人正伏在車背上正瞪住他，傻裏傻氣地笑。

中年人整個兒嚇呆了。

同時他也明白：剛才那道「轟隆」一聲，正是此人自高處下墮，才令到整輛汽車爲之震撼一下。

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又不明白：爲什麼此人可以由高處墮下不死？爲什麼他還可以附在行駛中的車背之上，而一直跟踪他們回到這兒來了？

這時候，車內其他三名大漢也相繼下車，張浩自然也被他們押解下來，車背上的人也一躍而下。張浩看見他並非別人，正是超人，整個人也爲之精神一振，心理上也安定下來了。

以中年人爲首的四名大漢，自然不知道超人的來頭，難怪有人聲勢洶洶地問：「你是什麼人？」

超人傻笑着說：「我是你們的客戶。」他又向張浩示意：「我和我的朋友都贏了錢，你們可是準備賴賬麼？還是要綁票勒索？」

中年人道：「我們並不認識你，也不是綁票。如果你落馬纔贏了錢，最好去找你認識的帶家，不要再在這裏嚕囌了，否則，我會對你不客氣。」

「張浩是我的合夥人，你想我走，最好也放了他。」超人擺出一副「絕不妥協」的神氣。

「那你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中人向他的三名手下打了一個眼色，「好好的招呼他！」

話未說完，六隻拳頭三雙腿，立刻圍攻超人。

超人的身手張浩早就見過了，所以他一點兒也不會替超人担心，相反，他只担心超人手下不留情，把這三名大漢打折了骨，弄出人命來。

但是，事實却又不是他想像中的一樣，超人既不起飛，也沒有凌厲的拳風，反而節節敗退，與他以前所見的超人身手，簡直是完全兩回事。

張浩看得心裏暗暗吃驚。

他趁住超人與三名大漢交手時，中年人又注視着他們之際，立刻悄悄由街尾溜去！

「不要走！」中年人雖然注視着他的三名手下和超人他們，到底也沒有疏忽他們的「目的物」——張浩，所以當張浩逃去時，中年人已及時追上去。

那邊超人竟然被二名大漢制服，所以三名大漢之中有一人急急過來協助中年人，但張浩重新抓住。

張浩回頭看看，看見超人亦失手被擒，心裏也不知好氣還是什麼，超人怎麼會如此不濟？

他們一干人等，就在中年人的指揮下，匆匆撤進一幢多層大廈裏面去。

他們乘升降機登上一層樓宇之上，張浩和超人都被當作犯人一樣綑綁起來。

「你們這樣算是什麼？」超人故意這樣問。

中年人冷然一笑：「我問你一句，你只要照實回答一句，假如我發覺那一句是假的，我會把你由這兒扔到馬路上去。」

他又問：「你可知道這是第幾層？」

「十八樓。」超人道。

中年人笑道：「對了，所以，假如你被我們由這兒扔落街上去，也就等於打入十八層地獄去一樣。絕不能再有生還的機會。」

張浩很不值，却又不明白，以超人的身手，如何會屈服在這班人之下？爲什麼超人還不反抗？

超人不但不加反抗，還向張浩暗示，示意他切勿亂來，一切必須好好的忍耐一下。

那名顯然就是這班人首領的人——那個中年人道：「你們今天都贏了大錢，是不？」

超人苦笑：「碰碰運氣而已！」

「我知道絕對不是碰碰運氣，你們一定是有內幕消息，否則，絕不可能連中幾場。」

「運氣這回事，有時很難解釋的。」

「別胡扯了，我勸你還是坦白一些，把實情告訴我們吧。這樣，最低限度也可以免却皮肉之苦！」

超人故意道：「我們只是贏了賽馬公司的錢，你們又何必這麼緊張呢？」

「如果只是你一個人贏，我們根本就無須把你的朋友也抓回來。」中年人朝旁邊的張浩瞥了一眼：「坦白說句，像你們這些人，任得你贏，又能贏得多少呢？」

超人當然聽得明白，對方這班人分明是非法外圍集團的人，這一次大概是因爲超人他們放消息出去，以至令到外圍集團輸了錢，而且必然輸了很多，所以他們才會出此下策。不過超人仍很有耐性地跟這班人糾纏下去，惟有這樣才有希望更知得多，更澈底。

所以他又對中年人說道：「是否我身邊這位朋友贏得太多？我也常常下注外圍，知道你們也有個規矩的，可不是嗎？因此，如果你們賠不起的話，也不妨講個數目。」

中年人瞪他一眼說道：「誰說我們賠不起？」

「既然賠得起，就照你們的規矩賠好了，還有什麼問題呢？」超人巧妙地運用了激將法和心理戰術：「其實賭馬只是一種娛樂，我們又不是甚麼大戶，下注絕不會大。」

「問題就出在你們把消息向大戶提供，令到我們輸得鷄毛鴨血。」中年人又說：「憑我們在這圈子裏混的經驗，相信此等『贏錢貼士』，消息來源必然是圈內的人。我把你們抓來，正是要問個明白。」

超人道：「你倒沒有猜錯，跑馬表面上是十分高尚的娛樂：但大家都心中有數，這是一種賭博，而且涉及的注碼十分大。於是就難免有人動腦筋，專門在這圈子裏打轉，只要摸準門路，自然就是一條財路。我們搭到一條綫路，但我絕不可以洩漏他們的姓名。」

「你一定要告訴我，他們是誰。」

「但是我怎麼可以說得太過明白，如果講了出來，以後我們豈不是要斷了財路麼？」

「但是，如果你不講清楚，眼前你就會有難，而不是斷了財路那麼簡單。」

「他們是大集團裏面的人。」

「可是莫利爾跟朱尤德他們？」

超人在參觀賽馬時，曾目睹朱尤德如何被馬迷喝倒采，也從許堅口中知道大集團勢力擴散在馬場每一角落，經常做馬欺騙馬迷，所以十分反感。

因此，他才會在被人迫口供迫得緊時，說出了「大集團」的名字。其實「大集團」究竟包括了一些什麼人，他根本就不清楚。既然那中年人提了莫利爾和朱尤德等騎師的名字，他也只好點點頭。

朱尤德是超人最引起反感的一個，因爲他跟白馬「白面書生」交談時，已聽到馬兒也在投訴。今天更在馬場裏目睹他故意把騎師范通撞落馬下跌死的情形，所以超人就決定先讓他們鬼打鬼。

中年人道：「你要帶我去找他們。」

超人心裏暗吃一驚，忙道：「這怎麼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中年人說：「我要你們當面對質，那班傢伙簡直就是食碗面，反碗底。」

超人後來靈機一觸：「好吧，把我的朋友先放走，另一個條件就是先賠足錢給我們。」

「你們都在我們的檔口下了注麼？」

「是的。」超人故意試探：「你的老闆可是大鼻林？」

「嗯——」中年人暫時沒有反應，但其他三名年青人却在互相交換着眼色。

就在這時候，外面有人開門入來。

有人一邊走進來，一邊朗聲詛咒着：「他媽的，今天可慘了……」豈料進來的人話未及說完，已發覺了他們這班人在屋內。

走在前頭的人道：「咦！師爺金，你們幾時回來的？」又望望超人他們：「他們是誰？」

原來那個中年人綽號「師爺金」，也是大鼻林的一名左右手。他不屑地瞪了那剛進來的年青人一眼：「招積仔，你少管閒事！」

年青人畢竟年少氣盛！也許他覺得師爺金太不賞面，反唇相稽道：「這算是什麼？大家都是吃大鼻林的飯，最多你比較得寵而已，嘿！」

說着，他一屁股的在沙發上坐下來；後來尾隨而入的，有數名不同年紀的男子，由二十餘至四十餘歲都有。

張浩就在這時候認出了其中一人，用手肘暗中碰了一下超人；超人也會意，循勢望過去。

師爺金可能不想與招積仔作正面衝突，偏偏又不想讓他知得太多，於是示意三名手下把超人和張浩押到裏面去。裏面還有許多地方。

張浩趁此機會悄悄告訴超人：「剛才那傢伙正是一名外圍帶家，這班肯定就是大鼻林的非法外圍人馬。你得小心啊！」

師爺金等一班人把張浩和超人押進了一間房之後，超人四下裏張望，發覺這兒不像個外圍的架步：只可能是大鼻林這班人的其中一個巢穴。

超人的目的是要知道更多關於外圍的秘密。所以他又說：「你是否要知道消息馬的來源，以及更多的秘密？」

師爺金瞥了超人一眼：「你到底還知道一些什麼？別裝模作樣，快些說吧！」

超人道：「首先你要賠了應賠的錢給我的朋友，我的答覆保證令你滿意。」

「你指他？」師爺金回頭看看張浩。

超人又說道：「他先後輸了不少錢給你們。難得今次贏了，沒有理由中空實的吧？」

「放心！只要眞的在我們這兒下注，我們決不會賴賬。」師爺金道：「你光顧誰？」

「今次光顧道友培。」張浩說。

師爺金又問：「有底嗎？」

「有。」張浩說着，忙把鞋子脫了下來。

原來那一張收據竟收藏在鞋子的底層，當他拿出來時，也有一陣味道——十分難聞的臭味，眞的是中人欲嘔！

超人忍不住問道：「爲什麼要如此收藏？」

張浩道：「自從賽馬公司註册專利之後，賭外圍就是非法，所以，我們如果不小心，讓他們找到了證據，就會罰錢、坐牢。」

師爺金一邊接過那張收據，一邊詛咒道：「他媽的，當局禁絕我們，只不過因爲我們不納稅給政府而已。其實我們開外圍，也間接幫了他們，最低限度失業人數就減少了。」

超人却脫口而出：「賭博到底是不好的……」

豈料話未完，師爺金已反駁道：「如果當局眞的要市民個個做好人，就不該到處讓麻雀館林立之外，還讓賽馬公司專利，開了那麼多的投注分店，這樣分明是間接提倡賭博。」

師爺金再朝那摺皺了的紙張細看——那一張正是張浩下注外圍的字據，上面寫了一些數目字和銀碼，也有印章和簽字。

張浩手持的是副本，所以師爺金道：「只要我們找出正本核對過，證明屬實，一定照賠！」

超人乘機道：「只要你們賠足我亦保證和盤托出，將一切消息來源告知你。」

於是師爺金示意三名手下：「把他們一併帶到我們的總廠去吧！」

非法外圍的術語，有許多是外間人聽不明白的，例如「艇仔」是指「帶家」，「總廠」亦即指他們的總部。

超人和張浩被人押上一輛車子之上，只駛到另一條不遠的街道，車子就駛入一處地牢停車場去。

超人和張浩雖然坐在車子之內，也可以看得見，裏面停放着的車子只有三幾輛同時他們的車子駛入來時，看守住停車場入口處的人，也要他們停車片刻，直至他們認爲「無可疑」，然後才放他們入來。

現在師爺金又對二人說道：「你們在這裏等我，我上去對過了這張單之後，如無可疑，錢我們一定照賠——照足規矩賠給你，但你也一定要告訴我們全部來龍去脈，否則就不要怪我們不客氣了。」

超人原本以爲可以跟他一起上去，想不到師爺金却要他們在這下面等。那豈非什麼都見不到？

超人靈機一觸，說道：「這似乎不大公道。」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含悲揮利劍快刀鑄大錯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立忠被盧儀南帶上五老峯四海同心盟盟址，在大門階前，俞立忠見到兩名金衣特使，其中之一竟是自己的師父——鐵面閻羅靳正倫，使他驚駭又困惑，趁着無人在時俞立忠向靳正倫表明自己絕非殺人兇手，但靳正倫却面無表情地給俞入議事廳，俞立忠只覺神智渾渾噩噩，想不到自己賴爲「生機」的師傅竟會是金衣特使……議事廳上端坐着幾百名各門各派的代表，人人怒形於色，大有按捺不住怒火而欲當場將俞立忠撲殺之勢，當同心盟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審問俞立忠鎮定地是否有殺人時，俞立忠一口就否認……

含冤赴黃泉

俞立忠答道：「沒有，但現在已經有綫索可尋了！」

蓬萊仙翁注目問道：「你是那來的綫索？」

俞立忠道：「就是那個黑衫蒙面少年，小可只要能捉到他，相信可從他的身上找出陷害先父的仇人。」

蓬萊仙翁點了點頭，緩緩起立，環望各派代表道：「諸位代表，現在開始表決，贊成處決俞立忠者，請舉手！」

少林、武當、華山、崆峒、崑崙、五通教、黑衣教七派代表同時把手舉起來。

蓬萊仙翁一數舉手代表人數，隨道：「好，請放下——認爲俞立忠無罪者，請舉手！」

其餘的長白、青城、太極、窮家幇、白衣教、海洋幇七派代表却靜坐未動沒有一人舉手！

蓬萊仙翁神色一怔，詫異道：「諸位既不贊成處決俞立忠，又不否認俞立忠無罪，請問諸位意欲如何處置？」

長白宓代表起立答道：「敝派認爲應該將俞立忠收押，再派請金衣特使赴江北將那『血胆豪客』沙仁帶來此審問，假如血胆豪客沙仁承認他哥哥病郎中沙舜是受黑衫蒙面少年指使，則屆時再釋放俞立忠不遲！」

話剛說完，崆峒派一位代表起立接口道：「宓代表的主張甚公允，但假如找不到那位血胆豪客沙仁呢？」

長白宓代表微微一笑道：「韋代表似乎不應該懷疑本盟『十二金衣特使』的辦事能力吧？」

崆峒韋代表正容說道：「本席不敢侮辱十二金衣特使，可是世上事往往有出人意外者，譬如此次盧特使之捉獲俞立忠，即是得力於萬象鏢局總鏢頭一劍震武林衞濤！」

他說完這話，趕忙轉對流浪天使盧儀南抱拳道：「盧特使，本席這樣說絕無輕視之意，希望盧特使千萬勿見怪才好！」

流浪天使盧儀南含笑一拱手道：「韋代表所言誠是，盧某焉敢見怪！」

長白宓代表盧儀南話完，便向崆峒韋代表笑道：「韋代表既有顧慮，不妨訂個期限，本席建議以三個月爲期，在今後三個月內，如本盟金衣特使不能將血胆豪客沙仁找來質證，或者在今後三個月內，那黑衫蒙面少年亦未再出現殺人，則可判定俞立忠爲黑衫蒙面少年不遲，屆時即將之提出處決如何？」

崆峒韋代表點頭說道：「本席同意宓代表之建議！」

語畢落座，與另四位本派代表竊竊私語起來。

少林、武當、華山、崑崙四派亦開始低聲交談起來，似在研討長白宓代表所提之建議，整個議事廳上，頓時响起輕微的「嗡嗡」之聲。

同心盟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容得與會各派私商一陣，隨即拍桌三响，高聲道：「諸位對宓代表之建議有無意見？」

少林代表一意大師起立合掌道：「敝派同意宓代表之主張——三月期限一到，黑衫蒙面少年如未再出現，以及本盟金衣特使如未將血胆豪客沙仁找來，即視俞立忠乃黑衫蒙面少年無誤，應立即予以處決，各派不得再有任何異議！」

「同意！」

「贊成！」

「……」

於是，俞立忠終於在驚濤駭浪中，獲得了再活三個月的期間。他被師父鐵面閻羅靳正倫——沒有一人知道第四號金衣特使靳正倫是俞立忠的師父——帶出議事廳，走下一道「入地」的石級，關進一間異常堅固的地牢！

當鐵面閻羅靳正倫把地牢的鐵柵門鎖上時，俞立忠眼淚奪眶而出，顫聲道：「師父，請答應弟子一項要求好麼？」

鐵面閻羅靳正倫充耳不聞，他面容一片冷冰，將鑰匙端入懷中後，轉身便走。

俞立忠一急，脫口叫道：「靳特使，請留步！」

這一次，鐵面閻羅靳正倫總算「聽」入耳了，他停住脚步，徐徐轉身問道：「老弟有何請求？」

俞立忠慘然一笑，道：「小可可以見見盧特使麼？」

由「師父」改稱「靳特使」，由「弟子」改稱「小可」，師徒關係發展到這個地步，在俞立忠來說，可謂傷心透了。

鐵面閻羅靳正倫却似乎一點也不覺得有甚麼不對，聞言點點頭道：「好，老夫替你傳達，但來不來是他的事！」

說罷，掉頭而去。

俞立忠的願望沒有落空，不久，流浪天使盧儀南走下地牢來了！

他向俞立忠苦笑一下，先開口說道：「俞老弟，剛才在議事廳上說話不多，這是甚麼緣故？」

俞立忠不願說出眞正的原因，只輕嘆一聲道：「盧特使和長白派的宓代表已經把小可想說的話全都說了，小可若再重複一遍，並不能多增加一點效力！」

盧儀南道：「同心盟已指派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和第九號金衣特使鐵燈和尚趕往江北沙家找那『血胆豪客』沙仁，如無意外，半月之內即可將那沙仁帶來，俞老弟可在此安心等待佳音。」

俞立忠扣上手銬，在議事廳上受審。

俞立忠道：「謝謝，盧特使待會見到宓代表時，請轉致她，小可對她的仗義執言非常感激！」

盧儀南笑道：「好的，她是同心盟所有代表中，唯一同情你們黃山派的人，盧某對她的不畏權勢亦十分佩服。」

俞立忠欣慰道：「她使小可改變了對同心盟的觀念，畢竟同心盟還有正義的份子！」

盧儀南道：「假如沒有，我們十二人也不會爲同心盟賣力了——俞老弟還有別的事麼？」

俞立忠道：「有的，小可請盧特使來，是有一件事要奉告！」

盧儀南注目道：「請說！」

俞立忠問道：「盧特使行道江湖迄今，曾否發現有人冒充過你？」

盧儀南面色一變，說道：「沒有，俞老弟問此何意？」

俞立忠微笑道：「因爲有人告訴小可，前些日子，他發現另一個『流浪天使盧儀南』由他面前走過！」

盧儀南渾身一震，目放精光沉聲道：「俞老弟你在開玩笑？」

俞立忠搖頭道：「不，人格担保，小可說的是確確實實的事！」

盧儀南面容變得異常凜烈，沉聲又道：「俞老弟可否說清楚一點？」

俞立忠沉吟有頃，點頭道：「好，盧特使可記得那天我們驅車由武昌城經過時，那位駕車的莫鏢師忽然咦了一聲？」

盧儀南頷首道：「不錯，那時盧某還曾問他甚麼事情，他說沒甚麼，只是看見街上到處酒帘飄搖，想喝一杯……」

俞立忠笑道：「看見酒帘想喝一杯，照常理來說，應該是嘆氣而不是驚咦！」

盧儀南沉「唔」一聲道：「很慚愧，當時盧某却沒有想到有甚麼不對……」

俞立忠含笑道：「後來，莫鏢師曾向小可慫恿說：『說眞的，俞老弟，咱們走了二十多天都沒有再發生事故，難道不能破例一次麼？』於是小可覺得他可能有話要偷偷告訴我，因此小可便答應他在客棧歇下來。」

盧儀南不由苦笑道：「於是他就乘盧某進入浴室時，把他的發現告訴了你？」

俞立忠點頭道：「是的，莫鏢師是一位很有正義感的人，他發現有一位『流浪天使盧儀南』迎面走過，由於分辨不出眞

僞，他覺得有同我研究的必要——」

盧儀南扼腕嘆道：「眞要命，他當時應該通知我才對！」

俞立忠道：「這一點，小可可以替他解釋，第一：當時馬車是在行駛中，他發現那個冒牌貨，僅是匆匆一瞥，回頭再看，那傢伙已混入行人中失去了踪跡，第二：因此他斷定你們兩個總有一個是假的，但他無法分出誰眞誰假，故此他覺得必須有個準備，他担心我俞立忠如果是落入假金衣特使之手，那麼俞偷告訴我不但可帮助我捉住一個陰謀者，若是一旦發生意外時，彼此也可互相帮助，他說七千兩銀子可以不要，性命可不能丟！」

盧儀南聽得啼笑皆非，聳肩一嘆道：「大概你們直到剛才在議事廳上，才認定我是眞正的流浪天使盧儀南吧？」

俞忠點頭道：「是的，假如盧特使是假的，怎肯爲小可辯護！」

盧儀南面上掩不住焦急之色，抿嘴冷笑道：「哼，那位朋友冒充盧某，不知用意何在？」

俞立忠嘆道：「假如猜想爲他也是『奉命』出去捉拿俞立忠，不知通不通？」

盧儀南面容一動，睜目低呼道：「不錯，說不定他就是那黑衣蒙面少年呢！」

俞立忠道：「所以盧特使也得當心一點，別跟着小可蹈入覆轍！」

盧儀南道：「可惜莫鏢師已經走了，否則盧某倒要帶他去向盟主說明一下。」

俞立忠知道莫若賓的去向，但這時也不好說出來，便故作驚訝道：「哦，他帶着七千兩銀子走了麼？」

盧儀南微微苦笑道：「正是，萬象鏢局的人個個唯利是圖，眞是令人好氣又好笑！」

俞立忠笑道：「盧特使擒獲小可，原來是得力於一劍震武林衞濤的帮助！」

盧儀南聳聳肩道：「當初盧某只不過想尋他開心，却沒料到他眞的神通廣大，一下就找到了你的踪跡！」

俞立忠道：「據我所知，萬象鏢局連衞濤在內只有六名鏢師，但他們分佈在各地的眼綫，可能有上千人之多！」

盧儀南道：「好在他們不做壞事，否則整個武林只怕要被他們鬧得天翻地覆！——俞老弟不會去找衞濤的麻煩吧？」

俞立忠微笑道：「當然不會，衞濤是個唯利是圖的人，那一天我若出錢要他做對不起盧特使的事，他也一樣會幹呢！」

盧儀南哈哈大笑道：「是啊，衞濤就是這種人，想不到俞老弟對他也了解得這麼透澈！」

談話轉入閒聊，兩人又聊了一陣，流浪天使盧儀南便告退離去。

從這天開始，俞立忠就坐在地牢裏「安心」的等待着，等待着第六、九兩位金衣特使把「血胆豪客」沙仁帶來同心盟，或者同心盟接到黑衫幪面少年又在五派殺人的消息，使自己的罪嫌立獲解脫。

但對於後者，俞立忠知道希望很渺茫，因當各種跡象顯示那黑衫幪面少年似已獲悉自己落入同心盟之手，除非他的殺人行爲並非眞在嫁禍，他是絕不肯在自己未死之前出現的！

果然，日子一天一天過去，轉眼已過了一個月，不但黑衫少年的消息沉寂不聞，就連奉命趕往江北沙家找血胆豪客沙仁的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和第九號金衣特使鐵燈尙也音訊全無！

誰都知道，四海同心盟的十二金衣特使都是武林中名氣最响亮的奇人異士，他們每一位的一身武學至少都要高出當今各派掌門人一籌，在過去，每次同心盟派遣他們出去執行任務，幾乎每一件都能迎刃而解，而這一次，同心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爲了鄭重起見，特別派了兩位金衣特使出去，想不到過了一個月竟連一點消息也沒有！

這，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們找不到那血胆豪客沙仁；另一個是他們遭遇了意外事故！

隨着日子一天一天的流逝，四海同心盟的議事廳上，存在於全盟七十位代表們心中的兩種不同的心情，愈來愈明顯和强烈了！

認爲俞立忠是兇手的代表們都在沾沾自喜，以爲俞立忠「頭顱落地」的日子已即將到來，而認爲俞立忠不是兇手而同情他的代表們，心情則愈來愈沉重，有的甚至動搖了信心，不敢再表示自己的意見。

死神一步一步的迫近俞立忠，倏忽之間，兩個半月過去了！

這一天，長白派的密代表在鐵面閻王靳正倫的陪同下走進地牢來。

她是個年約四十許的中年婦人，容貌端麗氣質高貴，是長白派掌門人九指姥姥駱玉仙的師妹，江湖上有名的「女判官密秋雲」，她和鐵面閻羅靳正倫一樣有着眞正無私和嫉惡如仇的個性，對於各種事態的看法，往往比別人深刻正確。

三年前，當她聽說黃山派掌門人俞雲陽被殺的消息後，她甚是驚奇，認爲俞雲陽的爲人似不會爲奪取「天竺聖經」而殺死「五絕神魔濮陽鴻飛」。現在她對他的兒子俞立忠也是一樣的看法，因此她要極力爲俞立忠開脫，她不希望同心盟一錯再錯。

見到她，俞立忠十分高興，連忙起身長揖道：「密代表那天在議事廳上爲小可仗義執言，小可萬分感激！」

女判官密秋雲點首爲禮，含笑道：「別客氣，那是本席份內之事！」

俞立忠問道：「密代表今天忽然移玉到此囹圄之地，不知有何教誨？」

女判官密秋雲凝容輕嘆道：「三月期限業已將屆，俞少俠知否？」

俞立忠苦笑道：「是的，還有十四天就是小可授首的時候了。」

女判官密秋雲道：「看來你期望的那黑衫幪面少年再度出現似已不可能，而第六、九號兩位金衣特使至今未返，只怕亦難有佳音，你有何打算？」

俞立忠擺頭望了望自己置身的地牢，微微一笑，說道：「小可曾打算在無法爲自己開脫罪嫌時，只好一逃了之，但沒想到這間地牢竟如此堅固，而且還有一位金衣特使負責把守，如今小可只有等死一途了！」

女判官密秋雲轉對鐵面閻羅靳正倫以半開玩笑的口氣道：「靳特使，假如我是你，我會睜一眼閉一眼！」

鐵面閻羅靳正倫冷漠道：「假如老夫不是金衣特使，老夫會冒死將他救出！」

女判官密秋雲掀唇一笑，回望俞立忠道：「俞少俠，逃走的念頭可以止，本席今天來看你，是要和你研究一下，看是否能在議事廳上提出有力的證據……」

俞立忠搖頭道：「小可已經想過了，在黑衫幪面少年未擒獲之前，甚麼證據都沒用處！」

女判官密秋雲道：「不，譬如說，你如果能够提出證據證明你過去半年人都在何處，也許會有生機！」

這一點，俞立忠也曾想到，他過去半年期間，人都在萬象鏢局當總鏢師，但現在如「供」出這個秘密，絕難使大多數的代表們見信，因爲在當今所有武林人的心目中，萬象鏢局的人個個都是神秘莫測的人物，誰肯相信他們的指證呢？

因此，俞立忠決定至死也不把「眞相」說出，當下又搖頭道：「小可過去半年間，都在四處飄盪，其間從未與熟人見過面，也未投宿過客棧，現在要想找出一個證人，那是不可能的！」

女判官密秋雲長嘆一聲道：「這麼說，本席也無能爲力了！」

俞立忠正容拜道：「在這世界上，包括小可的恩師在內，都不相信小可是無辜的，密代表只要肯相信小可不是那個黑衫幪面少年，則小可縱然含寃而死，亦已沒有甚麼遺憾了！」

女判官密秋雲神色黯然，問道：「俞少俠可願告訴我令師是誰？」

俞立忠星目一瞥窺立一旁的鐵面閻羅靳正倫，熱淚幾欲奪眶而出，垂頭答道：「對不起，家師已不認我這個徒弟，小可若再說出他老人家的名號，對他老人家的俠譽是個莫大的沾穢！」

女判官密秋雲又深深一嘆，雙目露出無限同情，問道：「萬一俞少俠無法倖免，有甚麼話要留下來麼？」

俞立忠搖頭道：「謝謝密代表的好意，小可沒有話說了！」

女判官密秋雲甚感失望，搖頭嘆了一陣後，帶着滿腔同情和辛酸，挪步走出地牢而去……

日子，無情的消逝着，終於三個月期限的最末一天——六月十四日到了！

在這過去的三個月間，不但黑衫幪面少年沒有再出現，連第六、九號二位金衣特使也未返回同心盟，於是同心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只得下令處決俞立忠，監斬人爲第四號金衣特使鐵面閻羅靳正倫！

法場設在四海同心盟大門前的廣場上，當俞立忠被鐵面閻羅押上場上時，二幫三教九門派的代表和上千武林人已圍聚於四周，等着觀看兇徒俞立忠俯首就刑！

爲了提防發生事故，盟主蓬萊仙翁特派九位金衣特使守立於法場上，場面至爲森嚴。

劊子手是一名體格雄偉的黑衣大漢，他手持一柄寒光閃閃的厚背刀，隨在俞立忠之後走入場中。

鐵面閻羅靳正倫押着俞立忠走到場中命他跪下，然後轉向面南坐在太師椅上的盟主蓬萊仙翁行了一禮高聲道：「兇徒俞立忠帶到，請盟主發令！」

蓬萊仙翁葛懷俠緩緩起立，白蒼蒼的髮鬚無風自動，神態略現激動，默默環望場邊上的一干武林人，嘴皮動了動，似乎有話要說，但終於沒有說出來，俛首浩歎一聲道：「斬！」

鐵面閻羅靳正倫面上抽搐了一下，立即轉回身子，但正要開口喊「斬！」之際，四下驀然傳來了一片暴叱聲！

四條人影由四面的人叢裏猛撲而出，一齊向場中的俞立忠飛掠過來！

嗯，有人刼「法場」來了？

不錯，來的是四個一色青衣的老人，他們手中各執一柄利劍，以迅若閃電之勢，飛射而至！

但是，守立於俞立忠身邊的九位金衣特使早有準備，其中四人不慌不忙舉掌向迎面撲到的四個青衣老人隔空輕拍上去。

掌出無風，但那四個青衣老人却像遇着一股强猛無比的颶風，撲勢飛快的身形登時爲之一頓，同時由空中翻跌下來！

那四位金衣特使閃身欺上，以十分乾淨俐落的手法，在兩個照面不到的短時內，便將四個青衣老人制服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一見刼「法場」者已就擒，立刻開口問道：「那裏來的？」

一位金衣特使便躬身答道：「黃山派的人，其中一人是該派護法『滿天星藍天圖』！」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好，先發下地牢聽候處置！」

於是，那四個青衣老人被解往地牢去了。

這好像是一股輕風吹起了一片枯葉，風過葉落，一切又歸於平靜。

蓬萊仙翁葛懷俠回望場中的鐵面閻羅靳正倫說道：「靳特使，可以動刑了！」

鐵面閻羅靳正倫略一猶豫，忽然躬身道：「盟主，靳某有個請求！」

蓬萊仙翁葛懷俠微現詫異道：「靳特使有何高見？」

鐵面閻羅靳正倫吐出異樣的平靜聲調道：「爲防萬一，靳某希望親自執刑！」

這是「克盡厥職」的好主意，但聽入第八號金衣特使盧儀南和長白女判官密秋雲的耳裏，兩人登時都對靳正倫生起了厭惡之感，他們素來也知道鐵面閻羅靳正倫是個「鐵面無私」的人，但今天，他這種「唯恐俞立忠不死」的做法，未免太冷酷了些，因爲俞立忠縱使眞是那個黑衫蒙面少年的話，他的殺人也是出於爲父報仇的偏激行爲，畢竟他還不是一個無惡不作喪心病狂的淫賊啊！

——還好他們兩人都不知道靳正倫是俞立忠的師父，否則不跳起來向他破口大罵才怪。

現在，蓬萊仙翁葛懷俠聽了靳正倫的請求後，自覺無反對的理由，便頷首道：「也好，有勞靳特使了！」

鐵面閻羅靳正倫於是由那名劊子手的手裏接過那柄厚背刀，走到俞立忠的身旁，慢慢將刀舉了起來。

「斬！」

人叢裏，有人這樣大聲喊叫！

鐵面閻羅靳正倫一聲冷嘿，高舉的鋼刀，「呼！」的揮下，俞立忠叫都沒有叫一聲，一顆頭顱業已離體飛出，在血箭噴

射中，身軀往前一撲，蓬然仆倒地上，渾身一陣顫抖後，即告靜止！

那顆血淋淋的頭顱，滾出一丈多遠。

一股寒氣由衆人心頭掠過，儘管圍觀在場上的都是在刀尖上翻滾的武林人物，但仍有許多閉眼或低頭，不忍卒睹。

長白女判官宓秋雲泫然淚下，立即帶着四位本派代表，默默退出人羣，返回同心盟的議事廳……

事情到此已告一段落，但當圍觀的一干武林人正欲散開時，一幕奇異的情景又將他們吸引住了！

俞立忠復活了麼？

不，那是鐵面閻羅靳正倫在做着一種使人奇怪舉動——他一刀砍下俞立忠的頭顱之後，立即開始脫卸自己身上那件金衣，這舉動怎不令全場的人感到莫名其妙——他爲何要當衆脫下那件代表金衣特使身份的金衣？

只見他脫下金衣後，又慢條斯理的將金衣摺得四四方方，然後雙手捧着它走到同心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面前，必恭必敬的遞了上去。

蓬萊仙翁葛懷俠愕然起立，詫聲問道：「靳特使此舉何意？」

鐵面閻羅靳正倫正容答道：「靳某做了一件違背良心的事，自覺無顏再担任金衣特使，故就此請辭……」

蓬萊仙翁葛懷俠變色道：「這不是你的錯，靳特使！」

鐵面閻羅靳正倫淡然道：「也許有一天，盟主會認爲靳某錯得很厲害——盟主請收下吧！」

他不待蓬萊仙翁同意與否，硬把金衣遞交上去，隨即退後三步，長長一揖，轉身走出人羣，飄然下山而去。

在場的九位金衣特使，以及二幫三教九門派的代表們，一個個目瞪口呆的望着他離去，悵然若有所失……

好半天，那佇立在場邊上的少林代表一意大師低喧一聲佛號，轉對身左的武當代表古木道長低聲道：「古木道長，我們做錯了麼？」

古木道長搖搖頭道：「貧道覺得並無錯誤，一意道友有何——」

一言未完，忽聽人叢裏起了一陣騷動，旋見一個青年道人由人叢裏排衆而出，疾步奔入場來！

這青年道人滿面風塵，行色匆匆，似乎剛才從很遠的地方趕到的！

少林代表一意大師一見之下，忙又向身左的武當代表古木道長說道：「古木道友，那不是貴派的快馬麼？」

自從四海同心盟創立之後，各幫派的掌門人爲了與派駐於同心盟的本派代表取得密切聯繫，都訓練了一批「快馬」執行傳遞工作。古木道長見本派快馬趕到，且又行色匆匆，情知有重要信息傳到，不由面色一變高聲道：「清通，師伯在此！」

那青年道人聞聲停步，發現師伯站在場邊，立即折身奔來，在古木道長身前跪下，納頭稟道：「師伯，大事不好——」

古木道長沉聲道：「慢慢道來！」

那青年道人聲調一頓抬臉流淚道：「本派古水，古火兩位護法雙雙罹難了！」

古水，古火和古木道長同是武當派輩份最高的人，也是同門師兄弟，因此古木道長聞言大驚，一把扯住青年道人駭呼道：「怎麼死的？」

那青年道人面現悲憤道：「兩位護法死於黑衫蒙面少年的劍下！」

古木道長臉容一愕，失聲道：「你說甚麼？」

那青年道人又道：「兩位護法是被那黑衫蒙面少年殺死的！」

古木道長呆住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和二幫三教及其他八門派的代表們都聽得清清楚楚，也都爲之呆住了。這是一個令人震驚和羞愧的消息，想不到俞立忠的頭顱落地後，驚天動地的消息方才傳到——爲甚麼這個消息不早一步送來呢！

所有的人都在這樣想着，那些贊成處決俞立忠的代表們，內心也有着深重的內疚，但他們最後都覺得那名「快馬」不能把消息早一步帶到，是一次不可饒恕的錯誤！

誤陷奸人計

古木道長驚愕良久，終於壓抑不住心中的悲痛，熱淚奪眶滾下，低頭悲聲問道：「這是幾天前的事了？」

那青年道人答道：「六月初二發生的事，距今已十二天了。」

古木道長面容陡沉，瞋目厲聲道：「你爲甚麼直到今天方才趕到？」

那青年道人悚然垂頭，吶吶地道：「弟子本可早一天到達，不料趕到九宮山時，坐騎突於奔馳中倒斃，弟子只得臨時買了一匹，可是騎不到半天，又被人暗發毒鏢打死，弟子心知有人欲阻撓弟子的行程，若再買馬趕路，對方必會再度出手，故此決定徒步趕路，這是弟子不能較早趕到的原因……」

這時，蓬萊仙翁葛懷俠，九位在場的金衣特使和各派的代表們都已圍攏過來，蓬萊仙翁聽了青年道人的報告，立刻向衆人宣佈道：「諸位代表們，我們回議事廳去吧！」

衆人回到議事廳上坐下，蓬萊仙翁請那青年道人報告出事經過，那青年道人於是一五一十將始末說了出來。

「那是六月初二的晚上，敝派兩位護法在紫霄觀內打坐，約二更時分，那黑衫蒙面少年突然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下通過各道防綫，直步走入紫霄觀，敝派兩位護法立刻上前圍捕，那黑衫蒙面少年好不狡猾，幾個閃身竟被他衝出紫霄觀，往紫霄峯頂逃上去，敝派兩位護法隨後追去，稍後不久，敝派掌教聞報後，亦隨後追出，可是登上金頂時，竟發現敝派兩位護法已雙雙身首異處，在他們屍體旁邊的一座巨石上，還用鮮血寫下八個大字：下次輪到掌門人了！

「這就是慘案發生的全段經過，敝派掌教因知同心盟已將疑兇俞立忠捕入正心牢等候執刑，故立即命小道趕來報訊，不料賊人在途中兩度暗算小道坐騎，致使小道無法在俞立忠就刑之前趕到……」

青年道人的一席話，宛如一團愁雲慘霧，瀰漫了整個議事廳，過了很久之後，

蓬萊仙翁方才打破靜寂，開口長嘆一聲道：「貴派掌教趕上金頂時，沒有見到黑衫蒙面少年的一點踪影麼？」

青年道人搖頭答道：「沒有，因此敝派掌教吩咐小道轉告敝派代表，要敝派代表向同心盟表達：該黑衫蒙面少年殺死敝派兩位護法，前後不過盞茶工夫而已，足見該黑衫蒙面少年劍術之高已達匪夷所思的地步，希望少林、華山、崆峒、崑崙四派加緊防備，勿再爲其所乘！」

蓬萊仙翁葛懷俠點了點頭，起立向全廳代表發話道：「諸位代表，由於黑衫蒙面少年的再度出現殺人，已足證明俞立忠的清白無辜，不幸俞立忠已爲本盟誤殺，在研討追緝黑衫矇面少年之前，老朽希望對俞立忠有個合情合理的善後處理，請諸位發表意見！」

這對少林、武當、華山、崆峒、崑崙五派是個「無情」的要求，也是個冷酷的諷刺，因而蓬萊仙翁葛懷俠的話一完，五派代表們全都臉紅了！

其餘二幫三教四派的代表們都在暗暗欣慰着，心想還好當日沒有對俞立忠落井投石，否則今天可眞要汗顏無地呢！

會場沉靜片刻後，少林一意大師紅着臉孔站起來，合掌道：「阿彌陀佛，敝派對此一錯誤深感內疚，祇有以同心盟的名義隆重安葬俞立忠，並立即釋放適才捕獲的四位黃山派高手……」

語畢，嗒然落座。

雪山派一位代表接着起立發言道：「本席以爲光是隆重安葬死者並不能安撫黃山一派的人士，最好的辦法是：同時恢復黃山派在同心盟的席位！」

華山派的胥代表立刻又起立駁道：「本席反對歐陽代表的意見，蓋俞立忠之死是一回事，黃山派爲本盟排除盟外又是另一回事，不應混爲一談！」

雪山派代表道：「胥代表說得不錯，俞立忠之死和黃山派之被排除盟外是兩回事，但方今武林任何幫派，並無只以自己一家人而組成的，當初俞雲陽容或罪有應得，他本人業已遭了報應，爲何一定要『株連』整個黃山派呢？胥代表認爲俞雲陽一人做錯了事而不准黃山派恢復席位，這是不是把兩事『混爲一談』了？」

一句話說得胥代表面紅耳赤，蓬萊仙翁葛懷俠不願他們的辯論延續下去，一見胥代表面現冷笑，未等他開口，連忙搶先說道：「兩位代表請坐下，聽老朽一言如何？」同心盟盟主的話自然不好違拗，兩人只得坐了下來。

蓬萊仙翁葛懷俠輕咳一聲，凝容道：「本盟創立迄今，對一切案件之抉擇，均以少數依順多數爲準則，現在我們就來表決——反對黃山派返盟者請舉手！」

華山派、五通派、黑衣教三代表一齊舉手，也許他們的意向令旁觀的武林人起了反感，頓時噓聲大作！

蓬萊仙翁葛懷俠拍桌三响，道：「請肅靜，現在贊成黃山派返盟者請舉手！」

少林、武當、崆峒、崑崙、長白、青城、太極、窮家幫、海洋幫、白衣教全都把手舉了起來。

其中的少林，武當，崆峒，崑崙四派竟也贊成黃山返盟，頗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但這正足以表現他們對事理的是是非非和泱泱大派的氣度！

那許多旁觀的武林人是最現實的，他們早先對俞立忠的死無不稱快，及至明白俞立忠死得冤枉，立刻又倒過來同情俞立忠，這時見少林、武當、崆峒、崑崙四派都贊成黃山派返盟，登時鼓掌喝采不已。

蓬萊仙翁葛懷俠神色亦甚歡悅，容得衆人喝采聲落便開口宣佈道：「十一對三，黃山派返盟於此通過，現在請將那四位黃山派高手帶進廳上來！」

不消片刻，那四個刼「法場」的青衣老人被帶到廳上來了！

他們似已知道俞立忠已經慘死和黑衫蒙面少年又出現殺人的事，因此個個神色慘然，猶如四隻鬥敗了的公鷄。

蓬萊仙翁葛懷俠爲了安撫他們的心，離席親自爲他們解開手銬，請他們在一排椅子上坐下，那知四人毫不領情，站着不肯坐下，爲首的黃山派護法滿天星藍天圖冷笑道：「葛老別客氣了，同心盟已沒有我們黃山派的座位！」

蓬萊仙翁葛懷俠慨然道：「有的，由於本盟誤殺了貴派故俞掌門人之子，適才本盟已一致通過，除了厚葬俞立忠外，並將恭請貴派返回同心盟——四位且請坐下吧！」

滿天星藍天圖仍巍立不動，冷冷道：「敝派掌門人慘遭殺害的冤情未白之前，敝派無意返回同心盟！」

蓬萊仙翁葛懷俠眉頭一皺，沉吟有頃，繼又含笑道：「假如貴派認爲俞掌門人死得冤枉，何妨先返回同心盟，然後再慢慢調查？」

滿天星藍天圖直率地道：「敝派無此耐性！」

蓬萊仙翁涵養極高，雖然碰了個釘子仍不生氣，又笑問道：「貴派現任掌門人爲誰？」

滿天星藍天圖道：「敝派已成烏合之衆，沒有掌門人了！」

蓬萊仙翁道：「本盟竭誠歡迎貴派返盟，希望藍大俠諸位離此後，能否集貴派人士商量一下！」

滿天星藍天圖道：「葛老最好把我們四人關禁起來！」

蓬萊仙翁道：「藍大俠此言何意？」

滿天星藍天圖冷笑道：「敝派承受同心盟的恩惠太多了，所以藍某等一旦離開此地，恐對貴盟有諸多不利！」

蓬萊仙翁嘆息道：「咳，老朽說的話，藍大俠似乎一句都聽不進去？」

滿天星藍天圖冷笑道：「當初長白派宓代表和盧特使的話如果有人聽得進去，敝派故掌門之遺孤也不致於慘死！」

遺萊仙翁頷首嘆道：「對，老朽不能一錯再錯，四位請去吧！」

於是，滿天星藍天圖和另三位青衣老人二話不說，大步走出議事廳，一逕下山而去。

議事廳上，各派代表默坐不語，沒有一人對滿天星藍天圖的傲慢態度表示不滿，因爲他們心裏都明白得很，今天黃山派的不幸遭遇，換了任何一派，都不會表現得比他們更斯文的！

蓬萊仙翁返回座位前立定，低頭輕喟

一聲道：「諸位，現在讓我們來研究如何緝捕黑衫蒙面少年吧！」

各派代表沒有一人起立發言，敢情大家不是不想研究，而是不知從何「研究」起，只因在此之前，大家都認定那黑衫蒙面少年是兪立忠的化身，但現在已證明不是，於是大家失了判斷的依據，黑衫蒙面少年成了謎樣的人物，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也沒有人知道他爲甚麼要殺死五派的人，更沒有人知道他的行踪動向，如何「研究」緝捕他呢？

蓬萊仙翁見大家一籌莫展，便轉對在場九位金衣特使問道：「諸位特使有何意見？」

第七號金衣特使千手劍客上官威起立答道：「慚愧，我等雖身爲金衣特使，但對這宗無頭公案亦不知如何着手！」

第八號金衣特使流浪天使盧儀南雙目精光一閃，接着起立道：「上官特使這『無頭公案』四個字倒使盧某想起一個人來了！」

蓬萊仙翁注目問道：「盧特使想起甚麼人？」

流浪天使盧儀南含笑道：「盟主可記得盧某曾於三月前提到的那位一劍震武林衞濤？」

蓬萊仙翁道：「長安萬象鏢局的總鏢頭？」

盧儀南點頭道：「正是，他是一位最能偵破『無頭公案』的奇特人物！」

蓬萊仙翁含笑道：「盧特使可是要老朽聘請『一劍震武林』衞濤爲本盟金衣特使，遞補靳特使之缺？」

盧儀南搖頭道：「一劍震武林衞濤是個史無前例的怪鏢客，他只喜歡銀子而不喜歡榮譽，本盟如欲委託他辦事，只有給他酬勞一途！」

蓬萊仙翁問道：「當初盧特使便委託他尋找兪立忠，酬勞是多少？」

盧儀南道：「一萬兩銀子！」

蓬萊仙翁沉忖半晌，頷首道：「假如能緝獲黑衫蒙面少年，再多花一萬兩也無所謂，盧特使你這就動身赴長安去找他試試吧！」

盧儀南對於找一劍震武林衞濤「談生意」有着極濃厚的興趣，聞言欣然告別蓬萊仙翁，返回自己的起居室裝束停當，立即動身下山。他剛下了廬山，驀見迎面走來兩個同心盟「望眼欲穿」的人物！

你道他們是誰？

原來這二人乃是同心盟派赴江北沙家找「血胆豪客」沙仁，而一去三月毫無訊息的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和第九號金衣特使鐵燈和尚！

他們二人由牯嶺那邊並肩而來，步履瀟洒，一路談笑風生，瞧見流浪天使盧儀南時，竟連招呼也沒打一下形同陌路人！

盧儀南爲人隨和，不拘小節，對此反常現象毫不在意，當下停步作揖道：「兩位同來了！」

木劍仙關士揚和鐵燈和尚這時已走到相距只有尋丈之處，好像聞聲才發現盧儀南似的，慌忙住足還禮道：「啊，原來是盧兄，你又要去那裏？」

盧儀南道：「盧某奉盟主之命，欲赴長安找一劍震武林衞濤，請他幫助偵查黑衫蒙面少年——兩位何以到今天才趕回來，那血胆豪客沙仁有沒有找到？」

木劍仙關士揚道：「我倆於趕到江北沙家時，發現沙家已化爲灰燼，遍尋不着血胆豪客沙仁的踪跡，後來就到各地探訪，也都得不到他的行踪消息，由於找了很多地方，所以回來遲了。」

盧儀南詫異道：「沙家何以化爲灰燼呢？」

木劍仙關士揚搖頭道：「不知道，現場並無打鬥的跡象，說不定是那沙仁自己放火燒掉的！」

盧儀南面呈嚴肅之色道：「果眞如此，那沙家兄弟很可能是黑衫蒙面人的同路人了！」

木劍仙關士揚太息道：「我倆能帶給同心盟的，也只有這個猜測而已！」

盧儀南神情黯然道：「即使這個猜測能使同心盟的多數代表接受，也已經太遲了！」

木劍仙關士揚一驚道：「同心盟把兪立忠殺了麽？」

盧儀南點頭嘆道：「是的，那是半個時辰前的事……」

鐵燈和尚合掌道：「阿彌陀佛，同心盟這次可能殺錯人了！」

盧儀南道：「和尚說得不錯，兪立忠的頭剛剛落地，武當派的『快馬』就傳來了驚人的消息——黑衫蒙面少年又於十二天前出現，殺死了武當派的兩位護法！」

木劍仙關士揚瞪目驚愕道：「武當爲何不早一天把這消息帶來同心盟？」

盧儀南道：「武當掌教也知道兪立忠將於今天就刑，因此吩咐快馬連程趕來報訊，但快馬於趕到九宮山時，坐騎兩次遭人暗算，使他不得不徒步趕路，故趕到時已遲了一步！」

木劍仙關士揚輕微地一哼道：「看來那黑衫蒙面少年是存心要置兪立忠于死地了！」

盧儀南道：「正是，所以盧某覺得其父兪雲陽之死，極可能也是那黑衫蒙面少年的一種連環陰謀！現在兪雲陽父子都已死於非命，假如黑衫蒙面少年的殺人行爲是爲了報仇，他的目的已達到，照說他也許今後不會再出現作亂，但同心盟非將他擒來正法不可！」

木劍仙關士揚面現怒容道：「不錯，那黑衫蒙面少年的做法未免太狠毒了！」

盧儀南道：「現在同心盟正在研討對付之策，兩位走快一點，還可參加一些意見！」

木劍仙關士揚抱拳道：「好，關某預祝盧兄順利達成任務！」

盧儀南道了謝，又和鐵燈和尚道了再見，隨即邁開大步向前走去。

木劍仙關士揚和鐵燈和尚目送盧儀南去遠，兩人不約而同的透了口氣，鐵燈和尚首先開口輕笑道：「好險，剛才差點被他瞧出了破綻！」

木劍仙關士揚笑道：「是呀，還好咱們都叫得出他的名號，我早就暗暗準備着，一旦被他窺破時，立刻一掌送他回老家去！」

鐵燈和尚笑道：「哈哈，咱們的心意相同，對付這隻大老虎，必須乘其不備猝

然下手，否則後患無窮矣！」

木劍仙關士揚嘿嘿怪笑道：「他說要去長安找一劍震武林衞濤幫忙，這眞是滑天下之大稽！」

鐵燈和尚道：「同心盟的十個金衣特使已在師父的嚴密監視中，我想這姓盧的行動不會逃過師父的神目！」

木劍仙關士揚笑道：「正是，咱們趕快上山去『參加』意見吧！」

於是，這兩位說話「怪異」的金衣特使立刻展開身法，飛快的往山上奔去。

× × ×

是第十天的入夜時分，在襄陽縣城一家菜館樓上的臨街座上，流浪天使盧儀南正在一面吃食一面偷聽着身後座頭兩個勁裝漢子的竊竊私語。

這是無意的竊聽，他身爲同心盟十二金衣特使之一，經常要受命辦理武林中許多奇奇怪怪的案件，對江湖上的各種事情了解愈多愈好，因此當他發現身後那兩個漢子一上菜館就開始竊竊私語，他便暗中凝神諦聽起來。

「老溫，你到底碰見了甚麼？」

「可怕！可怕！我姓溫的闖蕩江湖也有十多年了，可從來沒有碰到過像那樣可怕的事兒！」

「你碰見鬼了？」

「鬼？哼，若把那件事和鬼相比，老子寧願碰見鬼！」

「好了，到底是甚麼事兒？」

「昨天半夜，老子在樊城做了一筆，連夜趕到這裏來，經過隆中山麓時，忽然聽見一聲聲痛苦的呻吟由山麓上傳下來。

嘿！老子從未聽過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那好像是一個人正在受着慘酷的毒刑，想發出悽厲的慘叫而又發不出來，我聽得奇怪，便循聲音尋上山，大約爬到十七八丈高，我終於找到了那個發出呻吟聲的人！」

「那傢伙怎麽了？」

「別急，讓我喝一杯再說……」

「老溫，你的手怎麽發抖了？」

一聲咕嚕之後，那老溫長長吐出一口悶氣，接着冷笑道：「發抖？嘿嘿，要是讓你老孫看見那情景，你不嚇破胆子才怪呢！」

老孫笑道：「我不怕，快點說來聽聽吧！」

老溫沉聲道：「我問你，你見過沒有皮的人沒有？」

老孫詫聲道：「沒有皮的人？」

老溫道：「不錯，從頭到脚，全身上下沒有一點皮！」

老孫道：「人沒有皮怎麽能活？」

老溫道：「當然不能活，所以我見到那傢伙時，他已經奄奄一息了！」

老孫吃驚地問道：「那傢伙被人剝了皮？」

老溫道：「是的，渾身紅兮兮，血淋淋，他倒在一堆草叢間，一面呻吟一面無力的輾轉着，全身每一塊肉都在跳動，抽搐！」

老孫抽了口寒氣道：「那是怎麽剝的呢？」

老溫說道：「我不知道，那時我嚇得渾身打戰，躲在附近看了很久，見那傢伙已快斷氣了，又見四處無人，就鼓起勇氣走過抱膝石去問他：『喂，老兄，你是何人？』……」

老孫緊張道：「那傢伙還能不能回答呢？」

老溫道：「能，但只說了一句話就死了！」

老孫急問道：「他說甚麽？」

老溫又喝了一杯酒，餘悸猶存地道：「他抬起血淋淋的頭，大聲說：『血胆……殺……殺……』似是力氣已盡，頭往地上一仆，就死了！」

流浪天使盧儀南偷聽至此，心頭大震，暗中駭忖道：「血胆……殺……殺……殺……？這是甚麽意思？莫非那個被剝皮的人是『血胆豪客』沙仁？而眼下這個老溫把『沙』字聽成『殺』字了？」

由於「血胆豪客」沙仁可能是個與黑衫蒙面少年極有關係的人物，且同心盟派出兩位金衣特使竟未找到他，因此，這時的流浪天使盧儀南聽到「血胆」兩字後，自然便想到了「血胆豪客」沙仁！

因此，流浪天使盧儀南感到事態嚴重了！

流浪天使盧儀南不想再聽下去，起身會賬，看了那老溫老孫一眼後，隨即匆匆下樓，連夜向隆中山趕去。

襄陽距隆中山僅二十餘里，山畔爲草廬，即三國諸葛武侯的故鄉，半山即是抱膝石，隆起如墩，可坐十數人，下有躬耕田，風景雖非絕佳，因是武侯的故居之地，是以遠近皆知，亦常有遊學之士去那裏憑弔一番。

夜色黑黯，行人絕途，流浪天使盧儀南施展絕頂飛行術，疾若風馳電掣，不消半個時辰便趕到了隆中山麓。

他知道「抱膝石」的位處，順着蜿蜒山徑往上飛登，舉目抱膝石業已在望，他於是先在山腰的斜坡地帶搜索起來，但遍尋不着那具被剝了皮的屍體，也沒發現一些血漬，不由暗忖道：「哼，收拾得眞乾淨！」

他側耳諦聽一陣，聽不出抱膝石上有人藏匿，飛上了抱膝石！

這座抱膝石約有一丈四五寬闊，平坦如削，盧儀南神目一掃，立刻發現抱膝石邊有一個土坑！

不錯，那正是用來活剝人皮的土坑！

盧儀南心中一懍，一個箭步跳過去，但視綫剛觸及土坑，驚聞脚下「拍！」的一响，左脚踝已被某種東西挾住！

「嘩！」

又一聲怪响，立見四下飛起一大片黑密密的東西，以無比迅捷的飛勢朝他圍罩下來！

這兩種變故，都在一剎那間發生，盧儀南盡管有一身絕頂武學，但在剛剛警覺不妙時，全身已被一襲大魚網網住了！

他大喝一聲，掌隨聲發，雙掌一分，猛然向罩到身上的羅網分劈過去！

這兩掌，有石破天驚之力，即使是銅牆鐵壁，也要被他打出兩個大窟窿，然而掌力過處，羅網竟然完好無損，仔細一看，原來並非尋常魚網，而是用乾牛筋織成的！

盧儀南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倏悟這是

可怕的陷阱，如不趕快脫出這羅網，自己一世英名將就此完結，因而他是暴吼連連，雙掌如狂風暴雨般劈出！

但是沒用，他傾出了畢生修爲，羅網依然分毫無傷，並且緊緊的收縮起來，一轉眼就將他拖倒地上，像捆豬隻一樣！

「哈哈哈……」

一片震耳的笑聲中，人影一閃，出現了一個黑衣蒙面人！

是黑衫蒙面少年麼？

不，流浪天使盧儀南雖未見過黑衫蒙面少年，但他從對方的聲音和體格觀察，知道眼前這個黑衣蒙面人年紀至少在三十以上，絕不是一個少年人。

黑衣蒙面人大笑着閃身來到盧儀南身邊，駢伸兩指隔空點落，正在奮力掙扎的盧儀南頓感渾身一麻，霎時動彈不得了！

與此同時，又從前後左右跳出四名黑衣大漢，他們沒有蒙面，可是盧儀南一個也不認識。

黑衣蒙面人顯然是這班人的首領，他揮手示意四名黑衣大漢解開羅網，將盧儀南抱出網外，他這才俯身打開挾住盧儀南左脚踝的一副鐵製的小巧機關，拿在手裏搖得「叮叮噹噹」响，怪笑道：「這是捕狼器，今天用來捕捉舉世無敵的金衣特使，眞是絕妙透頂，哈哈哈……」

流浪天使盧儀南麻穴受制，嘴巴還可說話，他定了定心神，開口冷笑道：「襄陽縣城那兩個勁裝漢子是你們的人吧？」

黑衣蒙面人點頭笑道：「不錯，盧大俠對於他們表演之逼眞，是否很欣賞？」

盧儀南冷冷一笑道：「正是，今天是盧某成名以來第一次陰溝裏翻船，尊駕着實該犒賞他們！」

黑衣蒙面人笑道：「我當然會犒賞他們，盧大俠不想知道我是誰麼？」

盧儀南輕哼一聲道：「對於一個不敢以眞面目示人的宵小，問他的姓名是多餘的！」

黑衣蒙面人笑了笑，道：「盧大俠說的很是，但你別失望，等一下當你快要死的時候，我會讓你知道我是誰！」

盧儀南道：「知道不知道都無所謂，你是爲了報仇？」

黑衣蒙面人搖頭道：「不，本人和盧大俠毫無仇恨！」

盧儀南心頭一動，注目問道：「你和同心盟爲仇？」

黑衣蒙面人點頭笑道：「盧大俠果然是個聰明人！」

盧儀南「嗤！」的冷笑一聲道：「同心盟有十二金衣特使，少了盧某一人，並不影响大局！」

黑衣蒙面人詭笑道：「那當然，所以我們要一個一個來，不瞞你說，當同心盟的十二金衣特使全部消滅後，我們會另補上十二個足可亂眞的金衣特使去維持同心盟的場面！」

盧儀南心中暗驚，但仍力持鎭靜地道：「好計謀，你一連說了兩次『我們』，可見除了你一人之外，還有許多人和同謀，是嗎？」

黑衣蒙面人目光閃過一抹陰沉之色，默注盧儀南半晌，然後聳聳肩笑道：「有人警告我不可和金衣特使說話太多，果然不錯！」

盧儀南又問道：「那黑衫蒙面少年也是『你們』中的一個吧？」

黑衣蒙面人並不回答，他命一名黑衣大漢把盧儀南抱到一邊靠山壁坐下，再回另一名黑衣大漢說：「把他帶出來吧！」

那名黑衣大漢應聲走去左方附近的一片野草中，俯身抱出一個渾身赤裸的中年彪形大漢來。

當黑衣大漢將那個顯然也被點住麻穴的赤裸中年人放入土坑中時，盧儀南看清了他的面貌，那是一個滿臉虬鬍神態威武的漢子，充滿憤怒的臉龐上，有一股凜然不可侵犯的正氣！

盧儀南覺得似曾相識，却一時想不起他是誰，心中既驚且疑不禁脫口問道：「朋友，你貴姓？」

那虬鬍中年漢沒有開口回答，他這時已被那個幾個黑衣大漢七手八脚的像植樹般埋入土坑中了！

黑衣蒙面人回對盧儀南笑道：「這位朋友的嗓音有若焦雷，所以我把他的啞穴封住了！」

盧儀南目射銳芒厲聲喝道：「那麼你打算把他怎樣？」

黑衣蒙面人詭笑說道：「別問，你有眼睛可以看！」

說罷，回對一名黑衣大漢使了個眼色，那黑衣大漢立即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舉步走到僅上半身露在地面上的虬鬍中年漢身後站着。

（未完）

環球新書介紹

死神玩具

唐平是個電動玩具製造商，擁有一個規模很大的製造廠。爲了滿足自己的自大狂，竟然致力於製造電動人，亦爲了使所有的人知道他的「偉大」，於是警務署高級要員，奇俠司馬洛等，全被唐平製造的電動假人冒充，市面一片混亂。

警長殺死上級，司馬洛率衆大鬧軍部，上校生命亦受威脅。眞的司馬洛自然不能袖手旁觀，爲人爲己，縱是龍潭虎穴，司馬洛都要闖一闖，與唐平鬥智鬥力，過程緊張刺激，題材創新。

（每本$8.00）

雲疆之旅

（本文承自第39頁）

巫師道：「爲了朝拜冰火之神，而犧牲了——」

忽然，帳外傳來人聲，一個武士進來，說了一大堆話，巫師立即起來。

他們一起走出帳外，上了一個守望台，只見北方之樹，雖是沱滂大雨之下，火光熊熊。

那處正是四門派劇戰之處。

翟天星暗裏安心下來，這場烈火，可以免却太多的解釋。

巫師道：「天火！」

翟天星也點點頭。

回到帳中，翟天星把帳中六顆晶石拿了出來，道：「這是朝拜了冰火之神之後的信物！」

那六顆晶石已沒有了當初的光芒，而且表面都龜裂了，那是因爲劇戰之後，被人踐踏的結果。

巫師道：「維羅里奧死也有價值——以後，有了這六顆寶石，我們白族可以重振威信！」

翟天星道：「寶物可貴，但族人更可貴！」

巫師雖然不大明白翟天星所指，但仍點首微笑。

三日之後，巴盧又再被封爲族長，六顆沒有價值的晶石，却帶給了白族無比的信心。

× × ×

翟天星自然受到白族族人的熱烈招待，因爲他不只帶了寶石回來，還是整個白族的救命恩人。

終於，族人舉行了一個盛大的餞別之宴，與翟天星、格黛斯作別。

通宵達旦，族人爲他們狂歡。

翌日，翟天星與格黛斯別了送別的人羣，他們先到那個林子之中。

只見整個樹林，已被雷火燒光，林中四處焦炭，已分不清楚那些是樹木，那些是人屍。

翟天星憑吊了一會，黯然而去。

格黛斯笑道：「你去那裏！」

翟天星道：「我不知道。」

格黛斯又說道：「聽說這地方有個天池！」

翟天星道：「我們就去遊天池吧！」

天池便是那著名的滇池。

翟天星雖然感到身心都十分疲倦，但有格黛斯在旁，似乎一切都十分安寧，一種似是久違的安寧。

那日，他們已來到滇池之畔，買了小舟，便向湖中划去，湖光山色，並沒有改變。

翟天星從懷中掏出了那顆紅寶石，道：「給你！」

格黛斯道：「我不要。」

翟天星道：「你喜歡什麼？」

格黛斯微笑，雙眸閃爍，充滿無限情意。

翟天星把紅寶石輕輕放下水中，轉眼之間，已無踪影，只留下圈圈漣漪，在水中泛開……

（全文完）

標參

（本文承自第50頁）

迎面一人向他飛撲過來。

他眼快，一眼看到撲過來的是個全身赤裸的娘兒，立刻偏身一矮，短鎗猛伸，指住一個只穿一條牛犢褲，光着上身，正欲跳窗出去的大漢：「你敢再動我就開鎗了。」

那女人尖叫着，直撲出門外，仆倒在地上！

那漢子略一猶豫，窗外一根鎗管倏然伸進來，抵在他的胸口上！

那漢子立刻僵住了。

「快扔掉手中的鎗，退一步，轉過身來。」蕭原姿勢不變，握鎗戒備着，語聲冷峻。

那漢子在前後兩支鎗的指嚇下，只好不情不願地丟掉手上的短鎗，退了一步，慢慢轉過身來，蕭原一眼就看到漢子臉上的疤痕，脫口道：「李山！」

李山神情一震，目光兇惡地瞪着蕭原。「你是誰？怎麼認得老子？」

蕭原戒備地站起來，莞爾一笑。「我當然認得你！」

「爲什麼？」李山惑然問。

「因爲我就是蕭原！」蕭原有點自傲地說。

「你就是蕭原？」李山吸口氣，目光連閃。「怪不得老子栽在你手上！」

原來李山與兩名手下剛才分別在兩間石屋內分別摟着一個騷娘兒在睡覺，怪不得蕭原他們能夠順利掩近石屋。

「你們作惡多端，現在是報應了，乖乖地走吧，郝彪與趙元在馬家集上等着你！」蕭原擺擺鎗管。

李山一聽，神情劇震，驚震地道：「郝彪被你捉住了？」

「當然，不然我怎會找到這裏來？」蕭原哂笑。

「好個郝彪，竟然出賣老子！」李山咬牙切齒。

「別在這裏罵，要罵，以後有的是日子，在監牢才罵吧！」蕭原冷笑出聲。

李山怨毒地瞪了蕭原一眼，急忙將眼皮垂下。

「蕭兄，你這面攪掂了吧？」馬本清興奮地一步跨進來，看到李山，怔了一怔，指着道：「他就是李山？」

「如假包換。」蕭原指指李山臉上的疤痕。「馬隊長，弟兄們有傷亡嗎？」

「一個也沒有。蕭兄，想不到這樣順利。」馬本清高興得哈哈連聲。

「那咱們立刻押着他們回去。免得天黑路難走，被他們乘機走脫。」蕭原不敢大意，用鎗指着李山。

「他們逃不了，將他們綁個結結實實！」馬本清親自動手，上前將李山用繩子綁了個結實。

除了被打死的一名匪徒及一個騷娘兒，李山和另一名匪徒，及兩名騷娘兒，在蕭原及馬本清等五人的看押下，翻上山崗，直奔馬家集。

他們走下山崗，夕陽恰好含在山崗頂上，紅彤彤的，將山崗也染紅了。（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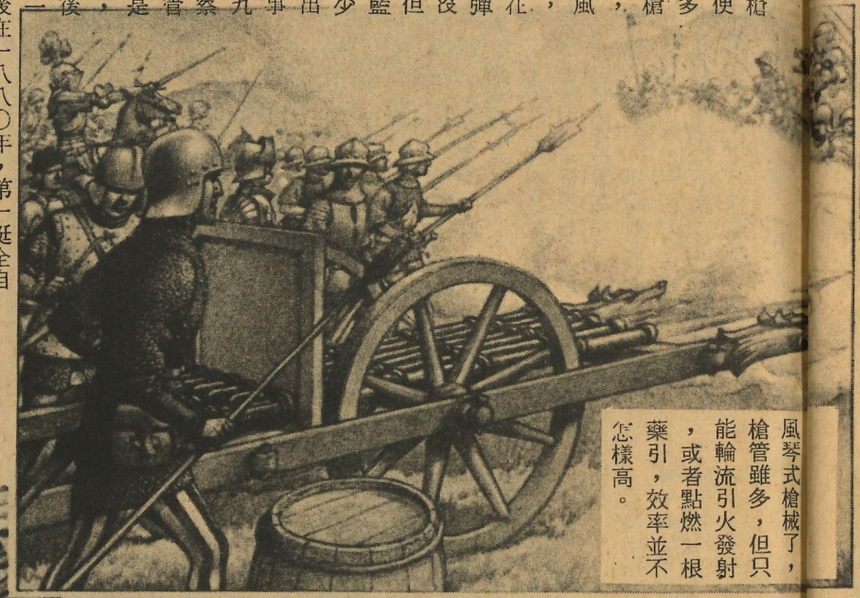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機關槍已經顯出了它眞正的本領，子彈像連珠般射出，一槍當關，萬夫莫敵，因此獲得了一個混號叫：「魔鬼噴水壺」。

兵器的沿革

魔鬼噴水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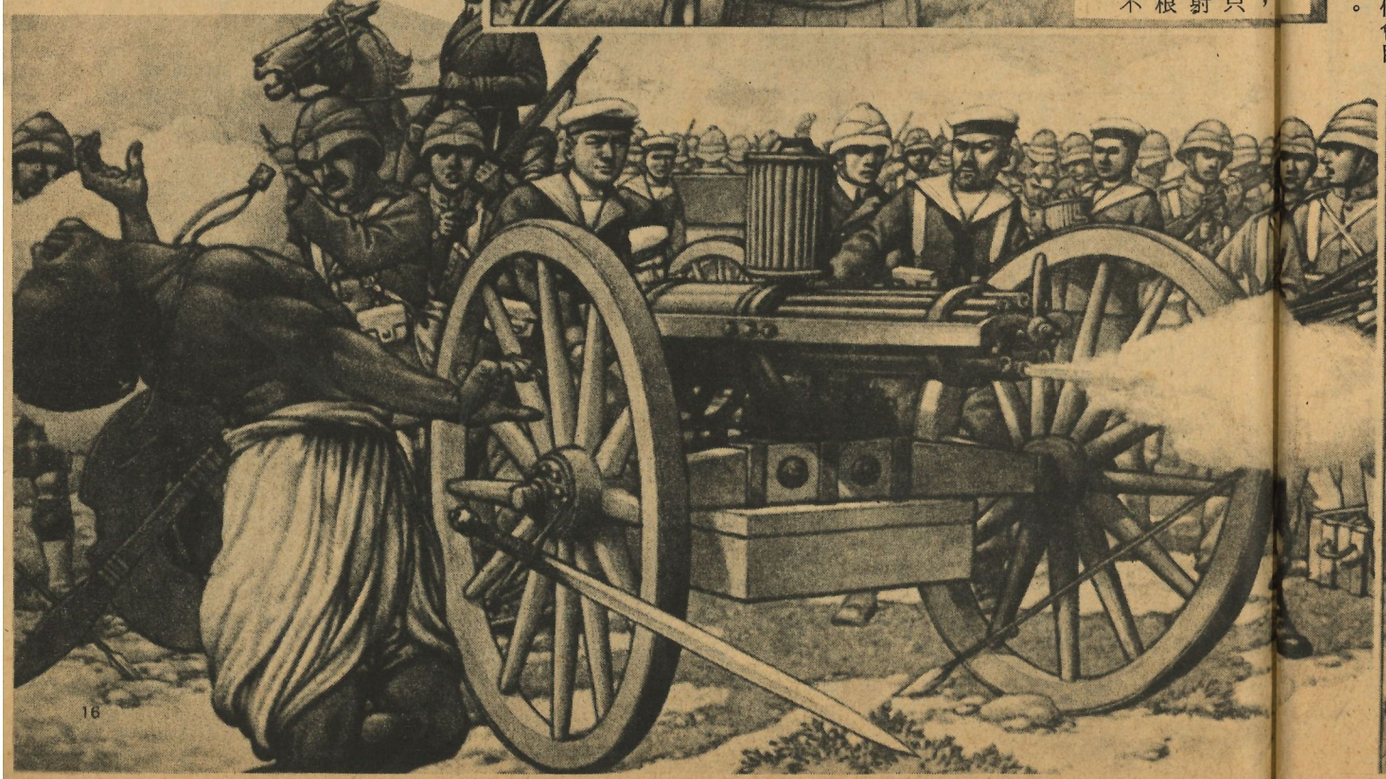
譯·容雍

第一枝粗糙的手槍剛發明，許多軍火商便又想到了如果有一種多槍管而又發射快捷的槍械，效率可能會更高，結果，便產生了所謂風琴式槍械。這種槍械，便是把一排槍管並列在一個木架上，上了子彈，用手發放，這雖然沒有獲致很大的成就，但却是今天的機關槍的藍本哩，自此之後，不少多槍管的槍械給設計出來，但都沒有得到軍事當局的採用，直至十九世紀中葉，美國人理察·格林申請一種六槍管的槍械的專利權，於是第一挺機關槍出現了，格林式機關槍發明之後，法國才開始研製另一種多槍管的槍械，然後在一八八〇年，第一挺全自動的機關槍終於由一個美國出生的英國人馬克沁發明了。這種武器用不着一顆一顆子彈上膛的，一上就是一排。後來再經改良，便出現了英國的衞克斯機關槍，不久，輕機關槍已出現了，這就是路易士輕機，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軍方又拿捷克式輕機關槍取代了路易士輕機，前者是用氣壓發射的，至於納粹德軍，則使用MG34，但它火力的持續，却不如使用三脚架的馬克沁型機關槍，事實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經出現機關槍的了，由於它的子彈連珠發出，所以贏得個混號叫「魔鬼噴水壺」。



風琴式槍械了，槍管雖多，但只能輪流引火發射，或者點燃一根藥引，效率並不怎樣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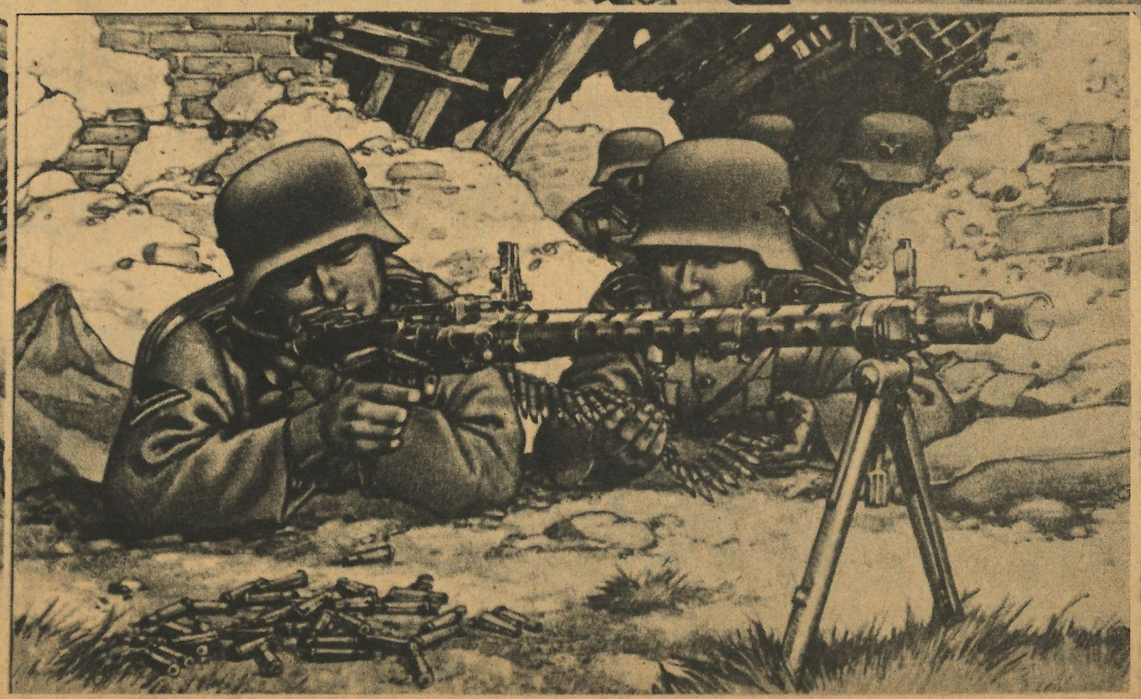
直至十九世紀中葉，多管式槍械才被軍事當局廣泛使用，下圖的就是格林式槍械，在英國的殖民地戰役中，曾經贏得赫赫戰果，這種兵器的槍管起碼，火藥透過個漏斗放進去，扳動，上膛，發射和排殼，全部都是機械化的。



馬克沁所發明的就是世界第一挺全自動的機關槍，機動靈活，每分鐘可以連續發射五排——每排二十五顆——的子彈，而它最大的射程，可達二千五百米。

衞克斯機關槍由於操作複雜，使用者須要經過訓練，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情願採用較輕便的路易士機關槍，不過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則全部採用捷克式機關槍，可以連發五排子彈。

圖中的就是納粹德軍所使用的MG34機關槍，它的發射量比起英國的衞克斯機關槍的超過兩倍，而且不像衞克斯機關槍那麼容易發燙，只能使用一個很短的時間，便要暫停，不然便會目行爆破。



海屠龍

羅唐納・文

卜加里率領三十多人，以科學家的姿態出現，到印度洋遠征，搜索傳統中的妖女和獨角龍，怎料沿途被人破壞，舟毀人亡，劫匪雷曼獨力向洪荒時期的大動物挑戰，變成妖女的情郎，最後，好夢變了噩夢。

科學船出海搜索妖女

打開地圖看看，你很快就看到在非洲亞洲以及澳洲的中間，有一個十分壯闊的海洋，因爲它跟印度最爲貼近，古代印度的文化程度特別高，武功蓋世，各方進貢，不可一世，故此那個海洋叫做印度洋。

普通的地圖所看到的印度洋，只是藍色的一片，代表海洋，較大的地圖然後看得見在印度洋當中接近「錫蘭」的海上，有一連串的島嶼，它是亞洲新興國家之一，叫做「馬爾代夫」，居民只有十萬，住在十七個島之上。馬爾代夫羣島最大的一個島叫做「馬累」，可以說是它的首都，儘管知識水準低落，房屋簡陋，仍然有學校和醫院，也有七層高的建築物，總算是一個國家。

在馬爾代夫羣島對開的一處，全是海水，似乎沒有甚麼島嶼了，不過，三十六吋闊的地圖却可以看到從馬爾代夫羣島伸展到遠處的印度洋中心，仍有五十多個荒島，沒是名稱，因爲島上一片荒涼，怪獸出沒，極少人斗胆到那邊去，故此巨型的地圖也沒有準確名稱放在它的身上，只是稱做「流星羣島」。

這樣荒涼而又危機四伏的地方，一向是沒人關心，奇怪得很，近年竟然有許多人冒險闖入那邊的水域，想看看它是否一無所有，那些人雄心勃勃，可是他們十居其九一去不返，因此引起地質學家以及研究古生物專家的注意，在錫蘭的海洋生物研究院聚在一起，討論流星羣島，並且搜集關於該島一切證據，作爲研究的對象。

最爲聳人視聽的東西是一幅彩照，它不是幻想中的產物，確確實實是對準一件物體拍攝的，彩照上面有一個女人以及一兩隻怪獸，她身上幾乎全裸，怪獸十分兇悍。

科學家認爲那種怪獸是龍的子孫，叫做「獨角龍」，能够噴火，或者噴出含有劇毒的氣，照理沒有人能够使牠馴服，奇怪得很，牠却蹲在她的身邊，有如寵物，那個裸女爲甚麼留在流星羣島呢？她憑甚麼力量征服獨角龍呢？這些問題，頗爲耐人尋味。

初時只是有些人討論她，後來，關於彩照的傳說越來越多，使科學家感到有這種必要，透過錫蘭當地政府支持，打算多派一些人乘坐「流星號」科學船，前往那一系列的荒島查勘，還想把裸女和獨角龍一起帶回來。

科學船沒有啓程之前，那些科學家密密的召開會議，開會的地點必然在錫蘭首都科倫坡的「海洋生物研究院」的會議廳，參加的科學家全部跟那一次遠征的壯舉有關。

至於那艘科學船，它是美國政府贊助的，該船長達四十二呎，船上有許多先進的科學儀器，另有一座小鋼炮以及三個機槍的鋼架，有足够的力量保護船員以及科學家。

預算在船上同時出海的人，有三十七個，船主卜加里，係美國科學家，身材很高，有點瘦，臉孔長長的好像長頸鹿，其餘的人，各有各的職責，機械長是德國人，叫做沙西卡路，此外，還有各式各樣的人，無異是人種大會。

如此結聚的一個團體，遠征不知名的荒島，當然是有點危險的，故此，船主卜加里在許多次召開會議的時候提出各種問題討論，希望此行旅途愉快。

在一次會議當中，船主卜加里說：「各位專家及學術界朋友，我們此行沒有甚麼特殊的目標，最重要的是搜索流星羣島有什麼奇異的東西，包括了古生物、珍貴的岩石，以及深海的石油，此外，還想看看島上是否眞的有一個女人貌美如花，身上只穿少許衣服，跟傳說中的獨角龍妖女相同。至於那幅彩照，當然是眞的，問題只是牠有可能僞造出來，僱用模特兒拍照，此外，獨角龍亦有可能是僞裝出來的，我們無法證實牠背後的岩石是流星羣島上面的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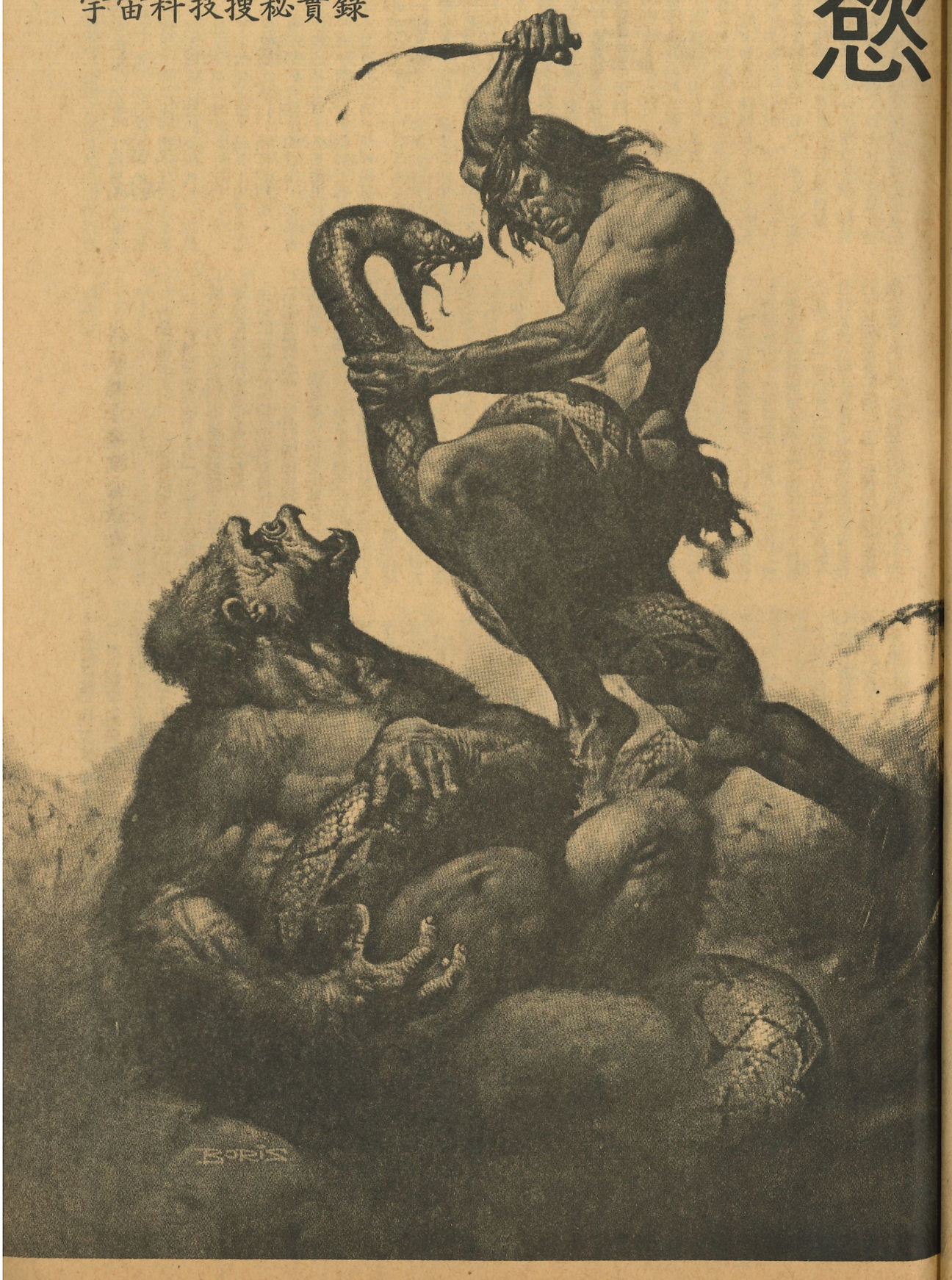
有人舉手，表示他想提出一些問題，卜加里說：「巴樂斯，你是很有名氣的海洋專家，你是否有些話想說呢？」

巴樂斯緩緩地說：「我沒有資格稱做海洋專家，不過，一生研究海洋，倒是眞的，有一件事情未必是大衆知道，原來海中還有小河，負責把污水在海底送到別的地方去，免得海洋的水染污，使魚類死亡，沉船之後的海有一個短短的時期令到那一處海水渾濁，可是，歇了三幾個月，它又恢復原狀了，可能海中另有小河，眞眞正正不分晝夜工作，務求海洋本身保持原有的形貌。

「在海與河交界的地方，必有漩渦，叫做渦流，並非普通漩渦可比，它看不出

宇宙科技搜秘實錄

慾



有旋捲的形狀，但却有力量使海面的浮游物捲入海中的河，甚至一千噸重的大船也會被它捲去，最不妙的是它來無踪，去無跡，難以預防，你們現時想遠征的流星羣島，正是海洋專家公認的漩渦地區，認眞要考慮清楚，才可以啓程。」

說完了，他坐下來，船長卜加里向他道謝，認爲他如此關心，的確够朋友。

卜加里不想研究海上的漩渦，因爲這一次遠征已經成爲事實，各種用具以及糧食彈藥，全部準備齊全，絕對不能够罷手，故此關於凶險的影响，他懶得研究，避免軍心動搖。

另一個人舉手，卜加里也請他說話，有甚麼意見都可以說。舉手的叫做威朗，屬於「流星號」科學船負責糧食部的，他想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說：「船主，這一次有三十多人出動，船上貯備了三個月的糧食，看來似乎很够，據我所知，此行乃係研究性質，登岸後，有許多問題可供研究，說不定居留半年之久，到時可能發生糧食短缺的困難，可否準備一年的糧食呢？」

船主卜加里哈哈大笑，說：「威朗先生，你太過顧慮大局了，事實上那些地方必有禽獸，可供獵食，何必天天吃罐頭呢？此外，還有另外一種情況，你不可不知，科學船不過長四十二呎，闊二十呎，它的容積有限，如果船上堆滿了罐頭以及椰子，行動有些阻碍，那就等於自尋煩惱，故此我們不必携帶太多的糧食雜物，如果我們必須在島上停留，住上一年半載，通知負責人轉達錫蘭當局派運輸機把糧食加速送來。」

又有人發問：「船主，憑甚麼證據你說島上有比較大的野獸可供打獵，靠牠增加肉食呢？」

卜加里已經有所準備，聽了這句話，叫人把一幅巨型的地理掛圖放下來，指點印度洋兩邊給他們看，說：「你們現時看得見的印度洋，對上的大島係錫蘭，即是我們立脚之處，它的兩岸相隔很遠，一邊是非洲，一邊是緬甸和馬來西亞，這幾處都是綠油油的，有許多樹木生長，跟流星羣島最爲接近的馬爾代夫羣島，島上也有許多樹木，不見得流星羣島偏偏沒有花草樹木，只要它有些花草樹木，自然會有大大小小的菓實，能够使小白兔或松鼠之類的動物生存，如果小動物能够活下去，立即可以使比較大的野獸可以活命，一代代的生存下來。

「此外，我還有很確實的證據去推測得到那個地方每隔一個月就有狂風暴雨，有時每隔兩三天就有一場豪雨，有了雨自然有食水，故此我們不必携帶太多的糧食和水。」

船主卜加里所講的話很有道理，在場各人聽了，信心突然增加，沒有人把巴樂斯提供出來的問題擺在心上。

這一場會議結束了，印度的一個出色心理學專家，岳多星在會議結束之後，找個機會跟他單對單的交談，說：「卜加里先生，我一向研究心理學，這一次遠征，有許多的科學家是透過當地政府派去參加的，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本來我只是湊趣的性質，不過，我既然置身於你們的中間，你們的安危，亦即是我的安危，我發覺到這一次參加遠征的人，大部份是心理不穩定的，一會兒興奮，一會兒担心，愁容滿臉，有些不對，希望你注意這一點，他們很興奮的時候，然後提出一些值得憂慮的問題，反之，他們覺得沮喪，就是講出前途一番好景，盡量令到他們在心理上得到平衡。」

船主卜加里循例向他道謝一句，便即轉身走開。

那一艘科學船在春夏之間的一段時間啓程，從錫蘭出發，不過一天的航程，抵達馬爾代夫羣島，在它的首都停泊，添補食物和水，繼續航行。

三天之後，他們用望遠鏡眺望遠處，發覺陸地，同時看見一片綠色，與高采烈，根據經緯綫推想，那邊的島嶼必然係流星羣島一部份了，船主召集各人在船艙上面講話，並且挑選七個海員跟隨他們三人一起用橡皮艇登岸，那三個人就是船主本人，機械長沙西卡路，另外一個是紐約派來參加的奧達華，他並非科學家，以前是海軍陸戰隊的中校，因爲他對野戰有很豐富的經驗，有他在場，萬一發生戰鬥，就由他担任總指揮，三個人都是很重要的，故此身先士卒自願作先頭部隊。

一夜之間全船沉沒

那一艘橡皮艇在波濤洶湧的海面航行，終於靠近那個荒島，抵達目的地，奇怪的是這一點，整整一座荒島全是峭壁，沒有沙灘，似乎它是一座山，從海洋中伸出來，他們只好留下幾個人在橡皮艇內，另外一些人抓住峭壁向上攀登。

奧達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西非之戰，就是由他負責率領海軍陸戰隊在峭壁下邊攀登的，他只有少許困難，終於克服它，自己先行攀登一截，把尼龍繩子套住尖銳的石角，讓它垂下來，下邊的人然後逐個攀登，施展這種行軍偷襲技巧，他不單是攀登拔出海面二百呎高的峭壁，還用繩子把好幾種必需的用具吊上去，撐起帳幕，放下糧食，有如戰場的橋頭堡，當晚，就在山上歇宿，還在帳外燒了幾堆野火。

留在橡皮艇的人，早已回到科學船了，他們遙見島上的火光，知道攀登峭壁的人已經大功告成，撐起了營幕，均歡呼不已。

五天之後，大部份科學用具已經從船上搬到島上，另有一批糧食，至於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以及探測海底石油含量的技師，紛紛展開活動，十分熱鬧。

從表面上看來，他們相當的順利，但從另一方面看，却又使他們十分掃興，那個荒島雖然有些特色，看來有如一座山的山頂，但却毫無價值，沒有礦脈，更加沒有石油，至於期望中的裸女和龍，也毫無踪跡，他們似乎是特意跑到那個地方渡假的，每天只是到處走動，吃吃喝喝，偶然也玩玩紙牌，入夜之後，就在火光前面痛飲，有些人還在醉後高歌，恍如童軍露營，只要他們談及此行的目的，聽了那些話，自然而然的沒有人做聲。

五天過去了，十天也過去了，到了登

陸第十五天，屈指計算，已經有半月之久，照情形看，留在島上再過一年，也是毫無進展，難道他們眞的向童子軍學習，只是在郊外找個地方露營就算數嗎？

在一個深夜，幾個首腦份子聚在一起交換意見，船主卜加里說：「初時我們一團高興的登陸，怎料毫無所獲，看來我們是找錯了對象，我可以十分肯定的說島上一定沒有龍，至於傳說中的妖女，恐怕是捏造出來的，甚至那一幅彩照也是僞造的東西。現時我們進退兩難，各位的意思怎樣？」

機械長沙西卡路很冷靜的說：「船主，你認爲我們可能找錯了對象，這句話應該怎樣解釋呢？究竟是這個島並非流星羣島的一部份呢？抑或它是流星羣島，不過島上空空洞洞？」

船主卜加里苦笑一下，說：「我不知道這兩種情況那一種對，總之，這個荒島毫無價值，我打算在兩三天之內撤退，回到大船，另找別的荒島，這樣做是否更加有意思呢？」

威朗是管理糧食的，皺了皺眉，說：「我們不單是浪費了許多時間，還浪費了糧食和水，要是毫無目的，看見荒島就攀登，這個荒島如此，恐怕別個荒島也是如此！」

船主卜加里說：「世事很難說，如果命運欠佳，找了一輩子仍是兩手空空，不足爲奇。假如我們想到別個地方搜索，不妨等候兩三天，照我看，在三天之內必然落雨，到時可以添補食水，在島上收集雨水，比較留在船上收集雨水更有把握。」

「好的，就這樣辦，豪雨過後再走，仍未爲遲。」船主卜加里作出了最後的決定。

他只知道豪雨帶來食水，等於天官賜福，料不到雨勢太大，發展爲暴風雨，使他們十分狼狽，還有可能令到科學船發生大災難，因此之故，眞的發生豪雨的翌日早上，風平雨止，他們用望遠鏡向海面眺望多次，始終找不到那一艘大船，嚇得臉如土色，奔走相告，懷疑它已經在大雷雨之夜被急流的海中漩渦捲去。

望遠鏡能够眺望到五浬之遙，大海茫茫，甚麼東西也沒有，極有可能是科學船毀滅了，島上生還的人都覺得很頹喪，另一方面，由於電報收發機被暴雨摧毀，他們沒法跟任何一處科學性的機構取得聯絡，這種局勢也是很沉悶的，入黑之後，船主召集留居島上的人開會，說道：「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那麼狂暴的雷雨，它簡直是偷襲性質，事前毫無預兆，事後也沒有半點痕跡留下來，科學船的朋友多半是葬身海底了，我深自引咎，將來如果我們生還，我一定向錫蘭當局以及美國當局認罪，另請高層人士依照法例處罰，給我應得之罪。

「究竟我們有沒有機會生還呢？這個問題，難以解答，可以說是一切由命運安排，我們仍有糧食和水支持半個月之久，相信錫蘭首都科倫坡的海洋生物研究院發覺科學船失去聯絡，一定呈請錫蘭當局派飛機到這一帶海面巡邏搜索，除了搜索那一艘船，還找尋我們的下落，決不會棄而不顧。

「問題在這裏，流星羣島包括十多個荒島，也許數量太多，我們所處之島未必是最突出的一個，如果在空中巡視搜索的飛機看不見我們，那就不妙，故此我們現時急於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在最高峯堆放落葉枯枝，晝夜燃火，儘管如此，仍不一定成功，故此我認爲今後的安危並非那個人的意志能够決定，一切由命運安排。

「話雖這樣說，我們仍要分組工作，有一組人收集可供燃燒的木材，送到山頂，另一組人留在該處生火，還有一組人，屬於冒險性質，或者沉入海底探測石油礦脈，又或越過那一座尖削的山峯，看看山後有些甚麼，當然的，另有一批人要留守營幕和洞穴，隨時應付獨角龍偷襲。」

事情發展到這裏，沒有人想指責別人了，所有人都想逃出流星羣島，他們的力量有限，只能如此安排。

船主卜加里的奮鬥心很强，他參加海底探測組，天天下海測量，還把他找到的海底岩石以及海底洞穴分佈形勢很有系統的紀錄下來，其餘的人，各人守住崗位去做份內的工作。

一連三天，十分穩定的度過，第四天的晚上，他們發覺負責越過峯頂向山後各處搜索的兩個隊友，一去不返，非常担心，因此，船主卜加里取消各種冒險的行動，一心一意等候援兵。

再過五天，仍然看不見空中有任何一種飛行物出現，船主卜加里發覺糧食和水越來越加短缺，限制各人進食或喝水的使用量。

又是一天，他忽然聽到自製的瞭望台上面有人大聲呼叫並指向海邊，卜加里用望遠鏡朝着海洋那邊眺望，出乎意料的看見一個彪形大漢，雙手抱住一塊木料，似乎他沉了船，在海中飄流，所能找到的支持物只是那一塊木頭。

由於望遠鏡在太過遠的距離眺望，他們雖然發覺有人在海上浮動，很難看清楚這傢伙的面貌，懷疑他是科學船沉沒之後唯一的生還者，趕快走下峭壁，用橡皮艇出海救他。

那個人僥倖獲救了，可惜他不是船上的朋友。無論如何，救活一個人，總是有意思的，他們把他帶到荒島峭壁上面的營地，安置他躺下來休息，還讓他吃吃喝喝，那時才發覺他是一個肌肉十分粗壯的大漢，滿臉鬍鬚，似乎很久沒有梳洗，也沒有剃鬚，跟他交談之際，他總是懶洋洋的一句：「船沉了，我抓住一塊木頭求生，多謝你們救命之恩。」

一來他的態度傲慢，二來他的身世可疑，島上的人不高興跟他交朋友，只是知道他叫做雷曼，隨意點頭打個招呼就算，雷曼絕不稀罕他們是否關心他，而且沒有公德心，胡亂使用他們的剃刀和浴巾，吃的時候，吃得很多，好像每一餐都是他最後的一頓晚餐，吃個痛快，此外，他還喝很多酒。

他對整個團體毫無貢獻，那些人都對他發生反感，可是，他們已經把他救活，當然不能够合力制服他，把他拋進海裏，故此他們都覺得他是害羣之馬。

此外，那些人雖然體格强壯，絕對不是摔角或拳擊的高手，假如他們合力向他

挑戰，七八個人未必打贏他，因此之故，儘管他們對雷曼極端不滿，仍然不會採取行動。

雷曼一點也不介意別人怎樣看他。

船主原來是特務份子

置身於這種環境，簡直是走到絕路，卜加里雖然是船主，仍然感到十分吃力，無可奈何，他終於改變態度，跟雷曼商量，說：「雷曼先生，本來我不高興你這種人，而且不想跟你合作，問題在這裏，我們置身於一連串的荒島上面，無法跟外間取得聯絡，把我們送到荒島上面來的一艘科學船已經沉沒，船上的人全部喪生，只是剩下幾個人留在島上，我們僅有十多天的糧食，如果不能够找到甚麼食物，又無法跟錫蘭的海洋生物研究院聯絡，請求他們用飛機把食物送來，我們就會餓死，比較食物更加担心的還是食水，除非落雨，我們無法支持一個星期之久，眼前只是靠椰子裏面所含的水供應，其他的罐頭汽水，或者可以代替食水的任何一種水果都已經吃光了，爲了我們的生命着想，我打算跟你合作，不再研究你以前究竟做過甚麼事情。」

雷曼冷然說：「你們的生命十分寶貴，我就剛剛相反，有些人只是乘搭郵船沉沒之後抓住一塊木頭飄流到荒島，我並非如此，我是任由那塊木頭把我送到甚麼地方去就去，絕不計較到生死存亡，因爲我在印度的孟買城是一個非常兇的刼匪，打刼銀行失手那一天，我殺了幾個人，被捕之後越獄，再殺幾個，他們走到我居住的小屋圍攻，我又多殺幾個，一共有十七人給我殺掉，我打算跳進海裏，送給鯊魚吃，殊不料抓住一塊木頭，後來我找到一條船，船上沒有人，我駕舟逃生，終於風浪把它打沉，我再度在海上飄流，仍是靠一塊木頭救活我自己，我一生沒有任何一段時間是光彩的，每晚睡覺我都想把舊事忘得乾乾淨淨，這樣子過活，生和死沒有甚麼分別，故此，我認爲我可以在荒島生存，你們辦不到，假如我跟你們在印度的大都市裏面出現，應該我懇求你們救命，現時就剛剛相反，對荒島來說，一個刼匪當然比較一個科學家更加適合，我自信能够活下去，不必跟你們合作。」

船主沉住氣說：「雷曼先生，請你不要站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眼前這種局勢，雖然你認爲生與死沒有甚麼分別，假如你不想自殺，那就應該跟我們一起過活，想辦法找尋食物和食水，我答應你，如果有一天，我們這些科學家能够回到大都市，我一定提出充份的證據，替你洗脫殺死十七個人的嫌疑。」

雷曼哈哈大笑，說：「船主，你大概沒有聽清楚我所講的話了，剛才我對你說知，我殺死過十七個人，衆目共睹，根本上有證有據，無人能够替我洗脫行兇的罪名。」

船主卜加里突然凝視着他，很鄭重的說：「雷曼先生，信不信由你，我有這種權力，令印度政府屈服。」

雷曼向他望了一眼，說：「你以爲自己是救世主嗎？」

船主卜加里說：「不，我並非救世主，但却有本領令到你不必坐牢，我還是把這件事情從頭說起吧！由我主管的一艘科學船，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準備到流星羣島登岸搜索古代獨角龍的科學船，實際上却是間諜船，船上有許多人是美國政府派到海外工作的特務份子，我就是特務頭子。假如我將你的姓名列入特務名單之內，那就可以包庇你殺人這項罪名，換言之，我派你殺人，我深信印度當局不敢把你送上電椅。」

雷曼說：「原來船主的身份這樣高貴，使我萬分驚奇！好的，我們一言爲定，我絕對不會把你的身份揭穿，總之，我想盡辦法找到食物和水，先行讓你吃和喝，當然的，你吃喝完所剩餘的才送給其他各人充飢，將來就算荒島上面的科學家以及其他職工，甚至包括你所說的特務在內，全部喪生，只剩我和你，你也要履行諾言，將我列入特務名單之內。」

船主伸出手來，跟他握手，說：「雷曼先生，在特務頭子的眼中看來，一個人最重要的就是他是有本領的傢伙，並不計較到他的道德水準，做了特務，一定要有胆殺人，故此，你的確是很好的材料，如果我們能够脫險，回到美國去，我一定把你重用。」

雷曼說：「多謝船主的栽培！」

船主卜加里忽然把話題落在另一方面，說：「雷曼先生，我還沒有到達流星羣島之前，曾經花了兩年的時間去研究這一系列的地理環境，坦白點說，美國海軍部希望在印度洋無人注意的荒島上面建築潛艇基地，如果這件事情秘密進行，並且幹得出色，萬一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個潛艇基地就可以發揮高度的效能，控制印度洋，雖然這一項工作相當繁重，可是，先決的原則必須研究這裏的地理環境，假如他是平平無奇的一處荒島，那就等於廢物，有資格做潛艇基地的荒島，與別不同，它本身並非沙灘，而是由海中伸出來的山頂，換句話說，我們立脚之處，已經是由海底伸到高處，凸出水面的山頂，那座山起碼有三千五百公呎高，靠近山頂的地方，多數是懸崖，還有些巨型的山洞，那種洞穴剛巧沉在海水之內，却又並非太低，稍爲修理，它就是天然的潛艇收藏庫，大概你明白這一層意思了，我十分肯定的指出這一點，我們立脚之處並非普通沙灘，而是十分高的山頂，照道理說，一座山應該有野獸出現，就算大部份陷入海中，僅有山頂的一截露出來，也有野獸，這個荒島無法找到小白兔或野豬之類的動物，只有一個原因，那些比較細小的動物，全部給大動物吃掉，我所指的大動物一定是非常兇惡的野獸，或者是犀牛，或者是猩猩，此外，還有可能是十分巨大的蟒，我沒有打獵的經驗，自問有胆殺人，却沒有本領跟大動物決鬥，如果你加入我這一邊，希望你有勇氣越過最高的懸崖，向崖石另外一邊出動，照我的估計，那邊一定是另一種地勢，起碼有一座好像屏風似的懸崖，把這個島隔開做兩邊，故此，另外一邊的大動物無法走到這邊來，你想跟牠們決鬥，一定要走向山的那邊，找尋理想中的野獸挑戰，我可以把槍彈以及短刀供應

斜陽的金色光移下，雷曼看見了兩頭怪獸，他能夠死裏逃生，確是出乎意外。

給你，至於高山的另外一邊，是否有其他菓實？那就很難估計，照道理看，假如那邊有些野獸能够活下去，牠們也要吃的，或者在那邊可以找到許多種菓實，不管怎樣，能够越過高山，在另外一邊搜索，總是一個希望。」

雷曼說：「既然船主不再追究我以前幹甚麼勾當，還想把我收容，變成你的手下，我一定盡力而爲，你想叫我在什麼時候出動呢？」

船主忽然低聲說道：「雷曼先生，我們剛才所講的話，非常機密，就算我不說出來，你也會知道必須盡量守秘，記得這一點，任何一個德國人都是不可靠的，因爲德國目前已經分裂，變成東德和西德，科學船裏面做機械長的一個德國人，正是東德裏面的一個傑出的特務，你認眞要小心他！」

「是的，我分分鐘會提防他，如果他有甚麼叛變的跡象，我立刻把他的頸子拗斷。」

他們二人密談所指的德國人，就是沙西卡路，有些德國人整天喝酒，患了誇大狂，絕不帮助別人，有機會開口，總是滔滔的說，沒有片刻閉嘴，沙西卡路並非如此，他的態度十分穩定，不會胡亂的批評別人，也不會輕易發表意見，說話很少，喝酒更少，沒有人知道他想些甚麼。

說到修理機械，他是一流的好手，即使是一艘電船損壞不堪，他仍有本領使它修理得好，至於電報收發機，却不是他擅長的一種學問，他也無能爲力。

船主卜加里特別注意他的動向，可能是政治立場不同，奇怪得很，他們乘搭的科學船，人數不多，竟然潛伏着深不可測的政治危機。

入山打獵拚死鬥蚺

又是一個黑夜，卜加里跟雷曼在十分僻靜的岩石上面坐着閒談，一向是卜加里先開口的，那時却例外，首先開口的一個人是雷曼。

他緩緩的說：「船主，我偶然從別人的談話中獲悉，叫做流星號的科學船，駛向這些荒島，本來是有一個目的，打算找尋傳說中的妖女紅蕾，是否如此？」

「是的。」

「既然你說它是一艘間諜船，負責收集印度洋各區的情報，爲甚麼船上有那麼多的科學家，甚至是東德的人，你也收容他呢？」

「問得好，我不妨告訴你，越是攪間諜活動的人，越加要找些掩飾，這一艘科學船本來是美國製造的，却贈給錫蘭政府，交到海洋生物研究院那邊，作爲研究海洋生物之用，那就是掩人耳目的一個方式，既然那艘船由海洋生物研究院保管，這一次遠征流星羣島由它策劃，當然船上有許多不同國籍的科學家了，我的手下全是海員或水手，並非科學家，至於沙西卡路，即使他是特務份子，孤掌難鳴，料想他沒法做得到甚麼驚天動地的勾當。」

「不，船主，你對他估計得太低，如果叫特務打伏，需要幾百人，可是，幹破壞的工作，一個人已經够，我懷疑你的眞正身份，他已獲悉，科學船流星號是他破壞的，它可能是毀於定時炸彈，全船爆炸，然後被暴風雨冲走，故此沒有絲毫痕跡留下。

「此外，他自稱機械師，不懂得修理電報收發機，却又把它視如囊中物，不准任何人摸它，這樣固執也有可疑，看來他必有一個陰險的企圖，打算使我們同歸於盡，死剩他一個，他不必用手榴彈把我們炸死，假如他蓄意使流星號爆炸以及預先估計到我們躲在山頂必然有一天餓死，他在事前暗中把十天的食水和糧食收藏在山洞之內，先吃你派給的食物，到了絕糧，各人飢餓到沒法動彈，他才拍發電報求救，於是救起的人只有他一個。

「我這番話並非信口開河瞎說一頓的，不久之前，有兩個隊友攀登荒島的最高峯，一去不返，我敢說那天他一定不會出現在你們的視綫之內。」

「你的意思是否指控他秘密跟踪兩人，到了適當地點，然後在他們的背後突然出擊？」

「正是如此！」

「有證據嗎？」

「雖然我沒有證據，却可以製造證據。我希望自己變成香餌，誘他下毒手，在他沒法把我殺死之前，你俟機出擊，先行制服他，到時他就啞口無言，假如你認爲這個辦法不錯，最好今晚野火會當中宣佈明天上午由我單獨出動，攀登最高的屏風山，走向山的另外一邊，獵取野獸，我朝着單邊路走，你在遠處跟踪，如果他携帶

滅聲槍緊隨在我的背後，即使他沒有拔槍射擊，已經是企圖行兇的證據，你有權把他拘捕，爲了使他對我輕視，你只是給我一柄短刀，沒有手槍或其他武器交到我的手上。」

「這樣做不是太過明顯的佈下一個圈套嗎？」

「不，不會太過明顯的，因爲我曾經當衆誇耀過自己的本領，認爲入山打獵，不必靠手槍。」

雷曼很有信心的說。

那天船主卜加里考慮一番之後，依照他的建議去做，果然在野火會裏面宣佈，雷曼要往屏風山之行獵取野獸，因爲雷曼一直都沒有做過任何對大家有利的活動，忽然單獨出擊，各人都覺得詫異，儘管如此，他們仍是鼓掌稱善。

他們認爲雷曼僅憑一把刀，鬥不過任何一種大動物，即使是船主卜加里，對他的戰鬥力仍是半信半疑。

不過，雷曼本人却充滿了信心，在上午九點鐘開始出發，還把他預先估計的道路在地面繪寫出來，希望德國人沙西卡路在背後追踪偷襲。

在他的想像中，他的上半身裸露，只有一把短刀，如果沙西卡路眞的尾隨着他，準備行兇，必然走得很貼，並且有可能在他背後呼喚他停步，問長問短，擺出貓捉老鼠的姿勢，不必急急忙忙的發槍射擊，如果卜加里合作，必然可以及時趕上，把這傢伙制服，故此他一點也不慌張，不單是慢慢的攀登高峯，還盡量顯露身形，一方面讓沙西卡路看見他，同時讓卜加里看得清清楚楚。

他已經傾全力去做，可是，沒有人跟踪，他不知道究竟是他估計錯誤抑或沙西卡路改變主意，總之，他白忙了一頓，白費氣力。

越過了最高峯，他看見山的另外一邊綠油油的一片，花草樹木，十分茂盛，看了也覺得開心，索性大踏步走下去，不再把沙西卡路擺在心上。

他從山頂往後山那邊走，到了中午，已經走了不少路，樹木越來越加粗壯，野草蔓延，恍如非洲的森林，他預感到這種環境一定有些可怕的野獸，提高警惕。

突然有一連串的咆哮聲隨風吹送過來，定神一望，原來是一頭又矮又胖的大猩猩。

他有刀在手，絕無懼色，俯伏半邊身，有如摔角姿勢，右手緊握短刀，打算大猩猩撲攻之際一刀向對方的心臟插過去，如果那一刀落空，刀鋒向上翻，便會把這一頭大動物的頸子割傷，沒法呼吸。

他曾經運用這種戰術殺了三個守衞，故此他很有信心，眞是出乎意外，大猩猩走得搖搖擺擺，相當笨重，還沒有機會接觸他，突然身形歪歪斜斜的滑跌，他吃了一驚，看清楚點，才發覺牠已經被一條花花綠綠的大蟒捲住。

那條大蟒看來起碼重兩百磅，長三十呎，顯然是大猩猩的勁敵了，他不必捲入漩渦。

只是想了想，他就決心退後，想不到那一條巨蟒有如繩子一般擺放在草地上面，他退後了一步，剛剛踏在牠的身上。

那時大蟒已經把大猩猩緊緊的纏住，儘可以騰出半截跟他作戰，快如閃電，捲住他的左脚，隨即張開血盆大口，向他撲噬。

大蟒的攻勢已經快，雷曼迎戰的速度更快，左手握住牠上半截，使牠撲噬的距離拉遠了些，咬不到他，牠改變主意去咬他的手，那一柄短刀已經閃電般向牠的頸上割下去。

只是一刀，已經把大蟒的頭和頸割到幾乎完全分開，僅剩少許肌肉相連，雷曼的狂性發作，刀如雨下，終於把蟒頭斬下來。

他已經脫險，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全身氣力貫注在一雙手上面，設法拉開巨蟒的軀體，拔出左脚，這樣做有點吃力，他沒法兼顧大猩猩了，定眼看時，那一頭大猩猩已經拔脚逃走，不知去向。

他雖然佈局擒兇失敗，可是，殺了大蟒，自己沒有受傷，仍是值得欣慰的，他縱聲狂笑，獨力把血淋淋大蟒帶走，蟒頭不要了，只是牠那一條長條形的身子，已經够十個人吃四五天。

他的笑聲連綿不絕，山鳴谷應，日落之前，他已把牠帶回營地，威風凜凜，那種神力，令到各人驚奇不已。

在野火照映之下，各人飽餐一頓，大家都對雷曼改變態度，讚不絕口，他也興高采烈的痛飲。

喝到半醉，他忽然哈哈大笑，說：「各位朋友，我知道一項秘密，如果我不是喝醉，決不會把它說出來，不過，我把它說個明白，你們聽了，一定不愉快，特別是船主卜加里，聽了可能埋怨我，究竟說出來好呢？抑或不說的好？」

卜加里聽了，臉色一變。

各人紛紛鼓掌，掌聲不絕，拚命鼓勵他說。

雷曼變成了大英雄

雷曼在興奮心情之下，終於開口，第一句就大聲說道：「你們聽着，這一個荒島並非你們想去的流星羣島，它是幾年前由海底鑽出來的，地圖上面還沒有它的名字！」

各人聽了嘩然。

船主卜加里走前兩步，定眼看他，說：「雷曼，你怎樣知道這種秘密？」

「凡是印度洋的漁民，都知道這種秘密，他們把這座荒島以及隣近的孤島叫做禁海，盛傳有龍出現，普通人不敢走近，我有胆駕舟闖入禁海，幾乎沒有命逃出來，因爲我碰上了一條巨大無比的四脚蛇。」

「後來怎樣？」有人催促他快點說。

雷曼喝了一口酒，大聲說：「那種四脚蛇就是你們說的蜥蜴，牠能够從海中豎起來，向船上的人襲擊，一口咬住人體的任何一處，便即把他拖入海中，我赤手空拳的跟牠搏鬥，沒有受傷，我也沒法戰勝牠，忙亂當中，牠向下衝擊，小舟撞破，一片片的碎裂，我只是抓住一塊木頭就被波浪衝走了，那時我好像失去了知覺，忘記了一切，甚至不知道自己置身在茫茫大海，這是我遇救之前的驚險遭遇，我只是

告訴你們那一隻小艇被風浪打沉，不過隨口說說，它並非毀於風浪，而是被四脚蛇撞沉。」

他的話太過離奇古怪了，可能眞有其事，也有可能是他醉後胡言亂語，因此各人的議論紛紜，船主卜加里看見情形不對，趕快張開一雙手，大聲叫喊，認爲雷曼喝酒太多，胡言亂語，絕無其事。

那些人對船主有特殊的敬仰，既然他不想把這件事情擴大，索性改口談別的事情，那個野火會總算是一團和氣的結束。

翌日中午，無人在旁，船主卜加里忙抓住雷曼，說道：「昨晚你講的話是否屬實？」

雷曼睜大一雙眼，搖了搖頭，說：「我醉了，根本上我不知道自己說過了甚麼話，你可以把它講給我聽嗎？」

船主卜加里很是高興，說道：「它只是小事，別再說它，索性把它拋在腦後好了！」

聽了雷曼所說的話，卜加里也放心許多。

下午三點鐘，雷曼單獨坐在石上休息，沙西卡路走近，點了點頭，說：「雷曼先生，我十分欽佩你的勇氣，你不單是有勇氣殺了二三百磅重的巨蟒，還有勇氣在許多人的面前拆穿船主卜加里的秘密，不愧是一條好漢！我有些話想跟你單獨交談，你可否走進我私人的營幕之內？」

看來他沒有惡意，雷曼點頭答應，果然走進他的私人營幕之內。

雷曼坐下來，沙西卡路向他望了一眼，說：「雷曼先生，你眞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敢作敢爲，佩服之至，昨晚你當衆所講的話，至今仍在我的腦海盤旋，除了你，再也沒有別的人斗胆公開指責船主的了，有機會結交一個像你這樣子的英雄人物，三生有幸！」

他說到這裏，稍爲停頓，雷曼伸手搔了搔頭，說：「你剛才說些甚麼？我對船主卜加里先生是全無惡意的，假如我醉後信口開河的說了甚麼話，刺傷你或者刺傷船主的自尊心，仍然不是我的本意，請你原諒。」

沙西卡路說：「雷曼先生，難道你眞是忘記了昨晚自己說過甚麼話嗎？」

「是的，我眞的完全忘記。」

「那不要緊，湊巧我扭開了錄音機，你所講的話全部被我錄取，我可以扭開它，讓你聽聽。」

說完，沙西卡路眞的扭開錄音機，雷曼所講的話，一字不漏的說出來，他聽了大驚失色，說：「沙西卡路先生，我眞的喝醉了，否則，我不會向船主攻擊。」

「不，你絕非喝醉，充其量只是半醉而已，你是一條好漢，不管你醉或不醉，總是喜歡說眞話，不肯講假話，我想問問你，照你所知，我們現時站着的地方是否流星羣島？」

雷曼苦笑一下，搖了搖頭，說：「沙西卡路先生，我只是知道它並非流星羣島，至於流星羣島它在那一處，我也茫無所知！」

「那不要緊，反正船主卜加里根本上就不是想找流星羣島的，他只是找個名目在印度洋進行一些秘密工作而已。」

說到這裏，沙西卡路目光如電，凝視着他，說：「雷曼先生，你懂不懂得他眞正的目的是甚麼？」

雷曼說：「我在這個荒島上面第一次看見他，事前我沒有聽過他的名字，我跟他如此陌生，當然不知道他的任何一種秘密。」

沙西卡路有點不耐煩，說：「雷曼先生，你雖然不知道他的秘密，我却懂得你的秘密，沒有駕舟出海之前，你是國際知名的刼匪，曾經被捕入獄，後來你逃獄成功，被人圍攻，逼於駕舟逃亡，是也不是呢？」

雷曼使勁壓抑自己的情緒，勉强笑了笑，說：「沙西卡路先生，你眞是了不起，有些秘密跟我有關，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却懂得多過我，怎能不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呢？」

沙西卡路說：「雷曼先生，我的確是懂得你很多的，你還沒有在海上飄流之前，是個刼匪，也坐過牢，越過獄，前前後後殺了十七個人之多，關於這點，我認爲你值得原諒，因爲你是個混血兒，身上有七個民族的血液，根本就沒有國籍，自然要靠自己的本領過活了，一個人是不能够濫開殺戒的，殺戒一開，便不容易制止自己。」

雷曼有些緊張，說：「沙西卡路先生，難得你有這樣大的閒情逸致，調查我的身世？」

「我並非空閒的時間太長，沒有工作，閒得發慌，然後調查你的身世，坦白點說，我想找你合作，不知道你的底蘊，不能不查個明白。」

「你現時知道我是個殺人犯了！有否打算把我送交印度政府呢？」

「不，雷曼先生，我只是想和你合作而已，我不單是決不會把你送回印度受審，還想把一枚價值十萬美元的巨鑽送給你，表示我們珍貴的交情。」

說完這句話，沙西卡路從一個小革囊裏面取出一枚鑽石來，它已經打磨過，晶光奪目，仍未鑲造成任何飾物，一望而知它是眞的珍品。

沙西卡路突然很鄭重的說：「雷曼先生，剛才我說過一句話，認爲船主卜加里這一次航行的目標並非搜索妖女以及獨角龍的下落，可惜我並非跟他接近，沒法抓住他的口風加以推測，假如有一個人，得到他的信任，纏住他喝酒，趁住他半醉的時候誘他開口，一問一答，就可以知道他此行的眞正目的，很容易辦得到的，沒有後患，只是這件事情，幹了之後，你就得到一枚珍貴的鑽石，你的意思怎樣？」

雷曼說：「這種交易對我是很有利的，我當然很樂意做，問題在這裏，假如他沒有喝醉，他不會吐露眞相，反之，他已經喝醉，所說的話多數是胡言亂語，根本上不能够作準，是否如此？」

沙西卡路說：「你說的顧慮相當正確，不過，我有一個巧妙的辦法可以叫他在毫無防範的狀態之下將任何秘密直言無隱，毫不保留的說出來，只要你把細小的白色藥丸投入他的一杯酒裏面，使它溶化，他喝了它，自然一切招供。」

說完，沙西卡路把一個細小的藥盒交

給他，那個藥盒正是普通藥房發售一般頭痛藥丸的小盒，打開了它，盒內放置的藥丸正是頭痛餅，共有四粒。

沙西卡路很冷靜的說：「雷曼，千萬不要弄錯，右邊的兩粒藥丸是眞的頭痛藥，左邊兩粒藥丸，跟頭痛藥完全相同，其實是招供丸。」

他不由分說的把小盒塞進雷曼的掌心裏，跟着送客，分手之前，他還低聲講了一句：「一邊是價值十萬美元的鑽石，另外加上了一生的自由，另外一邊是終生監禁，或者是一張電椅，你自行選擇吧！」

照這樣看，沙西卡路分明是破壞了科學船。

沙西卡路向他威逼利誘，雷曼根本上就是輕視這個人的，怎能接受這一份厚禮呢？另一方面，船主卜加里又多方面的籠絡他，顯示一股珍貴的友情，雷曼在夾縫裏面過活，十分沉悶，四天後，那一條大蟒的肉已經吃得七七八八，他索性請示船主卜加里，再到後山打獵，爲了使對方不會對他發生懷疑，他仍叫卜加里躲在他的背後較遠之處，準備活捉沙西卡路。

闖入龍窟險些喪命

他再到後山。

那邊有的是林木，此外，還有花香，甚至野草也是令他看了心曠神怡的，他越看越開心，越走越遠。

那一次他舊地重遊，並非打獵那麼簡單，他想看看後山走向低處是怎樣子的一種環境，能否伐木造船，冒險逃生，因此他不單是向低處走動，還想找到最爲接近海洋的岸邊，他必須找到沙灘或者石岸，否則，造了船也沒用。

他一口氣在向下傾斜的山徑上面走動，有時走得快，有時走得慢，走了五個鐘頭，然後坐下來休息。

雖然他不是精通數理的人，只是憑着他的感覺推想，他也感覺到前路茫茫，有些不妙，照理他走了五小時的路，每一步都是向下傾斜，此刻已經走到海底了，爲甚麼走來走去始終在荒山之內，看不見海，同時沒法聽到波浪之聲呢？這種處境使他覺得十分困惑。

如果他的勇氣稍爲低落，或者他的體力不是超越普通人，他儘會想起一件頗重要的事情，已經是下午一時過外，假如他仍是向前走動，他就沒法在入黑之前回到露營的地點，也看不見野火，必須在深山渡過漫漫的長夜，那是很危險的，並且是很不舒服的，他不應該繼續前進，可是，他是體力極端旺盛的一名彪形大漢，有胆殺掉十多個人，甚麼事情能够使他退縮？他決心逐步向前走動，只是把速度稍爲降低而已，在日落之前，他突然發覺前面是一大片泥潭，隱約看見一些巨大的物體緩緩的移動，猛吃一驚，大着胆子走過去看看，竟然發現前面不遠之處，有一條龍，頭部特別大，有如鱷魚，但却像一個人似的站起來走動，另外有一種大動物，似龍非龍，又矮又胖，也是向他這邊走過來。

那一頭怪獸十分特別，似是犀牛，頭上有許多長長的角，牠閃進了他的眼簾，使他想起了「多角犀」，跟着想起了「雷龍」，吼聲如雷，山鳴谷應，大概牠就是站起來走動的巨獸。

無論如何，牠必然是古生物的一種，戰鬥力極强，別說他僅有一枝標槍以及一柄短刀了，即使他握着機關槍，未必是牠的敵手。他只是窒了一窒，前面的巨獸就看來模糊了許多。

那個地方是一處低陷的山谷，斜陽在很高的崖石裂口之處投射下來，有一條光圈，只是怪獸走進了光圈，他才看得清楚，反之，怪獸逐漸移動，並非置身於光圈之內，他就看不清楚了，這種處境本來是對他極端不利的，奇怪得很，他左望右望，居然人急智生，無中生有的想起了一個極巧妙的辦法，不單是沒有退縮，還鼓足勇氣走向兩頭怪獸的中間。

他只是一個五六呎高的人，居然有胆同時向兩隻怪獸挑戰，認眞古怪，他認爲兩隻怪獸如果同時向他進攻，失去了目標，互相碰撞，可能打起來，由於怪獸的脚步移動得很慢，只要他及時往泥潭鑽進去，便有希望死裏逃生。

他的運氣不壞，一來那些泥潭並非太過粘稠，他可以在泥潭之內鑽出鑽進，二來怪獸移動得很慢，不容易把他殺死，反而牠們頻頻碰撞勃然大怒，互相毆鬥，打得非常兇，他可以沿着另外一個方向游泳過去，終於脫離了怪獸的糾纏。

所謂另一方向，即是跟他走動剛剛相反的一處，由於怪獸把他的歸路擋住，他逼於向另一方向游泳，到了他能够抓住比較突出的岩石攀登那一瞬，他已經遠遠的拋離怪獸。

他很快就離開了泥潭。

前面是個洞穴，本來他不想冒險走進洞穴之內的，因爲他發覺洞中有微光照映，以爲那邊可以走出去，故此他毫不考慮的走進石洞裏面。

不錯的，在斜陽最後一次投射的金色夕照之下，的確有些東西使他看了驚喜如狂，可是，它並非石洞的出口，也不是金銀珠寶，而是一簇迷人的曲綫。

換句話說，傳說中的妖女站在眼前，她的曲綫飽滿結實，魅力四射，即使他已經筋疲力竭，看了仍然十分起勁，慾火一寸寸的升騰。

她突然開口，說：「我希望你聽得懂我的語言，請你告訴我，你是否從龍窟那邊走進石洞的？」

他十分興奮，因爲妖女所講的竟然是英語！

逃出慾海變成廢人

雷曼有生以來沒有見過像她那麼迷人的一朵嬌花，慾焰如焚，他只是很簡單的回答了她幾句，就像是飛蛾撲火似的衝過去，緊緊的擁抱她，吻遍她的嬌軀，跟着倒下來，好像兩條响尾蛇似的纏在一起滾動。

他傾全力進攻，把最後的一點一滴都交出來，體力消耗殆盡，進入高潮的頂點，雖然極端暢快，可是，突然從高潮滑落之際，他就沒法支持，眼前一黑，整個身體發軟，迷迷惘惘，跌進一個沉黑的幻境之內。

他失去了知覺，很久，很久，然後覺醒過來，已經是翌日的清早。那時陽光從岩洞的高處投射到他的身上，特別是不偏不歪的投在他的一雙眼，即使他的眼睛沒有睜開，仍然感到燙熱，不由自主的睜開了它。就是如此，他順利的覺醒。

他的處境眞眞正正是極端古怪的，剛剛睜開一雙眼，他的視綫所及之處，並非一張床或者一塊牆壁，他所看到的竟然是絕色美女！

她身上到處閃動着青春的活力，玲瓏浮凸，每一寸肌膚散發着難以形容的芬芳，他忽又衝動起來，抓住她雙雙倒地，展開狂風驟雨的攻勢。

他的遭遇跟上次的遭遇相同，極端興奮之後，整個發呆，突然失去知覺，恍如整個世界從脚下滑落。

他第二次覺醒，並非白天，沒有陽光照耀，他甚麼東西都看不見，可是，迷人的芳香仍在身邊，他的指掌接觸之處，仍是一團團肉，那些東西不斷的刺激他，他無力壓抑的再度緊抱着她，任意享受。

他給她迷住了，一晝夜之內，甚麼食物都沒有下肚，水也沒有下肚，除了倦極跌進夢鄉之外，剛剛覺醒，她就纏住他交歡，這種環境是極端珍貴的，曠世難逢，却又極端可怕，即使是鐵人也沒法支持。

他第三次覺醒，仍是早上，僥倖她不在身邊，他的腦力不至於被慾火煎熬弄到麻痲木木，失去理智，他認爲必須離開她，故此他一旦發覺身邊空空洞洞，知道她沒有留在洞穴之內，立刻站起來，歪歪斜斜的走動，打算離開石洞，殊不料他只有機會走了三幾步就給一頭獨角獸擋住去路，很快她就走過來，還有另外一頭獨角獸尾隨着她。

他知道沒法逃出洞穴之外，索性提出一個請求，希望她躲在陰暗之處，不要站在陽光投射之處，也不要走近他，讓他有機會跟她多談幾句。她答應了他。

雷曼開始說：「我叫做雷曼，是個海員，你是否喚做紅蕾？」

「是的，你怎樣知道？」

「外邊有許多人是這樣子呼你的，也許你到過甚麼一個城市？」

「不，我一直在這個地方居住，它叫做龍窟。」

「你怎會懂得講英語的？」

「媽媽教的，此外，我還懂得龍的語言。」

「你想不想出去看看外邊的世界？」

「我沒有這個打算，因爲我不捨得離開各式各樣的龍。」她黯然說。

「在我之前，你有沒有看見過一些男人？我意思是指那些偶然闖進來的人。」

「有兩三個，可是，他們都死了，死得很快。」

「他們當然是死得很快的，你這樣淫蕩，沒有人能够接近你而沒有想起造愛的，不分晝夜的造愛，必然喪生，反之，他們逃走，便會死在龍的爪下。」

「你打算怎樣？」

「我想帶你走開。」

「不！我永遠不想離開龍窟。」

「那麼，我要走了，我萬分愛你，但却不想軟綿綿的弄到體力衰竭而死。」

「好的，你走吧，我可以送你一程。」她忽然改變主意，讓他走開。

雷曼喜出望外。

他始終不敢看她，即使她肯送他一程，仍是他走在前頭。

走了許多路，他們二人到了最爲接近後山的山頂，她在他的背後說：「雷曼，你停下來，我們擁抱一下，然後分手。」

雷曼依了她，兩人作最後一次擁抱時，他仍不敢睜開眼。她十分激動，瘋狂的吻他，還咬傷他的唇。

他的慾火忽然又熊熊高燃。

他不敢留在她的身邊了，使勁推開她，向前飛奔。他好像從噩夢走出來。

他十分吃力然後回到那些人的身邊，剛剛看見了隊友，他就沒法移動脚步，軟綿綿的倒下來。

那些人一窩蜂的走過來，緊緊的包圍他，問長問短，最後，船長卜加里還把他帶入營幕之內，作很機密的交談。他躺在船長的營幕超過二十四個鐘頭，才走出來，他發覺渾身氣力全消，走得十分吃力。

沙西卡路扶他進入私人的營幕，說：「雷曼，你答應我，替我工作，爲甚麼要偷走？」

「我並非偷走，只是給妖女纏住。」

「船主那邊有甚麼消息？」

「沒有。」

「既然你無可奉告，我不客氣了，我決心把你送交印度政府，你知道的，我已經修理過那一架電報收發機。」

聽了這句話，雷曼心上一震，却又無可奈何。

兩天後，眞的有一架飛機在荒島的低空盤旋，垂下了繩子。

它不是直升機，想離開那個鬼地方，只有抓住繩子攀登。

飛機上面有人用播音筒講話：「我們只要雷曼一個，任何人不能走上來，否則，開槍掃射。」

雷曼就此被人帶走，在飛機上面，他才知道那是印度的戰鬥機。他被帶回「孟買」，準備接受官方的審判。

他秘密跟警務總監交談，願意講述一種秘密，交換自由，對方答應了，他把心一橫，說出他所見的一切。

他還指出船主卜加里是特務頭子，沉沒的科學船是間諜船。

印度政府通知錫蘭政府合作，派出戰鬥機，另外用炮艦出動，合力圍攻，打算把卜加里以及沙西卡路拘捕。

眞是古怪了，他們抵達那一帶的水域，沒法找尋他所說的荒島。

雖然那些人仍然看到兩三個細小的島，却不是他看見的島。

飛機和炮艇一起回航。

專家認爲此事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荒島碰上了地震，全島沉沒，另外一種可能是雷曼發了狂，瞎說一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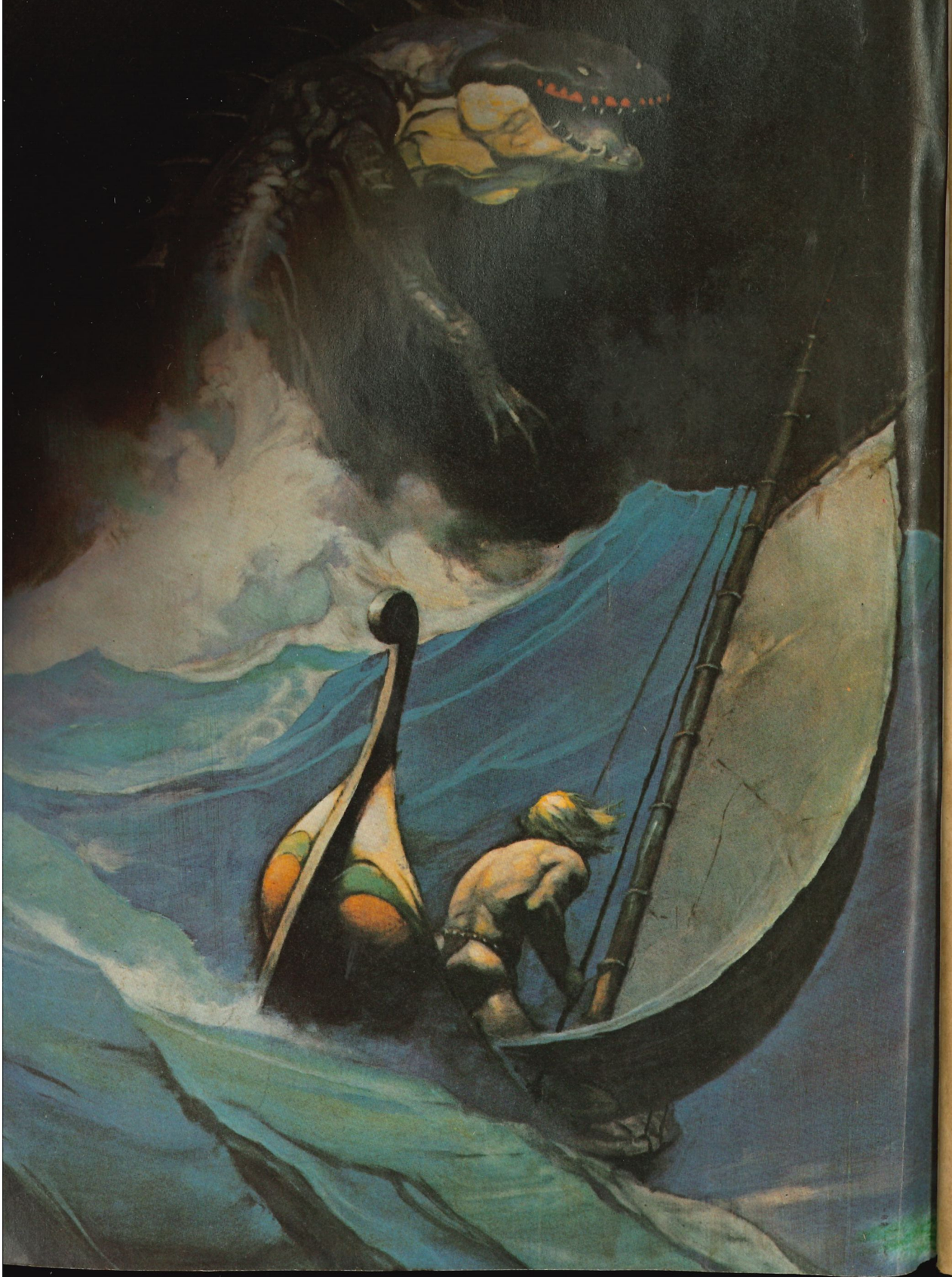
沒有找到結論之前，他們不想把他槍斃，也沒有把他送上電椅，只是把他留在「監獄醫院」之內。

他被妖女咬過，由於她的牙齒有毒，在醫院之內逐漸發作，他變成了全身癱瘓，整天躺着不動，沒有人相信他所講的一切。

（完）

慾海屠龍彩圖說明之二：

在印度首都殺了十七個人的劫匪雷曼，逃避官兵拘捕，駕舟闖入禁海血戰四脚蛇，潛入龍窟，跟妖女展開龍虎鬥，戰勝了她，但却給她咬了一口，險進鬼門關。



二十世紀的壯舉

那些海豹獵人誤會了他們是幽靈，立刻拔刀相向。

同族異種

譯・戈刀

斯特芳生是一個加拿大人，但却是在美國長大的。當他還是個年輕的新聞記者時，他即第一個訪問住在大馬更些河（在加拿大西北部）口的愛斯基摩人。從此他便非常羨慕他們的生活方式，因而導致他大半輩子的日子都在北極渡過。他的冒險生涯開始於一九一〇年四月，偕同三名愛斯基摩人由蘭敦灣（北冰洋的一個入口）出發，一心要了解一下西北部那一大塊的荒原。這支毫無組織的探險隊伍，只包括了兩名年青的愛斯基摩人和一個愛斯基摩女人，後者負責烹飪和修補破衣。他也沒有受過良好訓練的狗隻，一個滿是破洞的篷帳，只可以給他們稍爲遮擋一下那凜冽的北風。所有的男人都帶有來福鎗，但僅得九百零六發子彈，這支隊伍就僅得兩個星期的口糧，惟有沿途打獵。斯特芳生倒獵得不少野味，大風雪中依然出外去捕捉美洲馴鹿，這種行徑本來是迹近瘋狂的，但却使大夥兒重視了北極的恐怖。經過了十九日安穩的旅程，終於發現了雪地上印有脚步和雪撬的痕跡，然後發現了一條荒廢了的村落，村內約有五十家雪花蓋頂的屋子。斯特芳生跟着那些脚印和雪撬的軌跡往前走，終於來到一個冰海，有些人坐在冰塊上，等着水底的海豹自冰洞中冒出頭來。他們善意地上前企圖跟他們打個招呼，但對方却立刻拔出刀子，口中唸唸有詞。但斯特芳生知道這些愛斯基摩人一向都是很迷信的，可能認爲他們是幽靈，同時，這些獵人相信見到幽靈的時候，必須每一下呼吸都要發出一種音响，否則將來便會變爲啞吧。斯特芳生好不容易才能够跟他們說個清楚，他們實在是人類，而不是什麼幽靈，同時，由於他的口音和愛斯基摩人的沒有多大的分別，這才互相溝通了。斯特芳生的探險隊後來就跟這些海豹獵人相處了三天，從而獲悉了一些白面金髮的愛斯基摩人可能住在維多利亞島上。斯特芳生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第四天即繼續他們的探險行程，維多利亞島離開該地達二十五公里，抵達時，果然見到一些白面金髮的人出來相迎，他們的個子非常魁梧，蓄着淺棕色的鬍子，大部份的女人都美麗得像斯坎納維亞半島的女人一樣。跟隨着斯特芳生的愛斯基摩人即對他解釋：「這些不是愛斯基摩人，只不過語言和服裝都學了愛斯基摩人而已。」這究竟是什麼原因的呢？有人說，這些金髮愛斯基摩人是哈德遜灣的商人和當地的愛斯基摩人的混血兒，但也有人說，那是格陵蘭的斯坎的納移民的後裔。但是，不管他們的祖先是誰，斯特芳生離開時，他有着的回憶就是：這些白面金髮的愛斯基摩人都是非常友善和熱情的。

註册商標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药行均售

峨嵋药廠出品